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夏衍电影剧作集



## 狂流

### 一 傅宅客厅

(字幕) 汉口上游约百里的傅庄

(远景) 沿江的一二百户人家的村落，左侧，白色的围墙。

(溶入，近景) 白墙前面，长工们正在搭彩棚，挑沙填平积水。指挥长工的傅柏仁。

(字幕) 傅庄首富傅柏仁

(大写) 棚上的长工举首远望。(插入) 急走的雨云，风中摇曳的树梢。

(近景) 棚上的工人对铺沙的工人：

(字幕) “再下雨，今年的收成可又完了！”

(近景) 傅柏仁抬头观天，独语：

(字幕) “再下雨，明天的喜事可就糟了！”

(近景) 斜扫的雨丝。送礼人抬礼盒匆匆入，用袖揩盒，行礼，开盒。

柏仁愉快地笑，作手势：

(字幕) “请小姐来看！”

(近景) 姨太太推着傅秀娟出来。

(字幕) 傅柏仁的姨太太和爱女秀娟

送礼人行礼：

(字幕) “给小姐道喜！”

秀娟羞恼，不乐的表情。柏仁拍女肩：

(字幕) “明天订了亲，你就是李县长的儿媳妇了，为什么不高兴？”

秀娟怫然，掉头径入。柏仁皱眉。余人惊奇目送。

### 二 秀娟房内(连外面)

(字幕) 这一天晚上

豪雨中，映照着灯火的窗户。

秀娟支颐独坐，注视夹在书里的照片。(插入) 英挺的青年小照。(溶入) 秀娟泪下。有人敲窗，秀娟惊起，开窗。雨中的铁生。

(字幕) 镇立小学教员刘铁生

秀娟惊喜，带泪微笑。隔窗，秀娟讲：

(字幕) “你来得正好！”

铁生不语，恼怒与失意的表情。(大写) 雨水在脸上淌着。秀娟用手帕替他揩拭。铁生推拒，欲言又止，讥诮地：

(字幕) “过了明天，你就是县长老爷的儿媳……”

秀娟生气，带泪地：

(字幕) “你怪谁？我早打算和你走了，你一定舍不得什么修堤的事。”

铁生怒稍释，握住她的手。(插入) 檐溜的水，摇曳的灯。

(字幕) “那么，你还记着以前的话吗？”

秀娟表示坚决。(大写) 紧握的手，热情的眼光。(近景) 两人渐近，突然，秀娟返身入内，铁生回头望。(插入) 远远的灯笼火把。

秀娟持玉坠出，授铁生，热情地：

（字幕）“这是我妈妈的遗物，你保存着，表示我的真心。”

感动，正欲相拥，灯火与人声近，铁生从篱内一跃而出，与拿火把的乡人（三人至五人）相遇。乡人惊喜，说：

（字幕）“喔，刘先生，李家坝决了口，大家想找你商量呢。”

乡人性急地讲着。有人望着秀娟的窗，秀娟熄灯。乡人与铁生走。（插入）风，雨，山洪，长江水标。

### 三 傅宅客厅（景同一）

（字幕）翌日

正在吹打的鼓乐手。一桌桌的贺客。（镜头移动）居中一桌，绅士们胁肩谄笑地给柏仁敬酒，干杯，哄笑。等机会给柏仁擦火柴的来客，笑着说：

（字幕）“仁翁是新贵人了，这次来派公债，总得仁翁在县长面前美言几句。”

柏仁得意地，强作正经：

（字幕）“可是这一次的国防公债，还得诸位竭力帮忙！”

绅士们面面相觑。听差匆匆入，与柏仁耳语。柏仁皱眉，不悦，挥手。乡人代表五人已鱼贯而入，有王三爹、铁生及其他三人。鼓乐手以为是贺客，急奏乐。（大写）五双沾泥的脚（四双草鞋，一双破旧皮鞋）。鼓乐手见状狼狈地停奏。代表向柏仁行礼。众客愕然。

（大写）王三爹。

（字幕）乡民代表王三爹

王三爹挥汗，讷讷地：

（字幕）“村上的人要我们来禀告老爷。”

铁生接着说：

（字幕）“李家坝决了口，这儿的堤也危险了。请傅先生将上次征收来的捐款拨付一些，好让我们去买些修堤的材料。”

带着强笑的柏仁的脸色很快地沉下，现出怒容，叱道：

（字幕）“今天办喜事，有话明天再讲。”

代表们面面相觑。铁生愤然：

（字幕）“这儿的堤也许等不到明天就要决口了，请在今天商量出一个办法。”

筵席间窃窃私语。狼狈愤怒的柏仁。（镜头移动）后轩，女客筵席，一女客正从汤中取一最大的鸽蛋。秀娟谛听，现出喜色。姨太太视秀娟，倾听，对女客们：

（字幕）“不来道喜，反来要钱；这姓刘的小子是镇上第一个坏蛋！”

女客骤闻此语，急将鸽蛋放下。（镜头移动）柏仁拍胸，有把握地：

（字幕）“我已拍电报去请兵了，他们就来抢险，你们尽可放心！”

上菜。王三爹欲言不得，铁生抢着说：

（字幕）“这话听傅先生讲了一个月了，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兵来。”

柏仁激怒，拍桌。贺客惊起。柏仁骂：

（字幕）“你敢顶撞！”

柏仁指挥佣人，吼叫着：

(字幕)“撵出去!”

抓人，抵抗。互相谈论的贺客。秀娟奔出。铁生等被推出门口，一代表回头喊：

(字幕)“今天喝酒；明天决了堤，请你们喝水!”

柏仁激怒的眼，紧抓着杯筷的手。(淡出)

#### 四 堤边

(淡入，远景)蜿蜒的堤，忙碌的人群。(近景)在镜头前横过的挑泥的农人，还有打桩的、填泥的。铁生在指导乡人。

(字幕)离傅庄不远的李家坝

水，水面的树梢、屋脊，群集的难民。(淡出)

#### 五 傅宅客厅(景同一)

(字幕)傅庄危险!

(淡入)背米的长工在镜头前面经过(表示上楼)。柏仁和账房方小庵在指挥着。拿着锅子等上楼的长工。(远景)高耸出民家屋头的傅家楼屋，远远地朝着傅家跑来两匹白马。(近景)马上的李和卿。

(字幕)县长公子李和卿

公役向马下的庄汉问路，一庄汉指着傅家。(近景)柏仁匆匆向大门走去，与和卿接近，行初见之礼。坐定，和卿恭敬地：

(字幕)“家父知道贵庄水涨，命小婿来接宝眷到汉口去暂住。”

呈信。柏仁拆阅，面露喜色，站起，对厅前指挥着的方小庵挥手。

(溶入)背米的长工从镜头前面经过(表示从楼上下来)。小庵忙碌着。和卿朝屏风后窥探。(镜头移动)姨太太催促秀娟整理衣物。秀娟站着不动，远望窗外。(插入)蜿蜒的堤。姨太太很不耐烦，命令女仆：

(字幕)“快搬下去，姑少爷等久了。”

#### 六 堤边(景同四)

(远景)黑夜。灯笼火把，轿马担架的一行。(渐近)从堤边来的人群，同样拿着火把。(近景)铁生着短衣，裸足，正和王三爹谈话：

(字幕)“顶可靠的就是我们自己!”

王三爹点头，指着堤。(渐近)王三爹惊望，指着说：

(字幕)“瞧!傅家全家都逃到汉口去了!”

铁生吃惊。轿内的秀娟。策马随在轿后的和卿。乡人的火把和轿马交叉经过。秀娟见铁生，惊唤。铁生回头见秀娟，回身赶上，喊。秀娟轿内伸手。和卿勒马问：

(字幕)“这汉子是谁?”

庄汉带笑回答：

(字幕)“洋学堂的先生。幸喜姑爷来说亲；迟几天，我家小姐也许要配给他了!”

和卿吃惊，妒嫉，策马上前，命令轿夫：

(字幕)“快走，轮船快要开了！”

## 七 黄鹤楼、街道、戏院门前、乐台、舞场

(字幕)汉口(字渐渐地大)

(远景)烟雨中的黄鹤楼，大街，(近景)世界大舞台。杂乱的街道，汽车，穿过街去的洋车，停在大舞台前的汽车。拿着伞的侍者朝镜头前面横过。从汽车上下来的脚，男的，女的。雨水从伞上滴下。(溶入)舞场，乐台，舞侣。和卿与秀娟坐在一角观舞，秀娟好奇地看，但是并不高兴；和卿用手指在桌上走着舞步。灯亮，舞毕。雨打窗，舞客抬头，问侍者：

(字幕)“又在下雨？”

檐水。雨中疾驰的汽车。(淡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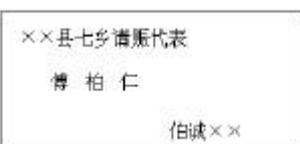
## 八 急赈会

(字幕)看遍了武汉的名胜之后——

(淡入)“湖北水灾急赈会”的招牌。

停在门前的汽车。

(插入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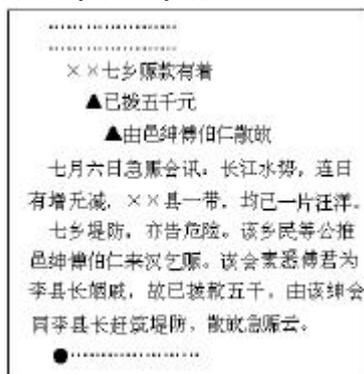
(溶入)围着写字台坐着的柏仁、急赈会主任、办事员。柏仁叙述水灾情形。(插入)水灾，难民(景同四)。主任恭敬地：

(字幕)“既然仁翁肯替灾民造福，真是再好没有的了。现在先拨五千元，请仁翁会同令亲家妥为散放。”

柏仁拱手，笑。主任开银箱，签支票，授票。(淡出)

## 九 堤边(景同四)

(淡入)打桩。二人抬着方才砍倒的树木过来；有人将门板拆开，也打了下去。铁生拍肩慰之，此人笑。王三爹拿报纸匆匆上，铁生趋视。乡人远望，王三爹狂喜地招手。(俯瞰摄影)拿在铁生手中的报纸，铁生的影子渐向右移。(插入)报纸：



(七月六日四字为中心，渐绞暗，圈出)

乡人拥至，王三爹对众讲解，乡人喜。铁生屈指算，讶然：

(字幕)“今天已经二十六了，为什么没有一个钱拨来？”

众人纷纷议论，王三爹发言，(大写)伸手作讨钱状。群众喝好，说：

(字幕)“辛苦三爹去一趟汉口吧！”

王三爹拍铁生肩，要铁生同去。群众欢呼，铁生迟疑。(插入，溶入)蜿蜒的堤，秀娟带泪的脸(注意！以上两画面最长不能过五尺)。(溶入)铁生决定，取衣服。群众挥手送他们。(淡出)

## — 汉口傅寓

(淡入，大写)捏在手中的五千元支票。(溶入)高大的洋房。(溶入)雪茄烟缭绕中，柏仁深陷在沙发中看报。王三爹、铁生与侍仆带拦带扭地进来，侍仆阻止不住。柏仁惊愕，放下报纸。王三爹朝着沙发对面的大镜中的柏仁前进，中途停止，回身擦眼睛，强笑，向柏仁行礼。(大写)柏仁的眼，充满了敌意和轻视。侍者退出，望着王三爹和铁生的脚，——(镜头下移)印在光滑的地板上的泥脚印，——轻蔑，下。

铁生慢慢地：

(字幕)“多劳傅先生替我们募了款。”

王三爹匆匆从袋中取出报纸，摊开，递到柏仁面前。柏仁狼狈，怒容渐减，指坐位。

王三爹踌躇不敢坐，柏仁指着报纸说：

(字幕)“有这么一回事，但是钱还不曾拨到。”

铁生不信，王三爹失望。(镜头移动)从地板移至墙壁、装饰品等等。突然，内房门开，和卿与秀娟盛装而出。秀娟见铁生，热情地趋前，问道：

(字幕)“刘先生！真想不到，几时来的？”

铁生惊视秀娟的盛装艳服。(镜头下移)高跟鞋。(向旁移)王三爹的草鞋。和卿嫉妒地望着，从袋中摸出金表看看，催促秀娟：

(字幕)“看影戏的时间已经到了，走吧！”

秀娟不甚理会，仍和铁生谈话。柏仁对王三爹训示一般地讲着话。秀娟回头对和卿说：

(字幕)“我向刘先生问问乡下的情形，你去吧，我不去了！”

和卿不悦，欲言又止，强作镇静地出去。门口，与仆人互撞。仆人顾虑着王三爹和铁生，与柏仁耳语，柏仁颌首，对铁生：

(字幕)“我公事很忙，过几天给你们去催一下吧！”

柏仁作逐客状。铁生再说一遍，柏仁无奈地点头。(淡出)

(淡入)王三爹与铁生从白石阶踏步下来，注视门口的汽车。

(渐近)汽车中的艳妇。(淡出)

## — 汉口傅寓楼上(插外景)

(字幕)霪雨兼旬，汉口也不是安居之地了！

(淡入)街上在进行排水工作，沙包，街市水景，灾民。傅家楼上阳台，和卿、柏仁、姨太太在眺望，和卿将望远镜交给柏仁，指点着说：

(字幕)“ 幸喜这儿是日本租界，否则又得搬家了。”

柏仁用望远镜远眺。望远镜中的远景：一片汪洋的水，屋脊上的难民。  
(移动)向难民划来的小船，散放馒头。柏仁惊呼。姨太太夺望远镜。从望远镜中看到：难民争夺馒头，救济者逃走。

(大写)灾民中，瘦得不成人形的父、母、三五岁的孩子。母指远方：

(字幕)“ 瞧，有人来散粮了！”

父上前一步看，母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小小的馒头，偷偷地递给孩子，失手，滚下。父看见，立刻抢来塞入口中。孩子哭，母掩面。

(溶入)姨太太将望远镜交给柏仁，笑。柏仁对和卿说：

(字幕)“ 登楼观水，不能不说是眼福非浅！”

和卿点头，用手远指，画一圆圈，说：

(字幕)“ 远望总不真切，最好是雇上汽油船去看看！”

柏仁喜，赞同。姨太太走向桌边，取牙签。(大写)桌上剩着很多的点心、糖果。(淡出)

## 一二 江中——被水淹的岸上

(字幕)第二日

(淡入)浪。浪中颠簸的小船，船夫指着汽油船怒骂。(镜头移动)汽油船上有柏仁、和卿、姨太太和低着头的秀娟。柏仁悠闲地吸着烟。和卿持望远镜站船头，突然向后招手。柏仁、姨太太趋前，秀娟不动。和卿向开船的呼喊，指点方向，汽油船急转方向。

(远景)屋脊上的人。汽油船加速前进。(渐近)插草标的女子，颓然伏着的老父，跑着的男子。(大写)女子，胸口挂着布片(血书)，写着：“ 卖妻救父”。男子向汽油船招手。和卿兴高采烈。柏仁擦眼，视女貌，沉思。姨太太看破柏仁的心思，突上前，遮住柏仁视线。柏仁狼狈地笑。秀娟看到，凄然，俯望和卿得意之状，泫然泪下，俯首。柏仁指示船夫。(渐远)男子招手，急唤：

(字幕)“ 救命啊！救命！”

和卿取望远镜远望，渐热心。从望远镜中见一小船划得很快。(移动)抓住一块木板漂流的女子。(渐近)小船上的王三爹、铁生。王三爹焦急，铁生掷绳，女子握绳，救起。和卿举手欲推秀娟，突然中止，皱眉，计上心来，指点船夫，回去。(淡出)

## 一三 汉口傅寓楼上(景同一一)

(字幕)日复一日

(淡入)柏仁怒斥侍者，掌颊，侍者退向镜头。柏仁怒，手握信笺，骂：

(字幕)“ 谁叫你放他进来的？昨天姑少爷还同你讲过，永远不准这两个家伙上门！”

仆人辩解，柏仁指门，骂：

(字幕)“ 滚出去！”

仆人悻悻然出。秀娟放下报纸，至父前，劝说：

(字幕)“ 爸，我替你去回复他吧，反正已经来了。”

柏仁出示手中信笺，指着其中的两行。

（俯瞰摄影，特写）

……委为照料，请释拘念，此间堤防  
已经抢修就绪，日来水势未涨，人心大  
定，惟今年……

（字幕）“你看，乡下的堤已经修好，这些家伙还在这儿讨钱！”

女劝慰，柏仁坐下。女至镜前略整发。（镜头跟着）

#### 一四 汉口傅寓（景同一）

秀娟出房，下楼，疾趋铁生前。铁生惊起，寒暄。秀娟望几上，欲按铃，铁生止之。秀娟：

（字幕）“今天管家的方先生来信，说乡下倒已晴了。”

铁生有喜色，话旧。秀娟目光下移。（大写）湿透的衣裤。秀娟惊问：

（字幕）“你怎样来的？”

铁生作手势说：

（字幕）“这儿大街上，也已经一尺水了！”

秀娟取毛巾，递给铁生，含情无语。突然和卿自外入，二人惊离开。和卿强抑怒容，与秀娟略一点头，上楼。铁生望和卿；秀娟悲切，低头。（淡出）

#### 一五 汉口傅寓楼上（景同一一）

（淡入）楼上，柏仁振笔作书。和卿上，问柏仁：

（字幕）“姓刘的又来要钱？”

柏仁放下笔，说明，出信笺，恼怒，可又没办法。和卿略略迟疑，说：

（字幕）“钱，总得给一些，可是总不能交给到汉口来收买女人的家伙！”

柏仁吃惊。（插入）插草标卖人的场面（镜头很短，不过五尺）。和卿眉飞色舞地讲，柏仁得意，问：

（字幕）“这话当真？”

和卿指着自己的眼睛。柏仁喜，匆匆欲下楼。和卿制止，耳语，两人笑，柏仁整衣下。

#### 一六 汉口傅寓（景同一）

（溶入）柏仁对铁生讲话。秀娟凝视。柏仁说：

（字幕）“钱，这几天就可拨到。不过会里一定要我亲自散放；你们先回，我三五天之后回来。”

秀娟闻“回来”二字，惊讶地抬头。（淡出）

#### 一七 乡间路上

（字幕）故乡！

（淡入，中景）荷锄的乡人对镜头挥手，欢呼，急奔向镜头来。背着行

囊的王三爹、铁生，跟在王三爹后面的素贞。

（字幕）无家可归的难女素贞

乡人同王三爹等亲热地招呼，问讯，对话。乡人向堤边呼唤，群众四五人跑来，围谈。一人注视素贞。（素贞的大写）。王三爹作救人的手势，对众说明。乡人拍铁生肩，同起身走。

## 一八 傅宅客厅（景同一）

（字幕）汉口水涨，和卿随傅家狼狈回乡。

向姨太太争索酒资的脚夫，柏仁怒逐出。

账房方小庵指挥长工搬行李。（大写）堆在地上的行李、洋酒、罐头食品。方小庵很希罕地观看。柏仁至小庵前，吩咐。小庵屈指计算。（淡出）

（字幕）翌日

（淡入）客厅。多数绅士，少数的乡农（年老的居多）。柏仁对大家讲，大家静听。（镜头移动）人丛中的王三爹、铁生。有人指点着柏仁的衣服。柏仁说着：

（字幕）“ 赈款要一批批拨付，第一批我已经在汉口买了些面粉和水泥、木料。”

铁生对王三爹耳语，王三爹失望。三五乡民上。（镜头移动）屏风后，和卿引着秀娟往厅上看，指点。柏仁拍胸：

（字幕）“ 我去了一趟，总算有了成绩。可是你们派的代表…… ”

指定铁生，铁生愕然，群众向铁生注视。

（字幕）“ 刘先生居然到汉口去买了女人！”

铁生惊起，王三爹挤上前分辩，讷讷不吐。

绅士们哗笑，乡人交头接耳，铁生向周围看。（镜头急速度回转）充满了嘲笑和轻蔑的无数的眼睛。铁生转身向大家解释。屏风后，秀娟惊讶，突然想到：（溶入）堤边，秀娟等回乡的途中，从轿中热心地望堤，（远景）坐着休息的铁生，给他倒茶的素贞。（溶入）秀娟沉思，悲呼，俯首哭。

厅上，铁生向大家分辩，绅士们反唇相讥，听着的只有极少数的乡人，柏仁得意。（淡出）

## 一九 王三爹家（连门外）

（字幕）几天之后

（淡入）鸡鸣。小鸟从带露的竹丛中飞出来。微明，远远的褪了色的灯笼，渐近，王三爹到自己家门口。天色渐亮，他吹熄灯火，放下泥铲。素贞从内迎出，王三爹笑，同入。素贞取水。王三爹：

（字幕）“ 饭烧好了，你送去吧；他们累了一晚，一定饿了。”

素贞整理饭篮，辞别，出门。（淡出）

## 二 堤边（景同四）

（淡入）沿堤走着的素贞的脚，草，露珠（渐远）。远远地，和卿正在作深呼吸，见素贞，注视。（大写）素贞面部。和卿搭讪，素贞羞窘，脚步

加快。和卿追上，跌撞。素贞嫣然笑。追愈急。堤边，人们见素贞，迎上。素贞取饭具，和卿缠扰不休，轻薄地：

（字幕）“你为什么向我笑？”

素贞窘急，铁生走近。素贞相告，铁生怒视，责问。和卿傲然地说：

（字幕）“我是谁，你总该知道吧！”

铁生更怒，乡人群集，乡人甲注视和卿身上：（大写）整洁的长衫，黑鞋白袜；（移动）自己的泥脚，愤然地说：

（字幕）“我们做得辛苦，你还来捣乱。”

乡人甲将手中的泥铲递给和卿，示意和卿也来做活。和卿勃然怒，向周围看。乡众朝他怒视，和卿拟逃走，被抓住，呼喊。乡人正言说道：

（字幕）“既然来了，你也得帮一帮忙！”

和卿挣扎，乡人欲动武，铁生阻住，指着铲担，和卿没办法地取铲。（大写）抖着手，取泥，很少。

（近景）乡人夺铲，教和卿铲泥。（大写）满满的一铲。群众哗笑。下雨。（溶入）满头大汗、浑身泥水的和卿，走，回头，现出恨恨之状。乡人追上去，他急逃。（淡出）

## 二一 傅家后园（内外连路）

（字幕）有一日傍晚

（淡入）暮霭。倦游归巢的飞鸟。铁生与王三爹自堤上归来，铁生有点憔悴，王三爹鼓励他：

（字幕）“气忿也没有用处，反正这样的谎话谁也不相信的。”

铁生点头，挥汗，突然打了个寒噤，将挟着的夹衣披上。回头：（远景）田亩间，秀娟独行。铁生放慢脚步，突然向秀娟奔去。王三爹回头，微笑。铁生呼喊。秀娟背影，回头，见铁生，怒容，掉头径去。

铁生失望停步，气喘，垂头丧气而归。（淡出）

## 二二 小学校之一室（连门外）

（字幕）小学校的一室

（淡入）伏枕作书的铁生，倦怠，中途停笔，冥想。（溶入）（回想着雨中赠玉坠的短短的场面）。（溶入）振笔疾书。（俯瞰摄影）压在信笺上的玉坠。有人叩门，铁生藏玉坠，封信。素贞入，亲密地：

（字幕）“两天不见，今天问了三爹，才知你病了。”

问病。铁生以手抚额，表示谢意。两人谈话，素贞流露出轻怜密爱之意。铁生咳，素贞取水壶，持杯送给铁生，铁生感谢，为难。素贞笑，握铁生手：

（字幕）“你救了我的性命，这一点值得什么？”

铁生苦痛；视素贞殷勤之态，苦痛更甚。起身，凝视枕边的信。素贞站在铁生肩后，一手按铁生额上，看信：（信封大写）“傅秀娟女士亲展”。素贞惊讶，将手放下。铁生觉得，慢慢地回头，见素贞显得失望，苦痛，下决心，取信给素贞看。素贞踌躇，拆阅，伏案哭，（大写）抖动的肩头，向铁生：

（字幕）“你救了我，我反累了你，这话从哪里说起？”

素贞哭，铁生惘然。（淡出）

### 二三 秀娟房内（景同二）

（字幕）一个寂寞的晚上

（淡入）地上的影子，（渐移上）秀娟在打绒线，叹息。窗外人影，投入一信。秀娟急起立，凭窗望。回身拾信，怒，捏皱欲掷。沉吟，又展开，读，怒稍减，半信半疑。再看，悲从中来。少顷，取笺作复。（俯瞰摄影）信上的两行：

……书不尽意，一切容于明晚趋前面罄。残暑尚厉，病中尚祈珍卫！

### 二四 和卿房内（连窗外）

清晨，和卿在房内洗漱，对镜梳发。（大写）镜子里面的乡景（与第五景同），女仆与一庄汉窃窃私语。和卿返身望窗外。女仆将信交庄汉，庄汉返身走。和卿皱眉，急拔门出。

### 二五 野外

野外田亩间，和卿从庄汉身后呼喊。庄汉停步，狼狈。和卿指庄汉手中的信，索取，庄汉无奈，交出。和卿仔细地开封，读，思索，带着奸笑对庄汉：

（字幕）“老爷有要事差你进城，跟我来。”

庄汉随着，向原路回。

### 二六 柏仁房内

暴跳如雷的柏仁，手中持信，索索发抖。和卿故作镇静；庄汉惊呆，欲走不得。柏仁欲入内室寻女，和卿阻止；欲言，命长工走远。悄语，柏仁思索，赞同。展纸作书，写数行，停笔问和卿：

（字幕）“怎样写呢？”

和卿冷冷地：

（字幕）“煽惑乡愚，图谋不轨！”

柏仁得意地续写；盖印，封好。唤庄汉，交信，命令：

（字幕）“立刻上县衙门去，和保安队一起回来！限你两天赶到！”

### 二七 小学校之一室，门外（景同二二）

（字幕）翌日

学校之一室，铁生卧病，王三爹侍立。方小庵为铁生按脉，与王三爹语。素贞持茶入，小庵写药方后，起身告辞。王三爹同素贞送出，门边，小庵故意严重地对素贞说：

（字幕）“今晚最要紧；受了凉，可就危险。”

素贞点头。方又对王三爹：

(字幕)“三爹也够累了，今晚还去守堤？”

王三爹点头。小庵摇头叹息，出门。门外，小庵张望，和卿突出，向小庵问，小庵得意地：

(字幕)“放心，一切都布置了，可是……”

和卿笑，摸袋，给钱。方故作推辞，又收下。和卿说：

(字幕)“费心了，过一天请你喝酒。”

两人互笑着，渐走远。(淡出)

(字幕)人约黄昏后——

(淡入)微光，带雨水的垂柳。秀娟从田间来。室内，窜动着的灯光。素贞翻阅书本，沉思。铁生突然跃起，呓语：

(字幕)“快躲，决堤了！快快……”

素贞惊，趋床前，扶持，取巾为之拭汗。铁生握素贞手，凝视。狂热的眼。素贞惊奇。

窗外，秀娟悄悄过来。欲敲窗，闻声，中止。从窗缝窥视，素贞与铁生正握手相对。秀娟失惊欲喊，以手按口，悲愤欲哭，一怒而走。黑暗中，两个人影，前面是踉跄的秀娟，和卿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

室内，素贞惊喜。铁生拥抱素贞，凝视，惨呼：

(字幕)“秀娟，你来了吗？看！你的玉坠还在我的身上……”

素贞从得意骤然变为失望，欲哭无泪，细视铁生手中的玉坠。铁生躺下。素贞苦痛而又现出坚决的神色，突然，又伏案泣。(淡出)

## 二八 秀娟房内(景同二)

(淡入)椭圆形镜中，哭肿了眼圈的秀娟，悲愤的神情。(渐远成全景)房门开，女仆带素贞上。秀娟惊起，怒呼：

(字幕)“你来干什么？”

素贞行礼，悲从中来，久久不能语。秀娟怒气未息，催促。素贞回视女仆，秀娟命女仆出去。素贞叙述：(溶入)汉口水中被救的场面。(溶入)仰面，向秀娟，指自身，秀娟不信，素贞急道：

(字幕)“他身上还佩着你的玉坠！”

秀娟愈怒，(意思是：你为什么知道他身上的东西？)指门，示意命她即出去。素贞欲再说，秀娟不理，催促。素贞无奈，起立，出去。(淡出)

## 二九 堤边(景同四)

(淡入)豪雨，树木在大风中狂舞着，(远景)堤，人群(速度较快)

(字幕)有限的人工，敌不住无边的风雨！

(远景)上游堤边的一部分人突然后退。小决，重新奋勇抵住。一人向镜头跑来(渐近)，呼喊。纷纷议论，鸣锣，呼唤……

铁生在室内闻锣声，跃起，踉跄望窗外，惊，披衣拔门出。门口与王三爹遇。王惊告，两人疾奔出。堤边，众人集议，见铁生来，招手，围议，一乡人发言：

(字幕)“气力用尽了，材料也完了，我们不能在这儿等死！”

其他一人继续讲，纷纷议论，鸣锣，一人突然想起，说道：

(字幕)“傅家后园堆的水泥、木料,都是用赈款买的……”  
暴风雨一般的应和声。铁生举手进了数语。  
群众蜂拥往傅家。

### 三 傅家后园内外(景同二一)

(溶入)搬水泥和木料的群众,指挥的铁生,惊避的庄汉,咆哮的柏仁。和卿奔出,遥指:(远景)一庄汉与保安队若干人来。柏仁喜,吹警笛,大呼:

(字幕)“强盗!强盗!”

保安队急走,渐近。和卿、柏仁的手指定铁生。兵士扑铁生,铁生反抗。和卿指挥庄汉夺回木料,到处在格斗。乡人英勇;庄汉勉强地,时时回头望主人。(大写)庄汉不愿斗的神色。兵士抓住铁生,乡人来夺。瞄准的枪口。乡人退。秀娟奔出,惊视。柏仁指挥兵士:

(字幕)“重重地打!”

鞭打,反抗。(远景)一乡人向堤边乞救。铁生指着柏仁骂,又指着堆积的木料。柏仁激怒,赶上,对胸抓住铁生,撕破衣服,玉坠露出。(大写)玉坠。柏仁拿住,铁生反抗。柏仁猜猜地说:

(字幕)“这也是脏证!”

秀娟惊讶。铁生怒骂。和卿指挥兵士毒打。秀娟突扑出,抱住铁生。面向父,指玉坠。惊怒的柏仁,扯女。锣声急,呼喊,庄汉动摇。喊叫:

(字幕)“堤决了!快去救啊!”

众惊,长工们停止格斗,向外奔。和卿阻止,互扭。水流入。庄汉互相招呼,向外奔出。柏仁阻止,被推倒。庄汉、兵士蜂拥而出。与堤相平的洪水,抢救的乡民。铁生疾奔上。激荡的、瀑布似的水。群众呼喊:

(字幕)“上去挡住啊!”

群众以身体挡堤。激荡,堤决,一片汪洋。

### 三一 浊流中

(溶入)水,水,漂流的人、物。在水中挣扎的和卿、柏仁,从远到近。铁生从激流中救起秀娟,二人伏在一块木板上,急速度地流下。秀娟惊呼,遥指,远远将淹没的素贞与王三爹,铁生跃入水中,努力游去。(淡出)

# 春蚕

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

## 序曲

### 小学教室

(字幕) 我们谁都有这么一个甜蜜的回想。

(溶入) 小学校教室, 教师以教鞭指黑板上所画蚕茧略图, 对学生讲解。

(镜头移动至一学生面前的书本)

(插入) 小学教科书的一页。

我国江浙等省, 产丝最丰, 为我国输出品之大宗。近年日意等国, 亦……

(字幕) 可是,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已经使这过去的光荣变成了无常的春梦。

### 黄浦江及埠头

(溶入) 黄浦江。(从外国军舰背后摄影) 吃水很深的外国商船; (溶入) 从商船船舱起货的大起重机; (溶入) 码头上堆积如山的人造丝; (溶入) 运货的苦力的脚, 移上到满载人造丝的大塌车。

(字幕) 数字告诉我们——

(大特写) 人造丝历年输入中国统计表(另附)。

(字幕) 另一方面——

(溶入) 从小至大的新闻记事

华丝输出锐减  
日丝在英美畅销  
华丝将无立足余地  
虹口丝厂全体停工  
华丝对外全无销路  
五千人将全体失业  
丝厂美厂引起纠纷  
昨日 口形势严重

(溶入) 停了工的丝厂; 没有烟的烟囱。(溶入) 大群的失业工人。

(插入) 华丝历年输出统计表(另附)。

(字幕) 在这儿, 让我们介绍一个在外资侵略和连年战乱中挣扎着的农村哀话。

(溶入, 特写) “春蚕”小说单印本封面(很短)。

(插入)

春 蚕 茅 盾 著

### 一 当铺内外

(溶入) 小镇上的当铺门口。清晨, 街上还很冷清, 但是门口已经挤满

了乡下人，等候着开门。门上贴着一张红的纸条。

本当营业自九点至十二点为止，但当  
满百元即随时停。

乡下人所带的东西：有身上方才剥下来的棉衣，有预备嫁女儿的土布……  
在人丛中喘气的老通宝。（溶入）颜面，夹在肋下的半车丝。

有人坐在街沿石上，苦着脸，叹气。

老通宝从“烟罄子”中取烟，（特写）只有一点点烟屑，没办法地将含在口中的烟管重新放下。

当铺开门，乡下人拼命地挤进去。

柜上，乡人甲将几丈土布交当，当中人喊价，乡人惊奇的表情：

（字幕）“什么，四丈布只当两元钱？买棉纱也要三块钱光景。”

当中人推开布，另取乡人乙棉袄，傲然地对甲：

（字幕）“再多些也只当两块；——两块钱封关！”

甲没法只好交布。老通宝挤上去。

## 二 镇上的街道

（溶入）小镇上的酱园前，老通宝买好了一包盐、一箸壳酱，舍不得地付了钱，走。（跟镜头）

米店，乡人丙在量米。（特写）老通宝惊奇地上前一步拍着肩膀问：

（字幕）“什么，阿土，你也要量米吃了？”

阿土对老通宝招呼，背着量了的米，与通宝且行且讲：

（背景，镇上的店铺，冷清清地毫无生意。）

（字幕）“被断命的肥田粉债逼不过，过年的时候早将谷子押掉了！”

老通宝摇头叹息：

（字幕）“一年不如一年，钱都被洋鬼子骗完了！”

街道尽头，田畦在望。一乡人挟衣包匆匆自乡下来，与老通宝等对面相遇，略一招呼，往镇上走。（淡出）

## 三 桑田外景

（淡入）坐在塘路边的老通宝。——他是方才从镇上当了东西回来。长旱烟管斜摆在他的身边。

清明节边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觉得有点热，他身上还穿着棉袄。

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船户已只穿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有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上。

老通宝揩了揩汗，解开棉袄钮扣，吐了一吐唾沫，痴痴地望着前面的官河。

官河，绿油油的水；来往的船也很少；镜子一般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

倒映在水中的成排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一会儿树影又在水面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再过一会儿，才停止了，现在是很清晰的倒影。

老通宝回头望，沿河是一望无际的桑田。

（特写）拳头模样的桑枝儿上都已经簇生了小手指一般大的嫩叶。

老通宝脸上现出希望的笑容。再望河对面的茧行。

茧行，隔壁是颓败的土地庙，被雪压断了的旗杆……

（中景）另一茧行——“裕通茧行”的招牌，门紧紧的关着，门侧贴着已经被风雨吹打破了的纸贴。

（特写）×××旅××团团本部。（拉出）墙上贴倒了的标语。

田边的几条短短的战壕。

老通宝敛起笑容，拿起长烟管恨恨地敲了一下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他觉得燥热，解开大襟，抓起衣角扇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独语：

（字幕）“天也变了，才到清明边，就是那么热。”

老通宝从桑林里出来，远远地现出一簇房屋，只有两家发出炊烟。

突然，从田边跳出一个孩子，远远的喊：

（字幕）“阿爹！妈妈等你吃中饭。”

老通宝点头。小宝跑到阿爹身边。老通宝满布皱纹的脸上现出笑容。

#### 四 老通宝家后廊下

（溶入）一条瘦狗，三两个蓬头赤脚的乡下孩子，（摇）破旧的农家，东颓西败。阿四在檐下太阳中修理“蚕台”；四大娘方才晒出了一件破烂的衣服，回进屋子去；老通宝与小宝回来。

瘦狗摇尾巴。

多多头拿了一把把的油菜心到溪里去浸。（淡出）

#### 五 溪边

（字幕）一个春风骀荡的午后。

（淡入）满开油菜花的田；（特写）在油菜花上打转的蜂蝶。

（溶入，特写）已经有小孩手掌一般大的桑叶。

（摇）桑林；溪边；杨柳；在小溪中洗蚕具的村中妇女和小孩。他们工作着，笑着。

（渐近）女人和小孩们都很消瘦，身上穿着和乞丐差不多的衣服，但是，眉宇间不能遮掩他们单纯的希望。

（镜头至四大娘与小宝处停止）他们已经洗好了许多“团扁”和“蚕箬”。

（特写）四大娘坐在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来揩脸上的汗水。

小溪对岸一群女人中的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六宝——对四大娘喊：

（字幕）“四阿嫂，你们今年也看洋种吗？”

（特写）四大娘立刻将浓眉毛一挺，好象寻人吵架似的嚷起来：

（字幕）“莫问我，都是阿爹做的主，——他死也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听到一个洋字，就是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的女人们一齐哄笑。多多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场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横在溪面四根木头排成的桥。

四大娘看见多多，高声喊：

（字幕）“多多弟，来帮我搬吧！蚕扁浸湿了，就象死狗一般重。”

多多不开口，拿起五六只团扁，湿淋淋地顶在头上，空着一只手，划桨似的荡着；故意地弯着腰，学那些女人走路的样子。

妇女孩子们又笑。

妇女们之中的一个——荷花（特写）一边笑，一边回头叫：

（字幕）“喂，多多头！回来，也给我带点儿去！”

多多回转头来，对荷花装一个鬼脸，说：

（字幕）“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多多已经走到自己家的廊下，拿下头上的扁。

荷花眯着眼睛笑说：

（字幕）“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

（镜头从荷花移到对岸的六宝）六宝轻蔑地：

（字幕）“不要脸的，丫头胚！”

（特写）荷花生气了，骂：

（字幕）“骂哪个？有本事，当面骂！”

（特写）六宝的面孔一沉：

（字幕）“你管得着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

（中景）激怒的荷花，用手将溪水泼到对岸去；（短特写）爱闹的女人也夹着帮忙；小孩子拍着手笑。

四大娘提起蚕箬，喊着小宝，回家去。

多多站在廊下看着笑。

老通宝掬着一架蚕台从屋子里出来。

看见多多和女人们胡闹，就把脸色一沉，对阿多：

（字幕）“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面收拾蚕房，快去帮他。”

老通宝用火红的眼睛盯住多多，看他进屋子去了。

老通宝掬着蚕台从家里出来，将蚕台放在溪边。

老通宝由溪边回来站在廊下望着屋里挂在竹杆上的三张蚕种。

（特写）三张蚕种：一张改良种，两张余杭种。

在廊下糊“蚕箬”的四大娘。一张鹅黄的桑皮纸，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三张小小的花纸——中央一张是“聚宝盆”，另外两张是手执尖角旗的骑马的“蚕花太子”。

蚕箬的特写。

老通宝走近四大娘身边，气喘喘地：

（字幕）“四大娘！你爸爸作中人借来的三十块钱，只买了二十担叶，将来吃完了，又怎么办？”

四大娘将糊好了的蚕箬晒在太阳里，生气似的：

（字幕）“现在就着急买叶，象去年一般的多下来又怎么办？”

（特写）老通宝听到“去年”两字，把脸一板：

（字幕）“什么话？你倒先发利市！自家地上不到二十担叶，能养三张纸的蚕吗？”

四大娘气愤愤地站起来，满脸反抗的神气。

（字幕）“噢，总是你的不错！我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饿肚！”

老通宝气紫了面孔，要发话，又忍住。（淡出）

（字幕）几天之后。

## 六 老通宝家

(淡入,特写)旧式历本。老通宝手指指在“三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上;下面,两个木刻的黑地白字:“谷雨”。

(退后至中景)戴着老花眼镜的老通宝;在洋灯下做针线的四大娘;阿四正拿了蚕纸在灯光下看。

(特写)黑芝麻似的细蚕子,没有一点孵化的征兆。

多多望着蚕纸。四大娘放下针线,对阿四说:

(字幕)“六宝家快要窝种了。他们看的是洋种。”

多多站起身来,随口道:

(字幕)“今天荷花说,她家昨天已经窝了。”

(特写)老通宝听见荷花两个字,就把眼睛一睁,合拢历本,指着多多骂道:

(字幕)“那女人是晦气星,谁惹了她就败家,下次再和她开口,我就告你忤逆。”

四大娘禁不住笑了出来;多多满不在乎地跟着笑。(淡出)

(字幕)瞧!他们怀抱了十分希望和恐惧,来准备春蚕的决战!

## 七 六宝、阿土、荷花家

(淡入)六宝家正在稻草做的“切叶板”上细细地切叶。

阿土家正在向“蚕花太子”焚香祷告。

荷花家。根生将叶理成一叠;荷花踮起脚尖将蚕箠放到蚕台上去。

## 八 老通宝家

四大娘将蚕纸用“肚兜”包好,缚在贴身小衫上。

(溶入)老通宝左手拿了一个大蒜头,将右手的一些烂泥涂上。

(特写)涂了泥的大蒜头。

(镜头退至中景)老通宝的手索索地抖着。虔敬的表情。

(全景)老通宝手拿涂泥大蒜头,手索索抖着,虔诚地走到蚕房的墙脚边,放下;嘴唇象默祷一般地动着。

## 九 老通宝家灶房

(字幕)在期待和紧张中过了三天。

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正在烧饭,时时看着饭锅上有没有热气冲出来;老通宝拿出预先买了的香烛,点起来,恭敬地放在灶君神位前面;阿四从外面采了一把野花回来;小宝帮着将灯草剪成细末。

(特写)小宝将灯草末和揉碎了的野花混在一起。

只有多多站在旁边张着嘴笑。

(特写)饭锅上水蒸气直喷!

四大娘立刻跳起来,把“蚕花”和鹅毛插在发髻上,往蚕房去。老通宝

从柱上拿下秤杆，跟在后面。

## 一 老通宝家内连蚕房

（溶入）老通宝拿着秤杆；阿四拿了野花片和灯芯末；四大娘揭开了“蚕纸”，从阿四手里拿过野花和灯芯末，撒在上面，又接过老通宝手里的秤杆，将蚕纸挽在秤杆上，于是拔下发髻上的鹅毛，在蚕纸上轻轻地拂。

（特写）鹅毛将花片、灯芯、“乌娘”一起拂到蚕箠里，又轻轻地将这些拂成小小的一堆。

喂叶，将拂好的一箠放在蚕台上，又拂第二张。

（字幕）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相传的仪式！今后一个月，他们便要整日整夜地和恶劣的天气以及不可预测的命运进行搏斗。

（特写）蚕箠上的乌娘，正在蠕动。

（中景）老通宝和四大娘放心地透了口气；阿四将理好的叶子交给四大娘；老通宝悄悄走到墙边，将那“预兆命运”的大蒜头拿起来看。

（特写）大蒜头上只有两三茎叶。

（特写）他的脸色立刻变了！

## 一一 桑田外景

（字幕）这样的一个季节！这就是那幸福诗人们留恋着的残春！

（俯瞰）小桥，绵绵的春雨，细细的柳丝。

（特写）溪水中的雨点。可听到阁阁的蛙声。

（溶入，特写）雨点中叫着的青蛙。

（远景）从桑林中背着许多“桑条”走来的李根生（荷花的丈夫）。

（特写）李根生忧郁的表情。

李根生背着许多桑条，郁郁地渡过桥，走到门口，除下笠帽、蓑衣，推门入。

## 一二 荷花家

（溶入）荷花正在喂叶。一张叶切三刀，表示这是三眠“开桑”。她悄悄地将拣出的几个坏蚕摆在地下的蚕箠中。根生推门入，将桑条丢在芦席上，不声不响地站在荷花面前。荷花抬头。

（特写）荷花悲痛地望着根生，又望地下的两个蚕箠一眼。

（特写）地下的两个蚕箠坏蚕。

根生悲痛与忿怒的表情。少顷，突然爆发一般地抓住荷花的头发，尽力一推，荷花倒地。

（特写）根生恨恨地：

（字幕）“还怪别人讲你？从你来了之后，去年僵，今年白……”

（中景）荷花欲哭的表情，突然反抗地站起来，对根生：

（字幕）“那么去年的稻又怎么样呢？收成那样好，到现在就吃南瓜过日子！”

根生无话可说。忽然拿起地下的两个蚕箠，很快往门外走。

### 一三 溪边

柳丝下，根生将两箬坏蚕恨恨地倒入溪中，望着。

（特写）水面上的蚕。

根生抬头看。

（远景）隔溪河埠上正在淘米的乡妇们。

（特写）乡妇见根生，吐了一口唾沫，旋转头。

根生垂头丧气地回去。

乡妇很快地向村中走，六宝迎面而来，乡妇与六宝耳语。

（特写）耳语，六宝高兴的表情，望溪中一看。

六宝奔向对岸。

（字幕）自从这件新闻在六宝这“两脚报”上发表之后……

根生拿了方才洗好的蚕扁从河埠上走来。一乡人从田间迎面来，见根生，连连吐唾沫，回身避路而走。

远远的一乡妇与其他妇人指点着根生说话。

根生满面羞惭。

（溶入）小宝沿着溪狠命地跑，绊倒，回头望。

远远的荷花。

小宝站起来就逃。

荷花渐近。老通宝家门口，多多正在采叶。荷花吹唢哨，站定。

多多匆匆忙忙地采叶，没有听见荷花的吹唢哨声音。采满了一筐，便匆匆拿入屋内。

荷花忿恨的表情，切齿。

### 一四 荷花家

（溶入）荷花家蚕房，蚕台已经收起。荷花被根生扭打着，叫号，扑打。根生骂：

（字幕）“都是你这贱货，使我不能做人！”

荷花挣脱手，欲逃，根生扑上。（淡出）

### 一五 老通宝家

（字幕）头眠，二眠，三眠，蚕壮了，人瘦了！但是老通宝一家充满了空前的喜悦！

（淡入）头眠。四大娘、小宝正在用尖头的竹筷拣“头眠”。

（溶入）二眠。四大娘、阿四正在用“蚕网”“替蚕砂”。

（溶入）三眠。老通宝正在“称头眠”；多多将称好了的头眠放在菜子上壳上。

（特写）大眠。“开桑”的蚕，个个生青滚壮。

（特写）老通宝，眼上添了一个黑圈。

（特写）四大娘的失眠的眼睛。但是大家都欢喜。

老通宝指着扁里的叶，对阿四说：

(字幕)“陈大少爷借不出，还是再求你丈人的东家吧。”

阿四委实支撑不住了，眼皮不住地往下沉，随口道：

(字幕)“地头上还有十担叶，够一天。”

老通宝生气起来，怒声喝道：

(字幕)“什么话！刚吃了两天的老蚕，明天不算，还得吃三天；最少还要三十担！”

突然，外面人声鼎沸，多多押了五担叶来。老通宝和阿四的谈话打断。老通宝继续喂叶，阿四和四大娘出去采叶。

## 一六 老通宝家后廊下

(溶入)星光下，大家忙忙地采叶；六宝也来帮忙了。

(中景)和多多站在同一个筐边捋叶的六宝，他俩在暗中靠得很近。

(特写)杆条的下面，六宝手臂上被一只男人的手捋了一把。

(特写)六宝的颜面，忍住了不笑。

(摇)她的胸口，一只男子的手悄悄地摸了一把。

六宝直跳起来喊。

四大娘惊奇的问：

(字幕)“什么事？”

六宝的脸上热烘烘，偷偷地将多多瞪了一眼，低下头，很快地捋叶，一面回答四大娘：

(字幕)“没有什么，被毛毛虫咬了一口！”

多多咬着嘴唇暗笑。(淡出)

## 一七 镇上绅士程公馆

(字幕)典质俱穷之后，借高利贷变成他们唯一的出路。

(淡入)程公馆。中年绅士、新从上海回来的少爷、老通宝、老通宝的亲翁(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正在办理借贷手续。老通宝捏不惯笔的手，在借据上画了一个十字，恭敬地交给绅士。

绅士抽着烟接过来看。

(借据特写)

立借据人沈今因正用凭中张财发向

程府情商借得大洋五十元正以坐落石门六堡

三图桑地一亩七分作抵言明按月二分半取息限定

蚕罢本利还清恐后无凭立此借据是实

立借据人 沈通宝 +

见中 张财发 +

壬申四月十二日

绅士看过，点头，交给少爷。十四五岁的小姐捧了五十块钱一包的现洋出来，绅士接过来交给财发，财发交给老通宝。

(特写)亮晶晶的大洋，老通宝一五一十的数明，包好，撩起衣服塞进

腰包中。

绅士将吸剩的香烟丢在地下。

少爷对老通宝问：

（字幕）“你们为什么不卖叶？今年养蚕不是很冒险吗？”

老通宝从地下拾起香烟蒂头，装进旱烟管中吸着，摇头说：

（字幕）“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念担叶最多卖了四十块，四十块钱如何派呢？只要蚕好……”

少爷将借据折好，抢着说：

（字幕）“今年上海打了仗，茧行不会开秤，洋庄又不通，东洋丝在美国只卖五百两一包，中国丝成本也要一千两。”

（特写）老通宝的面色变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少爷，再看看地下。

小姐从老通宝面前走过。

（特写）老通宝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指着小姐身上的衣服说：

（字幕）“少爷别讲笑话；洋人不要丝，中国的奶奶小姐们总得要穿绸缎呀。”

小姐站住，少爷用半嘲笑半认真的口吻说：

（字幕）“那才看错了！这些漂亮的绸缎大部分是人造丝做的！”

满堂哄笑。

## 一八 集市

（特写）许多笑脸中的一个苦脸——老通宝。

（特写）老通宝从腰包中挖出来五十块钱。

（特写）大秤上秤着的一担担的青叶。

挑着青叶急走着的农民们的脚。（跟镜头）

后面押着叶的老通宝。

## 一九 老通宝家蚕房

（溶入，特写）蚕扁中的老蚕，尖出了嘴巴，向左向右乱晃。（镜头后退至全景）

四大娘焦急之态，望叶筐看。

（特写）地上的一叠空叶筐；屋角一大堆桑条。

四大娘和阿四耳语，阿四擦一擦眼睛，跑过去。

阿四跑到门口张望。

（特写）尖出嘴巴等吃叶的蚕。挑着叶急走的脚。

站在门口急躁地望着的阿四。

（特写）一个蚕，正在啃桑叶的红茎。

（特写）急走着的脚。

阿四的眼睛突然睁大。

阿四往前跑去。

（溶入）老通宝与阿四抬着叶进来，阿多和四大娘抢出来，不管一切地将叶堆到蚕上去，一扁，又一扁。四大娘好象饿了他的儿子一般的对着老通宝抱怨说：

(字幕)“宝宝已经饿了好半天了!”  
老通宝揩着头上的汗, 耽忧地走到扁前去看。  
(特写)叶衣下的蚕, 狠命地在啃桑叶。  
(特写)老通宝安心, 透了口气。(配音:吃叶声)  
将最后的一扁蚕喂好, 阿四收拾叶篋。多多对大家说:  
(字幕)“五日五夜不睡了, 今天我管半夜, 你们去歇歇吧。”  
老通宝等往隔房走。  
(溶入)多多独自一个守着, 坐在短凳上瞌睡。(划过)

## 二 六宝家门前(隔溪正对老通宝家)

好一个月夜! 映在镜平小溪中的正圆的月亮; 微风吹着杨柳; 溪中的柳影; 六宝痴痴望着对溪。(划过)

### 二一 老通宝家蚕房

多多头独自在打瞌睡, 美孚灯的火头跳着。荷花进来偷了一把蚕。  
一只老鼠从多多头脚边逃过, 跟着一只猫很快地扑过去。多多头猛然抬起头来。  
差不多同时, 一个黑影从门缝中出去。  
多多跳起来, 追出去。

### 二二 老通宝门口连稻场

门已经开了, 月光下, 稻场上有一个人影, 正向溪边走去。  
多多飞也似的跳过去, 还没有看清那人是谁, 已经将那人抓过来摔在地上, 抓起头发认面貌。  
(特写)荷花的两只眼睛盯住了他说:  
(字幕)“多多头! 打死我也不怨你, 只求你不要说出来!”  
多多吃惊, 放松了头发, 问:  
(字幕)“你偷了什么?”  
荷花胆怯的站起来, 突然地:  
(字幕)“偷你们的宝宝!”  
(特写)多多头愤然追问, 重新将荷花的肩膀抓住。荷花挣扎, 指着溪水。  
(字幕)“扔到溪里去了! 你看!”  
多多望着溪水。  
在溪水中荡漾着的美丽的月亮。  
隔溪柳阴下, 六宝看见他俩的争执, 上前一步。  
多多头抓住荷花的胸脯, 推着她的身体问:  
(字幕)“我们和你又没有仇, 为什么要冲克我们!”  
(特写)荷花惨厉的脸色, 愤然地争辩:  
(字幕)“没有仇? 我们蚕花不好, 又不曾累了你们, 为什么说我晦气星? 大家避开我, 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荷花说着，上前一步，一只手捏在多多头抓住她胸脯的手上。

（特写）荷花仰面问着多多头。

（特写）多多头沉吟了一下，说：

（字幕）“我不打你，你走吧。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冲克！”

阿多放了手，头也不回跑回家去了；荷花茫然地停了一下，也掉头回去。

隔溪，六宝依旧在看。

多多头推开自家的门。

### 二三 老通宝家蚕房

阿多匆匆地喂叶。

（特写）蚕扁内已经没有一片残叶，蚕在等喂。

（特写）一捧捧地散下去的叶。

老通宝和四大娘来替多多。老通宝拿起一个蚕，到美孚前去照。

（特写）老通宝两手拿着蚕，在灯光中照。

老通宝愉快地放下蚕，笑着对四大娘：

（字幕）“这样好的宝宝，我活了六十多岁只遇到两次

四大娘笑，叫多多去休息。（淡出）

### 二四 溪边

清晨。

（淡入，特写）隔着柳树枝条上的一个蛛网而摄取的灿烂的朝云；蛛网上，露珠点点。

微荡的溪水，在水上掠过的一对燕子。（摇）

在溪边汲水的四大娘，汲水，站起。

隔溪的六宝很快地跑过桥来，追着四大娘。

（特写）满脸严重的神色，对四大娘说：

（字幕）“昨晚三更不到，我亲眼看见那骚货从你们家里出来，多多跟着，在这里扭扭扯扯的讲话。”

（特写）四大娘面色变了，没有回答，提了水桶就走。

### 二五 老通宝家蚕房

（溶入）四大娘气虎虎地和阿四讲，老通宝走近来听。四大娘指手画脚的讲，老通宝气得两脚发跳。

（溶入）老通宝严重地问多多头，多多头不承认，摇头；老通宝忿然跑到门外。

### 二六 老通宝家门口

老通宝忿然出门，想去问六宝。

### 二七 溪边

短短三个镜头：

1. 六宝和乡妇甲讲，讲毕就走开去。
2. 六宝又和乡妇乙讲。
3. 乡妇甲又和其他的人讲。

## 二八 老通宝家蚕房

老通宝没精打采地回进蚕房，站了一下，望扁内的蚕。

（特写）蚕，依旧个个生青滚壮。老通宝回头，偶然看见地上大蒜头，拾起。

（特写）大蒜头，只有三四瓣叶。

（中景）老通宝叹气，垂头。

（字幕）可是，事实否定了千百年来迷信！

老通宝一家忙着“扎缀头”。

（溶入）拾老蚕。

老通宝与阿四在“山棚”下 火，他们佝着身体慢慢地从这边蹲到那边，忍不住想笑。可是心中又似乎在耽忧。

（字幕）这样地过了三天。

多多偷偷排开“山棚”外围着的帘子望。小宝看见，扭住多多问。多多伸出舌头，做了一个鬼脸。

四大娘也忍不住来偷看了。

四大娘惊喜的表情。

（特写）山棚上一片雪白，看不见缀头了。

四大娘叫老通宝，老通宝跑来看，立刻跳起来，笑，发狂一般的合拢了手谢天。

## 二九 溪边

（溶入，俯瞰）溪边的小桥，隔着溪互相谈论的妇女和小孩。

（中景）他们瘦得多了，可是他们都很兴奋。

六宝家的那条瘦狗也摇着尾巴和小孩们玩耍。

荷花男人根生牵了一只小山羊经过。

大家不理睬他，有的在背后装鬼脸，一个小孩学着大人的口吻说：

（字幕）“荷花不要脸，送上门！”

乡下妇女们哄笑，瘦狗追在根生后面吠。（淡出）

## 三 老通宝家门前稻场

（淡入，特写）一对燃着的“四两头”的蜡烛。（后退成全景）

稻场上正在谢蚕花太子；一面，男男女女正在忙着采茧子，六宝也在内。

（特写）一筐筐的雪白的茧子。

远远的张财发带了小儿子来“望山头”，四大娘很快的站起来。

（溶入）张财发带了一些礼物来；二毛钱的线粉，一尾咸鱼。

小宝快活得好象一条雪天的小狗。

老通宝扯着张财发到一棵大樟树下坐下。

财发带笑地问：

（字幕）“通宝，你卖茧子呢，还是自家作丝？”

通宝毫不迟疑的回答：

（字幕）“当然卖茧子！”

张财发拍着大腿叹了一口气，忽然站起来，指着村外的茧行。

村外那一片秃头桑林后面，耸露出来茧行的风火墙。

张财发说：

（字幕）“你的茧是采了，可是今年茧行不做生意，————十八路反王下了凡，李世民还没出世，天下不太平，茧行不开秤。”

老通宝禁不住笑了，也站起来说：

（字幕）“你又讲说书场里的没正经话了，这样鸡蛋硬的茧，还怕没人要吗？”

财发摇头，要说又停止。老通宝看破了他的意思，拍着胸脯说：

（字幕）“放心，你做中的两笔钱，一定本利还清！”

张财发点头，两人向前走去。

### 三一 农家的稻场

（字幕）可是，今年到乡下来的不是茧行的行贩，而只是逼债的债主和催粮的差役。

（摇）农家稻场，一个农民垂头丧气地从镜头前走过。

### 三二 六宝家稻场

（摇）六宝家前稻场，索债人正在和陆福庆争执，福庆没办法地说：

（字幕）“茧行不开秤，哪儿来的钱？就请你收了茧子吧！”

债主不肯，扭住福庆不放；六宝上去劝解。

### 三三 路旁农家

（溶入）另一农民与催粮的差役们争执的场面。

老通宝经过，失望和焦急的表情，叹气，走。（摇）路上，有几家农民已经在准备“行灶”和丝车。

### 三四 老通宝家门口

老通宝和阿四等正在商量，老通宝跺了一脚，忿忿地：

（字幕）“不卖茧了，自家作丝！卖茧子，本来是洋鬼子兴出来的。”

四大娘忍不住了，站起身来，挑战一般的：

（字幕）“毛五百斤茧，你有几部丝车？”

四大娘忿忿地走进屋去，在溪边洗农具的多多走进来说：

（字幕）“早依了我，扣住二十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根生蚕坏

了，倒卖了三洋一担的叶！”

老通宝听到根生，又气得跳起来。阿四紧了紧腰带，没办法地：

（字幕）“茧又不能当饭吃，债又逼紧了，出了蛾子怎么办？黄道士说无锡开了秤，去卖卖看也好。”

老通宝虎起了脸，作一个要说话的姿势，可又觉得没有话可说，茫然地望着塘路上的那些茧行。

### 三五 塘路上茧行连岸

那些茧行，依旧关着门。

一条柴油小轮船，很威严地从茧行后面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

岸边，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了波浪，一条乡下船激荡得好象在荡秋千，船上的人指着小轮船骂。（淡出）

### 三六 溪口

（字幕）第二天，终于——

（淡入）赤膊船，阿四和多多将茧子一担担地搬下去；老通宝用芦席将茧子盖好；多多撑篙。

### 三七 无锡茧厂内外部

（溶入）茧厂内的“烘床”。（特写）工人在烘床旁上下交换一担担的茧。

（溶入）茧厂前面，贴在柱上的通告：

今日市价：改良种每担三十五元，土种每担廿元，双宫薄皮一概不收。

拥挤不堪的卖茧人，排得密密层层。茧篋。

一隅。老通宝一行，多多拼命地挤上去。

称茧处。老通宝的茧子被拣出了许多，争执。

秤手的脸，傲然。

老通宝的脸，屈从。

多多的脸，愤怒。

### 三八 溪口

（溶入）赤膊船靠岸，阿四扶了带病的老通宝；阿多背了拣剩的八九十斤的茧子。

岸上，来看热闹的人很多，看着样子就有些失望，一乡人上前问老通宝。

（特写）老通宝垂头丧气地：

（字幕）“还说什么！十二三分的蚕花，还卖不到叶本，真真天也变了！”

乡人纷纷耳语，失望，抱怨，六宝奔回去。

父子三人在人丛中慢慢地走。

### 三九 老通宝家蚕房

（溶入）阿四和四大娘扶着老通宝经过蚕房，到里面去；多多在屋角放下茧子，揩汗茫然注视着地上。突然，好象看见了什么。

俯身拾起大蒜头。

（特写）长了许多叶瓣的大蒜头。

（特写）多多头苦笑。

将大蒜头捏作一团，无目的地望后面走。

#### 四 溪边

多多走到杨柳树下，站定。太阳赫然地照在他的头上。他茫然地望着对溪。

对溪，根生在地上工作，荷花采了一篮蚕豆回来。

多多用力地将大蒜头掷入溪中。

（俯瞰）镜平的溪水上，画出了一圈圈的波纹，渐渐扩大……一轮轮的……（淡出）

## 上海二十四小时

### 一 一件小事情

下午四时，大都会的动脉跳动得最剧烈的时候。

在马路上，汽车接连着电车，电车接连着汽车，象春风里的小街，——雄狗嗅着雌狗的尾巴，跟着去。从摩天大楼的顶上往下望：是成两条直线相对着爬行的蚂蚁的阵。

这时候一家外资创办的纱厂里正在忙碌。那儿是永远忙碌着的。

原动机的电流通着，大大的轮轴牵引着皮带无休无止地循环着走。

纺车底下坐着一排女工，每一个人的手都在机械地动作。紧张的脸，微笑的脸，带着忧郁性的贫血的脸。

皮带盘底下的拾纱的孩子。——据说孩提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而这些童工的“黄金时代”就是在拾纱的工作里消磨的。

突然——

迅速旋转的皮带上出现了一件衣服，猛烈急剧地抛上空间，接着有一声尖厉的惨叫，在沉重的机轮声中发出。

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一个童工受伤了。

全场的工人在这时候象机器煞了车，立刻拥上来，围住了那受伤倒地的孩子。孩子面色惨白；满地的血。

“三十九号轧伤了！”

“三十九号轧伤了！”

大家慌乱地叫着。人丛里又钻进一个年轻的女工。她蓦地蹲下去，抱住那受伤的羔羊，悲唤着：

“弟弟！弟弟！”

工厂的空气变得惨厉起来。在这骚乱中，管理员带着医生泰然地跑进来了。医生看着那孩子的伤处。

“不要紧吧？”一个流泪的女工的脸，惴惴地看着医生。

可是医生不说话，他的头轻轻地摇着。

### 二 买办和太太

这是一位华贵漂亮的绅士，纱厂的买办周先生。

他正在听电话。电话筒里传过来工头的小心说话的声音，报告着工厂里轧伤了一个童工的事情。这报告使买办的脸上掠过一阵愠怒的神色。——他不高兴听这些。

“这也用得着报告吗？自己不小心，有什么好说的！”

这样回答了，便把听筒一搁。只顾自己悠然地翻看着报纸上的戏目广告：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公映没有？

象想着了什么得意的事情似的，买办忽然笑了。接着就打电话。

这电话是接到买办的公馆里去的。买办太太娇慵地躺在床上，一手轻轻抚摩着驯顺地躺在她旁边的叭儿狗，一手拿起了几上的电话听筒。

电话机里的买办的声音：“今天总该没有先约了吧，我的太太！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

太太想一想，扭动一下身体，娇媚地对着电话筒说：  
“嗯，不行，今天李太太约我到她家里去打牌。”  
轻轻地把电话筒搁下。女仆替她端上鸡汁来。

### 三 人与狗的命运

世界原只有一个，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却被不可知的命运支配在两个绝对不同的圈子里。——天垂垂晚了，纱厂里放工的信号响过以后，这厂里的人就潮汛似的从门内流了出来；买办周先生是由摩托车载着他，买了许多高价的糖果回公馆看他的太太去了（这时候太太刚好起床）；几百几千的男工女工都拖着个倦怠的身体回到他们的茅棚里休息去；那受伤的孩子，也由他的姊姊和几个工人帮着带着回家了。

所谓“家”，是一间小小的阁楼。做小贩的老陈正在预备烧晚饭，门外一阵骚扰，他的受伤的弟弟被抬了进来。意外的不幸在老陈的心里猛击了一拳，人是慌张得失态了。

“怎么一回事？怎么一……？”

张皇地问；妹妹的带哭的告诉，最后一句是：

“医生说……不中用……了。”

悲哀，忧伤，愤怒，这时候集中在两人的心里。就让他这样死吗？好歹得请个医生瞧瞧。可是钱呢？从口袋里摸索出来的只够吃大饼！——两个人用可怜的眼色互相顾望。

“你好好地看护他，我到你嫂嫂那儿去拿几块钱来。”

老陈坚决地说了这几句，就出去了。

老陈的女人是周公馆做女佣的（老陈的妹妹和弟弟能到那纱厂里去工作，就是他们嫂嫂的介绍）。他一直就跑到周公馆去。他从他的女人那里拿了五六块钱，可是他在周公馆里看到了一个伤心的景象。——一个兽医院的收账员向买办太太收账：一头叭儿狗的医药费就化了三十块大洋。

“瞧！人家的狗子生病都花那么多钱哩！”

老陈和老陈的女人望着那买办太太和收账员的背影，沉默着，象两个兀立的石像。

### 四 老鼠的教训

七点钟，黄昏悄悄地把这大都市笼罩住了。

有了钱，老陈就请医生给弟弟诊视了一次。医生走后，老陈望望那僵卧在床上的孩子，凄然自语：

“有的人穿好的，吃好的，玩好的，连狗子生病也化几十块钱去医；我们呢？……”

这样说着，站在旁边的老赵深深地感动了；他上前一步，紧握着老陈的手，两人都簌簌地落下了热泪。老赵和老陈他们是同住在一个屋子里的，只隔着一道板壁。他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他用功念过书；可是到了社会上，他在学校里所得的知识、学问完全无用，他失业了，长时间地在穷困里受熬煎。他每天跑出去找工做，每天晚上都是空着双手回来，在门上加上一笔，——这是他失望的记号，现在这记号已经要计不清它们的数目了；可是工作

还是找不到。老陈的话每一个字都刺在他心上，这好象正是横在他心里吐不出来的牢骚；于是他感动，他的眼泪再也禁不住簌簌地落下来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里，老陈的富于刺激性的话老是纠缠着他的脑神经。在一瞥间，他忽然看见啤酒箱上有一只宵行的老鼠正在偷他的吃剩的晚餐——山芋，看见了人，一下子就迅速地溜走了。看着这情景，从那为了饥饿而窃食的鼠子上，他忽然如有所悟，独自个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世界上竟容不下好人吗？这世界上竟容不下好人吗？”

于是象决定了什么计划似的，一横心；可是一种自谴的心绪接着苦恼了他，这精神上的矛盾又叫他歇斯底里地哭泣起来了。

经过若干时候以后，老赵终于揣了一把凿子在怀中，关了灯，带着宵行的鼠子似的心情，向夜的街头闯去。

## 五 大上海之夜

上海是不夜的城！晚上八点钟过后，各种淫靡佚乐的生活就会接着开始。

按摩院、妓院里的浪笑、牌声；在大餐间里调情的绅士淑女；电影院里的情侣……

在一家高等的西餐室里，坐着许多摩登体面的男女，其中有一对：男的就是我们的买办周先生，女的就是——不，女的可不是买办的太太；太太说过今晚李太太约她去打牌，所以他约了一个美丽的小姐在一块儿晚餐。

买办愉快地吃着，用那么温文大方的姿势。可是小姐只略略吃了一点。他看着她。

“怎么不吃呀？”男的说。

“刚才有一处应酬。”女的回答。

这么着，男的一手捉住了那白嫩的手腕：“交际好广阔！”被夸赞的女人就做一个娇媚的姿态，笑了。

从大餐室出去以后，他们被汽车送到大上海戏院的门口，两人在人流中跑了进去。

同一个时间，在跑狗场里，买办太太却正同一个健康漂亮的青年沉醉在赌博的游戏当中。李太太好象本来就没有约过她打牌。

狗在圈子里赛跑，一回，两回，三回……

欧仆忙碌地来去在他们的旁边，买票，领钱。有一个时候赢了，笑着；有一个时候输了，撕了票，拿出钱来再买。

时候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仿佛走得特别快，——十二点钟过了。

在最后一次赌博胜利的狂欢中，买办太太和青年离开了跑狗场。……经过一段小小的时间的间隔，这一对男女的影子出现在舞场里了。

灯光幻成了薄明的轻纱，音乐起奏，一对一对的男女搂着舞了起来；穿着雪亮的皮鞋的脚旋律地移动。

舞完了，舞客暂时回归自己的座位。

买办太太刚和青年坐下，她媚人的目光忽然接触着两道男性的炯炯的目光，立刻电也似的吸住了。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一点也没错：那炯炯的目光所属的是买办周先生，他旁边坐着一位摩登的姑娘。——嗨！他们也来了？

虽然买办和太太两个人的心里都怀着鬼胎，带几分意外的惊慌，可是神

态上大家都勉强镇定了。

很快地，太太拉了那个青年跑到买办的面前，介绍着：

“这位是上海著名的体育家，短跑健将李先生，这是……”

买办赶快站起来，拉了那摩登小姐，向太太介绍：

“这位是××大学皇后顾小姐。”

莞尔的微笑；两对人的握手；三十度的鞠躬。

音乐再奏，太太和短跑健将搂抱着旋舞到场中去了。大学皇后大有深意地笑着，向买办看看，却拉邻座的一个朋友用旋律的步子滑向人丛中去。这里留下了买办一个。

于是，无可奈何的烦闷苦恼着这位文明人的心了。他独自坐着，眼睛却尽随着那说是“跟李太太打牌”而带了男友在酣适地跳舞的太太的舞步打回旋。象一匹沙漠中的骆驼，买办只觉得眼前是一片无边的空虚、荒漠……

最后，买办终于抱着一颗凄酸寂寞的心儿离开了舞场。

## 六 生活的剪影

在同一个时间的不同的世界里，人们的活动是如此不同的。当买办周先生回到公馆的时候——

受伤的童工在痛苦不堪地呻吟，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生”的悬崖的边际，只要一翻身，就堕入“死”的谷中去了。

老陈对于垂死的弟弟的情形，自然看得很明白；可是他有力量把弟弟从“生”的崖际拉回来吗？非但这办不到，为了第二天的生活，就是他在这特殊情形底下暂时留一天在家里看守弟弟也不可能的：这时候，老陈是正冒着夜半寒风，在那灯光惨淡的小菜场里，做他以铜元为单位的小生意。

看守着受伤的童工的只有老陈的妹妹一个。而她为了日以继夜的连续的疲劳，现在正沉入一个反常的梦境。在她的梦里，世界变得非常美丽，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到处开着好看的花朵，——屋顶上，地上，一切的家具上；人呢，一家子都是好好的，快乐，开心，用不着流着汗做苦工，弟弟当然也不受伤；在她处女的心里偶然想到老赵的可爱处，老赵就会衣冠楚楚地从空间飞下来，送给她温柔热情的微笑。

而实在这时候老赵正在买办公馆的墙外徘徊。

偷食的老鼠在诱惑着他的心，饥饿在壮着他的胆，他终于影子似地闪进买办公馆去。——他做生平第一次卫道者所痛恶的“堕落”的行动了。

这以后不久，倦游归来的太太已经倚在青年的怀里被汽车送回公馆，预备去寻她的好梦。而刚从好梦中醒来的老陈的妹妹，却不能不跟着那些女工开始到厂里去流她们的血汗。

夜快尽了。

## 七 贼

买办太太有点儿慵倦，需要安息了；却不见了一件睡衣。找，找不到；她在地下发见了泥泞的脚印：着了贼。

于是，房子里起了小小的骚乱：太太嗔怒着怪买办不好，翻首饰箱看失去了什么；买办睡眼惺松地起了床，责骂女仆不管事；老陈的老婆站在旁边

发愣，满脸是惊慌的表情……

太太打电话到巡捕房。接着巡捕房派来了侦探。

“一共少了多少东西？”

“一件睡衣，一只镶着宝石的别针。是昨晚二点钟以后失窃的。”

这么问着，侦探就去察看地下那哈叭狗儿正在嗅着的脚印。再向着太太：

“除了仆人，近几天可有别的可疑的人到这儿来过？”

太太想着，她的眼睛忽然就发火地盯着陈妈，要用眼光一下子把她盯死似的。

“对啦，一定和她有关系！”太太对侦探说，指点着陈妈，“昨天傍晚，她的男人在门房里和她鬼鬼祟祟地谈话。”

“对啦！”太太的话没有错！于是侦探带着陈妈，“到行里去讲话”了。

到行里去，“讲话”虽然由你，信不信可是他们的主意。你说没偷东西吗？他说混账，你做了贼，还敢抵赖？！反正穷人都不是好东西，要关起来治一治。这是规矩！——老陈昨晚跟老婆在周公馆的门房说话是真的，这就是十分之十的重大嫌疑。于是陈妈被胁迫着带他们到小菜场里，把老陈抓了。——“到行里去”，关起来治一治。

陈妈侥幸没坐牢；太太吩咐停生意。

## 八 太阳底下的秘密

是早晨七八点钟的时候，太阳光又朗朗地照着这热闹的都市了。

据说一切秘密的行动或犯罪的事情，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在这里我们却要介绍一点太阳底下大白天里的秘密。

老赵作贼当然是犯罪的事情。说也奇怪，老赵对自己的犯罪虽然不免有点儿惭愧，可也有点儿高兴。“犯罪”的人原是因为“受罪”受得太多了才去犯的；穷人在走投无路当中，往往只有“犯罪”才可以救自己的性命。老赵穷困到这个样子，犯了一次罪却使他精神也活泼了许多。早上第一件工作自然是上当铺把睡衣和别针换了钱。家里有饿着肚子的人，要钱的信不知来过几多封了，现在得汇三五块钱回去，这就上邮局。肚子里的恐慌得解决。还有呢？哦！老陈的弟弟太可怜了，受了伤没钱请医生；穷人的苦是只有穷人能了解的，他老赵既然有钱，还不帮助一下吗？手头还剩有两块钱，他就把这两块钱请了个医生给老陈的弟弟诊治去。

嗨！好家伙！居然拿偷来的钱慷慨做好人，这是“犯罪”的行径！可惜这行径没有被买办或买办太太看见，要不然他还能够这样“逍遥法外”吗？

自然，买办和太太都不会看见老赵的：他们永远不会在一起。这时候太太在公馆里睡得正甜蜜。而买办这时候也正在纱厂里忙碌着办公。——半点钟以前，买办还被召到纱厂的大班的公馆里。那大班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小胡须，矮矮的，是一种“异国情调”的人；态度庄严，凛凛然的，似乎比买办更神气。而买办在他面前却显得非常谦卑恭顺了。

大班说：“北方一带近来已恢复了战前的状态，可是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营业还是不行，这是你的责任呀！”

这教训的语调买办听着并不生气。“是，是！”嘴巴子里尽“是”着，心里想着替大班推广营业的妙计。——现在这妙计是已经得到大班的同意，回到厂里来实行了。

这时候买办正忙碌着：指挥着厂里的职员，把所有的纱包上原来的招纸揭去，再贴上另一张新的招纸。——招纸上皇皇地印着：“完全国货。”

由于买办的忠心，这许多标明“完全国货”的外国纱包，不久就会源源不绝地流进国货市场，再流到购买者（当然是中国人）的手里去。可是谁知道这里面会有秘密的“妙计”呢？

## 九 不连累别人

时间一秒一分向前爬。受伤的童工的生命越过越短促了。

身子直僵僵地躺着，一动也不动；胸口却剧烈地起落；喉咙象拉风箱似的，困难而迫促的呼吸；眼睛半张半闭，眼珠子不知到哪儿去了，剩下一线灰色的眼白。

被买办公馆歇了生意的病孩的嫂嫂坐在旁边，瞧着这情景，心里象有什么在一针一针用力刺。

老赵的医生是请来了，可是医生只看了看躺着的孩子，半句话也不说，失望地摇了几下头就走了。

孩子的神色越看越不对，似笑非笑的，半睁着眼。老陈的女人瞧着急了，喊救命似的叫着：“弟弟，弟弟！”

叫吧，可是叫破了喉咙也没用；弟弟一翻眼就落了气。

嫂嫂伏在尸首上哭得仰不起头来。站在床边一语不发、陪着流泪的，是刚才请了医生来的老赵。

屋子里的空气沉闷到象要炸裂。远远的汽笛声报告着时候已经正午。老陈的女人悲哀地昂起头来，她想着：死者的姊姊还在厂里淌着汗做工哩，这一家子的命运……

默默地流着泪的老赵忽然出声了，问老陈的妻：

“他的哥哥怎么不回来？”

“他？”老陈的妻睁大了眼睛，象头上着了个炸弹，“天不生眼的！昨晚买办家里失了窃，偏说是他……把他抓进牢里去了。”接着她又幽灵似的独白着，“一个死，一个在牢里，……一家都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这么说着的时候，老赵的面色忽然起了突变：一阵子通红，一阵子又变得铁青；汗涔涔地从头上流下来。他不想偶然做了一次“宵行的老鼠”，竟累着了自已的朋友。他深深地苦闷着，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暴力在蹂躏着他的灵魂。

老陈的女人惊疑地看着他。他狂暴地叫：

“那东西是我拿的，那东西！我不能连累你们，我去自首！我去自首！”

她蓦然从惊异中领悟到这事情的内幕时，老赵已经象失了人性一般，向门外狂奔去了。

## 一 平凡的一天

两个钟头以后。糊里糊涂地被关在监牢里的老陈正在焦灼着，暴躁着，忽然狱卒押了老赵进牢里来。他惊奇地望望老赵，老赵却向他微笑着过去了。他正疑惑：老赵怎么也被抓了进来？而另一个狱卒却忽然进来，把自己释放了。

一只逃出樊笼的小鸟似的，老陈飞奔着回家。

老陈的女人看见她的男人忽然回来，她觉得惊疑，也感到了到一丝宽慰；可是她想到丈夫被释放的原因，老赵高叫着“我去自首”以后狂奔着出去的情景在脑际迅速闪过，她又感动得突然哭泣起来。

老陈的眼睛正死死地盯在那张小床上，他的失去了生命的弟弟的躯壳，僵直地挺在那里；床上燃着两支香。香烟袅袅地向空间升，升，升化到人目看不见；老陈的心却老是跟着往下沉，沉，沉……

时间平凡地过了一天，——四点钟了。

大都会的动脉依然剧烈地跳动。买办太太又起了床，喝着鸡汁，心里想着怎么狂欢地消磨这一夜？

汽车，洋楼，女人，消魂的舞……

失业，受伤，坐牢监，死……

每天，每天，昼昼夜夜循环着。上海永远是那么热闹，灿烂，辉煌。可是黄浦江里天天有被抛弃的垃圾，贫民窟里也天天有被榨干的人渣。

## 脂粉市场

(此剧本由王素萍根据影片整理而成)

(字幕) 妇女职业解放, 谁都知道是个重要问题; 同时谁又都感到它的进程中, 有许多困苦和阻碍。

本剧所描写的, 只不过是抽象的一件从妇女生活、男女平权, 一直到由奋斗而寻求出路, 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

—

大都市的一条马路上。

寒冷寂静的冬夜里, 某大都市的一条马路, 丁字街口。

昏暗的灯光下, 一个值勤的巡警漫步在路边, 四处张望。

两辆有人乘坐的黄包车从远处驶来。

寥寥可数的行人, 穿长袍戴围巾的, 穿中式衣衫戴毡帽的, 缩着肩膀, 横穿马路, 匆匆而过。

“砰! 砰!”

两声枪响划破午夜的宁静。

黄包车夫环顾左右, 加快步伐奔跑。

惊慌失措的行人沿街奔跑。

“嘟—! 嘟—嘟—!” 警笛声更增加了恐怖的气氛。

拥挤的人群, 仍在拼命逃奔。

几个行人从左侧马路进入, 他们手足无措, 你推我撞。

马路上, 万丰地毯公司的门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背着墙, 痛苦地皱着眉头, 双手捂着肚子, 全身蜷缩一团。

笛声中, 一青年男子同巡警先后来到了受伤者的身旁, 人们逐渐围过来。

巡警附身问: “打在什么地方了? 你叫什么?”

李铭义痛苦地: “我叫李铭义。”

巡警: “家住什么地方?”

李铭义: “第五排路……里五号。”

巡警边问边往本上记着。

围观的人们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望着李铭义。

观者之一: “他要你的皮包, 你就让他拿去, 他就不会打你一枪啦。”

李铭义伤感地: “唉, 这些钱不是我的。唉——要是我的, 我早就让他拿去了。这是我替公司里收帐来的款子。”

人们敬重地点头。

另一巡警朝人群走来, 他分开众人。

巡警粗暴地: “哎, 闪开! 闪开!”

他走到圈子中央看见李铭义: “你干什么?”

围观者之一: “他被枪打坏了。”

巡警: “打坏了? 喂, 你住哪儿呀? 嗯?”

另一巡警: “你快去打个电话给医院, 叫他派一部车子来呀。”

他冲出人群, 迅速跑去。

（字幕）一个忠实的收帐员尽职牺牲。

## 二

医院里。安静的病房。

一位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在病床前失望地沉思。

他低头凝视着刚刚闭目逝去的李铭义。

两个年轻的女护士悄悄走向病床，她们一左一右，默默拉起白床单，盖住了死者的面孔。

医生缓缓走出病房。

护士甲面壁悲伤。

护士乙站在床头不语。

医生走出门外，护士递上病历本，医生取笔写了几行，签上名，交给护士。

护士悄悄返回病房。

医生略停片刻，转回身取下挂在门口的病人姓名卡片。

走廊另一端。死者的妹妹翠芬及其妻搀扶着她们的母亲，慢慢走来。李母五十左右，满带病容。媳妇虽年轻，但是一个苍白瘦弱的女子。唯有妹妹翠芬美丽健康，红苹果般的脸颊，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忧虑和焦急。他们穿戴朴素，一望而知是社会上的劳动阶层。

李母左右环顾了一下：“是这里吗？”

她们看见站在病房门口的医生，向他走来。

翠芬焦虑地：“大夫，怎么样啦？”

大夫无言以对，沉默不语。

母女三人注视着大夫的表情，从他的沉默中感到了灾难性的残酷的现实。

（特写）她们充满绝望、恐惧、悲痛的面部表情。

她们哀伤的悲泣声。

她们哭喊着奔到病房里，趴在病床上号哭着。

护士默默守候在旁。

（字幕）不生产的她们，怎样维持这无穷的岁月。

## 三

李家。

一双女人的胖手举着一本房租帐。

（特写）房租收入明细帐，李铭义名下空着三个月，无收款记录。

这是李家的二房东在催房钱。她，三十来岁，身材肥胖，门牙凸出，满脸横肉，两眼露着凶光，戴着一副大耳环，穿一件滚着花边的丝绒旗袍。正咄咄逼人地站在李家的小屋里指手划脚地骂着。

二房东：“这上来下去的，我也走够了，三个月了，一个子儿也讨不着，不如就干脆搬家吧！”

李家只有一张大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看来，李母早已卧病在床，体弱难支。李嫂毕恭毕敬地听着二房东的数落。

李母想挣扎着坐起来，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

李母凄凉地：“我也知道。可他死了之后，该给的冤枉钱，一个子儿也拿不着。您就可怜可怜吧！”

二房东盛气凌人地：“可怜？论可怜的，有房产的人不用过日子啦。可怜的话呀，你是白说！”

翠芬提着一桶刚洗好的衣服，从外边进来，见如此场面，立刻放下衣服，在门口的桌上拿起壶倒了一杯水，双手举着，客气地敬上。

翠芬：“您喝茶呀！”

二房东故意不理睬。

“啊——嚏！”二房东打了一个喷嚏，然后说：“没有别的话，限你们一个礼拜之内搬走！要是不搬哪，哼，别说我们做房东的不客气。那，可要对不起你们的！”说罢转身走出，一边还不住地打着喷嚏。

翠芬与嫂子恭顺地送她到房门外。

这时，翠芬的邻居杨小姐——一个打扮时髦的职业妇女正迎面上楼，她们一起目送二房东下楼远去。

杨小姐望着二房东的背影对翠芬：“又是来要钱的吗？”

翠芬不语，羞涩地点点头。

杨小姐见翠芬只穿着一件短袖衫，感到惊奇：“哟！这么冷的天，翠姐姐就穿这么点儿衣裳？我穿着皮的还……”说着同情地抚摸着翠芬的肩头。

翠芬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赤裸的臂膊，低头不语。

传来李母剧烈的咳嗽声。

翠芬应着：“我来，我来！”走到床边扶起咳嗽的母亲。

李母友善地对杨小姐：“请坐，请坐。”

李母又是一阵剧烈地咳嗽。

杨小姐：“哎呀，老太太咳嗽得这么厉害，那为什么不请个大夫来看看呢？”

翠芬给母亲端来一杯水，扶她坐起。听到杨小姐的话，惭愧地低下头。

杨小姐热诚地：“翠姐姐现在不念书了，那为什么不出去做点事情呢？”

李嫂在门边拿起米袋，袋里只有一小碗那么大一丁点儿米啦，她为难地摇摇头。

杨小姐接着说：“人长得又漂亮，又聪明……”说着，凝望着翠芬。

翠芬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李嫂走过来附和地：“我也这么说呢，象杨小姐您这样，该有多自由啊！可老太太不愿意，说年纪轻轻的，不能出去做事情。”说完等待李母和翠芬的反应。

李母忧虑地：“翠芬她年纪太轻，不懂事。再说，她念书的时候，常犯小孩子脾气，老受人家欺负。”心疼地望着翠芬，目光中充满着母爱。

杨小姐理解地点点头，走到窗前。

华灯初上的大都市，繁华的夜景，霓虹灯组成的各种图案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光彩。

杨小姐回转身：“啊，老太太，您躺一会儿吧。这也难怪呢，你这么心疼她。”对翠芬，“翠姐姐有空来玩啊！”

翠芬感激地起身相送：“您再坐一会儿。”

杨小姐：“不坐啦。”（渐隐）

## 四

培德百货公司的包装部。

职员们沿着柜台有站有坐，各自忙碌着手边的工作。

翠芬正在练习包装货物，她将商品捆扎起来，用力扯绳子，扯不断，再用力，仍不断，只好低下头用牙齿咬。

同事钱国华欲上前帮助，又不好意思，同情地注视着她。

“哈—哈—哈—！”在一旁观看的女同事王瑞兰，失声笑了起来，脸上流露出轻蔑和嘲讽的表情。

钱国华不满地：“王小姐，人家刚来，不会做，你不应该耻笑，要帮助她才好。”

王瑞兰转身对钱国华，讽刺地说：“帮！好一个善良公子，你去帮助她吧，我瞧着！”说完冲钱国华做了一个恶狠狠的鬼脸。

钱国华果然走到翠芬身旁，把堆放在翠芬面前的商品盒拉到胸前，开始帮她包装。

翠芬充满感激地对钱国华微笑。

钱国华认真包扎商品。

时钟已经指向下班的时间。

翠芬整理好自己包扎的商品。（淡出）

## 五

随着下班的铃声，职员们陆续走出大门。他们习惯地竖起衣领，围上围巾，戴好帽子，把手插进口袋里，走向寒冷的街道。

翠芬走到门口略停，向左边走去。

钱国华最后一个出来，朝两边望望，也向左边走去。当他看见走在前面的翠芬时，不由地加快了脚步。他终于赶上了翠芬。

翠芬回头对钱国华友好地微笑：“刚才承你帮忙。”

钱国华谦虚地：“哪儿的话，那是应该的。”略停，“您府上住哪儿？要雇车子吗？”

翠芬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啊，不用啦。”

他们融洽地交谈着，一路并肩而行。

都市街道上灯火辉煌的夜景。

## 六

李家。

翠芬兴高采烈地奔上楼梯，她掀帘进屋，走到母亲床头，高兴地：“妈妈，我回来啦！”

她脱掉大衣，用手指着胸前的工作证，那是一个印着“二十四号”字样的卡片。

翠芬自豪地：“妈！您瞧，我是二十四号，这就是挣钱的牌子啦。”

李母欣慰地：“好极啦！可是这么晚回来，你一个人不害怕吗？”

翠芬：“有人……”突然意识到差点儿失言，天真地吐了一下舌头，改口道，“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什么也不怕！”略停了一下，“不知杨小姐回来没有？”

翠芬走到窗前掀开帘子。

杨小姐的窗口逆光剪影：杨小姐正弯腰和坐在对面的一个男子亲密交谈，男人拿出烟，杨小姐殷勤地为他点着，他们有说有笑，互相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翠芬难为情地低下头，不敢再看下去。

## 七

（字幕）有姿色有风头的女店员，往往会被一班‘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主顾包围；至于公司的重要职员，更领会‘权利不外溢’的意旨，不肯轻易放过。

培德百货公司售货大厅里。

收音机里播放着轻音乐，轻快的旋律在大厅回荡。

华丽的大厅里，彩灯点缀其间。明亮的玻璃柜台。整齐的商品。服装部的立体模特。

脂粉柜台前围着一群嬉皮笑脸的男顾客，他们正在和女店员姚雪芳调情。

八十五号女店员姚雪芳体态丰满，穿着紧身花旗袍，浓妆艳抹妩媚妖娆。她口里嚼着口香糖在应酬着生意。

顾客甲是一个油头粉面不务正业的青年，一只胳膊支在柜台上。

顾客甲：“有香水吗？”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姚雪芳。

姚雪芳面带媚笑，扭摆着腰肢走过来，从柜台里拿出香水。写票、按铃，将款一起交给小伙计。

另一边，女店员王瑞兰站在柜台外边，靠在一个男顾客身旁卖弄风情地又说又笑，不时随着音乐的节奏手舞足蹈。

一群男顾客涌向姚雪芳的柜台。

顾客甲轻浮地笑着：“再来点儿香粉。”

姚雪芳娇滴滴地：“今天买香粉，明天买香水，你又不肯开脂粉铺，要这么多送给谁呀？”

顾客甲意味深长地：“谁也不送，我是买着好玩的，嘻嘻！”

两个衣着一般的普通女顾客挤进柜台，指着玻璃柜中的一样商品：“这多少钱？”

姚雪芳用眼一瞟，瞧不起她未理睬。女顾客气愤地离去。

大厅中间楼梯平台上，站着培德公司的高级职员林监督。他大约三十多岁，穿一身深色的西装，露出洁白的衣领，戴一副金丝眼镜，居高临下地傲然环视。

王瑞兰立即停止了手舞足蹈，规规矩矩走向柜台里去。

姚雪芳也停止了和顾客调情。

整个大厅的气氛顿时有所改变。

顾客甲、乙离开脂粉部，他们走到服装部。

甲：“喂！你不是要买领带吗？”

乙：“这里有领带吗？”  
男店员礼貌地：“有。”  
乙：“你拿这条我看看。什么牌子？”  
男店员：“河马牌。”  
乙：“还有好的吗？”  
男店员：“有。”  
甲：“这条不好吗？”  
乙：“我不喜欢。这条什么牌子的？”  
男店员：“灯笼牌，这是不会皱的。”  
甲：“这条不错。”  
乙：“嗯。”

林监督走下楼梯，悠然地巡视着大厅，慢慢地走近脂粉柜台。他把一只胳膊支在柜台台面上，心照不宣地审视着姚雪芳。

姚雪芳假意抱歉地：“昨晚上对不住，你久等了吧？”

林监督逼视着：“对不住？哼！”他伸出手指比划着，“我在戏院门口等着，有一个半钟头呢！”

此时，换班的女店员走进柜台，姚雪芳交待后，打开小粉盒，涂上唇膏，然后对着林监督娇媚地一笑，轻盈地离去，缓步登上楼梯。

林监督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在她的后面慢慢走去。大厅里众店员望着他们的背影，交换着会意的微笑。

王瑞兰又开始活跃起来。

## 八

楼梯上。姚雪芳在前面走，林监督跟在后。

林监督威胁地：“告诉我，你去哪儿啦？”

姚雪芳半转身傲慢地：“张少爷有事儿，约我去陪他跳舞，我又不能不去。”

林监督酸溜溜地：“恭喜您啦，经理的少爷看上了你，象我们这样的，当然是够不上做你的朋友喽。”

姚雪芳故作恼怒：“这么点事儿，你也值得吃醋吗？你也太傻啦。你不是我的爱人，我又不是你的妻子。不错，你的职务是一位监督。可是，难道我的恋爱问题也要你来管？！”

林监督解嘲地笑了，他伸手去摸姚雪芳的脸蛋。

此时，翠芬正好从楼上的房间出来，欲下楼，见状不由停步。

姚雪芳未看见背后的翠芬，一巴掌把林监督的手打下来。

林监督厚颜无耻地笑着。

翠芬感到左右为难，小心谨慎地溜边躲着他们下楼了。

姚雪芳不满地瞪着翠芬。

林监督被翠芬的美丽所吸引，丢下姚雪芳，尾随翠芬走下楼，并转身对姚雪芳愤恨地：“哼！哼！”

## 九

培德公司包装部。

翠芬从外边进来，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将捆好的商品交给搬运的职工。

林监督来到包装部，不怀好意地直视着翠芬。他点着一支香烟叼在嘴上，走到翠芬的工作台前故意地：“你是新来的吗？”

翠芬小心地：“是的。”

林监督指着包扎好的盒子，没话找话地：“你知道这盒里盛的什么？”

翠芬客气地：“对不起，我们在包装部，不知道，请您上外头去问吧！”

林监督仍笑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注视着翠芬。

王瑞兰从柜台里边走过来，靠在柜台上，凑近林监督。

王瑞兰：“昨晚上的电影怎么样？‘爱的花’（姚雪芳的外号）表演很不错吧？”一边说，一边十分随便地把林监督的烟抢到手上，自己抽起来。

林监督厌烦地：“哎！你这算什么样子，在大家面前。”

王瑞兰意味深长地：“噢，对啦！带着‘爱的花’上馆子、开房间，那也不算什么好样子吧？”，略停了一下，“按我说，爱也很容易，那天晚上你不是亲口说，你要帮我换个工作吗？这包装部的事情，我真不要做了。”

林监督想单独和翠芬说话，王瑞兰就是不走开，他无可奈何，对另一男职员：“你过来！有几个职员要调动一下。”

王瑞兰听了，得意地笑了。

男职员恭顺地：“是。”跟林监督一起退下。

下班前。

男职员手里拿着一张布告回到包装部。

男职员大声地：“二十四号李小姐是哪位？”

职员们都停下工作，关注地倾听下文。

翠芬吃惊地望着男职员。

众职员的目光集中射向翠芬。

男职员对翠芬：“噢，帐房通知，从明天起，叫你到脂粉部去工作。”

王瑞兰：“脂粉部？谁呀？谁调脂粉部工作？”

男职员冲她把布告一亮：“二十四号李翠芬！看清楚了吗？”说完，走到墙边把布告贴上。

翠芬感到惊喜。

（字幕）出乎意外的迁调，翠芬的确不能了解监督的用意。

—

李家。

李翠芬，母女三人正围着方桌吃饭。翠芬喜气洋洋地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家人。

翠芬：“人家都说包装部很辛苦，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明儿个调到脂粉部哇……”

李母关切地：“那边钱怎么样呢？还是一样吗？”

翠芬：“不。听说，活儿很轻，工钱反而多了。”

李母欣慰地：“噢！”

李嫂高兴地：“那真是你的运气好。”

门外传来钱国华的声音。

钱国华：“李小姐！李小姐在家吗？”  
翠芬欣喜地：“哎！”  
李嫂起身开门，回头对翠芬：“妹妹，还是上次来过的那位钱先生。”  
钱国华微笑着进屋。  
翠芬让座：“噢，这儿请坐吧。”  
钱国华向李母施礼：“伯母。”  
李母指椅子：“这儿请坐吧。”  
钱国华：“好。”  
李母及李嫂收拾桌上的碗筷。  
钱国华欲脱大衣。  
翠芬：“天怪冷的，别宽大衣了。请坐，请。”  
钱国华坐下。  
翠芬兴致勃勃地：“您知道了吧？我明天就调脂粉部啦！”  
钱国华并未因此而高兴，他忧郁地沉思着。  
翠芬：“哟！您为什么不高兴呢？我加了薪水，您应该为我欢喜才对呀！”  
钱国华慢吞吞地：“我正因为您调了工作，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啦……”  
翠芬天真地：“噢，那有什么关系呢？在这儿不是一样可以见面吗？是吧？”  
钱国华不由转悲为喜。  
饭桌上已收拾好。  
李母指桌边：“请钱先生这边坐吧。”  
翠芬挪椅子：“这边坐。”  
钱国华：“嗯。”  
李母对李嫂：“把桔子端来。”又对钱国华，“您上我们这儿来，什么也没有。”  
李嫂端来桔子，李母递给钱国华。  
钱国华：“伯母，谢谢。”  
翠芬笑着说：“你们多客气呀！”  
翠芬高高兴兴地为钱国华剥桔子。（淡出）

——

培德公司门口。  
各方顾客，有步行的，有乘车的，陆续进入培德百货公司。  
大厅里。  
店员各在其位：有为模特整服装的；有清理柜台内货物的；有用抹布擦柜台玻璃的。  
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音乐声中，顾客步入大厅。  
翠芬和姚雪芳共一柜台。  
姚雪芬打扮得花枝招展。和她相比，翠芬虽不浓妆艳抹，却充满青春的朝气，纯朴而美丽。她不卖弄风情，态度和蔼可亲。  
顾客争相请她拿东西，姚雪芬在一旁撇嘴。

翠芬忙碌中应接不暇，姚雪芳受到空前的冷落，心烦气躁，面带怒容。

顾客丙：“拿块香皂，一盒香粉。”

翠芬答应着，低头取货。

林监督悄悄走来，得意地望着忙碌的翠芬，对姚雪芳做个挑衅的鬼脸，似乎说：“你能怎么样？”姚雪芳不禁怒火中烧。

翠芬向顾客：“还要什么吗？”

顾客丙：“不要什么了，就是这两样。”

林监督走上前来。

林监督和气地：“李小姐，你觉得这儿的工作比包装部怎么样啊？”

翠芬谨慎地：“差不离儿，这儿也没什么。”

姚雪芳听着他们的对话，不满地撇着嘴，强烈的嫉妒之火已经使她不能再容忍了。

林监督悠然向另一柜台走去。

男职员：“林先生，现在外边的雪下得很大。”向窗外看了一下，“可不是，现在还下着呢，马路上全都白啦！”

林监督：“噢？！”

男职员重复地：“现在还下着呢！”

林监督走进电话间，摘下听筒：“你给我叫云飞，……给我叫辆车，准六点钟上我这儿来。……哎，哎？暖！”

## 一二

楼梯口。

林监督穿好大衣，戴上礼帽，在楼梯口等候。

翠芬从房间里出来，欲下楼。

林监督笑着，殷勤地：“李小姐，下班回家吗？我们一块儿回去吧？”

翠芬本想在此等钱国华，又不好明说，心神不安地回答着：“是的。不，我……在等人。”

林监督猜度地：“是等钱国华吗？他早走了呀。”

他们边说边走到大门口。

马路上一片白色，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翠芬忍不住缩缩肩膀，竖起衣领。林监督在旁微笑恭候。翠芬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他们向停在路边的汽车走去。

二人上车，发动机响起。

钱国华急匆匆由楼里赶出来，焦急地寻找翠芬，忽见她坐在林监督的汽车里。汽车开动。

钱国华心中一阵痛苦。

## 一三

汽车里。

林监督轻松自如，不时把眼睛瞟向翠芬。翠芬则显得局促不安。

林监督亲切地：“李小姐，你现在的工作比较过去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实在是辛苦了吧？”

翠芬客气地：“不，一点儿也不辛苦。我很高兴，一点儿也不依赖人家。况且，您呢，又很照应我的。”

林监督得意地：“嘿嘿……嘿嘿。”

林监督趁势去摸翠芬的手，翠芬惊恐地将手缩回，两手握在一起，放在胸前。

林监督只好收回自己的手，偷偷地观察着翠芬的表情。

汽车在翠芬家门前停下。

翠芬下车，对林监督：“谢谢您了。明儿见。”

林监督跟着走下车：“这个……能不能到你们府上去坐一会儿呀？”

翠芬拒绝着：“对不起得很，我们地方又小，房子又脏，而且，我妈她也不喜欢我交际朋友。”

林监督：“什么？李小姐，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象你这样不依靠人的新女子，应该有交际自由才对呀！”

翠芬沉思片刻。

翠芬：“可是这种交际自由，我现在还不需要呢。‘古得拜’（再见）！”

翠芬向家门走去。

林监督望着她的背影，呆立在雪地里。

林监督上汽车，对司机：“开到公寓去！”

（字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一四

姚雪芳的公寓里。

失意的姚雪芳独自在房间里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她把报纸丢在地上，又拿起一个苹果在手里摆弄着，她感到心烦意乱……

她丢开苹果换了一个桔子，仍在摆弄着，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态。

敲门声响起。

姚雪芳把桔子放下，赶紧点起一支香烟叼在嘴上，轻手轻脚地打开门锁，又溜回沙发上坐好。

姚雪芳大声地：“卡米！（进来）”

林监督进屋，在门口脱掉大衣，搓着手，走近姚雪芳的身旁，讨好地笑着。

姚雪芳故意摆出一副待答不理的神态，口吐着白烟。

林监督明知故问：“怎么啦？又跟谁斗气了？”

姚雪芳顺手拿起一本杂志翻着，酸溜溜地：“林先生的眼光，总该是不错的，也许我是失败啦。可是，你可以到胜利的李小姐那边去呀，那为什么又到这边来呢？”

林监督无所谓地：“嘿嘿，当然是可以去的啰！”点起一支烟，观察着姚雪芳的表情说，“可是，眼睁睁地瞧着那‘爱的花’给张家那个小子独占去了，也就是不服气嘛！”

姚雪芳气恼地：“真笑话，我又不是一盒香粉，一条口红。”

林监督：“对！你是不能给人独占的，可是，比如说有人要给你独占了，这话又怎么说呢？比方那个张？”

姚雪芳：“哈哈……比方经理的儿子是不是？傻极了！我独占他干什么呢？”

林监督激动地站起来，用手指着姚雪芳：“哎！那话当真的吗？”

姚雪芳：“谁也不能独占谁；谁也不愿意给谁独占；这一点儿现代人的自由你都不知道吗？亏你呀！”

林监督调情地：“嘿嘿，那么你打算不独占他了？这话说的算数？”

姚雪芳渐露笑脸：“对呀！天下可爱的有钱的男人多得很呢！”

林监督开心地：“OK！你这一句话是在今天，圣诞节前的一天说的。嘿嘿，嘿嘿……”

姚雪芳笑着回头看日历。日历上写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两人相视而笑，心照不宣地和解了。

姚雪芳伸手撕下了这一页日历。

## 一五

马路上。

（字幕）茫茫人海，情意相投，方成知己。

节日前夕，马路上，电车、汽车来往穿行。

路人们忙忙碌碌各奔前程，商店里灯火辉煌，霓虹灯光斑斓耀眼。

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在杂乱的足迹之中，有两个紧紧相随、步伐协调的男女，他们并肩漫步街头，这就是钱国华和李翠芬。钱国华穿着西装大衣，翠芬身穿一件浅色带花纹的毛衣外套，显得分外精神。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欢愉，给人以青春、健美的感觉。

## 一六

钱国华的公寓。

钱国华和李翠芬登上楼梯。

钱国华：“就是狭窄一点，这地方清静极了。”

翠芬环顾四周：“对，这地方好极了。”

钱国华边走边数着门号：“这是八号，九号，十二号，到了！”

他们在“十二”号门前停下。

钱国华取钥匙开门。

翠芬：“到啦？”

钱国华：“哎！”

二人进到屋里。

这是一间小巧、雅致的居室，陈设简单，却整齐、清洁、舒适。翠芬兴趣盎然地欣赏着。

钱国华脱了大衣去倒水，指着椅子：“请坐！”

翠芬仍在观赏。

钱国华顺手把门关上。

两人都感到拘谨不安。

翠芬欲坐又止，她突然跑去把屋门敞开，这才坐下：“噢，好。”

钱国华不解其意地：“为什么把门打开？今天天气是很冷的。”

翠芬天真地：“我觉得这样好一点儿。”

钱国华：“好？好！您坐一会儿，我到下边去泡点儿开水。”

翠芬：“不要客气啦，我不能多坐了，时候太晚了，我妈要惦记我的。请您把借给我的那本书……请您……”

钱国华：“噢，好，好。”伸手取书，“书不大好，可是……”

翠芬：“我以为呀，男女平等是我们妇女解放的初步，可是住在我们隔壁那位杨小姐反对这话，她说，在这种社会里，这种问题呀，是一辈子也解决不了的。”

钱国华：“嘿嘿，请坐！”

翠芬拿着书：“不啦，我要走了。谢谢您！”

钱国华忽然想起：“噢，有一句话……有一句话我差点儿忘了。三十那天晚上，有个朋友，送我两张义务戏的票子，李小姐有空的话，咱们一道去看，好不好？”

翠芬：“听戏吗？”

钱国华：“是啊。”

翠芬：“好极啦，谢谢您！我一定去的。”

钱国华高兴地：“好啊！”

钱国华送翠芬下楼。

## 一七

（字幕）陪经理少爷戏谑，是林监督胡调之外特殊的职务。

林监督的办公室。

林监督与经理的儿子张有济对桌而坐，正在玩扑克牌。

张有济油头粉面，不学无术，是一个花花公子。

林监督发好牌后，开始翻牌，面露喜色。

林监督：“哈——哈！好极了，开则双全哪，恭喜恭喜！”

翠芬开门进来，满脸委曲的样子。

翠芬：“林先生，请您把我调回包装部去吧！这样的事我受不了！”

张有济见翠芬相貌出众，不禁垂涎三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翠芬不高兴地低着头。

林监督望望翠芬，再看看张有济，已觉察其意。

张有济揉一揉眼睛，对着翠芬傻笑，并向林监督示意。

林监督：“哎，什么事啊，谁叫你受不了呀？”

翠芬：“我自从到脂粉部服务以来，那位八十五号的姚小姐，她老是冷嘲热骂的，这次公然地在买主面前骂起来啦，呜呜……”说着哭了起来，“我回了一句，她动手就打人！”

张有济忍不住站起身：“这还了得！在工作的时候打人，这还成什么规矩呢？”

翠芬仍在哭泣。

林监督用手按了一下张有济的肩膀，示意他坐下来，转身对翠芬：“哎，你去叫八十五号的姚雪芳进来。”

翠芬还未及动作，门开了，姚雪芳已闪身而进，原来她一直在门外偷听动静的。她双手往背后一靠，嘴一撇，挑战地：“甭去叫了，我来了。”瞪了

翠芬一眼，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翠芬也瞪了她一眼。

姚雪芳轻描淡写地：“一点儿小事，叫李小姐一说，不知说成怎么一回事了。好，张先生也在这儿。李小姐老是夺我的买卖，纯粹是叫我在大家面前下不去。”

翠芬：“什么，你自己个儿故意地不做买卖。”

张有济又忍不住站起来：“不用说了，无论怎么样，你总不该动手打人。”

姚雪芳：“打人？哼！好笑极了，我劝她不要生气，只轻轻地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

翠芬气愤地：“不是！你刚才不是那么样的。”

林监督故作正经：“你在我们这儿做事很久了，总该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呀？她刚来没多少日子，人又是很老实的，我可不信她会跟你捣蛋。”

姚雪芳颇不以为然地：“哼！你们都是一气儿的。”向翠芬，“得了吧，得了吧，别生气，算我错了，改天给你赔不是。啊！”说完气愤地转身走出门去。

张有济离开桌旁走到翠芬身边安慰她：“李小姐，别生气呀，过两天我把她调到别的部门去。哎？”

翠芬不理睬他的殷勤，向林监督点头退出。

张有济望着翠芬的背影，迫不及待地：“嘿，美极了！老林，你非得给我介绍不可。哎，那么说，今年的花红啊，我非给她那么多……我……”俩人转为耳语。

林监督与张有济会意地大笑。

通告：今日工作时间延长到下午七时， 明日元旦休业，二日起照常开市。此布。
经理 白
除夕

一八

李家。

母女三人围在桌旁，李母坐着，翠芬及李嫂站着。她们正在看一张请柬。

翠芬举着请柬，心里十分为难，望望时钟，犹豫不决。

翠芬：“这可怎么办呢？今晚上钱先生约我去看戏的。”

李嫂亲切地摇着她的肩膀笑着：“这回我的妹妹可红极了，这边请吃年夜饭，那边请听戏，那不是很容易决定的吗？钱先生是你的同事，张先生是你的东家，都很抬举你呢，那该是多么长脸啊！”

李母亲切地拉着女儿的手附和地：“对呀！”

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李嫂：“妹妹，你听，汽车来了。”

敲门声。

李嫂：“你瞧是不是？哎！来啦。”

李母深思熟虑地：“翠芬哪，你就去一趟吧，这就叫‘在人檐下过，不得不低头’。况且，人家又是好意请你。”

翠芬无可奈何地坐下，拿出小镜子开始化装。

李家门外。

一辆小汽车停在路口。

林监督、张有济、姚雪芳三人坐在汽车里向翠芬招手。

张有济：“卡米！（进来！）卡米！（进来）。”

林监督：“请上来呀！”

翠芬迟疑地站在车外。

姚雪芳：“上来呀！我们等你好久啦！”

张有济：“来来来！请上来呀！”

翠芬终于上车。汽车驶去。

二

一家豪华的舞厅。

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四周是圆桌茶座，中间的舞池是打腊的地板，顶上是华丽的吊灯，彩条缤纷。这里人们正在举行化装联欢晚会。

厅里挂着一副“一九三二年忘年大会”的横幅。

情绪饱满的小乐队演奏着旋律悠扬、节奏轻快的探戈舞曲。

几对衣着讲究的先生女士正在翩翩起舞。先生们西装领带，头戴各式各样的花帽子、有尖领的，有锥形的，有圆筒的高礼帽。女士们佩戴项链、耳环，金光闪闪，有的穿着旗袍，有的穿着长裙，色彩鲜艳，艳美娇柔。

张有济戴一顶方格高筒礼帽，身穿笔挺的西装，和翠芬共坐一桌。

张有济举杯递酒给翠芬。翠芬摇头拒绝。他把酒送到自己嘴边，一饮而尽。

翠芬翻开张有济的袖口，焦急地看表。她惦记和钱国华的约会，一直心不在焉。

二一

戏院门口。

钱国华站在戏院门口，手拿戏票，不安地左顾右盼，望眼欲穿。

忽然，他面露喜色，向前急走几步。迎面过来一个身材很象翠芬的女子。钱国华失望地摇摇头。

行人在他面前匆匆走过。

钱国华仍引颈翘首以待，焦灼地自言自语：“怎么还不来呢？真是岂有此理。”

王瑞兰独自一人朝戏院走来，见钱国华站在门口，她高兴地：“是你吗？国华？就你一个人来的？我找了几个同事，都不在家。”

王瑞兰热情地拉着钱国华：“好，我们进去吧！”

钱国华迟疑地：“不……我还等等。”

王瑞兰不解地：“你还等谁呀？”

钱国华欲言又止，皱着眉头：“我不等了。也好，我们一块儿去看吧！”

说完挽着王瑞兰的手臂匆匆进入戏院。

二二

豪华的舞厅里。

欢快的音乐声。

一只化了装的大猴子，在舞池里表演节目，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舞，两手高举，翘着尾巴，左摇右摆十分有趣。参加舞会的男女在四周观看，他们又说又笑，鼓掌叫好，兴致勃勃。

又有一只化装的大公鸡进到舞厅中央，和猴子对舞，它们随着音乐的起伏动作，和谐而优美，引起观者的喝采。人们向他们散飘带、纸花。

大公鸡“咕、咕、咕——”向四周的人啼叫，好象在邀请他们跳舞。它在舞池中迈着合拍的舞步，不停地跳跃，彩带缠在它的脚上。

人们纷纷下池起舞。

舞会达到欢乐的高潮。

打击乐强烈的节奏。悠扬的乐曲。

人们兴尽而散。

二三

饭店的包房。

姚雪芳挽着林监督的手臂，头靠在他的肩上，轻浮地笑着。他们向舞厅旁边的包房走去。翠芬和张有济跟在他们的后面。

翠芬烦恼地愁眉不展。张有济不时地窥探翠芬的脸色。

林监督转身热情地：“请到屋子里喝点儿茶，等会儿用车送你们回去。”

翠芬心神不安地：“不啦，夜深啦，家里人等着呢。”

张有济急切地：“不要紧。”

林监督：“哎，不要紧哪！张先生屋里喝杯茶，等会儿送你们回去。”

姚雪芳走到翠芬面前，友好地：“等会儿我和你一块儿回去好啦。”

张有济：“是啊，现在只有一点半钟呢，要什么紧呐！”

说着四人进入客厅。

侍者摆好食品饮料退出。

姚雪芳随便地：“来，这儿坐一会儿。不要紧的。来！”

张有济几乎是强制地：“来来来！”又讨好地对翠芬，“李小姐，您瞧，这房间好不好哇？”

翠芬应付着：“嗯……”拉着姚雪芳的手臂拘谨地站着。

张有济递茶给她们。

张有济：“您来喝杯热茶，外边怪冷的。”指着椅子，“请坐吧！”

翠芬小心地坐下，仍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张有济凑近翠芬的脸，她立即将脸掉开。

张有济伸开双手：“为什么？大家好好玩一会儿不好吗，李小姐？”

此时，林监督与姚雪芳早已坐在近门口的长沙发上亲热起来。

张有济指着他们对翠芬：“你瞧，他们俩多么亲热。”

林监督一只手搂着姚雪芳的肩膀，一只手伸到姚雪芳的脖子里。姚雪芳放荡地笑着。

翠芬望了他们一眼，反感地扭过脸去。

翠芬严肃地：“张先生，对不起，我可实在要走啦。”说着站起来。

张有济也站起来，他拍着胸脯焦急地：“这是什么话呢？我这点儿面子都没有吗？”

林监督见二人闹僵了，走过来调解：“李小姐，这又何必呢？既来之则安之嘛！况且，张先生人品也很好，家财又有好几百万呢！李小姐，人生在世……嘿嘿”

翠芬见他们居然软硬兼施，公开引诱，终于忍无可忍了。

翠芬：“林先生，您不能说这种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是清白的良家女子啊！”

林监督嘲弄地：“哈哈，咱们谁不是清清白白的良家男子呢？哈——哈——”

姚雪芳过来挎着林监督的胳膊讨好地：“林，咱们走吧，也许因为咱们在这儿，他们俩人不好意思。他们俩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翠芬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林监督：“对，你们俩的事儿，由你们俩自己去解决，我们走了。嘿嘿。”

林姚二人欲走。

翠芬上前一把拉住他们。

翠芬：“不行，你带我来的，你应该带我出去。”

林监督：“哎——哎，李小姐，他是经理的少爷，我想也够得上做你的一个朋友啦！要不然哪……”

翠芬：“要不然，要不然又怎么啦？”

林监督：“你得罪了他……”

翠芬：“得罪了他又怎么着？”

林监督：“哎——你是聪明人呀，你该知道喽！”

翠芬气愤地：“我知道，大不了辞退了我，打碎我的饭碗，是不是？”

张有济恼羞成怒地：“哎，一定要走？！那你明天就不必到公司去了！”

翠芬忍无可忍地：“好！不去就不去好啦！谁希罕！我是拿劳力来换金钱的，不能给你们这么样来欺负。你这么说，我明天就不干。”说完，夺门而出。

张有济：“哎，你别走啊，我们拿车子送你回去，哎——”

林监督追出屋外，见翠芬已无踪影，摊开双手，表示自己的失望。

林监督回屋后，见张有济和姚雪芳在沙发上亲热地并排坐着，他也在姚雪芳的另一边坐下来。

林监督对张有济说：“你这个人哪，太急了一点，哎！”

张有济垂头丧气地：“这女孩子真犟！”

林监督：“可是你这花花公子的手段哪，还不够呢！”

他们俩人都讨好地去搂姚雪芳，姚雪芳夹在两者之间得意地吃吃笑着。

（淡出）

## 二四

马路上。

寂静的除夕午夜。马路上空空荡荡。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翠芬正横穿马路急匆匆地回家。

## 二五

李家。

李母靠坐在床上，下身盖着被子。

翠芬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伤心地哭泣。

李嫂站在翠芬背后安慰她。

翠芬：“你们要我去，要我去受人家的欺侮……呜呜……”

李嫂：“妹妹，这又何必呢！在现在这种世界上，管不了这么些的。辞了生意，明天的生活就……”

翠芬委曲地：“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为生活不一定非受人家欺负的！受侮辱的生活，你……呜呜……”

翠芬哭得更伤心了。

李嫂：“话也许是对的，可是缸里没有粮食，灶里没有柴火，象你哥哥似的一出门就……”

翠芬仍在哭着。

母亲心疼地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李母慈祥地：“芬儿，你躺躺去吧，天快亮了，等明儿个跟杨小姐再商量！”

翠芬扯开窗帘，杨小姐家的灯黑着。

窗外灯火刚灭，朝阳正在升起。

她突然穿上大衣走出家门。

李母心疼地：“翠芬，你上哪儿去呀？”

（字幕）满腔怨愤，惟对知己才足一吐。

## 二六

钱国华的公寓。

翠芬上楼，沿着门牌号，找到了“12”号房门，果断地敲门。

“谁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翠芬无限惊奇，她怀疑自己是否敲错了门，抬头看看，没错儿！是“十二”号房间。

翠芬站在门前迟疑片刻，但她想见钱国华的心切，只好下决心推开房门了。

钱国华身穿睡衣斜倚在床上，对面是王瑞兰，穿着旗袍，在床上半躺着，脚上没穿鞋袜，手拿一支烟，悠然地吐着白烟。

王瑞兰见翠芬进屋，毫无羞愧之意，反而面露得意之色。

钱国华感到很尴尬。

翠芬恼怒、痛苦，受了创伤的心本来是求知己安抚的，却又遭受到一次意外的沉痛打击。

翠芬一言不发，注视着他们。

翠芬毅然转身而去。

翠芬飞奔下楼。

钱国华欲去追翠芬，王瑞兰一把拉住他：“你上哪儿呀？不许走！”

钱国华用力挣脱，急步走出门，追到楼梯口，想到自己穿着一身睡衣，只好停住。他大声喊着：“翠芬——”

（字幕）翠芬在两重失意之下，只得去请教平日所钦佩而认为是会有办法的杨小姐。

## 二七

杨小姐的居室。

杨小姐与翠芬对坐圆桌旁。

翠芬伤心地低头在哭泣。

杨小姐在沉思。

杨小姐望望翠芬，起身走到她身边，安慰地：“悲观是没有用的，消极更不是办法，人生的路本来是很艰难的。”

翠芬抬头，一双饱含热泪的眼睛，悲哀地：“可是，这未免使得我太失望了！女子的职业，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杨小姐感慨地：“你别傻啦，什么女子职业，男女平等。现在的这种社会，根本就是骗人的话。恋爱嘛，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完全是建立在金钱上面的。”

她边说边走，绕到了翠芬身后，抚摸着她的肩膀，深沉地：“李小姐，你要勇敢一点，要积极地去认识社会的缺点。”她指着窗外一片初春的景致，深情地，“你瞧，冬天已经过去啦，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光明的。”

翠芬凝望着窗外的一派春色，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希望的光芒。

她们渴望着光明的未来。

## 二八

培德百货公司门口。

翠芬走进培德公司的大门，很快又退出门外。

她低头考虑，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迈进了培德百货公司的大门。

（字幕）翠芬受了劝导，委曲求全再到公司去积极认识社会的缺点。

## 二九

培德公司大厅。

刚上班的店员们，有的布置柜台，有的整理货物，做开市前的准备。

翠芬进入大厅直奔中间的楼梯而去。

钱国华站在大厅的一侧，望见翠芬上楼的背影，内心愧疚，迟疑不决，终于追上楼去。

翠芬站在林监督办公室外，仍在犹豫。最后决心推门进去。

钱国华赶来，她已不见了。

## 三

林监督办公室。

林监督坐在沙发上。

翠芬开门低头走进。

翠芬慢慢走到林监督面前，默默流泪不语。

林监督从沙发上站起来。

翠芬慢声慢气地：“林先生，您能允许我再来这儿工作吗？”

林监督绽开胜利的笑脸，得意地摇晃着身子，冲翠芬撇一下，然后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对了，你前几个晚上是太赌气了。现在你已经来了，很好，事情当然是好办了。不过，从今往后，你得听话一点儿才对呢！”

翠芬低垂着头，咬着嘴唇，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不过，还有一层，假如林先生能让我回来工作的话，那么，请您特别帮忙，允许我一件事。”

林监督：“什么事？”

翠芬恳求地：“请您还把我调回包装部去吧！”

林监督板起面孔：“那可不行！你要在这儿做事，一切都得听从命令。要不然你就不要想还在这儿吃饭。”

翠芬仔细掂量这些话的份量，充分领悟到其中的威胁成份，意识到，幻想他们改邪归正是不现实的。于是愤慨地说：“好！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决不相信除了受你们的侮辱之外女人就会没有生路的！”她用手指着林监督的脸，激动地，“你们这种人！”

林监督厉声地：“你敢！”

翠芬气愤地：“哼！瞧着吧，你们的末日快到了。哼！”说罢愤然离去。

### 三一

培德公司的走廊里。

翠芬走出门来，余怒未消。

一直在门外等候她的钱国华悄悄走到她面前，歉疚地：“翠芬，我已经忏悔了，请你原谅我吧！”

翠芬抬头望着他真诚的面孔，满怀辛酸地：“国华，别说了。你也不必忏悔，我也不用原谅。我还得感谢你呢，是你教我知道了恋爱，知道了人生。”

钱国华先是羞愧地听着，继而激动地哭了起来。

翠芬：“怎么啦？你哭了吗？太傻了！”

翠芬转身欲下楼，钱国华上前拦住她。

翠芬百感交集地：“再见，我们一样还是朋友啊！”

翠芬毫无顾忌地走去。钱国华紧紧地跟在她后面，他们一先一后走过大厅。

厅里播放着动人的音乐。

众店员好奇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翠芬走出大门。

钱国华迟疑了一下，停住步，痛苦地双手抱头返回厅内。

（字幕）翠芬下了决心，要向黑暗的社会勇敢地挣扎。

### 三二

培德百货公司门外。

翠芬从培德公司走出来，在门前站住。停了片刻，她骄傲地昂起头，迈着坚毅的步伐，走向街头，投入人的洪流中去。

钱国华追出，扯掉胸前培德公司的工作证。向远处的翠芬追去，也投入人的洪流……

## 压岁钱

(此剧本由王永芳根据影片整理而成)

—

一九三四年旧历除夕夜。

上海，南京路。

通明的灯火串联成的金色线条，勾勒出高大建筑物的轮廓，象一幅幅美丽的图案在漆黑的夜空中升起……

霓虹灯闪烁，“永安公司”、“先施”、“天韵楼”等字样明晃晃的。

成排的路灯睁大了眼站在马路两旁……车灯的光柱穿行其间，犹如点点流星奔驰……

“ 哧……砰…… ” 鞭炮声响彻云霄，此起彼落。

音乐——欢快的节奏。

镜头摇向一块彩匾。它洒金托地，周围用花卉组成了花环，中间正楷书写着“恭贺新禧”四个大字，下边是“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字样。

“ 冬冬锵……冬冬锵…… ” 远处传来了锣鼓声。

锣鼓声渐近。

一伙唱拜年歌者敲着锣、打着鼓由远而近。

一家大门前。两个家人模样的人正在往大门上贴春联。

锣鼓声继续响着。拜年人唱起了拜年歌：“新年到……”声音惊动四邻。

楼房。二楼窗口。一男一女并立窗前，喜笑颜开……

又一窗口，窗户被推开。两妇女向下观望……她们显得兴奋异常。

……

锣鼓声、歌声停了。唱拜年歌者对众人拱手施礼：“老板，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发财……”

众人纷纷掏钱给唱拜年歌者。

“谢谢！……谢谢！”唱拜年歌者喜出望外……

二

何家客厅。陈设够不上富丽，但雅致、大方。

靠墙的茶几上摆放着蜡梅和迎春花。正中墙壁上是一个镶了镜框的古画，它的左侧不远，并排挂着一副对联立轴，我们先看到下联：“花木四时春”，上联是“天人一切喜”。

两支点燃的蜡烛，烛光在跳动着——这里常是百姓供奉神龛或祖宗牌位的地方。

这是一间既做客厅，又当餐厅的屋子。

餐桌上摆着火锅，正冒着腾腾热气。火锅周围是各样菜肴……

全家人围着餐桌在吃年夜饭。

在座的除六岁的融融和母亲、祖父外，还有融融表姐江秀霞和她的未婚夫孙家明。

女佣端菜来放在桌上……

融融母亲三十岁左右，是一位贤妻良母，待人诚恳热情。她起身夹菜给孙家明，稍带歉意地说：“请不要客气，没什么菜！”

孙家明——看上去约二十七、八岁，是某歌舞班的班主。作为江秀霞的未婚夫，他自然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他很有礼貌地回答：“太客气了，预备了这么多菜！”

融融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头上用丝绸飘带扎着漂亮的蝴蝶结，身上穿着洁白的连衣童裙。她毕竟是个孩子，就在别人寒暄的时候，贪婪地吃着。

融融母亲还在让菜：“别客气了，你姨夫今天不在家，家里人手又少，真是怠慢你们了！”

江秀霞，二十一、二岁，年轻，漂亮，穿着时髦，是个歌舞明星。她明白事理，待人热情，举止落落大方。对姨妈这么丰盛的年夜饭，她不仅感到满意，而且十分高兴。

“姨妈，您太客气了。真的，要是姨夫能回来呀，那今日晚上就更热闹了！”她由衷地感谢道。

孙家明忽然想到首先应该给融融的祖父敬上一杯，于是恭敬地起身斟酒：“一年一度，请老太爷多喝一杯。”

融融祖父已五十多岁了。他一生饥寒劳碌惨淡经营，没有别的追求，只希望合家平安，家业年年发展。看到未来的表孙女婿如此彬彬有礼，他的内心自然也高兴起来：“噢，不敢当……不敢当。我是主人哪，今天没有什么外人，你也可以多喝一点。明年你跟我们秀小姐结了婚，跟我们也是一家人了。”

孙家明十分感激地：“喝多了。”

“再喝一杯。”老太爷继续让酒。

“不能再喝了！”孙家明用手推让着，“吃完了还要到剧院里去排戏呢！”

老太爷奇怪地：“什么？”

孙家明补充着说：“因为我们歌舞团在新年内公演，所以这几天忙着要排戏。”

融融仍在贪婪地吃着，嘴巴周围满是汤汁、菜末。当她听到“要排戏”这几个字时，产生了兴趣，开始注意起大人的谈话来。

江秀霞接着孙家明的话说：“真的累死我了，一点空儿也没有，一天排这么十七、八个钟头。”

“噢！”老太爷似乎明白了。但又关切地问：“哎，是不是唱《毛毛雨》这类的歌呀？”

“《毛毛雨》不让唱了。”江秀霞停下了筷子，给老太爷解释，“我们唱的是新《毛毛雨》。”

“噢！”老太爷点点头。

好奇的融融凑到妈妈的耳边嘀咕着。她一边嘀咕，一边用眼睛瞟着姨表姐——江秀霞。这一切早被秀霞看在眼里，而她也明白了融融要干什么。

“什么呀？小妹妹？”秀霞故意追问。

“没有什么，淘气着呢！”融融母亲不好意思把女儿的要求和盘托出，只好打着圆场：“喏，你看这嘴，吃得一塌糊涂！”她想以此岔开，边说边给融融擦嘴。

“说呀，要什么？”秀霞故意从餐桌上拿了一只苹果，朝融融递过去，

问：“好吗？”

融融看到苹果，摇摇头，摆摆手。

“说是要姐姐唱一个歌。”其实，母亲也同意女儿的要求，终究还是替她说出来了。

“那很容易。”秀霞答应得很痛快，但她又俏皮地朝融融提出了条件，“不过，我唱一个歌，你也得唱一个歌，跳一个舞。”

融融有些害羞，忸怩地摇了摇头。

江秀霞：“咦，不是姨妈说，你在学校里也登台表演过吗？”

融融语塞，只好说：“那么，您先唱。”

“好吧！可是我唱了你不准赖啊！”江秀霞“警告”着顽皮的融融，然后转身对孙家明说，“那么你弹一弹吧！”

孙家明从身后拿起一把琴弹了起来。

随音乐旋律，江秀霞扯开甜润的嗓子唱了起来。

小妹妹，小弟弟，……

融融随着歌声，有节奏地点着头。

“好啦，我唱好啦，现在你唱吧！”秀霞唱完，把目光紧盯着小妹妹。

“来，你们跟我来……”融融颇有主见地离开饭桌，拉着表姐，神秘地向隔壁屋里走去。

### 三

何家书房。

众跟随融融走进书房。

书房陈设较简单。左侧是一楼梯，与楼上卧室相通。正中靠墙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有古朴的文房四宝和一盏台灯。由于陈设较少，屋子显得很宽敞。

在如此宽敞的屋子里，小融融当然可以大显身手了。她一扫方才羞怯的神态，用双手抖衣裙的下摆，大方地边唱、边跳起来。她唱的是《压岁钱》歌。歌词大意是：要人们记住，不要把压岁钱浪费掉，要用来救济穷人。

在大家赞赏的目光中，她愈加活泼可爱。她唱得有几分稚气，但又是那么认真。轻快的舞步随着她的歌儿，愈来愈快……

融融继续跳着、唱着。

众人兴奋、喜悦、惊讶……

融融唱完歌，继而跳起“踢踏舞”。

融融跳到江秀霞跟前，拉着秀霞姐共跳。秀霞没有拒绝，兴致勃勃地应允……

两人配合默契地跳着……

众人兴奋地注视……

姐妹俩以楼梯作舞台，跳上又跳下，舞步和谐、熟练。

跳毕，两人相视，会心地笑了。

“好极了，好极了！”老太爷情不自禁地称赞着。在他看来，孙女不仅聪明、伶俐。而且有着超人的本领。他惊异的表情里，充满了幸福和希望……

“请不要埋没了小妹妹的天才，应该让她有一个表演的机会。”孙家明不愧是歌舞团的班主，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向老太爷乞求，“假使可以的话，我们新年公演的节目里面，可以请小妹妹来客串。”

老太爷皱皱眉，有些疑虑：“我想这……这……恐怕有点儿不相宜吧！”

“我可以登台？”听到可以登台表演，融融拉着孙家明，急切地问着。

“当然了，我们请你来客串……”孙家明十分肯定。他拉着她，伸出大拇指夸赞着，“我给你在报上登大广告，‘中国邓布尔’——何融融小姐登台客串……我给你做一条最好看的跳舞衣服。”

融融愉快地答应着：“好！”她跑到妈妈身边，撒起娇来，“妈，我要去……我要去……”

母亲点点头，但又用手指指老太爷，示意必须求得祖父的同意。

江秀霞拉起了融融的手，说：“好极了，我跟你一块儿表演。”为了促成这桩美事，她也向老太爷投以乞求的目光，“爷爷，不要紧的，我可以照顾她。”

“爷爷，我要去……我要去……”融融趁机扑在爷爷怀里，搂住爷爷的脖子，几乎要哭出来，“爷爷……爷爷……我要去……我要去……”

“好……好，好……好。”显然，爷爷不想扫孙女的兴，然而还是有些不放心，“可就是这一次呀，过了年你还是要念书啊！”

孙家明再次拉起融融的小手：“好！我们一言为定啊！”

江秀霞雀跃地对融融：“好！……妹妹，我们可以一块儿登台表演了。”

午夜已过，客人感到时候不早，该起身告辞了。

“噢，时候不早了，恐怕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孙家明十分客气地起身，“啊！多谢，多谢！”

看他们要走，老太爷有些舍不得，他挽留道：“还早呢！”

“不，因为要排戏。”孙家明解释着，“那么，要说明年会了！”

“明年会，明年会！……”老太爷和融融母亲一齐回答。

“小妹妹，明年会啊！明年会！”

#### 四

何家客厅。

孙家明在衣架上取两件大氅，将一件递给江秀霞。

趁孙、江两人穿衣的时候，老太爷对儿媳说“暖……让他们给雇两辆洋车啊！”

江秀霞、孙家明急忙阻拦：“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自个儿去雇吧！”秀霞又补充了一句。

“好！”老太爷点点头。

“秀霞，明天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融融母亲问。

“明年。明天就是明年……就来拜年……给爷爷拜年…”秀霞已穿好了衣服。

“拜年倒是不敢当，没事儿咱们打小牌儿。”融融母亲十分真诚地邀请他们。

“好的。”秀霞答应。

江秀霞虽然穿好了大氅，但“手笼”还在一边放着，聪明的融融迅速地递了过来。

江秀霞接过“手揣”亲切地对她说：“噢！谢谢你啊！……明年会啊！”

“明年会……明年会！”

孙家明辞谢着说：“老太爷，请留步吧！”

客人们步出了客厅。

## 五

何家书房。

送走客人后，老太爷从客厅回到自己的书房，他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沉思片刻，然后从衣袋里掏出几枚银元，从中选了一枚，贴上红纸剪成的“囍”字，在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红纸，又将“囍”字银元包起。

老太爷打开台灯，推了推鼻梁上的花镜，提笔蘸墨，从红纸包上工工整整写了“年年如意”四个大字。

融融母亲携融融回到屋里。

融融已精疲力竭，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

“他们走了！时候不早了，睡去吧！”爷爷嘱咐着融融，“明日早晨早一点起来，穿新衣裳，吃年糕啊！”说完，他领着融融上了楼……

## 六

楼上卧室。

融融高兴地上了床，钻进被子。她确实太累了——躺下后立即进入了梦乡。

爷爷看着孙女，心里乐滋滋的……他掖了掖被角，从衣袋中掏出红纸包，悄悄地放在融融枕下。

## 七

翌日晨。

爆竹声、锣鼓声又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何家大门，两扇黑色的门板上对称地镶着金色铺首。铺首两侧贴了一对大红春联：“三阳开泰，万象更新”。

大街上，孩子们在玩耍，有的花枪“对阵”，有的在玩“摔炮”，有的在角落里捂着耳朵点爆竹……

“恭喜恭喜……发财发财……”人们互相拱手拜年。

大门轻轻地开了，露出融融的小脸蛋。

穿着新翻毛皮大衣的融融走出门来，她高兴地端详着手中的红纸包。

打开红纸包，露出一枚带“囍”字的银元……

融融来到一小杂货铺窗口：“买两毛钱金钱炮……”

“噢！”窗内老板娘接过银元，回身从货架上取了金钱炮递给融融，“金钱炮。找你八毛钱。”老板娘找给融融零钱。

融融离开窗口。

老板娘手捧“囍”字银元，笑容满面，感到它是一个好兆头，自言自语：“嘿！好头彩，今年第一桩生意就是一块“囍”字洋钱……这块钱我要了！”

老板娘将银元放入自己的腰包。

老板急匆匆从内室出来，他大概刚刚起床，衣服还没穿好。他一面伸着

袖子一面说：“今年第一桩生意，你就想藏私房？”

“什么？我跟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新年新意的，我要块洋钱还不成功吗？老板娘毫不示弱。

老板：“铺子这样地亏本，你还想藏私房，有良心没有啊？”

老板娘也不依不饶：“啊？……我藏你的私房？我到底藏你多少私房？”

老板一手插腰，一手朝老板娘甩了一下：“那就少操心好了！”

老板娘攥着银元朝老板撒泼：“这块钱我要了。”

老板瞪大了眼：“不能够，一定不能让你要！”

老板娘跺着脚：“偏要！”

两人争吵不休。老板气得忍无可忍，冷不防从老板娘手中抢过洋钱：“拿来吧！”

窗外来了一个买东西的姑娘，叫嚷着：“来，来，来，一元九毛钱！”扬了扬拿钱的手，“十元啊！”

老板接过十元钱，找给零钱。他把那带“囍”字的银元也找了出去，然后气呼呼地告诉老板娘：“找出去了。什么好头彩不好头彩的。大家没有份儿！”

## 八

铁栅栏门。门里是一幢花园洋房。

刚才用十元钱买东西的姑娘走来，推门而进。

## 九

房间内。一架收音机，指示灯亮着。男播音员在播音：

“明星广播电台，特请张玉莲女士独唱《舞榭之歌》：

这儿有醒的黄昏，睡的清晨，  
这儿有乌的云鬓，红的嘴唇。  
这儿有笑的红灯，跳跃的音，  
这儿有纸的黄金，醉的心。  
这儿有……

娇滴滴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刺耳，令人发悚。

—

姑娘敏捷地步上楼梯。

她轻轻推开二楼客厅门，走进。

— —

客厅。透过腾腾烟雾，可见厅内陈设豪华，沙发、钢琴……

五、六个男女吞云吐雾，沉浸在靡靡之音中。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江东银行吴行长和交际花杨丽娟小姐挤在沙发上，两人眉来眼去。

嗲声嗲气的歌声愈唱愈烈。

女主人——一个中年妇女，穿着较为简朴。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离收音机最近，对嗲生嗲气的歌声颇为气恼，干脆关掉了收音机：“好好的一个歌，给那些不会唱的人唱起来，真使人好笑！”

男主人——比女主人略大几岁，他讨好地附和着：“可不是么，这个《舞榭之歌》，现在马路上的小孩都会唱的。”他把目光转向交际花杨丽娟，“可是最能唱这歌的，不是咱们的密斯杨吗？”

交际花杨丽娟——约摸二十二、三岁，穿着滚边丝绒旗袍，紧裹着苗条的身材。她举止风流，娇媚而又矜持。她听到别人夸奖她的歌唱得好，既喜悦又骄傲，挺起高耸的胸脯，默认这种捧场：“是呀，给大家一唱，我就懒得唱了！”

“可是今天，能不能请密斯杨唱一支给我们听一听呢？”男主人热情地邀请。

一位女客附和：“好极了，咱们洗耳恭听！”

“可是我这两天嗓子坏了，简直唱不了！”杨小姐假意推辞。

坐在沙发上的吴行长，似与杨小姐有什么特殊关系，以命令式的口气说：“既然大家要你唱，你就唱一个吧！”

杨小姐无奈，只好答应：“唱得不好，恐怕大家会笑话的！”

男主人：“喂，哪儿的话，大家一定高兴的。”

女主人：“好了，你唱一个吧。我来替你弹琴。”说着走到钢琴前坐下。

男主人：“请吧！好……好……请，大家请！”

众相继走到钢琴前。

女主人打开琴盖，十指熟练地在琴键上跳动起来。

杨小姐唱起《舞榭之歌》。

杨小姐一曲歌毕，众人都听入了迷，迟疑了片刻才热烈地鼓起掌来。

男主人：“有面子，要杨小姐唱个歌，是不容易的！”

女主人奚落他：“哪是你的面子？要不是吴行长说，密斯杨肯唱吗？”

杨小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那位买东西的姑娘，一直立在客厅门里。等杨小姐唱罢，她立刻跑上前来：“杨小姐，这是找来的钱。”说罢将钱给了杨小姐。原来，买东西的小姑娘是这家人的小娘姨。

“辛苦你啦！”杨小姐很满意。在数钱的时候，她忽然发现了那枚“囍”字银元，高兴地叫住小娘姨，“这块‘囍’字洋钱，给了你吧！”

小娘姨受宠若惊，接过洋钱致谢：“谢谢……谢谢杨小姐！”

小娘姨喜出望外地跑出了客厅。

一个身材胖胖，年约五十开外的老太婆，端着点心，小心翼翼地进来。她是这家的大家娘姨。一双世故的眼睛从每个客人的身上溜过……

男主人见点心送来，忙招呼客人：“请那边坐吧！”

大概是知道杨小姐给了小娘姨赏钱的缘故，大家娘姨也特意到杨小姐面前献殷勤：“杨小姐，请用点点心吧！”

“我不要吃。”杨小姐对她不感兴趣，漫不经心地回答。

大家娘姨讨了没趣，快快离开。

女佣的住房。

小娘姨高兴地摆弄着银元进来。从床底拉出衣箱，打开，取出钱盒，欲将银元藏好……

大娘姨突然闯入，面色不悦，不怀好意地瞧了瞧小娘姨：“得了赏钱了？”

“不，杨小姐特别给我的。”小娘姨因为吃过苦头，所以她明白大娘姨的用意，本能地保护着银元。

“特别给你的？”大娘姨心犹不甘，“上次姑太太给的赏钱，我不是跟你对分的吗？”

“姑太太我也伺候过呀，她给的赏钱，我当然有份儿。”小娘姨争辩着，“可是，今儿是杨小姐另外赏给我的！”

“话不是这样说呀，有钱大家分，这是规矩。你现在算会巴结了……少奶奶、太太喜欢你，你就把从前的事情全忘了？你进来的时候，谁把你荐进来的？没有良心！”大娘姨恨恨地数落着。

小娘姨很气愤，但也很沉着：“没有良心，你荐的我？……可是太太、少奶奶喜欢我呀！……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哟，你拿少奶奶、太太来压迫我吗？”大娘姨冷笑一声，恶狠狠地用手指戳着小娘姨，开口骂道，“拍马屁，不要脸……你给我搬出去，我这个屋子不能让你住！”

对这种威胁，小娘姨满不在乎：“这房子是东家的，也不是你的！”

大娘姨：“哼！现在算称王了，没良心的，我瞎了眼啦，把你当好人，什么东西都送给你……”

小娘姨：“哟！谁稀罕你那些东西，都还给你……”她转身从箱子里取出手帕等小物品塞还给大娘姨。随后，她不饶人地报复着，“我也送过给你——袜子、雪花膏……都还给我！”

大娘姨赌气地从梳妆台拿下这些什物，随手扔给小娘姨，更加无理地：“东西还给你了，钱——我还是要分的。”

“怎么着？我的钱为什么一定要分给你！”小娘姨右手放在衣袋里攥紧银元。

“你还是不给？”大娘姨上前揪住她，瞪圆双眼，露出凶狠的目光。

小娘姨也态度强硬：“不给你怎么样？”

“你拿来吧！”大娘姨不由分说，动手抢起来。

小娘姨大声喊：“干什么，你抢吗？”

两人厮打起来。

大娘姨凶相毕露，恶狠狠地揪住小娘姨的头发，逼得小娘姨更加大声叫喊起来：“啊呀！来人哪……”

大娘姨将小娘姨扳倒，按在床上。小娘姨有些喘不过气来……

厮打声引来了管家，他在窗外问：“为什么吵架？”

听到问话，大娘姨才住了手。

委曲的小娘姨，坐在床边抽泣……

夜晚。后门外。

“ 呜——呜——呜—— ” 远处有人用口哨呼唤什么。

一扇门轻轻开了。一年轻女子走出，向哨声的方向窥望。

“ 来呀！没有人。” 原来是小娘姨招呼着谁。

一个穿司机制服的青年走来。他——约摸二十四、五岁，是银行吴行长的汽车司机。他出身虽不显贵，却也学那些纨绔子弟，背着自己的妻子，在外边“打野食”吃。小娘姨当然也是他的“野食”之一。

青年司机轻手轻脚地走近小娘姨，胆怯地盯着那扇关严了的后门，生怕遇着了什么人。

小娘姨不满地：“你变了，老是避开我。”

青年司机：“哎？你不知道我很忙吗？银行的老爷应酬多，一天到晚简直没有空！”

小娘姨怀疑地：“没有空，赌钱的功夫倒是有着呢！”她表面上有些怒气，但声音却充满了柔情，并带着委屈的情绪，“没良心，算我白长了眼睛。”

小娘姨拉着青年司机坐在花坛的矮墙上。

看到小娘姨要哭的样子，青年司机只好温情地哄她：“哎，象什么呢？象什么呢？别人看见了，象什么呢？”

“你不是说过，等过年的时候，开着汽车到大世界去玩儿吗？”小娘姨情绪缓和下来，既埋怨又哀求地说。

青年司机看她不那么生气了，便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说：“这很容易，只要我有空，只要老爷的汽车有空……”

小娘姨觉得他又是在哄骗自己：“你不用骗我，回头有了空，更找不到你了……你这没有良心的……”说着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青年司机掏出手帕给她擦脸上的泪水，搂过小娘姨靠近自己。

“嘻……嘻……嘻……”从后面传来一阵傻乎乎的笑声。

紧靠在一起的司机、小娘姨迅速分开，二人神色不免有些紧张。

一个十七、八岁的胖小子从远处走来。他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袍，不仅补丁连补丁，且十分肮脏，敞着领口，一副十足的无赖相。他是司机的弟弟，年纪虽不大，却也沾染了一身洋场恶习。

司机见他满脸奸笑，心头极为不快，站起质问：“你来干什么？”

胖子：“哥哥，我找了你好大半天哪！”

“有什么事情啊？”

“嫂子叫我来找你的……嘿嘿……”显然，他是在骗人；抓耳挠腮地笑着。

“她找我干什么？”青年司机将信将疑地追问。

“嫂子说，叫你赶快回去，她有要紧的事情跟你说。”胖子继续撒谎。

“你先回去，跟她说，我没功夫。”青年司机不相信他的鬼话，想把他打发走。

诡计多端的胖子，怎能就此罢休呢？他认为抓着了哥哥的把柄，是一个讹诈的好机会，于是眯缝起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哥哥，给我几个钱用。”

“现在我没有钱，等一会儿给你好了。”青年司机根本不想给他。

“等一会儿？……没有？”胖子不相信，一边怀疑地重复着哥哥的话，一边盘算着坏主意。他的奸笑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以威胁的口吻说，“那么，嫂子一定要你回去，要是不回去，那是不行的……我若是跟嫂子说，说你没有功夫……她要是不相信，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哥哥，我看还是回去吧，啊？哥哥，还是回去吧！”

弟弟的纠缠，使青年司机有点束手无策，立在那里呆若木鸡……。

善良的小娘姨拉了一下他的衣服，然后，从自己衣袋里掏出那块赏钱——一块银元，递给司机。

青年司机气冲冲地将银元扔给胖子：“拿去！”

钱到手了，而且还是银元，胖子有些得意忘形：“哥哥，我先回去啦……我告诉嫂子，就说哥哥没有功夫，很忙的……”

青年司机不耐烦地：“好了……好了……”，挥手示意弟弟快快离去。

胖子远去。

“真讨厌，一天到晚要钱，事情又不做。”司机望着弟弟的背影，无可奈何，又坐到小娘姨身边……

#### 一四

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胖子在大街上注视着眼前的行人。

一戴礼帽、穿长袍的人掠过……

一戴瓜皮帽、身穿闪闪发光的缎子马褂的人掠过……

一穿呢子大衣的人，坐在洋车上，匆匆掠过……

看看别人都穿着过年的新衣，胖子再低头看看自己一副寒酸样儿，他微微一笑——有主意了！

#### 一五

青年司机家里。

住室内陈设简单，墙壁上挂着司机及妻子的结婚纪念照，照片下面靠墙放一张小桌。司机妻子正坐着聚精会神地织毛线衣。她的对面，矮凳上坐着婆婆和女儿，一老一小在绕着毛线团。

胖子从外边进来，走到司机妻子身旁，骗她说：“嫂子，哥哥事情很忙，他不能回来，他叫我回来了……”胖子心虚，说话有些结结巴巴，“嫂子……哥……哥给……我找到生……意了，他叫……我……马上去……做生意去！”

嫂子有几分怀疑。

胖子指指自己的棉袍，得寸进尺：“哥哥说，这件衣裳太旧了，他叫把他的新衣裳给我穿。”

“哪一套新衣服呀？”嫂嫂不解地问。

胖子急中生智，指指墙上的照片：“就是这一套啊！”意思是想要哥哥结婚时穿的棉袍、马褂。

结婚照片的特写——司机与其妻容光焕发，带着幸福的微笑。

嫂子看看他肥胖的样子，怀疑地：“你哥哥的衣服，你能穿得上吗？”

“勉强穿一下……这衣服实在太旧了。”胖子指指自己的衣服继续哀求，

“嫂子，你给我拿一拿去。”

嫂子放下手中的毛线活，进入内室。

胖子坐到嫂子的座位上，把毛线活拿起，好奇地摆弄起来，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煞有介事地“织”着，突然，一根毛线针被拔出，毛线从织物上纷纷脱落……

“哈哈……”司机的小女儿讥笑着他。

胖子还在摆弄，他想把针穿好，但无从下手……

嫂子从内室走出，手里拿着一套衣服，边走边掸掉上边的灰尘。当看到胖子正摆弄她的毛线活，她急忙跑上前责备道：“喂！你……怎么能做？”

“帮帮你的忙！”胖子还嬉皮笑脸地耍无赖。

“谁叫你帮忙呢？”嫂子真是哭笑不得，只好自己理起乱成一团的毛线。

胖子讪笑着。

“这么大个人还跟小孩似的。”嫂子不满地嘟囔着。

胖子象没事人儿似的，从容地拿起哥哥的结婚衣服试穿。

“看，全给我弄坏了！”嫂子一边理着乱线，还在唠叨。

质地上好做工精细的绸棉袍、缎马褂，被胖子紧绷绷地穿到身上。

袍子算是勉强穿上了，但马褂的扣子，却有两三个扣不上。胖子还不死心，吃力地扣着……

“哈……”嫂子等人看到他这副丑态，笑得前仰后合。胖子不再扣扣子，将银元从旧衣服口袋里掏出，小心地放入马褂衣袋。不料，那衣袋也是紧绷绷的，银元只塞进一半，另一半露在了衣袋外面。

## 一六

大街上。

汽车声、车铃声响个不停。

商店，橱窗琳琅满目。胖子走到橱窗前，煞有介事地看着。

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口里叼着香烟走来，看到胖子的怪模样，停住脚步，仔细端详起来。

“喂，嘿……他妈的，你认不得我啦？”吸烟人凝视了胖子片刻后问，“你真是阿光吗？”

“……他妈的，我人头也没换狗头，怎么不是阿光呢？”胖子得意地应着。

“你这套新衣服？”吸烟人奇怪地看看他不合体的衣服，“你发财了吧？”

“我现在有了事了。”胖子又在撒谎。

“什么事呀？”吸烟人怀疑。

“在一家大公馆里做保镖，每天汽车出进。”胖子边吹着，边端着保镖的架势。

“嘿……你还当保镖？”吸烟人鄙夷地说。

“哼！别看不起我这个胖子，要是强盗来的时候，这么一来，嗯？”胖子顺手将吸烟人推了一下，又添上一脚，吸烟人差一点趴到地上。

“啊哟，碰到我下体了！”吸烟人捂着小肚子嚷着。

“他妈的，你真蠢！”胖子十分得意。

吸烟人镇定了一下，忽然想起胖子“发迹”，说：“你发财了，该请客呀！”

“走啊！”

“好！”

胖子、吸烟人在大街上寻找着餐馆。

“嘀铃铃……嘀铃铃……”一辆洋车突然从两人面前急驰而过。胖子差点撞到洋车上，吓得他一“哆嗦”，急往后退。

吸烟人看到胖子的“熊”样儿，赶忙报复，嘲笑他：“他妈的，你还当保镖啊？”

两人继续在街上走着，来到一家点心店门前。

吸烟人催促：“这点心店满好，请客呀，请客呀！进去！”

胖子不理，好象没有听见似的。

吸烟人又说：“这家满好的呀！”

“这家不行，我昨天来吃过，菜烧得坏极了。”胖子又在吹牛了。

胖子的衣服绷得实在太紧了。随着他的走动，那口袋边的银元也慢慢窜了出来……

银元终于冒出口袋，落在地上，滚动了一圈，躺倒在地上。

胖子并未发现银元失落，继续昂首走着……

“那边不是点心店吗？走啊！”吸烟人又催促起来。

“买报，买报！”一卖报童自远而近。忽然，他远远地望见了地上的那块银元，急忙跑过去，伸手欲拾。他的手刚要拾起银元，一只脚却抢先踩住了银元。报童抬起头，眼前站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头戴一顶鸭舌帽，一副流氓相。

“嗯？干什么？”戴鸭舌帽的人蛮横地瞪着报童。

“我先看见的。”报童争辩。

“这钱是我掉下的。”戴鸭舌帽的汉子俯身将银元拾在手中。

“大家有份，对分。”天真的报童，看到银元已到了汉子手中，只好让步。

“我的钱为啥和你对分？”汉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的钱？人家掉下来的。”报童继续争辩，指指远方。

“看见没有？”汉子想唬住对方。

“我看见了。”报童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回答。

“放屁！”汉子理屈词穷，骂起人来。

“拿来不拿来？不拿来我跟你拚命。”两人真的打了起来。路上行人止步围观。

突然有人喊：“警察来了。”

果真有一个警察走来。两人立即停止了厮打。

“什么事？”警察问。

“我掉下的一块钱，他跑过来就抢。”戴鸭舌帽的汉子抢先说。

“不……这是我的钱。”报童有些拙嘴笨舌。

看他是个报童，穿着又破旧，警察完全看人行事了：“你的？看你这样，能有一块钱？”

“对呀，看样子就不象！”汉子赶紧随声附和，继而又狗仗人势地说，“钱掉在地上，他就来抢，这还了得！”

“去去去！”警察蛮横地轰着，威胁着，“再不去，带到局子里去。”

卖报童默然离去。众围观者也相继离去。  
戴鸭舌帽的家伙摆弄着洋钱，得意地走了。

## 一七

餐馆内。

胖子阿光和吸烟人还在大吃大喝。餐桌上摆了四、五样酒菜。

两人吃毕，“掌柜，算算帐。”胖子叫着。

堂倌跑到桌旁，麻利地数点着杯盘算帐：“两千四百六。”

“我来，我来……”吸烟人假惺惺地抢着要掏钱付帐。

“别客气，别客气！我来，我来。”胖子熟练地先用袖口抹抹油嘴，然后伸手掏钱……

胖子惊异的面孔——发现那块银元不见了。他继续摸着口袋……胖子着急起来：“我的一块钱呢？咦？我的一块钱呢？”

胖子在饭桌周围寻找着。但仍找不到。他急中生智，对吸烟人说：“哎，你真的带钱来了吗？”

吸烟人摇头，假笑。

“这儿好欠帐吗？”胖子无奈地问堂倌。

堂倌：“这儿不可以欠帐！”

“我先走了啊！再会！再会！”滑头的吸烟人趁机溜掉。

“喂，一道走，一道走！”胖子也想溜之大吉，刚起身，就被堂倌拦住去路。

堂倌指指餐桌，厉声说道：“钱还没给哪！”

胖子哭丧着脸，解开钮扣，慢慢脱下哥哥的新衣作抵押……

## 一八

戏院门口。

海报：一个半裸女人的舞姿，旁边写着“歌舞明星江秀霞”几个大字。

又一张海报，上写“歌舞明星何融融”。

镜头拉开。国民大戏院门口。

“海棠歌舞团”——醒目的大字。

“江秀霞”——灯光组成的字样，发出耀眼的光辉。

观众陆续入场。

国民大戏院售票窗口。

很多人挤在这里，手里举着钞票争购戏票……

攒动的人头。有人购妥，笑咪咪地离去。

有人继续往里挤……

戴鸭舌帽的汉子朝着窗口去，喊着：“买票，买票！”

他将捡得的那枚“囍”字银元递进窗口。

窗内人接过银元，在桌上摔了一下，以声音辨其真伪。

“快点，快点，买票！”戴鸭舌帽的汉子催促着。

一只手将零钱及戏票递出窗口。

戴鸭舌帽的汉子拿着戏票挤出人群。

剧场内。

观众席上坐满了人。

舞台。幕已拉开。布景：精心绘制的树木、花草，象是花园的一角，两架飞艇从空中掠过。

乐队奏起节奏明快的音乐。

江秀霞、何融融相继上场。两人身着外国士兵服，随着音乐整齐地舞蹈起来。她们时而舞步踢踏，时而拔剑比试……英姿勃勃，富有朝气。

观众为她们的舞蹈所激动、感染……

她们在掌声中踏着舞步退入后台。

掌声逐渐变成了锣鼓声。

舞台上，换了另一堂布景：街口。

一男角上，他穿着考究的长袍、马褂，戴着礼帽。一边扭，一边唱着：

新年到，新年到！

大家快乐又逍遥，

……

吹吹打打闹通宵。

妹妹和嫂嫂穿新衣，

哥哥的大姑娘装得俏。

装得俏来装得俏，

我在人前扛大脚。

小儿宝，真鬼淘，

清早起来满街跑，

别的事情都不干，

单在人前放鞭炮。

噼噼啪啪几声响，

乡下妈妈吓一跳。

吓一跳来吓一跳，

一头栽地两脚翘。

……

二

后台。

江秀霞、何融融和孙家明在舞台的侧幕条后观看观众的反应。

穿马褂者表演结束，退场。布景工立即换上下一场的景片。

孙家明急匆匆地离去，他好象有什么心事。

二一

后台化妆间。

已换好舞裙的江秀霞正往脸上打着油彩。

孙家明推门进来：“喂，你还在换衣服呢？”他一边问，一边从衣架上取下礼帽。

江秀霞发现他欲走，早已怒火满腔，不满地质问：“什么？你又先走啦？”

“是的，我有点要紧的事情，去看一个朋友。”孙家明编造着谎言想蒙混过去。

“朋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江秀霞怒气冲冲，紧逼不放。

孙家明迟疑地：“这个……那……当然是男朋友啦！”

“哼，男朋友？我听见你的电话啦，又是那个老妖精！”江秀霞不示弱，干脆把事情挑明。

孙家明极力否认：“没有这种事情，你不要瞎说。”

“瞎说？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还说别人瞎说？你去好了，以后永远不要再见我！”江秀霞感到自己受了孙家明的欺骗，非常委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化妆间的幔帐后，何融融正一动不动地倾听他俩的争吵。这时她从幔帐缝隙探出头来观察这边的动静……

“那又何必呢？即使交几个朋友，你又何必这样生气呢？”孙家明争辩着。

“呜……呜……”江秀霞哭得更厉害了。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给别人听见了，怪难为情的。”孙家明哄着江秀霞。

江秀霞依然抽泣着。

“不就去一个男朋友吗？好了，好了，不要哭啦！”他伸手殷勤地给她擦泪。

幔帐后，何融融在一个管服装的女工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站到沙发上，再从沙发跳到一木凳上。“砰”的一声，木凳倒了。聪明的何融融想以此将孙、江两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她装着被摔疼了的样子，“哭”了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孙家明和江秀霞两人闻声急忙跑到幔帐后去。

看到他们不吵了，何融融高兴地笑了。

孙家明和江秀霞见融融没什么，相视一下，又回复到刚才的争吵气氛之中。

小融融还在稚气地笑着。

“冬，冬，冬。”有人敲化妆间的门。

孙家明：“谁叩门呢？”

“谁呀？”正在收拾房间的女工问道。

“我，开门。”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女工开门。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年纪与江秀霞相仿。她虽生得眉清目秀，但缺少健康的朝气，单薄而纤弱。从她那朴素的蓝布棉袍看，她是一个在生活上颇为艰苦的女子。她难得出来玩，若不是过年有人请她看戏，说什么她也不会来这里的。我们在观众席上，好象见过她。她叫张曼，江秀霞的同学。

她进门一眼见到江秀霞，欣喜异常：“啊！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你。认识我吗？咱们是同学呀！”

“噢！”面对这位不速之客，江秀霞稍迟疑了一下，忽然想起来了，跑上前拉住她的手：“你是张曼姐吗？怎么来的？”

张曼：“我来看你的戏来啦！”

江秀霞有些不好意思，谦虚地：“嗨！丢人！”

张曼看到何融融问：“这小妹妹是谁呀？”

“这是我表妹。”江秀霞示意融融，“叫张姐姐。”

懂事的何融融叫了一声“张姐姐！”还礼貌地深深鞠一躬。

“真好极了。她跳舞跳得好极了。”张曼对这个天真的女孩子以及她跳的舞发生了极大兴趣，关切地问，“几岁了，今年？”

“六岁。”融融腼腆起来。

“真聪明啊！”张曼越发喜爱融融了。

“有趣极了……”江秀霞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内心里充满兴奋。

“请，请坐！”孙家明端过一张凳子，客气地说，“这儿脏得很……”

“别客气了，随便吧！”张曼并没有坐下的意思。

显然，化妆间并非适宜的待客场所，他们离开了这里。

## 二二

剧场门口。

马路边停着一辆小汽车。汽车里坐着一个妖艳的女人，她不住地按着喇叭，象是在催着什么人。

售票窗前非常冷清。售票员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

孙家明走出剧场，急匆匆来到售票窗口：“喂，先给我几个钱。”他趴在窗口对售票员说。

“钱？”售票员对戏班主这时要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演出还没有结束。

孙家明：“我有急用，先给我二十块钱好不好？”

“好。”售票员无奈数了二十元钱——其中包括那一枚带“囍”字的银元，递给孙家明。孙家明接过钱急忙走到汽车跟前，熟练地拉开车门，钻入汽车，坐到了那个女人身旁。

女人露出谄媚的笑容，投到孙家明的怀里。

汽车远去……

## 二三

后台会客室。

张曼、江秀霞同坐在沙发上，继续着她们的谈话……

江秀霞看着瘦弱的张曼，关心地问：“你瘦了，你一向好？”

张曼：“没有什么。我在沪东的一个小学校里教书。”

“噢，对了，咱们在学堂里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跟我最爱唱歌吗？”江秀霞回忆着学生时代的情景。

张曼：“现在你做了歌舞明星，我呢，在小学校里教孩子们唱歌……”

江秀霞感到张曼对她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十分了解：“那你比我好多了，小孩都很天真！可是……”说到自己的处境，她有着难言的苦衷，“戏园里头的看客，老是爱看什么肉感跳舞啦……”

张曼明白过来，同情地说：“对了，我也不懂这种人是什么意思……”她想把话题岔开，“你的生活怎么样？”

江秀霞心头一阵酸楚，愁眉苦脸地：“象我这样的生活，实在过厌了，叫别人看不起！”

“别这么说……”张曼拉住江秀霞的手劝慰地，“这个世界上，女子找职业本来是很难的。不过，只要能吃苦，象我这样当小学教员也能过下去。”

有人敲门。接着，门外有人催场：“江小姐，快上场了！”

江秀霞高声应道：“知道了！”又转过脸对张曼说，“那……你把你的住址写下来，得空我来看你吧！”

“好极了，你一定来啊！”张曼喜悦地应允着。

江秀霞起身从旁边的桌上拿了一张白纸给她。张曼认真地写着……。

## 二四

爱娜舞厅大门口。

这里被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大门上方是一张巨大的横匾，雕着几个大字：“爱娜舞厅”。在它的下面还有“ALA”几个洋文缩写字母。

两个十几岁的舞厅侍童立在门口等待着伺候舞客。

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门口。侍童甲过来拉开车门，一对舞客钻入汽车。汽车一溜烟儿地驶去。

远方天空渐显曙色。

孙家明和那浓妆艳抹的女人从舞厅出来，站在那里等候汽车。女人显得有些疲惫，连连呵欠。而跳了大半夜舞的孙家明却精力未减，手里兴致勃勃地摆弄着那块“囍”字银元。只见他将银元朝空中抛起，又熟练地接住……

一辆汽车驶来，停在他们跟前。

侍童乙跑上前殷勤、熟练地打开车门。

孙家明和那女人上车。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孙家明将那块银元当作小费扔给侍童乙。

侍童甲跑过来与乙争抢银元：“喂，给我钱，咱俩人分好啦！”

侍童乙不服地：“为什么？这钱是人家给我的，不是给你的。”

## 二五

一间阁楼上。

这是一个下层劳动人民的住室。室内有一些破旧的家具：一张四方桌，一个长条凳，靠角落里摆着一张床。

床上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盖着一床打了补钉的棉被，正在呻吟着。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在忙碌着——她是这里的房东太太，正在护理着生病的房客。

侍童乙急冲冲地进来，看见房东太太，高兴地叫了一声：“房东嫂子。”

“喔，你才回来呀！”房东太太不无埋怨地说，“你妈妈得了急病了！”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侍童乙惊异地急忙跑到妈妈的床前，焦急地问：“啊？妈，妈，你怎么样了？”

“刚才呀，她肚子疼得太可怕了，我已经替你去请了一个医生了。”房

东太太告诉他。

“请了医生了吗？”侍童乙问。

“是呀！……可是，医生来了之后，哪儿来的钱呢？”房东太太犯愁地说。

“钱？我这儿倒有，是刚才一位大财主赏给我的。”说着，他从衣袋中掏出那枚银元。

“啊！那好极了，这位财主真是你的大救星。”房东太太喜出望外。

“姐姐，医生来了。”楼下一女孩的喊声。

“噢，医生来啦，请进来吧！”房东太太招呼着。

楼梯又陡又窄，医生和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走上楼来。

医生到了楼上。由于房间矮小，稍不留神，极容易碰着头，他躬着身子低着头，四处打量了一下。

医生五十多岁，面容持重、善良，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显得沉着、老练。他脱下礼帽，问：“什么病呢？”

“她起头就叫肚子疼，越疼越厉害，到后来么，就疼得象肠子里头绞似的。”房东太太向医生详细介绍病情。

医生一边听着，一边给躺在床上的病妇量体温。

过了一会儿，医生取出体温表，举到眼前，仔细地看看表上的刻度：“怕是霍乱症。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他一边判断病情，一边询问病因。

“没有呀！”病妇吃力地回答。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对门做喜事，有许多残鱼剩肉扔在后门口。她看了觉得可惜，就把它拿回来吃了。”房东太太回忆着发生过的事情。

医生点点头。他的目光在室内巡视着，发现桌上有一个罩菜的竹箩，掀开一看：一碗剩菜爬满了蛆蛹。

医生：“嗯？啊唷！这个怎么能吃呢？赶快拿去倒掉它，快点儿去倒掉它！”

侍童乙赶忙将剩菜拿走。

医生打开药箱取药，又向房东太太要了杯开水，将药倒入水中，安慰着病妇：“先把这药水吃下去，大概不要紧。”

病妇把药喝下后，医生又取出笔和纸，低头写着什么。

侍童乙懂事地悄悄走到医生跟前，掏出银元……

医生看看眼前的孩子，又看看病榻上的妇人：“你们很苦啊！诊费是可以不要。不过，这药要花很多的钱哪！好吧，这一块钱就算买药的钱吧！你拿我的名片，到我隔壁那家药房去配药，可以不花钱！”说着，他从医箱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房东太太。

“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侍童乙彬彬有礼地谢着。

医生整理好随身带来的药箱，拿起帽子，下楼……

“当心！当心，先生！”房东太太叮嘱着。

## 二六

大街上。

一辆黄包车悠悠而来，那是医生坐车回家去。

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上了年纪的妇女，见车走近，忙将一根绳子搭

到门框上，把脖子慢慢伸向绳索……

“喂……慢着，停下来！”医生见有人寻短见，急忙叫喊起来，“喂喂喂，你为什么寻短见呢？”他跳下车扶住那妇女，将她救下。

“请您别管我，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妇女哭丧着脸说。

“好死不如赖活，你为什么这样呢？你有什么事情这么伤心呢？”好心的医生关切地询问。

“我的儿子出门做生意，已经几年不回来了。我儿媳妇欺侮我，不给我饭吃……”那妇女凄凄惨惨的模样，令人十分同情。

当那妇女偶尔面向观众的一刹那，我们才看清楚，她——原来是曾经和小娘姨抢钱的那个大娘姨。她并不是真的要寻死，而是用这种方法在行骗。你看，她一边做出寻死觅活的样子，眼光却不时地偷偷盯着医生，看他有什么动静……

“唉！可怜哪！”医生听了大娘姨的诉“苦”，同情地摇头叹息，劝慰她，“可是你死不得呀，也许你儿子就会回来的。”他略略思索一下，毅然从怀里拾出一枚银元——正是那枚带“囍”字的银元，递给了她，“这一块钱给了你吧！可是你不好再寻死啦！”

大娘姨接过银元，抽泣着点点头。

“谢谢您老先生，谢谢您！”大娘姨行骗成功，小心翼翼地将银元放入自己口袋，见医生坐车离去，暗自露出了得意之色。

## 二七

江东商业储蓄银行。

大门旁边墙壁上贴着一张广告，写着：

一元开户

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

随时可取

利息优厚

镜头从这张广告慢慢摇到银行大门。那个大娘姨走来，推门入内。

## 二八

银行柜台。

高高的铁栅栏后，银行职员在紧张地拨弄着算盘。

大娘姨将骗来的那枚银元连同存折递入柜内。

存折被打开了。上面记有十几笔存款，每笔一元、二元……不等，总共约十五、六元。

## 二九

银行经理室。

吴行长正在给什么人打电话，他一面点着头，一面焦急地应着：“嗯……是……是，这一定要老兄帮忙啊！是……是，那我当然知道了。不过……只

要一过端午节,我就全数归还……不过,那我只有先告经理……喂……喂……喂……”

对方已挂上了电话。吴行长看看话筒,又拍打几下话机,对方仍没有声音,只好无可奈何地将电话挂上。他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报纸,两眼在报纸上寻找着什么。

报纸的特写:

端节市面奇窘

长康、懋和两银行昨日停业清理

厚生商业储蓄银行亦遭挤兑

这几行大标题吸引住吴行长。

经理室门被推开,一职员匆匆进入,来到吴行长身边,恭敬地叫了一声:“行长!”接着,小声在行长身边嘀咕了两句。

吴行长听后才一愣,说:“那你就赶紧出张布告,今天提早收市。提款的叫他们明天再来。”

职员:“可是外面人很多的,都是些三元、五元的零星款子。”

“那不管啦,你去通告他们,明天照付。”行长胸有成竹地吩咐职员。

职员应声:“是。”

电话铃声响起。坐在经理室角落里的秘书刚要拿听筒,行长本能地警惕着——他怕是交易所的什么人又要来催款子,赶忙叮嘱秘书:“要是交易所的电话,说我不在啊!”

秘书点点头,拿起听筒:“喂,谁呀?……噢,杨小姐,请您等一等啊!”秘书转身对吴行长,“杨小姐的电话。”

一听是杨小姐来的电话,行长赶忙接过听筒,他的声音变得象绵羊一般柔顺:“喂,丽娟吗?啊……”

### 三

杨丽娟家。

客厅,陈设讲究。

女佣正在收拾屋子。

杨丽娟坐在沙发上,手持听筒、翘着二郎腿在无聊地打电话:“你知道今天是几时啦?……那么你答应我的事呢?……”

经理室。

“我知道,可是今天行里的事……”吴行长愁眉苦脸地对着话筒。

杨丽娟客厅。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呀,我的开销怎么办哪?……单单宏昌公司一家,就得四百多元。还有别的帐呢!”杨小姐手里拿着帐单,在电话里逼着吴行长。

经理室。

“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好,我替你想法子啊!”吴行长挂上电话,双眉紧蹙,不知所措地用手捋了捋稀疏的头发……忽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三十六着——走为上计。他镇定了一下,高声呼唤:“福生,你过来。”

听差福生走到行长跟前听候吩咐。

“你打个电话到中国航空公司，定一个座位，快。”吴行长断然地命令。福生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 三一

江东商业储蓄银行大门外，潮水般的人群。

人们围观一张《通告》：

通告

本行因整理帐务，所有存款

改于明日下午照付 此布

江东商业银行谨启

围观的人乱成一团，有人拚命往前挤，有人脚被踩着发出惊叫……

一个女人哭喊着：“啊唷……，我这个钱不容易……来得。我三年功夫辛苦，存在这个银行里呀……，这丧了良心……，把我的钱都倒了……”

这女人正是那骗了医生钱的大娘姨，眼泡都哭得肿起来。她手里拿着存折，还在捶胸顿足地继续哭诉：“这丧了良心的呀……”

### 三二

经理室。各种公文、表格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办公桌。

吴行长还在分拣着，有的丢弃在地，有的放入公文包内。最后他拉开办公桌上的抽屉……露出两摞银元和一叠钞票。

吴行长用报纸包起了银元和钞票，敏捷地塞入包内。

司机来催他上车。

吴行长：“你快把车子开到后门去呀！”

### 三三

银行后门。

一辆汽车停在门口，司机已在车内等候。

吴行长提着手提包溜出后门。

福生把车门打开。

吴行长匆匆钻入车内，“砰”的一声，车门又被关严。

吴行长坐在车内，又从包内拿出那包银元，从车窗交给福生：“喂，这儿有一百多块钱，回头你马上就送到杨小姐家中去啊！”交待清楚后马上又对司机，“快，虹桥飞机场。”

“嘀——”汽车飞驰而去。

福生凝神望着远去的汽车，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虹……桥……飞……机……场？”

说罢，他看看手中的钱包，思索片刻，毫不犹豫地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 三四

杨丽娟客厅。

杨小姐在接电话，拿着听筒的手，气得有些发抖：“什么？吴行长走啦？银行倒啦？”

她气愤懊丧地挂上电话，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

她绝望地坐在椅子上……。忽然，她绝处逢生地好象想起了什么，急忙命令正在室内整理东西的女佣：“阿宝啊，把花园舞厅送来的那封信给我拿来。”

女佣停下手里的事情，找出了一封信送给杨小姐。

杨丽娟打开信：信纸的上端，横着印了一排名字：花园舞厅用笺。下面是竖写的工整的毛笔字：

敬启者本舞厅新筑落成拟于端节举行狂舞大会并  
加精美表演素仰女士歌唱美妙舞艺精湛商请届时  
参与盛会以增光采如蒙玉允即请 赐  
复为荷专此敬请  
荃安  
花园舞厅谨启

### 三五

花园饭店。

门前，辉煌的灯火，如同白昼。串串灯泡，组成“节日狂欢大会”字样。

舞客们鱼贯而入……

舞厅。场地周围茶座上坐满了舞客。舞场一边，立着麦克风……。

乐队奏起《舞榭之歌》的旋律。

杨丽娟穿着演出服翩然走到麦克风前，朝观众轻轻点了下头……

杨小姐双手抱在胸前，嗲声嗲气地唱起了《舞榭之歌》。

杨丽娟唱毕，舞客们热烈鼓掌。

杨丽娟退场。

乐队继续奏起悠扬的音乐。又一歌女上场伴唱。随着乐声、歌声的节奏，舞客们纷纷离座，双双起舞：有的斯文，有的疯狂，旋风般地转着……

一曲终了，又是一阵鼓掌。

一个穿着白色舞衣的女郎出场报幕。她就是江秀霞小姐。

江秀霞：“还有一个好消息报告给诸位，就是今天我们特地请了一位六岁的小姑娘何融融小姐，来表演一个节目。”

众舞客兴趣盎然，异常兴奋地拚命鼓掌。

大方沉着的融融，上场后，先是礼貌地鞠躬，继而熟练地起舞。她摆动着轻盈的身体，有时跳跃，有时旋转……

人们对她发生着极大的兴趣：

一舞女注视着她……

一舞客贪婪地看着……

福生的脸——他也在观看……

融融继续跳着、唱着……是那样的天真活泼……

### 三六

菜市。

福生来到一个卖螃蟹人的身旁。掏出钱包认真地数了数交给卖螃蟹的。

福生：“一共十块钱，预先扣你利钱一元五角，手续费五角。这是八块钱。十个星期还清，每个星期付一元钱。”

福生原来也是个贪婪的高利贷者。他利用私吞的钱财，向比他更底层的人无情地盘剥。

卖螃蟹的接过钱，数着：“好，好。”

“喂，给我螃蟹。”福生用命令的口吻说。

“一只好不好？”卖螃蟹的从筐里拣了一只大的递给福生。

福生接过看看，嫌少：“再拿一个。”

卖螃蟹的又选了一只大的给他，并心疼地说：“这两只本钱要五角！”

福生不加理会，拎着两只蟹扬长而去。

福生手里的钱早已被附近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盯住。当福生离开这里不远，就有两个家伙追上去抢钱。

“喂……强盗……强盗……”福生拚命地喊着。

他敲诈来的两只螃蟹撒落在地上。它们横行着逃之夭夭。

“嘟……嘟……”远处响起警笛声。

强盗们四散奔逃。

“强盗……强盗……”街上行人喊着。

银元撒落在地上，滚动着……

一个小贩见钱眼开，拾起一枚银元就跑。“呼”的一声，不知什么人在他背后开了一枪。小贩应声倒地……挣扎着。

### 三七

普济慈善会门前。时已入夜。

受了伤的小贩挣扎着爬到慈善会门前。门边上写着大字海报：“一元救一命”。

小贩挣扎着爬着。

银元落地又滚到一边……

普济慈善会门前的灯柱。球形灯上也写着醒目的红字：“一元救一命。”球形灯象一只巨大的眼球，在盯着小贩。

“啊唷……啊唷……”小贩吃力地抓住银元往身边的匣子里装。

很多人在询问：“什么事啊？”“强盗啊？”“你不要性命啊？扔掉吧！”

“啊唷……啊唷……”小贩依然呻吟着。

### 三八

第二天清晨。

一幢楼房的二楼窗户打开了。一个男人穿着睡衣站在窗前。早晨的阳光照得他越发懒洋洋的。

男人伸着懒腰……

女佣提着垃圾桶出门倒垃圾。

那枚带“囍”字的银元就躺在墙角落里。垃圾将银元复盖住。  
清道夫——大约十五、六岁的孩子，拿着扫把、畚箕打扫着街巷。  
那堆垃圾被撮进畚箕……倒入墙边的垃圾坞。  
几个七、八岁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垃圾坞里拾破烂。  
垃圾被翻腾着……  
银元显露出来。

一个孩子敏捷地拾起银元，一双机灵的眼睛紧紧盯住它，象发现了宝贝似的，高兴地嚷道：“哎呀，是大洋钱哪……大洋钱哪……大洋钱哪……”  
他小名叫小三。

另两个拾破烂的孩子和小三争抢了起来。  
小三拿着洋钱没命地跑，两个孩子在后面紧追着…  
小三继续嚷着：“大洋钱哪……”  
跑过一片杂货铺……  
跑过一座小学校……  
跑过种植园……  
两个孩子仍在后面紧追不舍。  
小三跑到棚户区。狭窄的弄堂里，两边是参差不齐的低矮草棚。  
人们闻声纷纷走出来，惊奇地看着小三……

### 三九

小三家。

棚内，胡乱摆放着一些破旧的生活用品，其他一无所有。小三爹正在吸烟。他的连鬓胡乱蓬蓬的，看上去象有五十岁的样子。小三母也有四十多岁，她正做着什么活计。

小三气喘吁吁地跑进家门，急切地报告喜讯：“妈，一块大洋钱哪！”  
“啊？大洋钱？”父亲有些吃惊地接过钱问，“哪来的大洋钱哪？”  
小三母停下手中的活，也跑过来看：“哎呀！乖乖……真是大洋钱哪！”  
“我的……”  
“我的……”  
小三父母争着要这块大洋钱。

### 四

拾破烂的儿童甲跑进自己家门，急匆匆对父母说：“小……小三，拾了块大洋钱！”说罢，领着父母一同向小三家跑去。

穷人家。

枚破烂的儿童乙也喘着气跑进家门气喘吁吁地告诉父亲：“小……三……拾……一块大洋钱！”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听罢，全家跑出门，欲去看那“珍贵”的银洋钱。

穷人家。

一个切菜妇女，放下菜刀，起身出门。

又一妇女起身出门。

正在给孩子喂饭的妈妈，撂下饭碗，起身跑出门外。

一个烧火蒸馍的老妇，听到“大洋钱”的喊声，扔下了火棍，跑出。  
灶口喷着火舌。  
火舌舔着灶旁的干柴。  
“哗哗剥剥”，干柴被引着了。  
火焰……由小到大。  
火苗跳动着……  
火光闪亮……

#### 四一

室外。  
浓烟从窗户钻出，滚滚上升……  
冲天的大火……  
蔓延着的火……  
顿时火海一片……  
鸡飞……  
狗跑……  
猫跳……  
群鹅下水…  
母猪出圈……  
两个没人管的孩子在哭……

#### 四二

潮涌般的人群，拥挤在小三家门前。小三的母亲举着洋钱对众人喊：“你们看哪，我们小三子捡到大洋钱啦……”  
众人上前争看，乱作一团。  
火，已顺着一排草棚蔓延过来。  
众人还在争看洋钱……  
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好了，着火了！”  
随着喊声，众人停止了争看，互相撞挤着散开，奔向火场。  
在慌乱中，那枚大洋钱被挤掉了。  
小三一家人在寻找着：地上、床上、锅台上……

#### 四三

火场熊熊的烈火。  
火焰窜得老高……  
黑沉沉的浓烟翻滚着……  
一间草棚倒塌……  
众人救火：有的泼水，有的铲土…  
火海。一大片棚户起火了，一间跟着一间地倒塌着……

#### 四四

建筑工地大火烧过的棚户区现已变成大发营造厂的建筑工地。

工人们在施工，有的砌砖，有的和泥，有的运送木料。他们大都骨瘦如柴，短打的衣衫十分破旧。他们在吃力地干着，有人还喊着劳动号子……

工人甲在挖土，他挖了一锹泥土，又一铁锹下去，刚要掘起，幸运地在泥土中发现了一块洋钱，他不由地叫出声来：“咦！”他弯腰将洋钱拾起——正是小三家丢失的那块银元。

“好运气！”他高兴地举给另一个工人看。

“看，一块大洋钱呢！”

银元——已被烟火熏得乌黑。

工人甲：“我就知道今天早晨喜鹊叫，一定会有运气的。”

工人乙无礼欲夺：“哎……这钱是我的！”

“你的？你为什么不去拿？”工人甲争辩着。

“老四，咱们是老朋友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拿出来咱们一起买酒吃好不好？”工人乙无赖般地提议。

“我的钱为什么给你买酒吃呀？”工人甲理直气壮地回答。

“这钱是你的？”工人乙指着对方手中的洋钱，另一手将铁锹扔在一边，“这钱是我的！”说着冷不防将钱抢到自己手里。

工人甲愤怒地：“你不讲理啊？你抢啊？”

工人们停下活，上前围观。

“谁不讲理？”

“你不讲理。”

“你打算……怎么样？”

“我打算……打你啦！”工人乙说罢向甲胸部打了一拳。

工人甲那里肯饶，还手打乙。两人厮打，互相揪住对方衣襟、头发，在地上翻滚……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不要打啦，不要打啦，二爷来啦，二爷来啦……”围观者中有人喊着。

“什么事呀？”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还围着长围巾的家伙眯缝着小眼上前问话。从口气听来，象是个工头。

一围观者：“他们为了那一块钱……为了一块钱，他们打起来了！”

“嗯？什么钱？”工头问。

“地下扒出来的。他没看见，我看见啦……他抢了。”工人甲说。

“钱呢？”工头问。

“钱……钱在他口袋里呢！”工人甲指着工人乙。

“拿出来！”工头命令着。

工人乙无动于衷。

“快点！”工头怒气冲冲地耍着威风。

工人乙被迫掏出银元，递与工头。

工头接过银元，眼眯得更细了，用手掂掂份量：“钱——在地底下扒出来就大家有份儿，交给我吧！我给你们管帐。过几天，我们买了酒，大家喝好了……”

工人甲乙都惧他三分，只好忍气吞声，白白丢了银元。

工人们继续干活，唱起劳动号子。

工头得意地把银元放到嘴边，对着它吹了口气，放到耳边试听银元的成色……

#### 四五

大街上。一报童在卖报，报架上摆满了各种报纸……

工头走来，从报架上拿下一份报，在报纸上搜寻着什么。……

报纸特写。标题和导语：

火山琼屑    小舞场一元十余跳    歌唱明星江秀霞下海当舞女

下面是正式新闻：

上海舞女，有如雨后春笋，多不胜数。惟社会不景气，娱乐场所，亦所难免。故小舞场有一元十数跳者。前曾煊赫一时之歌舞明星江秀霞，因其爱人孙某别有所恋，乃至无所归宿，生活困难，亦入某舞场为舞女矣。

看罢，工头将报纸往地上一丢，扬长而去。

报童十分不快，忿恨地望着工头，拾起报纸，放回原处。

#### 四六

“东亚跳舞厅”大门口。

海报竖立在门口，上面写着：

本舞厅每元十跳，奉送清茶。

工头走来，看看海报，走开。

隔壁。又一家舞厅。门扇上的字：“天官舞场。”

工头站住，看这里的海报：

本舞厅一元二十跳，茶点免费；

另奉玩具，大放气球。

工头离去。

又是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裸体舞女。还写着：

裸体表演，一元十五跳。

秘密赠品。

室内传出靡靡之音。工头走进。

#### 四七

舞厅内。

灯光昏暗，乐声靡靡。

对对舞侣搂抱着跳舞。

工头欲寻舞伴。

一丑舞女在茶座上坐着待客……

工头上前，示意请她跳舞。

丑舞女起身与工头跳起来。

仍然是昏暗的灯光，仍然是靡靡之音……

工头边跳，边贼眉鼠眼地观察着其他舞女。

一对舞侣闪过，伴舞的是江秀霞。

工头本来就不愿和丑舞女跳，见到江秀霞，馋涎欲滴，不等乐曲奏完，便急不可耐地抛开丑舞女，流气地抢过江秀霞：“对不住，调一调啊！”

舞客愕然。

工头得意忘形地跳着……

挂钟的特写：十一点一刻……两点正……

工头抱着江秀霞还在疯狂地跳着。

突然，疲惫的江秀霞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唷，当心一点，袜子都给你踩破了。”江秀霞不满地警告工头。

“什么？你说什么？”工头停止了跳舞。

“你当心一点，我的脚。”江秀霞重复刚才的话，指指下面。

“放屁，我花钱跳舞，你敢跟我动口吗？”工头威胁着。

“跳舞，也该有个样子。”江秀霞与他辩理。

“这是什么话？”说话间工头猛地打了江秀霞一个耳光，“你有眼睛没有？你知道我是谁？”工头耍起流氓威风，“哗啦”一声，他将茶几掀倒，茶壶、茶杯碎了一地。他还不不停地叫骂着：“他妈的，你看不起我吗？”

众人停住了舞步，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事情。

“对不起，对不起……”舞场老板赶过来，对着工头点头哈腰地。

“他妈的，他妈的，什么东西？”工头骂个不停。

“您别生气啊！”老板陪着笑脸，“她是新来的，她不懂规矩，请您特别原谅……”

江秀霞在哭泣……

“你是经理吗？”工头问。

“是。”老板点头。

“你总得知道规矩，你这场子还打算开下去吗？”工头进一步威胁着。

“总得请您帮忙啦！”老板只好仍旧陪着笑脸。

“必须停她的生意，从今以后，不准在这一带跳舞。”工头命令。

江秀霞吃了一惊。

众人不满，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怒目而视。

“停生意，好办。可是刚才的舞票……给我！”江秀霞一边抽泣，一边争辩着。

“你不要讲啦！”老板害怕地叮嘱她。

“舞票，哼哼！你大爷不少这个钱！”工头从口袋中掏出那块银元，在空中扔起，复又接住，再扔给江秀霞。

银元掉在地上。

老板弯腰拾起交给江秀霞。

“不要哭了，这个钱，用不着买舞票，拿回去吧！”

江秀霞接钱后欲走，却又被工头一把揪住：“哎……，一块钱十五跳，我方才只跳了十四跳……”

“诸位跳舞，跳舞！”老板努力恢复舞场秩序。

音乐起……

江秀霞含着泪水，强忍着所受的侮辱，陪工头跳最后一跳。  
工头狠狠地搂着她，拚命地、疯狂地跳着，摇摆着……

#### 四八

通艺工场大门。门口挂着“工余补习学校”的牌子。  
江秀霞按张曼留给她的地址，寻到了这儿。她穿着十分朴素，面容显得憔悴。

#### 四九

阁楼模样的屋子。屋内光线昏暗。这就是张曼她们开办的补习学校。  
房东坐在一张桌子边催租，桌上放着房租帐本。张曼战战兢兢地站在边上，墙角还有两个女教师在条凳上坐着。  
张曼掏出几块钱递给房东：“今天请你先收了五元，十月份该……”  
不等张曼说完，房东急忙截住：“不成……不成，今天至少得付清一个月。老是这样的初一捱到十五，十五捱到二十，今天是二十五啦！这是九月份的房票……”房东顺手撕了一张房票交给张曼。

“可是……”张曼面有难色。  
两个女教师上来安慰张曼：“好了，我们大家凑凑，看够不够。”  
大家掏出许多零钱，交给张曼。张曼数着将钱放到桌上。  
房东一看都是些零钱，极为不快：“喂，爽快一点，收房钱的，从来就没什么毛钱和铜子儿！”  
这时江秀霞推门进来，一眼看见张曼，十分高兴：“张曼姐，到底给我找到了！”

张曼急忙招呼着：“好久没有见了，你好吧？”  
在舞场中受了屈辱的江秀霞，听此问话只觉心头一阵发酸，她低下了头，悲哀地：“好什么呢？你看我这样子……你呢，好吗？”  
“请到这边来坐吧！”张曼一边点点头，一边让着座位。等江秀霞坐下后，又问，“今天怎么有空来呀？”

江秀霞：“我有点要紧的事情跟你商量。”  
“那么你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呀！”张曼又回到房东那儿，央求着，“帮帮忙吧，这已经是五元七角半了。”  
“喂，说不说也是没有用，赶快再拿出一元钱来！这些毛钱就是凑满了一块，我也不会要的。”房东指了指桌上的零钱，不耐烦地说着。

张曼：“可是，我们身上的钱全都交给你了。”  
“不行，今天没有一个月的房钱，明天请你搬出去。”房东不仅不同情，反而变本加厉，下着最后“通牒”。

江秀霞见状站起，走过来，关切地问张曼：“房钱？还差多少？”  
“还差一元，这些零钱他又不肯要。”张曼抱怨着。  
江秀霞稍加思索：“一块，那我有。”说罢，她从自己钱包中拿出了一块银元。

房东接过银元，摆弄着，欣赏着……  
正是那块被烟火熏黑了的银元，是工头作为舞票钱丢给江秀霞的。

“好啦！”江秀霞望着房东。

房东将银元在桌上摔了一下，放到耳边听听声音，连桌上的钞票，一同装入衣袋：“好，还有两个月，过两天我再来拿。”边说边走了出去。

对江秀霞的慷慨相助，张曼感激不尽。

“想不到你来了救了我们的急……”张曼感到她的到来有些蹊跷，“你的事情呢？”

“我不干了。”江秀霞摇摇头，“那个时候，你不是跟我讲过吗？只要肯吃苦，总可以过下去的……所以，我现在来找你，我准备跟你一样吃苦。”

“真的？”张曼有些不相信，“象我们这样的生活，你受得了吗？”

“吃苦，比出卖人格好得多了……”江秀霞说着，快要哭了出来。

“那好极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张曼拉起江秀霞的手……

## 五

通艺工厂大门。

房东出门，沿着墙根向左侧走去。

## 五一

迎面来了一个汉子，约有三十多岁。他故意撞了一下房东，然后假惺惺地：“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你走路不睁眼睛吗？”房东发着怒，骂着。

这汉子是个惯偷，就在他与房东相撞的一瞬间，房东身上的钱早已跑到他的手里了。等房东远去后，他得意地看着到手的银元、钞票……

## 五二

一小酒店。小偷正在喝酒。

老板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报纸。

报纸的特写：

### 财政布告

今日起现银元收回国有，  
公私收付一律以法币为限，  
不得行使现金，违者没收之。  
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治罪。  
核准发行之各行钞票通行。  
对外汇兑由三行无限买卖。

小偷喝罢酒，掏出了那枚被烟火熏黑的一元银洋交老板。

老板看了看银元：“请您换一换吧，这钱火烧过的。”

“什么？火烧过的？凑合着，我手里没换的钱哪！”

“就是不换，也不能用了。”老板说。

“大洋钱不能用？”小偷将信将疑地将洋钱收回，又去掏另外的钱，“给你毛钱。”

老板收起钱。

### 五三

酒店外街头。

远处传来丢钱人的声音：“……还要拿我的钱哪……我的盘费都给他拿掉啦……哪一位拿我的钱啦……”

丢钱的是一个乡下模样的人，他走到酒店门前，哭诉着：“谁拿我的盘费去了……谁拿我的盘费去啦……我的钱都给人家拿掉了，我的盘费……我身上的钱，不知谁给我偷了……这是我的盘费呀！盘费都给他拿去喽……”

街上的行人停住了脚步，走过来围观。

乡下人哭丧着脸，跺着脚……

小偷也过来围观。

“喂，你是从哪儿来的？”有人问。

“刚从安徽来，找亲戚没找着，正打算回去，冷不防来了个生人，在我身上一撞，我再在身上一摸，盘费都给他拿去了……”乡下人诉说着丢钱的经过。

“我看这人一定是‘挨党’！”又有人说。

“什么叫‘挨党’？”

“‘挨党’就是专门骗人钱的。”

“走吧！警察来啦！”有人在喊。

围观者散开。

“别哭了，别哭了。这块钱给你吧！”小偷将那一块银元给了他。

“谢谢老爷，救苦救难，谢谢老爷……”乡下人接过银元，头象捣蒜似的点着。

一个过路妇女也丢钱给乡下人……

“谢谢！”乡下人感激地对众人拱手。

### 五四

另一条大街上。

“诸位，你们给我乡下人评评理看，他欺负我乡下人。一块钱换两千九百五，昨天还换三千四百呢！”说话的还是那个丢钱的乡下人，周围围了不少人。

镜头拉开，乡下人是在纸烟店门前，向众人告着纸烟店老板的“状”。

“跟他说他不懂。”纸烟店老板在店内向外边的众人解释着，并颇为耐心地告诉乡下人，“我告诉你，自昨天起，大洋钱不能用了，要用法币，你懂不懂啊？”

乡下人——老实巴交的，他没有见过大世面，没有出过远门。大概从懂事的时候起，只知道洋钱是好东西，从未听说过它不值钱，不能用了，再加上方才被人偷过，不免心有余悸……所以，他怎么也不能相信洋钱不能用的这种鬼话。

“什么话，洋钱不能用啊？”他急切地说着。

“不能用了。”纸烟店老板一边卖货一边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你骗谁呀？我活到六十岁了，我没有听说过。”他说得那样认真，惹得周围众人一阵哄笑。

“今天还好用啊！过了几天，你带在身上要犯法啦！”一个围观者好心地劝说乡下人。

“笑话，你骗傻子去，带洋钱在身上，也犯法吗？”乡下人更不相信了。

一个已经在附近看了一会儿的胖子，渐渐凑到乡下人身边，贼头贼脑地拍了拍乡下人的肩膀，悄声说：“你说要换多少？换给我吧！”

“你要啊？三千四。”乡下人声音很大。

胖子赶忙示意乡下人小声点，然后仍然悄悄地：“三千四啊？你换到天边也换不到，我看你可怜，三千，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先生，再加几个好吧！”乡下人低声下气地哀求。

胖子接过洋钱，用口吹了吹，放到耳边……

## 五五

轮船码头。

货场上堆满了货物。

搬运工和各式旅客扛箱提包经过……

轮船高大的烟囱冒出滚滚黑烟。

“呜……”汽笛长鸣。

## 五六

船舱内。

胖子与另一走私犯谈着交易。走私犯伸出右手，有手指表示：一、二、五。

胖子也用手重复这个数字，说：“一块二毛半……是不是一块二毛五分？”

走私犯点点头，将桌上的钞票推向胖子。

两人数着钞票……

突然，舱门被推开，几名海关警察冲进来，不由分说，将那个走私犯带走。

警察搜查胖子。

“哗啦”，银元滚满一桌子，不少银元滚到地上。

警察把搜罗着的银元装入海关缉私帆布袋。

地上还有几枚银元。手电筒的光柱将它们逮住，装入口袋。

被烟火熏黑的那枚银元也被丢入口袋。

## 五七

大街上。“美霞花店”门前摆满了鲜花。橱窗里的圣诞老人又向人们祝贺新年。

商店门前，一个紧挨一个地摆着招牌、广告：拍卖、贱卖。不知哪家还雇了乐队——

喇叭吹着单调的旋律，让人心烦意乱。

“关店大拍卖”、“速清存货，年终大减价”各式广告应有尽有。

一切使人目不暇接。

## 五八

小学校教室。

透过教室的玻璃窗，可看到张曼在给学生们上课。黑板上写着“团结起来，保卫国土”八个大字。

张曼站在讲台上，她目光炯炯有神，显得格外精神。

（字幕）从前听唱《舞榭之歌》，今日改成《救亡之歌》。

张曼充满信心地高唱《救亡之歌》：

这儿有新的生命，火的热情，  
这儿有生的意志，战的精神，  
这儿有剑的锋棱，有铁的击声，  
这儿有自由的百姓，有坚固的长城，  
这儿有同声相应，有万众一心，  
这儿有你的无限前程，有我的引路明灯！  
这儿有前进，这儿没有消沉！  
这儿有前进，这儿没有消沉！

铿锵有力的歌声，振奋人心的旋律，使教室里的学生，无不异常兴奋……

## 五九

树旁两个棋迷停止了下棋，聆听收音机传出的歌声：“这儿有生的意志，战的精神……”

一个四口之家，围坐在收音机旁聆听……

一伙劳动者，停下手中的活，聚在收音机旁聆听……。

一个作家在写作，桌上的收音机里继续播放着歌声，作家搁笔聆听……

小学生列队演唱。

又一六口之家，凝神地在收音机旁聆听……

一男人剪影，面对收音机聆听。

又一男人剪影聆听。

男女声二重唱的声音：“这儿有新的生命，火的热情……”这声音是从“时装公司”门前的喇叭里传出来的。

一时髦女郎走过，注意聆听歌声：“这儿有前进，这儿没有消沉……”

一支成人小合唱队，排着整齐的队形演唱着：

这儿有前进，这儿没有消沉……”

## 六

何家。

收音机的特写。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女声独唱：“这儿有新的生命……”

何家客厅。全家又在吃年夜饭，除融融、融融母亲、融融祖父外，增加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是融融的父亲。

餐桌上，火锅已没有了热气，有的只是残羹剩菜……。

融融父亲正搂着小融融。融融随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唱着。

父亲夸赞着融融，问她：“你说，今年比去年好吗？比去年快活吗？”

小融融点点头。

父亲追问：“为什么呢？”

“今年爸爸回来了，大家都在一块了！”小融融亲热地望着父亲。

“噢，说得对，但愿明年比今年更好，更快活！你也更聪明，更好看，更幸福。”听了融融的话，父亲非常高兴。

“天不早了，融融，去睡吧！好吧？”融融母亲一边和女佣收拾餐桌，一面催促着融融。

父亲也慈爱地哄着：“对了，去睡吧，明天早一点起来，穿新衣裳，吃年糕……爸爸帮你去睡好吧？”

融融打了个哈欠，点点头。

父亲抱起她走出客厅。

融融祖父还是那身穿着，人显得更苍老了——头发更加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比一年前多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又来临了，他照例想到应该给小孙女压岁钱……。

他习惯地起身掏了掏衣袋，然后来到书房……

## 六一

书房。

融融祖父手里拿的已不是银元——而是几张法币。

他慢慢地走向靠墙的书桌，坐下，拉开抽屉，拿出红纸。

他用红纸包好纸币，从笔筒中选了一支毛笔。

他舔饱了墨汁，在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年年如意”几个字。

祖父看了看纸包，上楼……

## 六二

楼上卧室。

融融已钻进被窝，但还没有睡着。爸爸、妈妈在床边陪着她。

融融看见祖父进来，微微一笑，闭上眼，假装睡着……

祖父来到床前，将红纸包往融融的枕下塞……

融融睁开双眼，急忙问：“爷爷，做什么呀？”她的头一歪，天真地，“给我压岁钱吗？”

“对了，给你压岁钱，愿你年年如意。”祖父伏着身子对融融说，“压岁钱也已经放好了……”

融融笑了。

融融父母也笑了。

祖父亲了一下融融……

融融慢慢地闭上眼，香甜地睡了……

音乐——强烈的前奏，响亮、明快……

雄壮的《救亡之歌》的歌声又起：

这儿有新的生命，火的热情，

这儿有生的意志，战的精神，

……

这儿有前进；这儿没有消沉！

这儿有前进；这儿没有消沉！

# 祝福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 第一章

—

(鸟瞰) 远远的一个穷僻的山村。(音乐)

从模型缓缓推进,(溶入)外景。

山坳里,上十间破烂的茅舍,疏落地点缀着。

(缓缓摇过)

(旁白)(低沉但苍劲的调子)“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多年以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

(音乐)

(从茅屋摇到一条人们用脚走出来的陡峭的山径。一个女人背着一筐柴,渐近。)

她衣服褴褛,形容憔悴,额边流着汗,近三十岁,沉思似的没有表情。这就是祥林嫂。

迎面走过镜头。

从山坳后面转出一个人来。短打,用一条黑汗巾束着腰,辫子盘在头上。瘦削的脸,机伶,世故。他是祥林嫂的远房亲戚卫老二。用手掌遮着夕阳,看清楚了之后,喊:

“祥林嫂。”

祥林嫂回过头来。

“打柴?”卫老二说。

“暖,”祥林嫂低声回答,“二哥。”

卫老二赶上了她,边走边说:

“你婆婆在家?”

“在。”依旧是低声回答。

走了几步,卫老二从背后看到祥林嫂发髻上的白头绳,用同情的调子:

“还给祥林戴孝?唉,人死了,算啦,想开一点。”

祥林嫂低下了头。

走近茅屋。

(溶入)

二

小屋里。黑黝黝的,只从右边的小窗户斜射进一线夕阳的光线。祥林嫂放下打来的柴,推门进来。

一张饭桌,两张条凳,婆婆坐在矮凳上勒乌桕。——这时候正是秋末。

“妈,卫二哥来啦。”祥林嫂搬了柴火到后面去。老二跟着进来,在条凳上坐下。

“大婶，好吗？”

婆婆动也不动，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唠叨地：

“好什么，人都死啦。”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左手供着的祥林的半尺高的小牌位和成了灰色的白布孝帏。

“老天爷跟穷人作对，今年柏子又是小年。”婆婆继续唠叨，把篮子里勒下来的柏子一扬，“五六棵树，才这一点。”

老二拿起打火石来打了火，吸起烟来。

“怨什么，今年不好，明年就好啦。”

祥林的弟弟阿根牵着两只山羊回来，经过门口，牵到屋后去了。

“看，阿根快长大了，”卫老二找到了题目，“他今年十五？”

“十六啦。”

“那就对。大婶，十六岁不算小，我看，也该给他成家啦，要是你有意思……”

婆婆爆发似的：“还提这个。饭还吃不上，还娶媳妇，祥林死的时候借的那笔棺材钱，越滚越大……”

老二的那双小眼睛望屋后睃了一眼，把条凳拉近一点，低声地：

“喂，大婶，不从她（用嘴向屋后努了一下）身上打打主意？”

老太婆抬起头来，想了一下，站起来，望后屋大声地：

“喂，怎么的，还不快去打水，天快暗了。”

祥林嫂提了水桶出去。老二望着她的背影，看她走远了之后说：

“年纪还轻，长相也不坏，……”喷了一口烟，停住。

“你有什么主意？”

“主意倒有。后山贺家坳里，有个贺老六，上个月托我给他找一个老婆，深山野坳，哪家姑娘肯嫁呀，他说，‘二婚头’也可以。……”

老太婆开门见山：“肯出多少？”

老二正要答话，阿根进来了。叫了一声二哥，坐下了。

老太婆看见他不讲，催他：

“怎么，噤了口啦。”

“数目不小，八十吊。”

“八十吊？”

“唔，大数目。你是精明人，可以算一算。给阿根订门亲，财礼算它四十吊，够体面了，还掉二十吊棺材钱，办喜事用十吊，不是还剩……”

“要一百吊，最少，九十。”

老二笑了。“唉，真是人心不足，荒年乱世，哪有这么好的买卖啊。又不是黄花闺女，”把烟管在凳脚上敲了几下，站起来：

“那就算了。我又没有一个钱好处。”打算走的样子。

老太婆一把将他拉住：“你，讲话算数？”

“嘿，我老二哪一次骗过你呀。”

阿根插进来：“妈，卖地？”

“你别管。”将他支使开。

老二嘴上挂着奸笑，对阿根：“不卖死的，卖活的，卖了给你娶媳妇儿，好吗？”摸摸他的头。

老太婆鬼鬼祟祟地：“要是讲定了她不肯，……”

“不肯？那就抢亲。老规矩。（拍拍胸）有我。”

人影和脚步声，祥林嫂提了水回来了。

老二：“好，就这么办。（出门，有意讲给祥林嫂听）可是，借的那笔棺材钱，得早点还咯，中人不好做。”

阿根望望祥林嫂，又看看他母亲的脸色。

（溶入）

### 三

晚饭后，祥林家后进小屋，祥林嫂正在收拾碗筷，阿根轻轻地进来。外面秋蛩之声，月光如水。

“嫂嫂。”

她吓了一跳：“阿根，还不睡？”

阿根稚气地作出一种秘密的神气：“他们要来抢咯。”

“抢？抢什么？”

“抢亲，抢你……”

“阿根，谁说的？”

“方才卫老二跟妈说，卖了你，……给我……”

“当真？”祥林嫂紧张起来，“你……”

“噯，讲定了，卖到山坳里去，八十吊。”

祥林嫂面色大变，放下手里的活：“你不……骗我？……”

“谁骗你呀，人家好心，告诉你……”

祥林嫂失神似的坐下。阿根正要讲下去，……

“阿根！”老太婆在前面叫了。阿根匆匆走出。

### 四

前屋，油灯下，老太婆低声对阿根说：“方才二哥讲的话，不许说，懂吗？订了亲，开春就给你娶过来。……”

阿根有点害臊，低下了头。

（摇过）门背后，祥林嫂在听。紧张、恐惧和思虑的表情，看见老太婆站起身，连忙退回。

（溶入）

### 五

后屋，月光下，祥林嫂痴呆地站着，（推进至半身）她在流泪。

（音乐）

她终于下了决心。很快地回身，收拾了几件衣服，包好，听听前面已经睡静，轻轻地拨开门闩，出去。回头看了一眼，拔步跑去。

（溶入）

### 六

路上，月光下，祥林嫂在荒路上奔跑，远远的犬吠声。

她终于跑到了到镇上去的“官路”。

（淡出）

## 第二章

### 七

（淡入）黎明，靠近鲁镇的路边，一条小溪流过路旁。祥林嫂又倦又饿，伏在溪边河埠上，用手掬起一些水来，洗了洗面，拍了拍昨夜跌扑中沾在衣服上的泥土。

一群鸭子在水上游过。

她茫然。

路边摆豆腐摊的阮大嫂拿了一些做豆腐的工具到河边来洗，走到埠边，看见有人蹲在那边不动，有点奇怪。因为她既不在打水，又不在洗东西。

“让一让。”她说，瞟了一眼。“咦，你不是……祥林嫂？”

祥林嫂一怔，反射地想逃走，看见是阮大嫂，连忙招呼。

阮大嫂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已经看出几分意思来了。低声地：“怎么的，逃出来的？”

祥林嫂点了点头，求救的表情，哭了。阮大嫂催她：“说呀，哭什么？”

祥林嫂用袖子揩了一把眼泪，诉述：

“卫老二……串通了婆婆，……要卖掉我，……卖到山坳里去。……”

阮大嫂吃惊，有点同情：“卖你？”

“嗯，祥林，死了还没有半年……”

祥林嫂抽搐着，二人沉默了一会，阮大嫂说：

“那，怎么办？逃了出来……”

祥林嫂求救似地望着她。阮大嫂忽然想起似的，说：“唔，试试看，前天听鲁家四太太说，她家里要一个帮工……”

祥林嫂眉间开朗了一些，似乎绝处逢生。

“鲁家四太太……？”

“谁不知道啊，鲁镇上，鲁四老爷家。好，试试看，我陪你去。……”拉起祥林嫂，阮大嫂继续说，“先去喝碗豆浆，梳梳头，换件衣服。”

二人上来。阮大嫂用手遥指：

“就是那边，大墙门里。”

祥林嫂抬头远望。

### 八

镇上的鲁四老爷家远景。（推进）大门。（溶入）

鲁四老爷的书房。

壁上挂着朱拓的大“寿”字，摹陈抟老祖笔法。对联一边可以看出八个字：“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上一联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窗下案头是一部残缺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之类。

鲁四老爷坐在太师椅里抽水烟，鲁四太太在折银锭，嘴里低声地念佛。

阮大嫂陪了祥林嫂进来。先向四老爷福了几福。

“四老爷，四太太。”阮大嫂用谄媚的口气说，“你们要用个女工，正好有个人从乡下出来，带来请你试试看。”

四太太继续念着佛，将祥林嫂上下打量着。祥林嫂显然已经在阮大嫂家里收拾了一下了：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四老爷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一眼，忽然看到她头发上扎着白头绳，皱了皱眉，显然是讨厌她是个寡妇。

“她是我娘家的邻居，死了当家人，家里苦，出来跑人家，四太太你看……”阮大嫂絮叨地说。

四太太这时才停止了手里的工作，站起来，再仔细看，看她手脚壮大，模样也还周正，决定用了。用不上劲的口吻：“好吧，留下来试试，就请你阮大嫂作个保。”回头来，瞧见在门边张望的小丫头阿香，“阿香，带她们到孔老爷那边去立个契。”回头对阮，“辛苦你，一切照老规矩。”

阮大嫂千恩万谢。

## 九

鲁家的帐房间。

帐房老孔指点着祥林嫂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十”字。

小丫头阿香、四太太的小儿子阿牛挤着看。

—

鲁家后门。

祥林嫂跟在阮大嫂后面。后门口。

阮大嫂叮嘱：“好好地在这里做，要勤快。四太太烧香吃素，爱干净，鲁镇上出了名的好人。”

祥林嫂尽点头。阮大嫂走了，又回头来说：

“要好好服侍牛官，他们家的命根子。”

（淡出）

## 第三章

—

（淡入）鲁家，已经是冬天了。四老爷耽在靠椅上，愁眉苦脸，阿香在给他捶背，四太太端了一炷香，从里面出来，插在窗口的香炉里，对天合十。

四老爷自言自语地：“天变了，快下雪了，天气一变，我的腰……”用手背捶自己的后腰部，对阿香，“这里，重一点。”

祥林嫂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桂圆汤出来，放在四老爷前面的茶几上。她在这里做了一些时候，面色红润了，穿得干干净净。

四太太上好香，回到四老爷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拿起念佛珠来，看了祥林嫂一眼，说：

“去淘米吧，今天中饭早一点，老爷要去收租。”

“好。”祥林嫂随手把方才四太太吃过早餐的碗筷收拾了一下，下场。四太太继续说：

“身体不好，就让老孔去收收算了，顶多也不过十来担谷子。”

四老爷反驳似的：“谁说十来担？帐上还有三十几担，重阳赖到冬至，冬至赖到过年。这些穷鬼……”（咳嗽）祥林嫂量了米，端着淘箩从窗口经过，去淘米了。四太太看了她一眼，对四老爷：

“你说她寡妇，不好（得意地露出一丝笑容）大家都说四老爷家用着人呢，手脚勤快，一个男人抵不过她，……今年过年，可以不要添短工了。”

四老爷似笑非笑。忽然叫阿香：“叫老孔来，把帐簿算盘拿来。……”

## 一二

小河边，祥林嫂正在淘米。

河对岸一个人影闪过，她没有注意到。

对岸是一个很小的村子，这个人看见祥林嫂，眼睛一亮，走近一些，半个身子躲在一个稻草堆后面，张望，证实了果然是祥林嫂。这个人就是卫老二。他点了点头。

祥林嫂淘好米，站起来，忽然看到卫老二，立刻神色大变，仓惶回身就走；卫老二想叫她，又住口，沿河跟着走。

祥林嫂愈走愈快。从一条叉路，阿香割了一篮地头上的青菜回来，看见她在跑，在后面喊：

“祥林嫂，……”

祥林嫂回头，拼命摇手对她示意，阿香不懂，跟上来。对岸卫老二止步，点点头，晓得她是在鲁家了。

## 一三

鲁家后门口。

祥林嫂喘息未定，阿香好奇地跟在后面，似乎在问她。祥林嫂看见后面没有人了，低声对阿香说：

“就是他，卫老二，……”

“怕他什么，那……”

“不是，他会出坏主意。”二人入内。

（溶入）

## 一四

鲁家全家吃中饭。祥林嫂还是惊魂未定，有紧张的神色，四太太看了她一眼，她匆匆把饭菜摆好，下去。

四太太问阿香：“什么事情，她失魂落魄的。”

阿香：“碰到了熟人，就是她的堂房哥哥，说要……”

四老爷眉头一皱：“对吧，我早说了，一定是逃出来的。”

四太太若无其事：“逃出来，怕什么？”

阿牛使劲夹了一大块肉，狼藉满桌，四老爷用筷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阿牛扁扁嘴，欲哭。

（溶入）（音乐）

一五

窗外，下雪。除夕晚上鲁家正在敬神祝福。

（溶入）

窗外的梅花开了。

（溶入）

一六

小河边，早春时节，祥林嫂正在淘米洗菜，一群鸭子游近她淘米的地方，她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泼水将鸭子赶开。

远远的一只乌篷船靠了附近的岸，祥林嫂看了一眼，面色变了。

船上的篷是全盖起来的。突然从里面跳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卫老二，另一个是“山里人”的大汉子。卫老二奸笑地和山里人做了一个手势，那人一跃上前，抱住她，把她扯进船里去了。祥林嫂正要大喊，尚未出声，卫老二把一块高丽布手巾塞住了她的嘴巴。

接着，祥林母亲和阮大嫂从船里出来。

路上，阮大嫂有点为难的神气：“叫我怎么说呀？”

祥林母亲：“方才不是，卫老二教了你了？不怕。”

阮大嫂勉强地走。

船很快地从岸边撑开。

（溶入）

一七

鲁四老爷家。

阮大嫂和祥林母亲站在鲁四老爷夫妇前面，老孔站在门边，阮大嫂忸怩地陪着笑脸：

“她就是祥林嫂的婆婆，她家里……”对祥林母亲，“你说呀。”

祥林母亲倒很从容，她说：“回四老爷、四太太，实在对不起，开春了，家里人手少，地上没有人，只有老的和小的，想接她回去，……”

四老爷已经了然于心了，拼命抽烟，不理睬。四太太望了阮大嫂一眼：“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刚教会了，做熟了，忽然要走……”

祥林母亲接上来：“早想来了，走不开。要是四太太中意她，春花下了地，再叫她来……”

四老爷说了：“算了，既然她婆家要她回去，让她走吧。”回头来望了一眼老孔，“给她算算帐。”

祥林母亲十分高兴，连忙道谢。老孔上前一步：“方才我算了一算，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全存在帐房里，祥林嫂俭省，一个钱也没有用。”

四太太很机敏地：“今天……？”

老孔：“二十三。”

四太太：“那，工钱算到上个月底。”

四老爷：“这是规矩，临时走了，我们要另外找……”

老孔：“对对，这是天公地道……”

祥林母亲想讲话，阮大嫂阻止了她。

四太太想起了似的：“老孔，走的时候看看她的包裹。别把东家的东西拿走。哪一个用人不……”

老孔赔笑：“当然当然，阿香，来……”

祥林母亲和阮大嫂千恩万谢，由老孔陪了下场。

四老爷：“早跟你说，用人得先打听打听，逃出来的，不是好货。”

四太太抗辩：“可是，这儿的人谁不说祥林嫂好呀，不讲话，尽做事，去年过天，掸尘、扫地、杀鸡、连夜煮福礼，全是她一个人，（反问）去年过年不是没有添短工？”

四老爷：“算了算了，另外找。（想起似的）噯，怎么她自己不见呀？”

四太太：“阿香。（阿香上）祥林嫂呢？”

阿香：“在淘米。”

四太太：“去看看。”

（溶入）

## 一八

小河边。特写，一淘箩的米，一束洗好了的菜，一条鱼，在河埠上。

阿香吃惊，举目四望，没有人，那只船已开走了。她大声叫：“祥林嫂，祥林嫂……”

（淡出）

## 第四章

### 一九

（淡入）山坳里，贺老六的木屋前面“稻地”（浙东土语，即屋前空地）摆着三张板桌、条凳，桌上已放碗筷……

尽管是穷人家，贺老六家里也点缀了一下，板门上贴上一个大红喜字，贺客近十人，在稻地上嗑瓜子；一个女客带了小孩上。

女：“老六，恭喜恭喜！”

贺老六是一个瘦长的猎户，善良而老实的面貌，欢喜地：“多谢多谢，请这边坐吧。”

一个乡下老头子向贺老六的哥哥唱喏：“老大，恭喜恭喜，老六成家了。”

老大回礼：“多谢多谢。”

孩子们起哄：“新娘子来了，来了。”

女：“快来了吧，新娘子。”

老大：“快了，快了。”——去招呼别人。

另一男客和女的低语，女的笑着：“那还不是老一套，二婚头出嫁，总得哭呀闹呀……吵一阵的。”

一个小姑娘凑上来：“新娘子是‘二婚头’？”

女的怕贺老六听见，一把将小姑娘推开。

远远的人声。

一个小伙子，抓住贺老六：“六哥，抢亲抢亲，得新郎亲自去背啊……”  
贺老六有点害臊。  
一顶小桥，卫老二和三四个壮汉押着，来了。大家拥上去。  
卫老二几乎是用对付猛兽的姿态，一上去就抓住祥林嫂的两只手，带拖带推，望屋子里送。  
祥林嫂挣扎着，很明显，她已经抗拒挣扎了好久，嗓子哭哑了，乱头发披在额上，双脚顿地。  
看热闹的小孩起哄，拥到门口。  
祥林嫂用破嗓子挣扎出一句话来：  
“强盗，强盗……青天白日，你们……”  
卫老二：“不用闹了，今天大吉大利，……贺老六人好，有本事，嫁了他，总比做老妈子好。”使劲一推。  
卫老二：“你看看，不错吧，嘿，为了你，贺老六特意买了新棉被，新衣服……”  
祥林嫂：“放我回去，放我回去，我不……”又哭了。  
卫老二：“回去？回哪儿？婆家不要你了，得了钱了，……”  
有一个上年纪的乡下人——贺老六的大哥喊：“吉时到了，拜天地……”  
一个小伙子拉着贺老六和她并站，卫老二扶着祥林嫂站在香案前面。有人喊：“掌礼——”  
一个老年人：“新郎新娘拜天地……”  
祥林嫂挣扎得厉害，卫老二满头大汗，抓住她，她猛不防一头撞在桌角上。  
人们惊呼。贺老六也大出意外。贺老人拦开看热闹的人。  
祥林嫂满面流血，昏厥过去了。一个老太婆毫不迟疑地抓一把香灰合在伤口上。  
卫老二狠狠地把坐在地上的祥林嫂一把抓起，对贺老六：“别怕，拜天地！”  
年轻人又把贺老六拉回来，祥林嫂被人扶着，傀儡般地作拜天地之状。  
老太婆低声絮絮地说：“到底是在读书人家帮过工，有见识，……（想了想）一女不嫁二夫嘛……”  
祥林嫂人事不知地被送入阴暗的“新房”。  
贺老六又急又窘，一切只凭卫老二摆布了，自己插不上手，只能对客人们说：“各位到稻地上吃酒吧，让她息息！”  
人们一哄而出，一个小姑娘还想进去张望，老太婆一把抓住往外拖：“坐席了！”  
（溶入）

## 二

贺老六家的“新房”。晚上，两支“四两头”红蜡烛已经点了一半。祥林嫂人事不省地躺在床上，贺老六凝视着她。  
忽然，祥林嫂抽搐了一下，惊醒了，又啜泣。贺老六走近一点，低声地：“好点了么？”  
祥林嫂看见他，拼命挣起来，惊叫：“走开，走开，让我回去。”又力竭

倒下了。贺老六扶住她，她挣扎避开。又哭。贺老六无法可想，自己搔搔头。看她不动了，把一条被子盖在她身上。

（摇到）一对蜡烛。（溶入）蜡烛已经点完了。（摇到窗外）

天亮了。鸡啼。祥林嫂躺着。

贺老六显然一夜没有睡，提了一壶热水，手里拿了两个烤熟的山芋进来。

祥林嫂听见门响，惊醒，茫然地看了一眼贺老六，反射地坐起来，想避开他。

贺老六轻声地：“别怕。（停一下）饿了，喝点热水，这是……”

祥林嫂用一种哀求的声音：“求求你，让我回去，让我……”

贺老六似乎已经想了很久了。说：“你一定要回去，也好。（停了一下）吃了东西，洗洗脸，……我送你回去。”

出于祥林嫂意外，将信将疑：“真的，让我回去？”

贺老六点头，显然，他是失望而苦痛的。“你，先喝点水……”（给她倒了一碗热开水）

祥林嫂呆住了，半晌，忽然哭起来。

贺老六走近她，站在她身边，几秒钟，才说：“头上还痛吗？”

祥林嫂抬起头来望他。

（特写）贺老六的老实而又有点惶惑的表情。

贺老六把一碗开水递过去，祥林嫂迟疑了一下，伸手去接。

（淡出）（很远很远的音乐）

## 二一

（淡入）山坳里，深秋，贺老六背着比他身体还大的一捆柴回来。稻地上，祥林嫂正在舂米。贺老六把柴放下，对她看了看：“我来吧。”

祥林嫂胖了些，神色也愉快了，在这里我们才看到了她的愉快的笑容，停了一下：“你息息吧，快完了。”

她用手揩了一下额上的汗，（特写）额上一个疤。

（溶入）

## 二二

山坳里，贺家小屋不远的山路上。

天下着雪。贺老六从山背后转出来，对自己的屋子喊：“喂，快来，……”

祥林嫂闻声奔出。

贺老六打到了一只很大的狼，拖着回来。

祥林嫂迎上去，帮他拖那只猎物。忽然发现他腿上负了伤。惊呼：“啊哟！”

贺老六把土枪交给她，自己把狼背起，对她说：“不要紧，一点点……”

祥林嫂怜惜地抢着去背那只狼。

贺老六疲乏之状，揩汗。

祥林嫂：“你，太累了，叫你今天别出去……”

贺老六：“这只狼，值三吊，凑一凑，还了那笔债……”

祥林嫂敛了笑容。

(溶入)

## 二三

祥林嫂生了一个孩子，贺老六忙碌地照顾着她。

(溶入)(很低的音乐)

(低沉的旁白)“日子很快地过去了，一年又是一年，人家说，祥林嫂交了好运，可是，这好运并不长久。……”

## 二四

浓荫中的蝉声，这是夏秋之交。

阿毛已经两岁了。

祥林嫂在厨下煎药，阿毛捉到了一个知了，从外面奔入，高兴地叫“妈”。知了发出很响的叫声。

祥林嫂制止他：“阿毛别吵，爸刚睡着。”

贺老六的声音：“阿毛，来。”阿毛跑到床前。

贺老六病了，祥林嫂给他端药：“喝吧，出身汗，就好了。”

贺老六喝了药，作一苦脸，忧愁地：“秋风起来了，要是病不好，……那笔阎王债……”

祥林嫂安慰他：“不要多想，养养，就会好的。”

贺老六一阵腹痛，祥林嫂给他揉。

阿毛叫：“爸爸！”

(划过)

## 二五

山路旁的一个破凉亭，冬天，风很大。

卫老二和贺老大。

卫老二：“看样子，老六的病不会好，那笔债，越滚越大，你是保人，加上你自己八月半借的，一共……”

贺老大无言，用力地用火石打火，打不出火来，老二把一盒洋火递给他。他抽烟，无言。

卫老二：“怎么的，哑啦？你可以哑，人家向我追，逼，我怎么办？”等着他回答。

贺老大好容易说：“和你一起去讨吧。”

卫老二奸笑，“去要，砗糠里榨不出油来，老大，我看——”望着他，“想想别的办法。”

贺老大：“什么办法？”

卫老二：“你的那位老弟，看样子也不久啦，他一死，那间房子，不是归你还归谁？”

贺老大：“他老婆……”

卫老二：“那，你不用操心。……”

贺老大沉思，有点动心。

卫老二：“主意打定了没有？”

贺老大：“他有病，这话，……怎么说呀？”

卫老二：“你不去？好，（伸手）那么你给钱？”

贺老大：“宽限几天，好不好，……”

卫老二：“快年底了，你不想办法，明天叫债主自己来。……”（站起来要走了）

贺老大：“老二，帮帮忙，我去说，我去……”

（淡出）

## 二六

（淡入）

春天了，早晨，老六依旧躺着，祥林嫂端了一碗饭上来。

阿毛在玩他爸爸的那支猎枪。

祥林嫂：“趁热，吃吧，上次就为吃了冷饭，打了反复。”

贺老六全无精神，摇摇头：“我不饿，给阿毛吃。”

祥林嫂：“他吃过了。”看见阿毛要吃的样子，连忙打发他：“阿毛，去剥蚕豆！”把一小篮蚕豆交给他，“枪玩不得。”

阿毛对他爸爸：“爸，我大了跟你去打狼，好吗？”

贺老六：“好。”

阿毛拿了蚕豆，到门口去。祥林嫂喊：“就在门口剥，不要走开，地上湿，当心鞋子。”

阿毛在门口，剥豆，晒太阳。

远远的贺老大和卫老二上来。卫老二看见阿毛，对贺老大：“你看看，讨老婆，生儿子，阿毛三岁了，借的钱还没还清。这怎么说得过……”

阿毛：“大伯！”（对屋内）“妈，大伯来了。”

祥林嫂开门出来：“大伯。”看见卫老二，有不吉的预感。低声：“二哥。”

卫老二：“老六好一点吗？”不等回答，进门去了。祥林嫂跟着进来。

贺老大走到床前，正要开口，贺老六用哀求的口吻：“二哥，一病就是半年，实在没办法……你跟东家讲一讲。”

卫老二根本没有理他，发现了一碗白米饭，指着对贺老大：“老大，你有眼睛，自己看，吃的是白米饭。……”

祥林嫂：“他病，借了一点钱……就买了这一点……”

卫老二笑着：“有地方借，不错呀！”对贺老六，“不要装穷，借也好，当也好，还钱！”

贺老六有点生气了，不答。

贺老大：“兄弟，去年过年，我给逼得差点儿上吊，你……”

贺老六想讲话，又停住，对祥林嫂：“你到后面去。”

祥林嫂不放心，但，顺从地走了。

贺老大看看卫老二。卫老二面孔一板：“你自己说！”

贺老大：“兄弟，实在没有办法，把这间房子……”

贺老六紧张。

贺老大继续说：“……押一下，先还了帐，等你病好了，再说。……”

贺老六挣起半个身子：“押房子？”

卫老二：“我算了算，押了房子，还了帐，还可多十几吊……”

贺老六大怒：“你出的主意？”

卫老二冷冷地用嘴指着贺老大：“问他。”

贺老六：“卫老二，你太狠了！不让人活，是不是？”

卫老二反驳地露出凶相：“什么，借了钱不还，还说别人狠心，你，你打算赖，……给不给？”（声势汹汹）

贺老六横了心：“不给。”

卫老二奸笑：“好厉害，不给？再说一遍！”

贺老六：“不给，不给，你……”

卫老二一把抓住他的胸口：“到镇上去，吃讲茶评理，……”

贺老六挣扎了一下，奋然起来，看见方才阿毛玩过的猎枪，拿起枪来。卫老二和他夺，贺老大想劝解，插不进去，二人争夺，祥林嫂闻声进来。

“二哥，二哥，你……”

卫老二发狠，把枪夺过来，望贺老六腰边用力地一下。贺老六踉跄数步，跌倒。祥林嫂扑上去，用身体护住他。贺老大趁机拉住卫老二。

卫老二知道闯了祸了，但故意镇定：“仔细想一想，明天交钱，”作要走状，“老大，走。明天不还钱，后天来收房子。”

祥林嫂：“醒醒，你醒醒！”用力地扶住他。贺老六挣扎了一下，又倒下。

卫老二和贺老大出门。

门口，一张小矮凳，一只篮子里的蚕豆。阿毛不见了。

卫老二和贺老大二人走上山坡。

## 二七

二人背影，迎面有个女人奔来，喊：“狼！有狼……”

## 二八

祥林嫂好不容易把贺老六扶到床上，他已经气息奄奄。祥林嫂喊：“阿毛爹……”

（外面女人声音）“有狼，狼吃小孩了……”

祥林嫂突然想起阿毛，大叫：“阿毛！阿毛！”没有回音，她奔出，在门口看见小凳和篮子。她发疯似的望山路上奔，喊：“阿毛，阿毛……”

（溶入）

## 二九

深山中，祥林嫂狂奔，叫喊：“阿毛，阿毛！”

远远的回声：“阿——毛——”

祥林嫂突然止步。俯下去，拾起一只小鞋子。正是阿毛的鞋子。再看，一块石头上的血迹……

祥林嫂失神似的呆了一下，放声哭了：“阿毛……”

方才走过的女人，和一二猎户拿着枪棒赶来。

看见祥林嫂的样子，一切都明白了。那女人扶住她：“祥林嫂，祥林

嫂……”

### 三

祥林嫂被那女人扶着，失神似的回到家里，手里拿着那只小鞋子。  
走到床边，才想起了贺老六的病，扑上去看，(特写)祥林嫂的面部，  
惊愕，痉挛。她扑在贺老六身上，无声地哭  
抽搐的肩膀。  
(缓缓地淡出)

## 第五章

### 三一

山坳里。(音乐)  
祥林嫂梦游似的走着。她的颜面，失神，茫然，不知道是苦痛呢，还是在想些什么，憔悴，眼睛无神。  
(溶入)

### 三二

阿毛被狼吃掉处。祥林嫂孤零零地站着，她的面部，愈憔悴消瘦了，嘴里不知喃喃地说些什么。她的手，紧紧地捏着阿毛的那只小鞋子。  
(溶入)

### 三三

祥林嫂走着，她的鞋子已经破烂了。秋天的落叶吹过，她打了一个寒噤。  
(溶入)

### 三四

鲁四老爷家。  
又是阮大嫂陪着，祥林嫂站在鲁四太太前面了。  
阮大嫂：“这实在是叫‘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不坏，谁知年纪青青，就断送在伤寒上，幸亏有了个儿子，将来有依靠，哪知又给狼衔去了。她剩了一个光身，大伯把房子收去了，这真叫走投无路，凑巧太太家里正要添一个人，所以……带了她来，用熟了，总比生人好一些。”她似乎很慈悲的样子。  
四太太一边念佛，一边望着祥林嫂。四老爷在打算盘，听到狼衔去了她的儿子的时候，抬头看了她一眼，照例是皱了一皱眉头。  
阮大嫂：“真是苦命，四太太，你……”  
四太太慢吞吞地：“你说说，怎么狼会拖小孩……”  
祥林嫂慢慢地：“我真傻，真的。”她抬起了没有神的眼睛，“我单知道

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叫阿毛在门口剥蚕豆，他……”她呜咽起来。

四太太不耐烦了，有点踌躇，望了一望四老爷，于是阮大嫂很快地说：

“哪一家不知道四老爷四太太是宽宏大量的，肯帮穷人的忙，她现在真是走投无路……”

祥林嫂用手背揩了一下眼睛，继续说：“阿毛给狼吃掉了，只剩下一只小鞋子……”（不自觉地用手去衣袋中摸那只鞋子）

四太太“善心”发了，“眼圈有点红了”，同时看见四老爷也一心算帐，没有反对，便对阮说：“好吧，譬如做好事，阿香，带她到下房去，换换衣服，洗洗脸。”

阮大嫂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嘘了一口气。祥林嫂也似乎安了心，不待阿香带路，自己驯熟地提了铺盖，到下房去了。

（溶入）

### 三五

鲁家厨房。

晚上，菜油灯下，柳妈、阿香，还有已经成为少年的阿牛，围着祥林嫂，要她讲狼吃小孩的故事。

祥林嫂：“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欲哭）

（划过）

### 三六

客厅，保险灯下，鲁四老爷在对四太太发话。阿香在给他捶背。

四老爷：“上了一次当还不够，第二次又来，……”

四太太想说话，被他拦住了。

四老爷：“第一是不吉利，用这样的晦气人：嫁两个，死两个……”

四太太：“你，不知道用人的难处。祥林嫂就是勤谨，不讲话，手脚快……一个抵两个……”

四老爷：“好了好了，已经用了，用她帮忙可以，有些事情可不能让她沾手，譬如拜祖宗的时候，祭天地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能让她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四太太点头，一边念佛。

阿香好奇地听着。

（溶入）

清晨，四太太又照例点着香，在窗前默祷。祥林嫂在扫地。四太太看见她，立刻回过头来。

四太太：“祥林嫂，佛堂前，你不要来，这里的事情，让柳嫂来做。（着重地）香炉，蜡烛台，你都不要动。”

祥林嫂茫然地听着。

四太太上好香，回到卧房去了。阿香鬼鬼祟祟地走到祥林嫂面前。

阿香：“祥林嫂。”祥林嫂望着她，阿香说：“昨晚上四老爷说，叫你只

烧火，劈柴，挑水，……这里的事情不要做。”

祥林嫂：“这，为什么？”

阿香笑了：“他说，你，嫁两个，死两个，晦气的，东西碰了你的手，菩萨和祖宗都不吃。……”

祥林嫂吃惊，起初是茫然，后来害怕起来，看着自己的手，好象自己的确是一个“晦气”的人了。（音乐）

（溶入）

### 三七

厨房，冬至节。

祥林嫂形容憔悴，心不在焉地在烧火，四太太站在门边看，皱皱眉头。锅里煮的东西沸了，声音使祥林嫂惊觉，站起来揭锅盖。

四太太喊：“祥林嫂，你不要动，我来。”

（溶入）

### 三八

客厅。桌子放在客堂中央，柳嫂系上了桌帏。祥林嫂照老规矩，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四太太很快地：“你放着吧，让柳嫂来。”

祥林嫂讪讪地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四太太：“祥林嫂，放着，我来。”

祥林嫂不知所错，四太太对柳嫂：“冬至是大节气，不能马虎。懂吗？叫祥林嫂到厨房里去……”

祥林嫂只能讪讪地走了。

柳嫂一边做，一边偷看了祥林嫂一眼。

两眼无神的祥林嫂。

四太太对柳嫂：“我看，连厨房里的事，也不能靠她了。以前是贪图她手脚快，现在，手脚也笨了，脑子也坏了，真是……”

（溶入）

### 三九

又是严冬了。祥林嫂从河边洗了东西回来。迎面而来的是两个乡下女人，一老一少，老的拖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老女人看见祥林嫂，慌忙避路。祥林嫂低下头，匆忙走过。

老女人对青年的说：“白虎星，嫁一个，死一个……”

年青的说：“听说她不肯嫁，在香案上碰破了头。”

小女孩：“对，额角上还有一个疤。”

老女人：“那是装腔作势。（回头对小女孩）不准和她讲话。……”

祥林嫂孤影子然，蹒跚地回去。

（溶入）

## 四

鲁家后门口，下午。

祥林嫂搬了一捆柴回来，路旁几个少男少女。

上场那个小女孩从后面喊：“祥林嫂！”

祥林嫂回过头来。

小女孩学嘴，用她的口吻：“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

祥林嫂看了他们一眼。一群人哄然大笑。

祥林嫂看了一眼她前面的一个男小孩，自言自语：“阿毛如果还在，也有这么大了。”

(溶入)(音乐至此淡出)

## 四一

晚上，厨房里。

柳嫂在菜油灯下补衣服，阿香把洗好的碗筷收拾好，揩手。祥林嫂坐在柳嫂对面。

柳嫂：“我看哪，你真是犯不着。(停了一下)不合算。你再强一点，成亲那天晚上，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

祥林嫂：“我，我真想……”

柳嫂：“现在呢，你和第二个男人过了不过两三年，倒落了一个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了阴间，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跟祥林，还是跟贺老六？”

祥林嫂害怕，嘴唇在抖动。

柳嫂：“那个时候，阎罗大王只好把你用锯子锯开来，分给他们，一人一半。我想，这真是……”

祥林嫂恐怖。

阿香忽然想起，从“针线匾”中找出一张“花纸”来，指着：“对，我看过，这里有。”

一张“十八殿阎王”的花纸，上面有锯人的图画。

祥林嫂双手掩眼，哭了。

柳嫂：“哭也没有用。祥林嫂，我看，你还是早一点抵当掉。你可以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这样才能赎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祥林嫂好象绝处逢生，睁大了眼睛：“当真？捐一条门槛？可以捐……”

柳嫂：“哪个骗你。罪轻的，捐十斤八斤灯油就行了，象你这样，最少得捐一条门槛！”

祥林嫂央求似的：“一条门槛，要……多少钱呀？”

柳嫂：“这要看什么人捐啦，(看看她)象你，穷苦人，十吊八吊也可以了。你，可以去问问庙里的香火……”

祥林嫂下了决心，重重地点头。(溶入)(音乐)

祥林嫂举动迟慢了，眼色晦钝，她在劈柴，挑水，扫地……

四太太望着她，不满之色。

(低沉的旁白):“这样,她听从柳嫂的劝告整日紧闭了嘴唇,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烧火,好容易,她积下了十吊工钱……”

(溶入)(音乐连续着)

## 四二

土地庙,祥林嫂把毛巾包得好好的十块鹰洋拿出来,交给庙祝,千恩万谢。庙祝将银洋一块一块地敲过,点过,对她点点头,讲了几句话,祥林嫂的表情起了变化,安心了,解除了负担似的,跑回去。

(溶入)

## 四三

鲁家后门口,她看见阿香,高兴地说:“捐了,门槛捐了……”向里面走。阿香不懂她的意思,笑了。

## 四四

厨房里,晚上。(音乐淡出)

祥林嫂眉宇开朗,眼光有神,对柳嫂说:“捐了,捐了门槛了。”

柳嫂:“捐过了?好,这,你就会转运了……”

祥林嫂脸上露出笑容:“这才好啦,我真傻,要是早一点捐……(想起了似的)喂,今年过年,我可以摆供了吧?”

阿香进来,站着听。

柳嫂:“那当然咯,太太不会说你不干净了,你死了之后,也不会……”

阿香接上去:“用锯子锯成两片了。”

祥林嫂高兴,不自觉地看看自己的手,摸摸自己的头发。好象重新获得了生命。

(淡出)

## 四五

(淡入)鲁家废园,下着雪,祥林嫂搬了一大捆柴进来。

客厅,大年夜,又是祝福上供的时候了。柳嫂忙碌地张罗着。

四太太:“阿香呢,快把檀香烧起来。……对了,福礼煮好了没有?”

柳嫂:“煮好了。”

四太太走到供桌前面去检查了一下“枝元桃枣”、“香菌木耳”之类的供品,点了一点盂筷。

阿牛穿了不称身的新衣服,跳出来。

“慢走!”鲁四老爷的声音,跟着,他走到堂前,看了看,自己去点蜡烛,一边喊,“上福礼。”

柳嫂端了大盘装着一个煮熟了的猪头,猪头上面横七竖八地插上八九只筷子,上来。阿香跟在后面,端了另一只大盘,盘里装着一只鸡,放好。柳嫂正要回身再去端供品,只见祥林嫂兴冲冲地端了一只盘子,里面是一条大

鱼，上来。走到供桌前面。

四太太大惊，大声怪叫：“啊哟，祥林嫂，谁叫你端的？放着放着……”  
拦住她，不让她走到供桌前面。

祥林嫂完全出于意料之外，不知说什么才好，几秒钟之后，才格格巴巴地：“我，捐过门槛……捐过……”

四太太一扫她平时的慈眉善脸，迎头痛击：“什么门槛不门槛！放下，不准开口。”

四老爷怒容满面：“我早说，不能用，不能用这种人……”

四太太对柳嫂：“快去换过，换一条草鱼，快。”对阿香，“站着干什么？叫她（指着祥林嫂）出去。”

祥林嫂茫然地出去。失魂落魄的表情，嘴角微微地抽搐。

#### 四六

厨下。祥林嫂孤零地坐在油盏灯光下。

远远的爆竹之声。阿牛的欢笑声。（转入音乐）

阿香匆匆忙忙地来拿了些什么东西，又出去了，好象没有看到她。

祥林嫂的面部特写。呆坐着，象个木偶人，眼珠直盯着，一动也不动。

少顷，她嘴唇动了一下，低声地：“我真傻！门……门槛白捐了……”  
少顷，“连菩萨……也不能救我……”

忽然，一个意念浮上心来，她站起来，想定了，她拿起一把切肉的厨刀，向外跑。

#### 四七

晚上，雪路上，祥林嫂跑着。

（溶入）

#### 四八

土地庙。长明灯的微光下，祥林嫂发疯似的用刀砍一条门槛。砍门槛声。

被惊动了的庙祝，掌着油灯跑出来，大惊，失声叫喊：“那个？”

象受了惊的老鼠，祥林嫂回身向外就走。庙祝追到门口。

#### 四九

雪路上，祥林嫂奔着。狗叫。

#### 五

一片白雪，祥林嫂步子放慢了，茫茫然走着，眼睛直视，踉跄走回鲁家的后门。

（溶入）

## 五一

清晨，客厅上，四太太上了香，默祷毕，回过头来，看见祥林嫂在扫地；她茫然地扫着，连四太太经过她身边也不知道，差一点和四太太相撞。四太太站住，满肚子不高兴地看着她。

这时，四老爷出来了，也站定，看了一下之后，大声地：“还不叫她滚蛋？”四太太一愣。祥林嫂停止了扫地，望着他们，痴了一样。

四老爷：“你说，用她是为了她手脚快，做事情巴结，一个抵两个，现在呢？地也不会扫了！……”

四太太扫了她丈夫一眼，对后面喊：“老孔！”

祥林嫂蹒跚地走向四太太。

四太太恶狠狠地：“站住！”

老孔上来。

四太太：“叫她走，立刻。新年里客人多，连东家的楣也倒尽了……”

老孔有点奇怪，点头。

祥林嫂吃惊，要哀求，抬起头来看见四老爷那副可怕的面孔，噤住了。手在发抖。

老孔：“走。”带她下去。

（溶入）（音乐起）

## 五二

路上，祥林嫂夹着一个小包裹，孤零零地在走。北风扫过。

（溶入）

## 五三

乡下路上，祥林嫂站着，路人侧目而视。

（溶入）

## 五四

河边，即上次被绑去之处，祥林嫂痴望着河水。

祥林嫂已经变了形了，披散着头发，“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转，还可以表示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望了一回，开始走。

脚的特写。

脚的特写。

脚的特写。（渐渐慢）

倒下。

落叶吹过。

从她开始走的地方开始：

（旁白）祥林嫂，一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稍停）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音乐转为壮劲有力。

一九五五年六月

## 林家铺子

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

—

水乡镇市的衬景。

（旁白或字幕）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的

事了。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商业者，在当时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

（俯瞰远景）缓缓摇过。

一个小城市的轮廓，依山带水，江南水乡习见的石桥，沿河的市集等等。远远的炊烟袅袅。

沉郁阴暗，预示着严冬将来的、使人不安的音乐。

（溶入中景）街道尽头的一座石拱桥，稀落的几个行人冒着寒风走过。

（旁白）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的冬天 九·一八事件之后，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风吹落叶在他们身边扫过。

远远的学校下课的钟声。

（溶入中景）从挂有“××县立中学”招牌的校门推入。

一群男女学生稀稀落落地散课出来。他（她）们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出头的

青年人，三五成群，有的谈论着，有的被冷风一吹，感到寒冷，用围巾围住脖

子。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气氛很不平常，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这些

青年人的脸面有一点沉重而惶惑。

林明秀，十八岁，长得相当秀丽，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假毛葛驼绒旗袍，白毛线围巾，手里拿着一个小书包，好象有心事似的沉默地走着。

同她一起走的是一个短头发的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和她在讲话。

当二人在人丛中走近镜头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男生叫：

“小李。”

和林明秀一起走的那个女学生站住，回过头来。明秀也放缓了脚步。

男生赶上几步：“小李！晚上开会。”

小李：“晚上？……”

男生：“对啊，抗敌会讨论抵制日货的问题……”

小李点了点头，不自觉地看了明秀一眼：“好，晚上谈吧。”二人走出镜头。

另外两个女学生从后面跟上来，指指点点地指了指明秀的背影。

甲：“一定是。这件假毛葛旗袍……”

乙：“当然是咯，她们店里尽卖东洋货。”

声音相当高，前面走的明秀分明是听到了，回头来，又很快地避开她们的视线，站了一下，和小李分路，很快地跑走。

甲、乙和其他男女看见她走了，对小李招手。小李回过来，这几个人边谈边走。

从墙上，可以看到已经被风刮烂了的标语，依稀可以看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东洋货”、“东北同胞……”等等。

明秀愈走愈快，差不多是跑的样子。

## 二

这个市镇上的一条主要街道，中间是不过一丈开阔的、七高八低的石板路。两边是各式各样的铺子。林家铺子处于这个“闹市”的中间。

农历年底快到了。这些铺子门口不是挂着褪了色的市招，就是在玻璃橱窗上贴着“年终大拍卖”的彩色广告。

薄暮时分，冷风吹着那些无精打采的市招。

明秀急急忙忙地跑回来，对坐在帐桌上的父亲一眼也不看，直往里面走。

四十五六岁的林先生抽着纸烟，在翻帐簿，一个伙计双手藏在袖筒里，坐在柜台前的高凳上。大概是因为生意清淡，懒散地在等待着关门。

明秀奔回来的时候，伙计想叫她，看见她很性急的样子，住口了。林先生直等她跑进内室的时候，才发觉她有点不正常，斜看了一眼。

## 三

林明秀的房间，很小，但是靠窗的一面却也布置得很雅净。一张老式八仙桌上铺着一块白竹布，这是她的书案，上面是笔砚、书籍、课本、一只彩印洋铁做的铅笔盒子，墙上挂着一张英美烟草公司的美女月份牌。左边是一张小床，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头靠墙处，堆成一叠的五六只旧式牛漆皮箱，大小颜色都不一样，通过右手的门，就是她母亲的房间。

明秀受了什么委屈似的跑进来，撅起了小嘴，把书包向桌子上一丢，便往床上一躺，望着帐顶出神。一只小花猫跟着跳上床来，挨着她的腰部摩擦，咪呜地叫了一声。明秀本能地伸手到小猫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了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想了想，禁不住叫：

“妈呀！”

没有回答。她感到奇怪，挣起半个身子，竖起耳朵来听，似乎隔壁房间里母亲在和什么人絮絮叨叨地讲话。

妈妈的话听不清楚，但是她的口气似乎有点激动，这就使明秀紧张起来，坐了起来，仔细听。好容易听清楚了一句：“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叫我们……”

这句话震动了她的心，俯首看了看她自己身上的那件假毛葛旗袍。小猫对她献媚使她感到烦躁，一手把小猫推开，忽地跳下床来，脱下身上的那件旗袍，很快地从床下拖出一只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往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猫吃了一惊，夹着尾巴逃到床下去了。

明秀把衣服抓捞了一会，茫然地望着这些衣服出神，不经心地拾起一件

衣服，忽然从衣服里滚出一个粉匣子来，滴溜地在地上滚了一个圆圈。明秀拾起来，原来是她最心爱的一个小粉盒，拾起来一看，上面印着“クラブ白粉”！

这几个字刺痛了她，狠狠地丢在床上，急得差不多要哭了。

这时候，林大娘急忙忙地推门进来。她四十出头一点，有老胃病，显得愈老，小时候缠过足，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摆摆。她的习惯动作是右手老是摸着胸口，一静下来就轻轻地摸自己心口。

林大娘看见她心爱的女儿大冷天不穿旗袍，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又看见乱丢了的一床衣服，不禁大吃一惊，“啊呀”一声之外，简直讲不出话来。

看见林大娘这种着急的样子，明秀又象诉苦又象撒娇地喊着：“妈，全是东洋货，明天上学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打了一个呃，一手扶着女儿的肩膀，一手摸着自己的胸口，答非所问地：“阿囡，大冷天，脱得光光的，会冻出毛病的，快穿上……”把通件假毛葛旗袍给她披上，“我这个毛病，就是受了凉……”

明秀撒娇地扭动两个肩膀，旗袍滑下来了。

“不穿，这是日本货，同学们都在笑我。（停了一下）妈，你说呀，明天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没有回答，把那件旗袍拾起来，拍拍灰尘，给她披上。小猫又依偎到明秀脚边来了，明秀没有好气地一脚把它踢开，小猫吃了一惊。

林大娘两手按住明秀的肩膀，差不多要哭了，忍住了：“阿囡，你息息，肚子饿吗？”

明秀只管摇头，又挣扎地要脱下那件衣服，这时候，林先生满面怒容，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未跨进门就开口了：

“明秀，你们学堂里……（看到这种情况，停了一下，明秀只得把旗袍裹上）你们学堂里也有什么抗敌会吗？（手里的纸一扬）这是刚刚送来的信，要学生的家长注意，今后学生上学再穿东洋货的衣服，他们就要烧掉。……这简直是无法无天……”

林大娘吓得讲不出话来，右手揉着胸口：“什么，他们要……”

林先生愤愤不平：“岂有此理！哪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东洋货？哪一家铺子里缺得了东洋货……不准穿，不准卖……咄！”又对大娘说，“听说还要去查，东洋货一律封起来！”

林大娘完全没有主意：“这，怎么办呀！……”

“骗什么人，真是，党部里的那位张委员，方才在门口走过，他头上戴的那顶呢帽子，还不是道道地地的东洋货！……”

明秀考虑的只是她自己的事，想起了似的：“爸爸，我还有一件格子布的老式棉袄，看来不象东洋货。……（想了一想）可是，穿出去人家要笑……”

说了又有点懊悔，再看看他爸爸的铁青的、毫不理会她的面色，又急又气，忍不住哭起来了。

林大娘连忙说：“啊哟，不要哭……没有人笑你……，那个……”

林先生发话了：“干脆不要念书了，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将那封信捏成一团，随手丢在地上，往外面走，到门口，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回转身来。对林大娘说：“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脸色变了，习惯地用手摸着胸口，痴望着他。

林先生痛苦而又愤慨地说：“有什么办法，不花钱混不过去，菩萨要拜，野鬼也得拜！”

林大娘没办法地摸出藏在小棉袄口袋里的钥匙。林先生象自言自语，又象说给老婆女儿听：“我顶多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就拼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走了一步，又停下来。“我们对面的裕昌祥，进的日本货比我们多，他也只花了五百块。四百五百，譬如吃了几笔倒帐。（从大娘手里接过钥匙）那副金项圈，最多也兑不了三百块。”

在林先生的气头上，林大娘是不敢表示反对的，可是，当她把钥匙交出之后，又觉得心痛了。口中喃喃地：“真是强盗，比强盗还凶……”

林明秀还是只关心她自己的事情，从地上拾起她父亲丢了的那封抗敌会的来信，慢慢地打开来。（淡出）

#### 四

（淡入）深夜，县商会的办公室，老式的陈设，墙上除了四幅屏条之外，还有几个镜框，如和县长合影的团体照片，慈善团体送的“急公好义”之类的题词等等。桌子上，一盆已经开了的水仙花。

余会长是一个矮胖子，五十岁光景，稀稀的几根鼠须，红光满面，抽着水烟筒，以逸待劳。林先生也是精明人，尽管内心焦急，表面上也不能不装作镇定和强硬的样子。他用四个手指作个手势。

“余会长，这个数目是碰顶了。人家裕昌祥进的东洋货，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也只花了五百块……”

余会长慢条斯理地喷了一口烟，把水烟筒摆好，然后说：“按理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可是你知道，（放低声音）张委员的胃口越来越大，（附耳）最近又要讨一个小，（笑）要花钱，……（作帮忙状）好吧，我给你去说说，大家都是做买卖的人，一定帮忙，下次……”

林先生放了心：“拜托拜托。”起身告辞了。

“你放心，我跟张委员他们，总算还有点交情，凭我这点老面子，哈哈……”

“仰仗仰仗。”

“咳，交情嘛，有来有往，对吗？”

二人边走边讲，到门口，林先生不放心地钉了一句：“那么，明天，店里的货……”

“照样卖，有我。”

林先生放心地拱手告别，打着手电筒，走了。

#### 五

（溶入）第二天早上，一个冬日灿然大晴天。

林家铺子的门面。看来是昨晚上林先生和他的伙计徒弟们忙了一夜，一个礼拜不露面的东洋货又放在显眼的地位了。他又模仿了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年节大廉价”、“各货一律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橱上。伙计正在用鸡毛帚拂去柜台上的尘土，林先生站在柜台前面，望着上市的乡下客人。

明秀照例提着小书包，围着白毛绒线围巾，上学去了，只是她已经换了那件格子

布的棉袄。

林先生望着明秀的背影，很自然地望了一眼对面的裕昌祥铺面。

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地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子，或者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走一边在谈话。他们看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总得站住看一看，老婆叫丈夫，孩子叫爹娘，称赞那些精巧的货物。小孩子希望买双新袜子，小姑娘指着小镜子，老太婆看见“肥皂贱卖”，指指点点。林先生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帮着他的伙计、徒弟招揽买主。

十五六岁的小徒弟阿四拿出一面椭圆镜子在兜那个小姑娘的生意：“喂，只卖三角半，便宜。”小姑娘腼腆地走开了。

伙计忙碌地：“上好毛巾，线袜子，上海刚到，买一双过新年。嘿嘿……”

可是，买卖一笔也没有成功，乡下人看看，就走了。林先生从帐桌旁站起来，又走到柜台前面，睁大了眼斜看对门的同业裕昌祥。那边三个店员一字儿排在柜台前面，等着做买卖，但是乡下人一个也没有走进去。林先生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时有几个乡下人走到林家铺子前面，其中一个青年居然上前一步，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林先生不放弃机会，立刻迎上去：“喂，阿弟，买把洋伞，便宜货，一块卖九角。看看货色……”

伙计连忙取下几把洋伞，撑开了一把，塞过去请买主看，流畅地说：“小当家，你看，洋缎面子，实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钱一顶，再便宜没有了……”

林先生加上一句，用下巴指指对面：“对面要卖一块钱一顶，货色还没有这种好。你……”

青年人想买了，回头望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把手里的洋伞掂了一掂。似乎说“买一把吧”，可是老头子立刻推开了：“阿大，你昏了、想买伞，一船硬柴，只卖了三块钱，你娘等着买米回去，还买伞！”一把拉着他走了。

站在旁边看的一个女人说了：“货色便宜，只是没有钱买。”

林先生不死心，对着已经走开的青年人喊：“喂，阿弟，你说多少？

再看看去，货色靠得住。”

老头子回头来说：“便宜，可是钱不够。”

林先生苦着脸，回身踱回到帐桌去。

通过伙计和徒弟的背影可以看到对面的裕昌祥，同样的只有人看，没有人买。至于裕昌祥左右邻的生泰杂货店和万牲糕饼店，就连看的人也没有半个。

这时候，林大娘急急忙忙地从内进出来了，走到门口，喊：“喂。”林先生回过头来，看样子知道有什么非他回去不可的事了，站起来跟着进去。林大娘低声地：“朱三太来了，她的那笔利息。”

二人进去。（划过）

## 六

林先生的内房。小商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陈设。一张八仙桌，样

式不一的几把椅子。朱三太太五十多岁，一个小小的蓝布包放在桌上，满心事，似乎等了好久了。

林先生走近镜头，大娘跟在后面。林先生有意缓和空气：“朱三太，出来买年货？对啊，今天‘年念三’……（对大娘）泡杯茶。”

老婆子没有回答，郑重地打开她的蓝布手巾包，里面拿出一扣折子，抖抖簌簌地递到林先生眼前，瘪嘴唇扭了几扭，正想说话，林先生完全懂得她的来意了。一手接过折子，抢先说：“我晓得了，这笔利息，明天一准送到府上。”

“林老板，（屈着手指算）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共三个月，三三得九，是九块吧？过年等着用。不用送，让我带回去吧。”

林先生抓着头皮不作声。

“林老板，你不在乎这个小数目，要送灶，连买元宝的钱也没有……”

林先生下了决心：“好好，你带了去吧，请等一等。”好象斗气似的，林先生站起来，回到帐台里，打开抽斗，把现钱归并起来。

再回到内室，林先生把八块大洋、十角小洋、四十个铜板，交给了朱三太。当他看见老太婆银洋铜板数了又数地包进那块蓝布手巾的时候，林先生异想天开，又说了：“朱三太，你这条蓝布手巾太旧了，买块老牌麻纱手帕去吧，我们有上好的洗脸毛巾，还有新年用的肥皂，……照本钱卖，怎么样？”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着。”她坚决地拒绝了，站起来，颤巍巍地走了。

林大娘泡了茶出来，望着他，无言，看见他丈夫困窘之态，放下茶，问：“走了？那笔利息……”

“拼拼凑凑，给她了。（停一下）阎王债不止这一笔，数目小，可是拖不得。譬如张寡妇的一百五，……一共也得付十多块利息……”

林大娘是贤惠的，看见丈夫焦急，轻声地说：“唉，把我那件灰鼠皮袄去当了，凑一凑，反正也不穿……”

林先生爆发似的：“当衣服？给人家知道了，这爿店还开得下去？”颓然地坐下来，然后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口中低声念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到二十六，放在四乡的帐大概可以收齐，……（忽然感到不吉似的）唉，寿生去收帐，几时回来？”

“快了吧。”大娘没有把握地说。

“要是帐收不拢，这几天不回来，明后天上海的收帐客人一到，怎么办？”林先生仰天无语。

“天无绝人之路，不要急，你……”林大娘照例一只手摸着心口安慰他。

林先生忽地站起来，下了决心似的：“再削价！裕昌祥卖九折，我卖八五、八折，（咬牙忍痛）或者七五折，把存货抛出去，……（回身走）就这么办。”

林先生一股劲跑到铺子里去了。

## 七

徒弟用红笔把“照码九折”的“九”字圈掉，改成“八”字。

一群顾客围着林家铺子的柜台看货。

裕昌祥老板，睁着惊奇的眼，望着林家铺子。他的一个伙计走到他身边，

耳语，

老板点头无语，露出阴险的微笑。

同时，林先生却带着另一种谄媚的笑容，在对付他的老主顾：

“啊，长发哥，到清风阁去吃茶？小店大放盘，来看看，交易一点……”

那位长发哥居然站住了，林先生摸出一盒“小联珠”来送上一支，还给他点了火。

旁边，伙计正在和一个乡下大娘做买卖，柜头上放着一只已经捡好了的洋瓷花面盆，一条毛巾，几块肥皂。伙计熟练地打着算盘：“一共一块一毛七。真是再便宜没有了，市面上……”

买主用手指着算盘，要他把“一毛七”的零头减去，伙计夸张地做了一个姿势，然后表示下决心，把算盘上的“七”拨掉。

“好，巴结老主顾，零头去掉，一块一角。”

林先生好象也做成了一笔买卖，陪着笑：

“这个价钱实在不够本，可是老朋友，照办。（回头来对小徒弟）阿四，倒杯茶来，（又对主顾）多照顾。请大嫂来看看，新年用的……”

这时候，给林先生斡旋了那“封存东洋货”的商会余会长走过他的门口，林先生连忙打招呼。余会长带着微笑，在柜台前站住。徒弟给方才做成的那笔买卖包扎起来，林先生凑到余会长前面，正要讲话。余会长讲了：“如何？（放低声音）四百块花得不冤枉吧。（林先生苦笑）可是，老弟。卜局长那边，你也得点

缀点缀，他也不高兴也不好办。就是卜局长不生心，旁人也要去挑是非呀！……”

林先生吃了一惊，无语。

（溶入）晚上。伙计和徒弟正在上门板。

在保险灯下，林先生在翻阅帐簿，一只手习惯性地拨着算盘珠。

（帐簿特写）“人欠”项下，一片芝麻绿豆帐，可是移过去，在“欠人”项下，单单“上海东升号”就是八百五十五元。林先生拉开抽斗，“钱板”上有十五六块大洋，三四十只“八开”，和一堆铜板。

林老板陷于沉思中，一手抓头。（淡出）

## 八

（淡入，特写）一张从远处快速度推进的报纸，到特大，《新闻报》一二八战争爆发。

（再拉开）学校里，一群学生争着看这张报纸。群情激昂。一个女学生小李在向大家讲话。

（摇过）明秀穿着那件花格子棉袄，听着，眉宇之间也有些气愤。

## 九

市面上也显得有点不平静了。行人三三五五地在谈论。冷风刮过，“大减价”的市招被吹卷，店门上冷冷清清。

一群人很快地在林家铺子门前经过。有人拿着刚从杭州带到的报纸在讲话。林先生觉得有些不对头，从帐台上跑向柜台，俯出半个身子，耸耳听。

一个闲汉陆和尚幸灾乐祸地起哄，几个闲人和小孩围着他听。林先生惶急的脸，想跑出去问一问。只从扰攘的人声中听到陆和尚讲的一句话：“抢了，抢得一塌糊涂。”

伙计对林先生：“强盗抢？”

林先生急了，对陆和尚：“阿陆，什么地方抢？”

“抢呀，烧呀，抢得一塌糊涂……”陆和尚不得要领地说，又着半只眼睛对林先生铺子里的花花绿绿的货色看了一眼。

小徒弟随口乱猜：“那一定是太保阿书抢的，他手下人多。”

林老板狠狠地问他：“谁说的？”小徒弟噤住了。

林老板望望对面铺子，裕昌祥的老板似乎也在发急，捻着鼠须，和三个伙计商量。林老板忽然想起似的，对伙计：“今天是二十五了？”

伙计点点头。

“那，寿生应该回来了。（停一停）不管帐收不收得齐，四乡跑一转，也应该……”又扳着手指算日子。

伙计安慰他：要抢，也抢湖州班，乡下地方，不会吧……”

林先生心乱如麻，不自禁地吐露：“要是寿生有什么……”他讲不下去了。

对面，送报的人跑得很快，把一份老《申报》向裕昌祥柜台上一扔。林老板这时候才感到要看一看报了，伸手招那送报的人，可是他已经跑过去了。林老板对小徒弟：“阿四，去”

话未完，明秀匆忙而又兴奋地跑进来了。

“爸爸，上海打起来了，十九路军……，东洋人放炸弹，烧闸北……”

知道不是强盗抢快班船而是上海打仗，林先生倒反而安心了，可是听到“东洋人”这三个字，就不能不追问了。

“东洋兵放炸弹？你从哪里听来的？”

“报上，报上都登了，东洋人打上海，闸北烧光了。”

伙计凑上去：“不是说，强盗抢了塘栖快班？”

明秀摇摇头，象扑火的灯蛾似的跑到后面去了。

街上还是不平静，林老板坐又不是，立又不是，想讲话，又找不到对手，看见对面生泰杂货店的老板金老广，倒是站在柜台外面指手画脚地讲得很起劲。一队学生过来了，有男有女，正在沿街的墙上甚至店家的招牌上贴标语。

“废止内战！”

“拥护十九路军抗日！”

“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等等。

林大娘大概听了女儿的报告，气急败坏地奔出来了，问：

“上海打仗，当真？这里不会……”林老板还没有回答，明秀后面跟着出来，手里拿了一卷纸，跑到货柜里乱找一阵，回过头对小徒弟：“阿四，红墨水，红墨水在哪里？”

阿四很熟悉地拿了一瓶新的红墨水给她，明秀接过来，头也不回地奔出去了。

林大娘好不着急，嘴里喊：“阿囡，阿囡……”跟不上两步，明秀已经不见了。林老板茫然地望着街上，只见明秀举起那瓶红墨水，很快地加进那群贴标语的学生中间去了。

陆和尚又经过门口，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喊道：“东洋飞机在大世界丢了炸弹！人死了千千万万！”

生泰的一个小伙计居然也跟着大家喊，好象对林老板挑战：

“再卖东洋货，就是亡国奴！”

林老板脸色变了。

—

晚上。内室。

林大娘在观音菩萨前面祷告，口中念念有词。

林先生反背着手，在房间里踱着，少顷。

小徒弟阿四闯进来：“先生，有人来了。”

林先生没有听清楚：“什么，寿生回来了？”

“不是，上海客人。”

林先生一愣，回头看见大娘在求神，连忙挥挥手：“店堂里请坐，我就来。”

— —

（溶入）店堂里。保险灯下。林先生恭恭敬敬地擦火柴给上海客人点上了一支“小联珠”。然后，故作从容地说：“顶多再等一两天，……寿生收帐回来，一定，一定……”

客人毫不客气地：“林老板，无论如何请你帮忙，你是明白人，不会不知道，上海开了火，说不定明天后天火车就会断，我也不得不今晚上就动身回去，一两天，这个局面谁也保不定。（喷了一口烟）林老板，请你今天晚上一定把帐款付清，我明天一早就走。”

“不是我不想清帐，实在是……寿生收帐没有回来。老兄特别帮忙……”

客人面色一板，打断他的话：“不要这样说，我要请你帮忙，我也是吃人家的饭，没有办法，今天一定请你结清了。”

林老板低声下气：“不瞒你说，店里实在没有现款。”

“笑话笑话，大老板，场面上人，别太客气了，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好来好往，你今晚上不算清这笔帐，我只好坐等，对不起。”

林先生欲言无语，沉默了一阵。上海客人作坐等的打算了，把围脖除下，摸出烟盒子来，自己点了一支烟。

林先生下了决心。

“好，我去想办法，明天一早给你回信。”

“好好，早上几点？八点好不好？我要赶早班轮船。”

林先生没法子，点了点头。

— 二 —

（溶入）另一条街，黑黝黝的，林老板用电筒一照，门口一块小小的招牌，上有“恒源钱庄”四字。林先生敲门。一个用人开门让他进去。

（溶入）恒源钱庄的客间。林老板和钱庄老板 出名的“钱糊猕”对坐着。

林老板已经讲完了他要讲的话，急迫地等待着“钱糊猕”的回答。

这个钱庄老板是个痨病鬼，又干又瘦，年纪才四十出头，可是老练精明。他习惯于趁火打劫，高抬利息，林老板愈性急，他愈舒坦。他面无表情，只管卜碌卜碌地吸着那管水烟筒，直到“烟头纸”烧完，才慢吞吞地说：

“现在，（停一下）这个局面，（停一下）不行了。上海罢市，银行封关，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停了一下）上海这条路一断，敝庄就成了没脚蟹，一动也动不得。（望着他）所以比贵店再好一点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

他又点了“烟头纸”抽起烟来。

“钱老板，看兄弟面子……”

很快地他插上来：“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

林老板摸准了他的脾气，以为一定是乘机抬高利息，所以连忙说：“这一点我完全懂得，利息方面嘛，一定……”

哪知钱糊猕志不在此，紧迫一步说：“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敝东吩咐过，他的消息，这次事情看来要闹大，叫我收紧盘子。贵店原欠五百，二十二那天又加了一百，总共是六百，年关前总得扫数还清。我们也是老主顾，所以今天先透一个信，免得临时多费口舌。”

“这，这……这要看帐头收得怎么样了，小店也实在为难。”林老板呆了半天，才讲了这两句。

“哪，何必客气，宝号这几天的生意，与众不同，区区六百块钱，还有什么为难。今天同老兄说明白了，无论如何请你在年前扫数归清。”讲完了，痨病鬼站起来送客了，林先生冷了半截，看情形没有讲话的余地，只好硬着头皮告别。

林先生走出钱庄门口，被冷风一吹，打了一个寒噤，把围巾裹紧了一下，快步走了两三步，又慢下来，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七高八低地走着。

林先生的困惑焦急的表情。（送印）

上海客人声色俱厉。

年青人在喊：“再卖东洋货是亡国奴。”

商会余会长的不怀好意的狞笑。

林大娘在观音菩萨前面叩头。

又是上海客人的面孔。

他几乎要叫出声来。好容易镇定下来，他几乎要发疯了。走过望仙桥，望着桥下的浑水，站住，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几乎想一跳完事了。

忽然，后面有人叫他：“林老板，出来收帐么？你……”

林先生回过头来，原来是陈老七。陈老七低声说：“林老板，上海打仗，听说东门外来了一支兵，要到商会去借饷，开口就是三万，余会长还在找人开会……”

“喲，我知道。（想起了）喂，老七，你欠的那笔帐款，准备好了没有？”

陈老七一愣：“市面不好，请你放宽几天，我一定……”  
林老板一肚子气：“等到什么时候？今天是年廿六了。”  
陈老七想脱身，随口说：“好好，我一定想办法……”二人消失在黑暗中。

## 一五

林老板的内室。早晨，林老板才匆忙地吃完了稀饭，站起来，大娘端了一碗粥过来。

窗外，已经飞着细雪。林老板撕了一张日历。“二月三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

他正要开门出去，林大娘喊：“下雪了，多穿件衣服。”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林大娘愁容满面，一手摸着胸口。

## 一六

铺面。林先生一进来，第一眼就看见那位上海客人已经板起面孔坐在那里听“回话”了。林先生勉强说了一句：“好，请坐”就走到柜台前面，又使他大吃一惊，原来对面裕昌祥挂出了一幅在红布上贴黄字的大招贴：“年关拍卖，各货八折”。再看，这家店子还想出了新花样，在一边添设了“廉价部”，出卖冷背货，标签上写着：“要买请早，从六折到对折”。

林先生望着这个景象发呆，伙计一看就知道了他的心事。小徒弟照例递过一块热毛巾，林先生一手把他拒绝了。这时候，上海客人走了上来：“林老板，你真是开玩笑，一早等到现在，早班船就要开了，我还得转火车，你……”

林先生还是要面子，生怕他在伙计面前讲出不好听的话来，连连赔笑，低声的：“对不起，的确在想办法，请你原谅。”

上海客人态度变了，把手在桌子上一放，毫无商量余地：“请你快点！”

小徒弟偷看了一眼，连忙把视线避开。

林先生支吾地解释：“因为打仗，钱庄不通，所以……”

“所以，所以叫我空手回去么？”

“这断乎不会，我们的寿生一回来，有多少付多少，留半个钱，我就不够朋友……”林先生颤着声音，忍住了滚到眼眶边的眼泪。

上海客人白了他一眼，坐着不动。

于是林先生又上去赔小心：“寿生今天一定回来，你，请里面坐，好不好，这里冷……”讲时又看了柜台上正在做生意的伙计。

“不，这儿好，（停一下）林老板，你忙你的，我在这里等。”

雪渐渐下大了，街上行人稀少，即使有几个人来往，也是脚步匆匆，根本不象要买东西。倒是门裕昌祥的“廉价部”，聚集着四五个看热闹的小孩子。

林大娘颤巍巍地拿了一件厚棉袍子出来，看见有外客，停住了脚，叫：“阿四。”

阿四跑过去，大娘把袍子塞给阿四，低声说：“给师傅披上。”阿四要把

衣服给林先生披上，林先生没有好气，虎虎地：“放着。”

上海客人发话了：“林先生，你的那个，去收帐的伙计？……”

“寿生。”林先生补了一句。

“这个人靠得住？”

“那，那靠得住，七八年了，从学徒做起。”

上海客人似乎气平了一些，忽然很恳切地说：“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也没有，做生意也挺认真。放在从前，你还不发财么？可是现在时世不对，捐税重，开销大，生意不好做，混得过总算还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叹了一口气，苦笑着，只是谦逊。上海客人接着说：“我看，贵地的市面，也比过去差得多了，是不是？内地全靠四乡生意，乡下人越来越穷，有什么办法。”看看手表。

林先生只能又递过一支“小联珠”。

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急促的脚步声音，还有几个人在讲话，说什么“强盗抢了快班船”之类。林先生反射地站起来。只见明秀奔进来了，她喊着：“爸爸，寿生哥回来了。”

“寿生！”林先生好象绝路逢生，向前走了两步。

明秀拂了一下积在她头发上的雪，补充说：“一身都是泥。喏，来了。”

寿生提着一只布袋，果然浑身泥水，跨进店堂来了。他二十一、二岁，长得很结实，可是神情之间很快可以看出他已经十分劳累，分明是经历了一场惊险。

叫了一声“先生”，气喘喘地坐下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小徒弟机灵地给他递过一块毛巾，他揩了揩脸。

上海客人看见他带来了沉甸甸的一个袋子，安心了。

林先生想问个清楚，可是当着上海客人，不知怎么问才好。寿生开口了：“好险哪，差点儿给他们抓住了。”

明秀插嘴问：“他们，什么人？”

上海客人也问了：“是强盗抢么？”他是关心着快班船的安全。

寿生平静下来：“不是强盗，是军队拉夫。昨天下午赶不上快班，今天一早乘航船，哪里知道这里要扣船，航船知道就停在东栅外，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用手一指）西面宝祥衣庄的阿毛给拉走了。（惊魂未定）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来。真是，性命交关。”

寿生一面说，一面撩起衣服，从肚兜里掏出一个毛巾包来交给林先生，边说：“都在这了，栗市的那家黄茂记真可恶，这种户头，明年要当心。（对先生和其他人）我去揩把脸，换换衣服。”他站起来，望后面走，明秀跟着他，问东问西。

林先生轻轻地将那个毛巾包捏了一把，脸上露出一笑，然后回到帐台上，打开毛巾包来。上海客人一眼不眨地望着他。

毛巾包的一个特写。

林先生看“清单”，打了一会算盘，然后检点银钱数目。现洋、钞票，外加两张“即期”庄票，其他是角子一包。林先生又打了一下算盘。

急不及待的上海客人已经衔着香烟走到他面前，并且自己拉一张凳子坐下来了，林先生想了一想，下了决心。对他说：“看清楚了，全部都在这里，现钞，四百，庄票两张，这张五十两，这张六十五两。（然后又象割肉似的把十几块现洋补上）老主顾，帮帮忙，罄其所有了，我林某人……”

上海客人看见他态度诚恳，加上急于要走，只能卖个好，答应了。一面把庄票看了两遍，然后说：“好，我回去在敝东面前给你讲句好话，余下的，希望灯节前后一定汇到。”

林先生连连称谢。可是，上海客人又说了：“但是，对不起，这两张庄票，费心你兑了钞票给我。”

林先生觉得这件事容易办，点头：“可以，可以。”立刻从抽斗里取出“书柬图章”，盖上，然后叫阿四：“阿四，快到恒源去跑一趟，要现钞。快一点。”

阿四拿了庄票出去。（划过）

## 一七

恒源钱庄的钱经理接过庄票，看了一下，放进抽斗里，然后神色不变地对阿四说：“回去告诉林老板，这笔钱我先收下。你们店里帐上，一共六百块，还差一大段，请他赶快归清。”

阿四急了：“钱经理，这，这笔钱，上海客人……”

钱经理不理，挥挥手叫他走。（划过）

## 一八

阿四哭丧着脸站在林老板前面。这一下连上海客人也吃惊了。林先生几乎要哭，叹了一口气，软洋洋地坐下了。寿生已经换了衣服，站在老板旁边，代林先生向上海客人说情。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圆通一下，一开年，立刻就……（看了林先生一眼）立刻就给你兑出。”

林老板也说：“老兄，不是我不付，完全是受了时局的影响。明年年初十，一定汇到上海，好不好？”

上海客人摸出一个怀表来看看，有点急于要回去，乘势说：“那，你也得凑成个整数，……这里是四百二十……”

林老板忍痛拉开抽斗。连正在这个时候做成的一笔交易——现洋一块，也加了进去，点给他：“好，凑成整数，四百五十。”

好容易上海客人把款子收了起来，包在手巾包里和寿生一样的塞进肚子前面的“钞包”里，站了起来。寿生送他出门：“好走，路上当心点。”

林老板望着白茫茫的一片雪，出神。

寿生站在他面前。二人沉默了一阵，然后林老板问：“寿生，（停一下）你看，本街上的帐，收得起么？”

寿生皱着眉头，一时讲不出话，停了一下，不让他人听见，低声说：“听说南栅的聚隆，西栅的和源，都靠不住，可能会——挤倒，这两家欠我们的就有三百光景，要是这两笔吃倒帐，那就……”

林先生脸色变了，嘴唇有点发抖。寿生迟疑了一会，终于支支吾吾地讲：“还有，外面在造我们的谣言，说我们也靠不住。方才恒源扣了两张支票，一定是听得了这个风声，说不定上海客人也防我们这一着。……”

林先生愕然了：“你，从哪里听来的？这……”

“先生聪明人，还猜不到，谁和我们作对呢？我看一定是……”用嘴巴一努，指了一下对面的裕昌祥。

林先生不自禁地望了裕昌祥一眼。只见裕昌祥老板带着不怀好意的奸笑，悠然地捧着白铜小手炉，上半身扑在柜台上。正望着冷清清的林家的铺面。

寿生为了安慰他，说：“不过，师傅，你也不用干着急，荒年乱世，谣言一定多。我看，我们还算好的；街面上哪一家不一样？素来信用好的店，今年都打饥荒。师傅，天塌压大家，商会里总得议出个办法来吧！总不能把大家一齐拖倒吧！……”

林大娘从里面走出来，好象有话和林先生说，两人住了口。雪已经积起来了，还在不停地下。一条狗垂着尾巴走过。街上冷清得可怕。

只有三五个学生急急忙忙地走着，兴奋地讲着。其中一个忽然对店家人喊：“十九路军打了胜仗！东洋兵……”很快地过去了。

雪下着，没有一个人讲话。（淡出）

## 一九

（淡入）雪停了，太阳淡淡地照着。溶入市街的全景。

一个招牌，溶雪的水一滴滴地滴着。远远的爆竹声音。

“和源杂货店”门上贴着一张条子：“清理帐目，停止营业。”

店铺还关着，有的在门上贴着春联，有的则贴上了被债主贴的十字封皮，及清理帐目的启事等等。

一两个孩子在放小爆竹。小锣声音。

关帝庙前，比较热闹些，一群孩子围着看猴子骑羊的把戏。街边的年画摊上，卖面具的，刀枪玩具的，可是大家只看，买的人寥寥无几。

（溶入）恒源钱庄的客室，钱猢猻穿着马褂。桌子上的那盆水仙花上也加上了几个红纸套。他和林老板及余会长似乎已经谈得很久了。钱猢猻桌子上摆着一副还没有打完的“通关”，无目的地把骨牌在桌上轻轻地敲着，然后慢慢地：“大年夜讲定了的话，要算数。余会长在这里，三对六面。这笔帐，元宵之前一定要结清楚。”

余会长点点头，加上一句：“林老板，幸亏你人缘好，否则年三十那一天……”

“对了，这是敝东天大的交情。（不打算谈下去了）好，就这么办。从财神日起，我派人到贵店‘守提’，八成扣帐。”

林老板站起来。

## 二

（溶入）年初四晚上，林家铺子的内进。

照例，正面还是挂上了新年用的字画，桌子前面挂上了已经成为暗红色的桌披，桌子上还有装在锡盘子里的橘子、甘蔗、干果等等。字画，都是所谓“生意人”欢喜的东西。挂这些也只是为了习俗相传，并不是为了“风雅”。

看样子才吃过晚饭，林家三口子，加上伙计、寿生。阿四拿了一个热水瓶来给林先生倒上了一杯茶。林大娘看见他们谈正事了，便到后房去了。

林先生搓搓手，望着寿生：“你们看，怎么办？（停了一下）要开下去，哪里去进货？不开下去，人家欠的四五百块不就‘放汤’了。报上说，上海

打得很厉害……”

那位伙计尽抓头皮，讲不出话来。沉默中，明秀忽然插进了一句：“爸，东洋飞机在杭州丢了炸弹。”

空气更沉重了，那位伙计说：“听说上海闸北烧光了，几十万人多是光身逃出来的，租界里挤满了，房钱涨了几倍，好多人逃到乡下来了。（停了一下）昨天这里就到了一批。看样子都是好人家人。许多人挤在孔圣庙里。”

寿生忽然灵机一动。放下手里的茶杯，对伙计问：“三哥，店里的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底子厚吧？”

伙计随口回答：“嗯，还不少。”

寿生得意地：“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林先生一怔：“什么办法？”

“这批东西可以如数出清了，譬如脸盆、毛巾、肥皂、牙粉、牙刷……”

“哪个来买？”林先生不相信。

寿生站了起来，很有把握地：“师傅，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机会。上海逃到这里来的人，总还有几个钱，他们总不会带了脸盆、肥皂逃难吧！定下来，总要买点日用品，这笔生意，一定有把握。”

林先生还有点不相信，可是正在后面桌子上吃花生瓜子的明秀却发生了兴趣，拉一只凳子坐近来听。

“你拿得稳么？脸盆、毛巾、别家也有。”林老板说。

寿生很快地说：“师傅，你忘记了，这一类小百货，只有我们存低多，裕昌祥连十只脸盆也拿不出，而且都是捡剩货。（得意了）这笔生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师傅，我们卖‘一元货’，一块钱一份，一定生意好。”

林先生绝路逢生，笑了，拍拍寿生的肩膀：“对，到底还是你脑筋灵。那么，赶快布置一下……”

伙计也高兴了，立刻说：“我去把东西搬出来，点一点。”回头来叫阿四：“阿四，来帮我点。”

伙计和阿四走了之后，寿生又想出了一条办法：“师傅，趁早，这批逃难的人不是住在孔圣庙，就是挤在西栅外茧厂的空房子里。我们多写几张广告，晚上贴出去。”

明秀觉得她也有事情可以做了，兴奋地：“寿生哥，我帮你写。”跳着，把笔砚拿出来了。寿生也忙着从铺子里取来了一迭纸。明秀磨好墨，寿生拿起笔来就写。林大娘忘记了胃痛，也在帮着裁纸，打浆。

林先生跑到店堂里帮助点货。

伙计和阿四把脸盆、毛巾、牙刷、牙粉之类配成一组一组。

林先生也把肥皂、毛巾、玻璃杯之类配成一组。一边配，一边计算，口中默念着：“五角、三角二、加四角八，再打八折……”

一张一张的招贴写起来了：“大廉价一元货”、“蚀本廉卖”、“便宜货只此一家”等等。

林先生把快要熄下去的保险灯捻亮一点，点了点数目，忽然想起：“对了，陈老七去年批去的那批货，也有不少小百货。（寿生点头）好，去把这笔货收回来。”打算走了。

寿生有点踌躇：“新年里，怕不好吧！”

林老板把围脖套在颈上，责怪，又象讽刺似的：“你良心好，什么新年不新年，走，有帐收帐，没有钱就搬货。”对伙计做了一个手势，出去。

## 二一

晚间，陈老七的小杂货铺。

林老板不由分说地把一些小百货搬走。陈老七苦苦哀求，林老板面不改色。伙计把脸盆、毛巾之类装在带来的箩斗里。

## 二二

（溶入）寿生、明秀等仍在写广告。远处传来爆竹之声。

寿生叫：“阿四。”然后对明秀，“人家在请财神了，天快亮了，你去息息吧。”明秀摇摇头，可是禁不住又打了一个哈欠。阿四跑进来，寿生对他说：“你先拿去贴，关帝庙门口，孔圣殿，还有茧厂一带。我就来。”

阿四兴冲冲地拿了一迭纸，和浆糊罐，跑出去了。

附近一阵鞭爆声。林先生擦擦眼睛，从排门缝里已经透进来黎明的光线。

## 二三

（溶入）关帝庙门口，清晨，难民三三五五，有的在买早点。很快地他们就看到了墙上的广告：

优待避难同胞，日用百货杀价贱卖。

另设“一元货。”存货无多，卖完为止。

人们纷纷谈论起来。

## 二四

内宅。林大娘把点着了的三枝香插在瓷观音前面，趴着磕了几个响头，口中不知在说些什么。

## 二五

早市，林家铺子前面果然挤满了逃难来的男女老少。尽管满脸风霜，但是这些人的衣服样式要比“小地方”的人时髦得多。

伙计阿四忙着把一组的“一元货”卖出去。林先生也居然在脸上露出了笑容。

上海人究竟见过大场面，买东西很爽快，拿起货来看一眼，就现钱交易，从不拣来拣去，也不硬要减掉零头。

奇怪的是连洋伞、橡皮套鞋这一类东西也有人买了。

## 二六

裕昌祥。铺面上虽则陈列得整整齐齐，甚至柜台上还放着一个插了腊梅花和南天竹子的花瓶，可是生意冷淡。

裕昌祥老板从里面紧张地奔到柜台前面，对着林家铺子看。小伙计指指

点点。

林家铺子热闹的情况。

老板的表情是吃惊、怀疑，又加上一点油然而生的妒嫉，想了一想，轻轻地对管帐的招了一下手，回到帐台上去了，管帐的跟过去。

二人附耳窃窃私语，管帐的时而点头，时而作沉思状，接着，老板说：“就这么办。你（着重）自己去布置。”管帐的点点头，从帐桌上拿起一顶软毡帽，走出去了。（淡出）

## 二七

（淡入）晚上。林家内宅通店堂的蝴蝶门口，三十五六岁的张寡妇气急败坏地奔进来了。一见林老板，劈头就是：“利息我不要了，把本钱给我。”

林老板觉得情形不对，勉强地镇定下来，陪着笑：“张家嫂嫂，新年新岁，为什么……”

张寡妇几乎要哭：“什么新年不新年，这一百五十块钱，我靠它活命，……你，你不能……”

林先生更加吃惊了：“这，这是什么意思？张家嫂嫂，坐下来谈谈……”去扶她进去。

张寡妇把肩膀一摔：“什么意思，你自己知道。你，你不能坏良心！”

林先生：“啊哟，我真是摸不着头脑，为什么……”

张寡妇睁大了眼睛：“你要走，还了我的钱再走。”

林先生：“谁走？……谁要走？”

张寡妇：“大家都在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搽油……”

林先生哑然：“啊，这全是谣言，不要相信。张家嫂嫂，你放心，你的这笔钱，一定想办法还给你。你想想，我这店，算大不大，算小不小，今天生意不错，干么我要走。况且，我一家大小，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张寡妇被他说动了：“真的不走？”

“你看嘛，不要相信谣言！里面坐……”

张寡妇决然地：“那么，几时还钱？”

林老板想了想：“上灯之后，好不好？”

张寡妇：“讲话算数，你不要骗我，我六亲无靠，就靠一笔本钱。”

林老板安慰她：“你放心，你看看满店堂里的货，还怕你这一点……”送着张寡妇出去。

## 二八

内宅。林大娘已经摆好了晚饭，等林先生，似乎已经等得很久了。明秀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看，大概饿了，一只手抓了一块盘子里的腌肉，塞在嘴里。

林先生又气又急地回来，大娘还未开口，他很快地说：“叫寿生来。”

大娘出去叫了。明秀眼睛看着报，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爸爸的脸色，还是用撒娇的声音：“爸爸，生意好，给我做一件大绸旗袍。”

林先生根本不理，愁眉苦脸地在思索。明秀等不到回答，抬头一看，看见这种严重的神气，不禁伸了一下舌头。

寿生进来了，大娘跟在后面。

林先生没头没脑地问：“你，外面听到什么风声？”

寿生茫然：“没有呐。”

“看见了没有？方才张寡妇和朱三太都要来提存。（停一下）张寡妇说得很清楚，说外面有谣言，说我们卖一元货，是为了捞一票，钱到手就走。（意识到妻女在场，有点惶惑）张寡妇为什么会听到这种谣言？”

寿生懂得了：“有鬼。她们懂得什么，一定有人在挑拨。”

“对了，有鬼，寿生，你看……”林先生对寿生更加倚重了，他看了大娘和女儿一眼，继续发牢骚，“新年新岁，碰到这种事情，倒霉！”

寿生把嘴靠近他师傅的耳朵：“我看，一定是斜对面。”

林先生点头。寿生献计：“师傅，我看还是去找找余会长，大家讲清楚，各人做各人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朱三太和张寡妇也挺相信余会长，他讲一句话，她们就不吵了。”

林先生完全接受，点了点头，说：“我去，吃了饭就去找他。”

明秀已经动筷子在吃饭了。（划过）

## 二九

余会长家里。余会长正和一家人在“掷状元红”，看见林先生来了，离开桌上，迎上一步，拱手作拜年状：“林老板，恭喜恭喜，真是新年大吉大利，你老兄第一炮打响，今天开市生意兴隆。”

林先生满腹心事，拱拱手，口里说“托福托福”，和他们一家老小虚与委蛇，把余会长拉过一边：“会长先生，又有一件事情拜托……”

“好说好说，请坐。”

二人坐下密谈。

余太太和孩子们继续掷骰子。余太太一边掷，一边叫：“王妈，泡糖汤，客人来了。”

林先生附耳低言，他的话被骰子声和孩子们的笑声淹没了。

余会长听完了话，打着哈哈：“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一定，老兄放心，我明天……跟他们打个招呼。你放心。”

林先生放了心，笑着：“那太好了，多谢多谢。”站起来打算告辞了，这时王妈端上糖茶。余会长一把拉住：“忙什么，多谈谈，你来得正好。”

林先生勉强又坐下。余会长堆着笑，可是又象透露一个好消息似的：“有一件事，早想对你说了，只是没有机会。（停了一下，摸着自己的下巴）卜局长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你的令媛，极为中意。卜局长年将四十，还没有儿子，太太没有生养过，要是你令媛过去……”

讲到这里，林先生已经吓慌了，想讲话，被余会长拦住了：“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现成的局长太太，哈哈，那时，就连我也沾光了。”

晴天霹雳把林先生吓昏了，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余会长，你，不要开玩笑！”

但是余会长还是一本正经：“我们是老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讲明白。论到这种事情，照老派说法，好象面子上不好听，然而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令媛过去也算是正的。况且，卜局长既然有了这个心，不答应他，你在这里也难混。（停一下，使对方了解这句话的分量）答应了，将来倒有

指望，我替你打算过，才敢于和你说。”

“不，不，余会长，我们小户人家，高攀不起，小女又不懂规矩，这，实在不敢……”

“哈哈，不是你要高攀，是人家要俯就，又有什么办法。就这么吧，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里且搁着，看见卜局长时，就说还没有机会提过，好吗？可是，你还是得早点给我回信。”

“嗯”林先生站起来脸色象死人，腿也软了。

余会长送客，里面一阵骰子声和笑声。

### 三

林家内宅，林先生的卧房。已经是深夜了，林大娘显然已经哭过一阵了，气愤地说，想压低声音，可是不知不觉地高亢起来：

“规规矩矩人家，呃，黄花闺女，做人家小老婆！（林先生做手势要她低声一点）我只有阿秀一个，好人家明媒正娶，我也舍不得！”

“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

“什么不过，不过，我不肯，看他们还能来抢。”

“抢倒不会，不过他们一定会出坏主意，这种人比强盗还狠。”林先生几乎也要流眼泪了。

“我拼了老命，也不给。”

林先生又叫她低声一点。

### 三一

明秀房间。明秀已经睡了，听到了她父母的话，挣起半个身子，睁大了眼睛，听。

### 三二

两老夫妻继续在谈话。大娘渐渐地压制不住自己了：

“谁叫你答应余会长的？你，阿秀不是你亲生的？”

“唉唉，低声一点。”

“我不管，让大家知道，到茶馆里去评理也不怕。”她站起来，摇摇摆摆地想走。林先生一把拉住：“哪里去，哪里去？”

大娘歇斯底里地：“我去喊地方！”挣扎着。

明秀奔进来：“妈妈，妈妈！”

大娘将女儿一把抱住，一边哭，一边带喘地说：“阿囡，哪个敢动你一动，我同他拼命！死也死在一块，你不要急……”

明秀也哭了，叫了一声“妈”，什么话也讲不出来。

林先生搓着手叹气，看看哭得凄惨，窄房浅屋的怕惊动大家，只能来解劝：“哎哎，别让人家听见，新年里，象什么！……”

大娘虎虎地：“什么新年里，我不管，我拼老命也不给……”

林先生忍着一肚子气，竭力劝解。（淡出）

(淡入)铺面，今天生意好得出奇。昨天来买“一元货”的绝大部分是上海逃来的难民，今天则大部分是本地人了。这两种人，只要一看他们的服装和样子就可以分清的，特别是闲汉陆和尚也夹在里面，而且嘴里还在嚷，“机会难得啊，要买赶快”，同时还挤眉弄眼地望着坐在帐柜上的林先生。

林先生一夜没睡好，眼圈有点红肿，显然不是高兴的样子。机伶的寿生感到“这样的好生意气色不正”了，可是还得手忙脚乱地对付着。他好不容易抽出身来，走到林先生前面，低声而急促地：“师傅，看样子不对，一定有人捣鬼……”

当然，林先生也早已看出苗头来了，站起来：“可是，又不能不卖啊！”

这时，突然来了两个穿中山装戴呢帽的人，推开买主，直闯进来问道：“谁是林老板？”

林老板慌忙站起来迎接，还没有开口，其中一个指着他的鼻子问：“是你？”林老板点了点头，于是这两个人拉住他就走。寿生追出去想要拦阻，又想问清楚为什么，可是那两个人厉声吆喝：

“你是什么人？党部里要他去问话。”

寿生呆住了。买东西的人，看热闹的人，都有点预感了。寿生为了稳定人心，对伙计和阿四说：“没有事，照样做生意。”

可是正当他回到柜台前面打算对付顾客的时候，林大娘跌跌撞撞地赶出来了。

“寿生，你师傅怎么了？……什么人叫他去的？”

寿生为了怕在买主们面前揭穿，立刻回过身来，对大娘：“师母，没有事，我，我告诉你。”他将师母带拦带推地送回到蝴蝶门里面，这时候明秀也赶出来了。

“师母，你不要着急，(随口说)大概就是为了那几笔存款，朱三太的，和张寡妇的，他去理直理直，不要怕……”

林大娘将信将疑：“朱三太那边，我去和她去说……”

寿生拦住了他：“不，不，师母，党部和商会会理直的，你身体不好，里面去等着，我去……”

“快，那么，你快去，叫师傅回来！”

寿生连连点头，轻轻地拉了明秀一把，明秀跟着他来到蝴蝶门外面。寿生回头望了望大娘已经回去了，停下来，严重地对她说：“可能和昨天晚上余会长讲的那件事情有关系，(明秀紧张起来)可是也不象，师傅还没有给他回话呀！你回去，陪着师母，外面的事情有我。”

明秀完全失掉了主张，寿生说的话，她只能点头。寿生向外跑。

商会会长正在看报，寿生急急忙忙地奔进来。一看情形，余会长是早已知道来意了，悠然地：“唔，你来了，请坐！”眼睛还没有离开报纸。

“会长先生，究竟，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啊？”

余会长放下报纸，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寿生的神色，然后，故意地：“为了什么，你不知道？嗯。(对寿生)真的假的？人家都说你师傅打算捞一笔，

逃走。”

寿生连连摇头。

“外面有这种说法。（停一下）不巧是你师傅年节之前好几笔帐都没有归清，朱三太，还有张寡妇，这两个孤苦人儿存在你们店里的款子没有保障。所以……”

这是在寿生意料之内的，所以连忙分辩：“这些谣言靠不住，店里存底还……”

会长拦住了他的话：“党部是为这些苦人谋利益的，所以先把林老板扣起来，要他把这些帐目，理清楚。”

“扣起来了？”

会长点头，寿生吓得脸都黄了。呆了一下：“先把人保出来，行么？人不出来，哪里去弄钱呢？”

“吓，小老弟，保出来，你空手去，让你保么？”

“会长先生，总得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师傅和你老人家一向交情不错，你……”

商会会长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又把寿生端详了一下，然后把他一把拉到屋角里，悄悄地说：“你师傅的事，我难道会袖手旁观？只是这件事现在弄僵了。老实对你说，我求过卜局长，请他出面讲讲话，卜局长只要你师傅答允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我才从商会回来，还到党部去看了你师傅，劝他答应。只要他一答应，事情不完了么？不料党部里的那个黑麻子不买帐，他硬不肯……”

“难道他不给卜局长面子？”

“就是呀，黑麻子不肯，卜局长几乎下不了台，事情僵透了。”

寿生没有主意，只能说：“可是，我师傅又没有犯罪，怎么可以扣起来？”

“小老弟，你还年纪轻，他们可不同你讲理。谁有势力，谁就有理。（停一下）你回去对林大娘说，放心，还没有吃苦，不过想出来，总得花点钱……”他讲时用两个指头一招，就匆匆走了。（划过）

### 三五

林家内宅，寿生在安慰林大娘：“师母，你放心，余会长看见过师傅，好端端的，没有吃苦头，不过钱总得花几个。卜局长答应了帮忙……”

听到卜局长，林大娘谈虎色变：“什么卜局长，卜局长，他肯帮忙，他还不是为了阿秀。……我不答应。（打了几个呃，摸着胸口）寿生啊，我就是阿秀放心不下，……（自怨自艾）就是怨我自己没有主意，要是早一点把她配了你，也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寿生睁大了眼睛，几乎认为“师母”发疯了，但可又一点也不象装疯。他偷偷看了一眼师妹，心里有点跳。明秀害羞了，背转身子，避开了。

大娘一把拉住寿生：“只要你待阿秀好，我就……”

话未完，阿四从外面奔进来，嘴里叫：“寿生哥！有人找你。”

寿生吓了一跳，以为又来抓人了，向阿四问：“什么人？”

阿四说：“斜对面裕昌祥的管帐，吴先生。”

“他？”寿生觉得意外。他弄不清楚为什么今天奇怪的事情这么多，急忙忙地跑出去了。

### 三六

吴先生装出很关心的样子：“你们先生？……”

寿生不能不回答，可是又怕老实讲，支吾其辞。

吴先生满面笑容：“不要紧，小事情。（停了一下，然后）寿生哥，敝号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从袖口里摸出一张纸来）就是，就是找你划一笔货。”

讲完，把那张纸递到寿生前面。

一张横单，写着十几行，脸盆、毛巾、钢精锅子、牙刷……正是林先生能卖的“一元货”的全部。

这一下，这次事情的全部内幕，寿生都明白了。他想：“啊，原来是这套把戏！”他立即把吃惊的表情收起来，装作不懂，说：“师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师母说，还不是一样。”

寿生想了一下，有点拿不定主意。吴先生好象完全摸准了他的心理，接着说：“寿生，你们存底厚，大家都知道。这里，最多也不过一百五六十块钱的码子。”

一百五六十块，这句话打动了寿生的心，于是，他说：“那么，我去和师母谈谈看，不过很难说。师母女人家，专要做现钱交易。”

“现钱？这种时势。哈，寿生，你是说笑话吧。”

这一下寿生硬起来了：“师母是这个脾气，我也没有办法。最好，明天再说吧。刚才余会长说，师傅的事情，卜局长肯帮忙了，光景师傅今天晚上会回来的。”

寿生有意唬他一下，把账单子塞还给他。这一下，吴先生紧张了，慌忙把帐单又推回给寿生，一面满口答应：“好，好，现帐就现帐，今天晚上交货，好不好？”

“现在我就去和师母商量。”

### 三七

下午五点钟，内宅已经黑黝黝了。寿生站在林大娘前面。明秀把一盏点着了的保险灯端了出来。

寿生说：“现在看来，事情很清楚了，方才余会长说，要把人保出来，起码得花两百块。现在对面裕昌祥的管帐来挖货，数目是一百五六十，我看，他们都是串通了的。（他也有点激动起来）你看，党部和商会要钱，裕昌祥要货，卜局长要人……”

林大娘只是哭，好容易挣出一句话来：“这，这是蒸笼里的馒头捡软的拿，就是你师傅做人太软弱了，大家欺负他……”

寿生抓抓头，然后说：“师母，我看，这笔货，挖给他们吧，拿一百五六十块现洋，加上店里的五六十，先把人弄出来再讲。”

林大娘听说要付这么一大笔钱，又心痛，又着急，尽哭（无声的哭），没有话。

寿生看见不是路，只得退了出来，可是，走到蝴蝶门外面，明秀追上来

了，她脸色发白，声音发抖：“寿生哥，妈妈是气糊涂了，总是说，爸爸已经给他们弄死了。你，你赶快答应裕昌祥，赶快把爸爸救出来，你……作主吧。”

明秀说到这里，脸一红，跑回去了。寿生望着她的后影，呆了一下，慢慢回过身来，下定决心。

### 三八

寿生回到店堂里，从帐台抽斗取了一包现洋，决断地对伙计说：“阿四，上排门，（把帐单交给伙计）请你把这笔货点一点，看看够不够，我到裕昌祥去给回信。”

伙计和阿四不知出了什么事，接过帐单，吃惊。

### 三九

（溶入）内宅，在两支蜡烛前面，林大娘跪在观音菩萨前面叩头。

明秀打了一个哈欠，看了一眼她妈妈床前桌子上的那只老式自鸣钟。

十一点四十分了。

林大娘拜完了菩萨站起来，明秀说：“妈，你去睡吧，我在这里等。”

林大娘摇摇头，坐下了。远远的打更的声音。

过了一会，外面开门的声音，明秀很快地跑出去了。林大娘也反射地站了起来。

果然，寿生陪着林先生回来了，林大娘反而吓了一跳。明秀就很快地把忧愁驱散，很高兴了。林大娘对她丈夫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证明了他的确没有吃过什么苦头，便奔回到观音菩萨前面去拈香了。

林先生茫然地坐下来，明秀把一件棉袍子披在他身上，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寿生从身边掏出一个纸包来，放在桌子上：“这是多下来的一点钱，还有五六十。”

林先生叹了一口气，有声没气地说：“让我死在那边就是了，花了钱弄我出来，钱用完了，店里空了，还不是一条死路。”

林大娘回到她丈夫的身边，看到这种神气，又禁不住流泪了。林先生有点哽咽：“货给他们挖空了，债又逼得紧，这店……怎么办？”

“师傅。”寿生叫他，然后用手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字。

（特写）一个“走”字。

林先生吃了一惊，接着，眼泪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明秀，只是叹气。

寿生放低声音：“师傅，只有这一条路了。店里拼拼凑凑，还有一百来块，你带了去，过一两个月也够了。这里的事，我来料理。”

这句话却被大娘听见了，她很快地插进来说：“你们也去，你，阿秀，留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拚老命。”

林先生做个手势，要她不要激动，可是她却突然的壮健起来，很快地奔回卧房去了。明秀叫了一声“妈”，跟了进去。

林先生茫然，用手轻轻地打着脑袋，打不定主意。

寿生又低声说：“师傅，你和师妹一起走。师妹在这里，师母不放心，那个姓卜的也会出主意。”

林先生还是打不定主意，寿生没办法，无目的地绕着桌子走。

这时候，林大娘一边发出哭泣的声音，一边走进来。林先生和寿生都给吓了一跳。大娘手里捧了一个小“拜盒”，看见林先生和寿生吃惊的样子，站住了，嘴里说：“你们也来，听我的主意。”

林先生和寿生跟了进去。

大娘打开那个小拜盒，拿出一个纸包来，指着：“这是我的私房，光景有两百多块，分一半给你们拿去。阿秀，（着重地）我做主配给寿生。明天一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呃，我不走。寿生陪我几天再说。知道我还有几天活，呃，（指明秀和寿生）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我也放了心。”

林先生一方面对他妻子的决定感到吃惊，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做法。他想讲话，可是林大娘很快地一手拉着明秀，一手拉着寿生，就要他们“拜一拜”。

两人顺着对林家夫妇拜了一拜，明秀满面飞红，低着头。寿生偷看了明秀一眼。

这时，林先生才打定了主意，说：“好吧，就这么吧。（停一下）可是，寿生，你留在这里，对付他们，万事要小心。”

大娘这时候倒很有决断：“阿秀，去理东西！”（淡出）

#### 四

（淡入）林家铺子终于倒闭了。早晨，排门上贴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清理帐目，停止营业”。

一群人围着看，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早几天就有风声了。”

“老板前两天就逃走了。”

有一个女人叹了口气：“日子真难过啊。”

忽然，钱猢猻带了一个伙计，挤进来，抢先把一张招贴贴在“清理帐目，停止营业”这张纸的旁边：

恒源钱庄公告：

为维护债权人利益，任何……

贴了之后，钱猢猻猛烈地拍门。

陆和尚带着朱三太，颤巍巍地赶来了。一看这样子，差不多要晕倒。

陈老七也赶来了。门外人越聚越多。

#### 四一

帐台边，余会长，钱猢猻，其他两三个商会和党部的人，正在搜查帐簿，可是，一本也没有了。

商会会长问寿生：“帐簿在哪里？”

寿生呐呐地：“我，我不知道，或者师傅带走了。”

钱獬豸抢先说：“余会长，敝庄的帐款清清楚楚，有借据，有……”

商会会长拦住他：“不要忙，不要忙，先点存货，……门口贴上封条，……什么人也不准动……”

一个商会职员有经验地说：“弄清楚货色，生财，再折价，三一三十一，……”

另一个债主望了望店里的已经半空了的货柜，叹息地：

“我看，能摊到三成四成，已经好了。”

钱獬豸要争辩。

## 四二

门口拥挤不堪，朱三太在哭泣，陈老七在打门，口里叫：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卜局长带了五六个警察，赶来了。警察很快地用木棍子赶人，可是赶散了这边，那边又拥上去了。

张寡妇抱着四五岁的孩子，披头散发，挤进来了。警察去阻止她，她拼命挤。

陈老七在发话：“要吃倒帐，吃，大家吃。为什么钱獬豸他们可以进去，我们不准？要公平，哪怕分到一个边皮，也要……”

一个警察过来，狠命地将陈老七推开。

“你吵什么！你……”

朱三太看见张寡妇，连连喊：“张家嫂，里面的东西，都给那些强盗分光了。”

朱三太和警察争执起来：“我是债主，为什么不可以吵？你，你……”

警察气馁了：“我，上头命令，叫维持秩序。”

张寡妇猛力把警察推开，挤到门口，擂鼓似的敲门。

陈老七对警察：“你们不是天天大叫保护老百姓么？”

又有一个人喊：“要问清楚，昨天扣住了林老板，为什么又放了？”

## 四三

余会长、钱獬豸、卜局长，还有两三个“场面上人”围住了林大娘的床，在盘问。这些人有坐有立，有的还偷偷地看着房间里值钱的东西。

林大娘躺在床上，头上包着手巾，直喘气，一句话也没有。

寿生低声下气地：“余会长，师母的确不知道。……帮帮忙，让她息息吧。”

卜局长虎虎地：“带了小姑娘跑，谁出的主意？说！”

寿生：“我怎么知道。”

余会长偷偷地望了望卜局长，露出一丝狡猾的笑。

卜局长虎地站起来：“带了个女的，逃不了。抓到了，给你们好看。”用力地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拍。

钱獬豸性急地：“局长，我看还是把帐摊一下吧。”

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面面相觑。

#### 四四

门口，警察在赶人。一个警察喊：“再挤，开枪了。”

朱三太挺身而出：“开，开，我不怕，你凭什么开枪？”一把抓住了他的枪。陆和尚在人丛中起哄。

闲人喊：“不准打人……”

忽然，门一开，卜局长出来，满面怒容，指挥警察。会长等人跟在后面。警察用枪托打人，有人被打伤了，陆和尚逃走。闲人被赶散了，有的跌倒，有的哭了。

张寡妇被人一推，倒下，孩子离开了她的手，被人一挤，失散了。

张寡妇疯狂似的挣扎起来，喊：“阿毛，阿毛……”

#### 四五

一条溪水，不太宽，远山可以望见，一片江南鱼米之乡。

一只脚划船在溪边划过。太阳灿然。

船。

林老板两手抱头，在船舱里思。

明秀则被岸上的景物吸引住了，坐在船头上。她究竟还是孩子，不懂得“来日大难”的局面，所以她的眉宇之间，已经找不到苦痛和忧虑了。

船驶着。

远远的岸上，七八个国民党兵士走过。有人手里提着鸡。

船老大对明秀做眼色，嘴里发出嘘声。明秀会意了，连忙钻进舱里。

船过去了。

溪面上是一条涟漪的水路。

# 革命家庭

夏衍 水华

根据陶承《我的一家》改编

## 片头

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

以“社会主义好”为基调的民族音乐伴奏，欢愉融洽的调子。

一个刚能走路的小女孩迎着镜头奔来。很快地转到一个“合家欢”的画面。一家人：

陶珍 六十四岁的老太太，硬朗，但已满头白发。

正纹 四十六岁，机关干部。

小鹤 三十七岁，干部。

正纹的丈夫 五十岁。

正纹的长女 二十二岁，航空学院学生。

正纹的次女 二十岁，女学生，穿西式衫裙。

正纹的儿子 二十岁，军人。

小鹤的爱人 二十八岁，知识分子。

小鹤的儿子 九岁，红领巾，穿儿童海军服。

小鹤的女儿 即奔向镜头的小女孩。

整洁的客堂间，陈设简朴，桌上花瓶内插着一束鲜花。陶珍坐在中间沙发上。她身上依靠着小鹤的儿子；正纹的女儿站在她后面；小鹤的女儿奔向祖母，坐在她膝上。小鹤正在一架自动照相机前对焦点，大家的视线集中，准备拍照。

窗纱随着春风飘进画面。《革命家庭》字幕出现，以后是职演员表。……

“合家欢”拍完，大孩子们散开，唯有小女孩还缠着祖母，闹着还要拍照。她的妈妈指给她看大孩子们正在仰望挂在壁上的旧“合家欢”，小女孩这才奔了过去，伸着小手要拿照片。

孩子们拿下镜框，大家争着看。他们看到奶奶、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互相耳语了一阵，带着崇敬的心情跑向奶奶，小鹤的九岁的儿子在催着奶奶讲故事。（字幕隐去）

字幕完毕后，音乐继续着。

慈祥的奶奶瞥了孩子们一眼，她在幸福的气氛里回忆起以往的生活，开始讲故事。

## 序曲

音乐换了一个调子。这是一支古风的、牧歌情调的、多少带有一点哀调的曲子。

陶珍：“我两岁上就没了爹娘，是干娘把我带大的。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十六岁，干娘就叫我出嫁……”

（溶入）

陶珍十六岁，还带着稚气的脸上淌着眼泪。干娘给她梳好了头，给她戴上一顶凤冠。

（音乐转为以中国旧式结婚时用吹鼓乐为基调的曲子）

镜头拉开，一群人（四、五个）簇拥着陶珍上了花轿（也只是在旧式的轿子上面扎上一点红绿彩绸而已）。轿子被抬走。

（溶入）

新房里。陶珍坐在床上，红烛摆晃着，喜娘走开了，一个青年的背影走近她，陶珍羞怯地抬头。

江梅清，比她还小，这一年才十五岁。一个俊秀、瘦弱的青年人，留前“刘海”，穿着不称身的袍子马褂。

旁白：“他比我还小一岁，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念书；他也是父母双亡，由祖母养大的。”（推到江梅清特写）“那时候他和我一样，什么也不懂，还是孩子气……”

梅清把陶珍的凤冠除下，放好，慢慢地坐在她旁边，脸上露着稚气的微笑。

（溶入）

夜间，陶珍在保险灯下刺绣，梅清伏案读书。

（溶入）

春天，他们的院子里，陶珍在竹竿上晾着衣服。梅清从外面回来，摸出一个小纸包，来逗她；她要看，梅清故意不给她，小夫妻争夺；梅清打开，一双小孩鞋子；陶珍羞得背转了脸。

（溶入）

冬夜。梅清和两个青年人在谈话（其中一个即张浩），似乎在争论。陶珍拿一件衣服给他披上。（推进）梅清桌上几本《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摇）陶珍回过去，到床边，一个小孩已经睡着了。

（溶入）

陶珍提着一只箱子，送梅清出门，身边是三个孩子：理安十三岁、正纹十二岁、小鹤三岁。梅清亲了孩子们一下，挥手向他们告别，提着箱子，走了。

旁白：（从陶珍刺绣的时候开始）“多谢老天爷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他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可是，对我这样一个人，一点也不嫌弃，他还教我念书，识字。家里穷得很，可是过得很愉快。他毕业了之后就去教书，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讨论国家大事，有时争论得很厉害。一九二四年，他离开了家，他说，是为了寻找真理。（叹息似的）日子过得真快，那一年，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溶入）

在龙家大屋前的塘边，三个孩子在捉蜻蜓。小鹤差一点掉进水里，理安一把将他抓了起来，狠狠地教训他；小鹤要哭了；陶珍出来，哄着三个孩子回去。理安和小鹤等三人的特写。

隔着池塘，离开几十步外的公路上，一队兵士走过。

旁白：“日子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我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在变化。我带着孩子苦苦地过了两年。忽然有一天，我从街上回来……”

这是七月中旬，天气很热。

音乐至此淡出。

## 第一章

—

(溶入)

陶珍在街上，忽然站住，往前看。又向前走了几步。通过她的背影，可以看到：巷口全叫人堵住了。她走到人群后面，踮起脚来看。

大街上人很多：大队穿着短衣、卷着裤腿的农民在跑着；还有拿着小旗子的工人；农民手里拿着梭标，昂首前进；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在演说。

街面上的商人、掌柜的，有点怕，但也好奇地望着。有人跟着鼓掌。

陶珍：“这里怎么啦？”她向旁人问。

路人：“你还不知道？北伐军进城了。”

另一个人附和：“这下子，穷人可翻身了，你看……”

一个学生在宣传：“革命军进了城，日子好过了，生意好做了，……帝国主义、北洋军阀，都要打倒！”

陶珍被人一挤，退到一家米店门内。她有点胆怯，米店老板笑着：

“大嫂，进来坐。”

陶珍夹紧包袱往前挤出。忽然，有人喊：“让开，让开！”一些挑担、提桶的人冲过来了，陶珍被卷在人丛中。

一队士兵经过，背着斗笠，穿着短裤；还有“鸭尾巴”头发的女兵。几个农民和士兵并着走，显然是向导。帮士兵挑军器和辎重的农民。

群众给士兵喝开水。女兵散传单。陶珍起初不敢拿，看见别人拿了，也接过一张。

她正想念一下那张传单，被后面的人挤着走了。前面一大群人站着听演讲，她抬头看，一个穿长衫的人在讲话，很象梅清。她眼睛一亮，挤上去，挤到正面，一看，原来不是梅清，但有点象。

这个人说：“吴佩孚、赵恒惕，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僚、买办、土豪……”

陶珍看见一群小学生唱着歌挤进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

带头的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剪了发的女教员（陆老师）。理安也在里面。陶珍想挤过去，可是不行，只能喊：“理安！理安！”

她的声音被群众的声音淹没了。

她好容易挤出来，往回走，想起了什么似的跑进肉店，买了一点肉。回去。

二

(溶入)

陶珍家。她正在厨房烧菜，正纹歪着头问：

“妈也，爸爸会回来吗？”陶珍看了她一眼，无言。正纹继续问：“爸爸也是革命军？”

陶珍：“别烦了，去照管弟弟……”

正纹：“你说呀，爸爸是革命军？”

陶珍看着她，点了点头。正纹高兴地跑到前面屋子去了。陶珍又陷入沉思。

街上远远的锣鼓声。

前面屋子里，小鹤把理安的一本练习簿撕碎，理安的一个纸板做的手工匣子也给他弄坏了。正纹大叫：“啊哟，你……”

小鹤拿了匣子就跑，正纹去抢：“小弟，你不听话……”

小鹤躲着和她捉迷藏，正纹追他不到，急得大叫：“妈也……小弟又胡闹了……”

陶珍的声音：“喂。”

小鹤学她的样子，正纹急得要哭了。

这时候，陶珍搬了菜饭上来，看见这种情况，喝止了小鹤，对正纹：“啊哟，这么大了还哭……”

忽然，门开了，理安满头大汗，奔进来：

“妈妈，爸爸回来了。”

大家一怔。陶珍：“你说什么？”

理安：“爸爸回来了，我看见他在总工会……”

正纹揩干了眼泪，跑过去。

陶珍：“你看错了……”

理安：“不，我跟他讲了话。爸爸说，回去告诉妈妈，晚上回来。”

正纹挤上去：“爸爸是革命军？”

理安：“没有穿军装，他在总工会……”

陶珍：“理安，孩子可不准讲假话！”

理安有点生气：“噢，你不相信，他还抱了我呐……”看见桌上的饭菜，想到肚子饿了，“啊，我饿坏了。”拿起碗来盛饭：“妈，人真多啊，大家喊口号……”

正纹拦住他：“等等，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陶珍：“他说，回来吃饭吗？”

理安已经在吃了：“他没有说……”

陶珍：“好吧，你们饿了，先吃吧，给他留一点。”拿空碗给梅清留了一点菜，眉宇间流露喜色。

正纹一边盛饭，一边逗小鹤：“妈也，小弟不认识爸爸，爸爸来了不会理他……”

陶珍看见三个孩子吃饭，自己忘了吃饭，有一点茫然。正纹继续逗小鹤：“爸爸来了，不理你……”

陶珍低声地：“别烦了，谁知道爸爸回来不回来呀！”

门轻轻地推开，江梅清闪了进来。理安忽然站了起来，正要叫，梅清用手势制止了他，然后，有意作弄陶珍，学她的口吻：“谁说我不回来啊！”陶珍吓了一跳，回头来，惊喜交集，“啊哟”一声，下面说不出话来了……两个大的孩子奔过去了，小鹤有点怕，可是梅清摸了摸理安和正纹的头，就把小鹤抱了起来，说：“这小家伙不叫我，不认识了？唔，……”用胡子扎了他一下，小鹤用手挡住脸……

陶珍望着梅清又瘦了一点，胡子不剃，那件竹布长衫已经很旧了，而且渗透了汗水。小鹤拔了一下梅清的胡子。梅清做了个鬼脸。

陶珍：“梅清，你变多了。”

梅清：“变了？”放下小鹤，两只手按在陶珍的两肩上，“也让我看看，唔，你还是那样好看！”

陶珍：“你的心，也变了。”

梅清：“是吗？世界变了，大家都得变。你也变一变，好不好？”

陶珍：“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梅清：“不，不是变坏，是变好。变得革命一点，懂吗？”忽然想起似的：“理安，拿把剪刀来。”

陶珍：“干什么？”

梅清对理安、正纹：“来呀，给妈妈变一变……”

正纹先找到了剪刀。

梅清接过剪刀，对孩子们：“给妈妈剪个革命头，好不好？”

理安首先赞成，陶珍要抗拒，被理安和正纹顶住了，梅清给陶珍剪下了头发，小鹤大笑……

正纹叫：“看啊，妈妈当女兵了……”

陶珍又急又羞，推了梅清一把：“啊哟，你真是……”跑到镜子前面去看了一下，佯怒，“这怎么见得人哟！”

梅清：“怎么见不得？你看，多时髦！”

陶珍（似怨似喜）：“你呀，你一回来，全家就别想安静了。”

梅清又逗她：“噢，你要安静？那么我走……好不好……”

正纹信以为真，一把将爸爸抱住。

陶珍啐了他一口，解嘲地对理安：“给爸爸盛饭！”一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梅清：“我吃过了。小妹，倒杯水给我。”一家团坐下来。正纹把一杯茶递给爸爸。（淡出）

（淡入）音乐。

旁白：“梅清回来了。这一年，长沙变了，世界变了，人心也变了；我的一家也变了一个样子，梅清更忙了，成天成晚不在家……”

### 三

总工会门口。纠察队。工人们进进出出。

梅清和一些工人在谈话。

大街上，一队革命军押着几个戴高帽子的土豪劣绅游街。

### 四

郊区的群众场面。一个老农民一只手挥着烟管，在演说，人们鼓掌。梭标林立。

### 五

码头上，几只帝国主义的兵舰开走了。群众欢呼。理安带着一队（六、七个）儿童团，在街上巡逻。

旁白：“叫人顶不放心的，还是理安这个孩子，他书也不念，整天上街和那些阔人的孩子们打架……”

## 六

转眼到了秋风落叶的季节。

理安和四五个儿童团员，拦住了两个阔人的孩子。理安双手叉在腰上，问：“你方才说什么？”

孩子甲：“没有说什么。”

孩子乙（调皮地）：“我唱歌。”

另一个儿童团员问：“唱什么？”

孩子乙：“男女学生一头睡，养个儿子纠察队！”

理安大怒，一挥手，几个儿童团员一拥而上，扭打。

## 七

（溶入）

一个女人指着陶珍，怒冲冲地：“你管不管孩子？你们野猴子尽打人……”

理安要争辩，陶珍拦住了他，向对方道歉：“好好，我不让他出来就是了……”

女的走了。

正纹和小鹤从后面出来，看见妈妈生气，站住了。

陶珍回过头来：“你，明天不准出去。”

理安生气了：“为什么？”

陶珍生气说：“为什么？你尽闯祸，还问我为什么。”

理安倔强地：“我还得去。”

陶珍：“你就这样跟妈妈说话吗？好吧，你去，找爸爸回来。你不去？我去。”

理发迟疑了一下，下决心走，但是一出门，正碰上梅清回来。梅清看见陶珍怒容满面，问：

“这是怎么了？”

陶珍：“你问他自己。”停了一下，“成天不读书，跟一群毛猴子上街胡闹，打人……”

梅清也生起气来：“你这么大了，还给妈妈添麻烦？惹事生非，是什么道理？”

理安：“我没有……”受了委屈的样子。

梅清：“你还不服气？（声音大了）你没有，人家为什么找上门来？你不念书了？”

正纹插嘴：“爸，他打的是小土豪。”

梅清：“不准出去！去睡觉。”把孩子们赶到后房去了。然后坐下来，抽了一支烟。

陶珍：“吃过饭了？”

梅清（摇摇头）：“不想吃。”

陶珍：“都是给你惯坏了。”

梅清（打趣地）：“你不惯他？……”

陶珍（瞪了他一眼意思是“又抬杠了”然后说）：“得管教管教了，这么大了……”

梅清：“好吧，你去哄哄他们，我还有事。”

打开手提小皮包，取出一迭文件。

## 八

陶珍回后面房间，看见理安伏在床上哭；正纹对妈妈做了一个鬼脸。

## 九

（溶入）

清晨，陶珍发觉理安床上没有人。

（溶入）

旁白：“第二天，理安不见了，我找得好苦。”

陶珍在问陆老师。

—

陆老师：“对了，前天他问过我，说十五岁能不能当兵……你可以请江先生去查一查……”

陶珍：“好，谢谢您，我去找找……”

——

（溶入）

军营前面。陶珍在徘徊，看着进出的新兵，找不到理安，只能回头走了。忧虑地走了段路，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理安羞愧地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那根儿童团的棍子。

陶珍又惊又喜：“啊哟，你这个小冤家……”拉住他，“你，你，……到哪里去了？”

理安撅起了嘴：“妈，不是我先打人。”望着她，“小土豪骂人，丢石子，我不准他骂。”

陶珍：“好啦好啦，算妈妈糊涂，错怪了你。回去吧，你……”

理安开朗地：“我想当兵，可是，（遥指军营）这算什么革命军？夏斗寅，反动派……”

陶珍连忙制止了他，带着孩子走，轻轻地：“你这牛性子，还拿着这根棍子？”理安笑了。

—二—

（溶入）

陶珍在窗门口晒衣服。一树春花在微风中摇动。

旁白：“日子，很快地过去了。第二年春天，长沙的局面起了变化……”

### 一三

（溶入）

会议室，七八个人在开会。窗外在下雨。其中一个人：“看情况，三十五军是要叛变……”

梅清站起来：现在只有一条路，立刻把农民协会武装起来，先下手……”

第三个人摇摇头：“不，已经问过陈独秀了，他回电说，不要莽撞，他正在和国民党商谈……”

另一人：“那我们就等着挨打！”

梅清（激昂地）：“商谈！这是与虎谋皮。”

另一人（向梅清）：“你们总工会有多少人？……”

梅清正要回答，远远的数声枪响。一个纠察队员满头大汗匆匆奔入：“街上已经戒严了，三十五军的部队包围了东茅巷……”

众人哗然。

主持会议的人说：“紧急动员，老江，你立即召集纠察队准备抵抗。”

梅清：“对！”拿起一把雨伞，走了。

### 一四

（溶入）

细雨中，路灯暗淡。国民党军队在街口架起了机关枪，在检查行人。江梅清避路而过。

另一条街上，流氓地痞在撕标语；又写上了“打倒杀人放火的农民协会”之类的标语。

大街上，兵士荷枪巡逻。许多店铺上了门板。

### 一五

夜间，陶珍在家里拥着两个小的孩子等梅清。远远的枪声稀稀落落。正纹还要问东问西，陶珍将她制止了。

理安从外面打听了消息回来，性急地：“妈，总工会被烧光了……”

陶珍急问：“看见爸爸没有？……”

理安摇头，说：“我去找……”

陶珍：“不行，乱嘈嘈的……”

正纹：“妈也，我怕……”

理安狠狠地：“怕什么，胆小鬼，去睡……”

正纹：“妈，他骂人……”

陶珍心乱如麻，制止了他们：“好好，正纹，你陪小弟先睡……”

正纹撒娇，扭着身体，不走。陶珍看看小鹤，他已经睡着了，正要抱他……理安拉了妈妈一把，用手指窗外：不远的地方火光烛天，正在燃烧。陶珍抱了小鹤到床上去了。

忽然，门哑然地推开，梅清和一个工人装束的人进来。正纹首先看见，要叫，梅清用手制止了她，然后低声而有力地问：“妈妈呢？”

理安：“在屋里。”

陶珍出来了，正要开口，梅清说了：“事情，你们该知道了，组织上决定，要我离开长沙。”停了一下。一下子大家都沉默了。梅清对一起来的人：“老陈，望一下风。（然后）你们放心，他们抓不到我。（又有一点得意的笑容）我走了之后，老陈（指指在门外望风的人）会招呼你们，环境没有安定之前，我没法照顾你们。（转对陶珍）你的担子重了一点，不过我相信你挑得起来。失败是暂时的，不要怕，坚持下去！”

讲完话，捧着正纹的脸，亲了一下；然后摸摸理安的头：“你是大哥，照顾弟弟妹妹，帮妈妈做点事，懂吗？”

理安点头；正纹已经流下了泪。

陶珍想起似的：“给你拿几件衣服……”跑回房去。

正纹：“爸爸，你几时回来？”

梅清（苦笑着）：“谁知道，也许很快，也许……”不讲下去了。“噢，小的那个睡着了？……”走到内房去。

陶珍把一包衣服包好，看见他去亲小鹤，低声地：“别弄醒他……”

梅清亲了一下小鹤，陶珍把包袱交给他，还有一瓶丸药：“记住每天吃，别忘了。”低下了头。梅清用手把她的下巴抬起来，微笑：“你看，我没走，你就哭了……”

陶珍赶快用衣袖揩掉眼泪，陪着梅清出来。梅清招招老陈，老陈过来。梅清说：“认清了，过一天他来帮你们搬家……”他决然地走了。

陶珍、两个孩子望着梅清的背影。远远的火光仍在燃烧。陶珍的脸上—行热泪。理安拉拉她的衣服：“妈妈，进去吧。”陶珍回头看见理安的坚定的表情，激动地一把抱住了他。

（淡出）

## 一六

（淡入）（音乐起）劫后长沙。飞扬跋扈的反动军队在断垣残壁的街上走过。墙上大标语：“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

日清码头。膏药旗又升起了；门口有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兵站岗。

秋深了。衣衫破烂的难民之群。

国民党军队押了三五个人走过；其中一人，就是陆老师。她昂然走着。

陶珍从一家小当铺出来，低头在马路上走。

旁白：（从陶珍出现时开始，很低的音乐衬底）“梅清走了，这时候我才开始懂得他的工作的意义，觉得他的路没有走错。他走对了，我和孩子们紧紧地跟着他，生活下去。……”

## 一七

（溶入）

陶珍把一些香烟、麻糖之类的东西放在篮子里。

正纹和小鹤站在旁边。陶珍想了一想，给了他们一个凉薯。正纹带着小

弟出去了。这时理安奔进来，扑在妈妈身上，用带哭的声音：

“妈妈，去找爸爸，我真受不了！”

“怎么啦？”

“陆教师……被抓去了，在八角亭枪毙了！”

陶珍一阵难受，抚着孩子的头，好容易说：“眼前这些事，我也很难过。可是，你爸爸没安顿下来，咱们去了，不拖累他？忍耐点，这些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懂吗？”

理安呜咽着，点了点头。

## 一八

（音乐又起）

街边，陶珍提着篮子，在兜卖香烟、麻糖。

码头上，下着毛毛雨，理安在卖凉薯片。

傍晚，他们这一家的门外，小鹤拉着正纹，要向一个烧饼摊买烧饼，正纹制止他，小鹤吵闹不休，正纹又急又恼，拉着就走，小鹤哭了。忽然，一个人拍了一下正纹的肩，摸钱买了一个烧饼，一折为二，一半给小鹤，一半给正纹。正纹一看，原来是老陈。正纹摇手不要，小鹤已经在吃了。老陈把烧饼硬塞给正纹，（音乐止）低声地：“妈妈在家？”正纹点头，三人走。

## 一九

家里，老陈坐在床板上。对陶珍：“党组织知道你很困难，叫我来看看你。你有什么要求？”

“看见你们，我就放心了。困难，总可以挣过去的。（停了一下）我只想知道梅清的……消息。”

她用手势把两个孩子支使开。

“他在武汉。”

“能去找他吗？”

老陈沉吟了一下：“那里跟这里一样。还是不去吧；组织上会照顾你的。”

陶珍：“我也这样想过。可是，我在这里一点没有用处，白白添你们的麻烦。假如可以去，也许可以帮帮梅清的忙。（停了一下）他的病，到了冬天总要发……”

老陈：“这，我们也研究过。（停一下）不过听说，汉口那边，比这里还凶……”

陶珍：“那我更要去。我不能单让你们冒风险。（有点激动了）我和他是一个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老陈再想了一下，打定了主意：“好吧，等我们安排一下，送你们走。怎么？大孩子……”

陶珍：“出去做买卖了。”

老陈：“这样，明天起，别再出去了，在家里等。走的时间不一定，怕误事。（陶珍高兴了，点头）还有，（低声）你们得改个名字。他的地方，临走的时候告诉你。你去找他的时候要问：电服局的三老爷在家吗？这是暗号。”

陶珍点头，口中暗诵了一次这个暗号。老陈站起来：“在家里等，别出去。”

二

（溶入）

晚上，陶珍在码头上张望。远远地看见一个孩子，走过去，看见果然是理安：“快回去！”

理安：“不，还有一班船。”

陶珍：“别卖了，回去吧。”

理安：“不，还有一班船哪……”他执拗得很。

陶珍只能拉着他，低声说：“快回去，去找爸爸！”

理安跳起来：“当真？”陶珍制止了他，拉着就走。一声汽笛，最后一班船到了。理安不自觉地回头朝码头看了一眼。（淡出）

二一

（淡入）汉口码头。陶珍带了三个孩子，从江汉码头挤入人丛中。

冬天的汉口街景，大横幅：“肃清祸国殃民的共产党……”之类。上了刺刀的国民党军队在街口站岗。陶珍不敢多看。

二二

天色已经黑了，陶珍带着三个孩子，走到龟山脚下的一所房子，轻轻地叩门。理安回头望，很警惕他的后面。

一个人声：“谁？”

陶珍：“电报局的三老爷在家吗？”

门呀的开了。一个青年人望了他们一眼，让他们进去，关上门：“你们是……”

陶珍：“长沙来的，有信。”摸出一个条子。

青年人看了一下，“啊……”的一声，也不多讲，只说：“快上去！”陪着他们上楼。楼上，一个戴呢帽、穿长衫马褂的人和一个人穿西装的人下来，迎面碰上他们；两个人都怔住了。穿马褂的人是梅清，穿西装的是孟涛。

理安首先奔上去：“爸！”正纹也很快地看出了，走上前去。

孟涛：“梅嫂子，还认识我吗？”

梅清亲着孩子，把小鹤抱了起来，小鹤摸爸爸的胡子。梅清对陶珍深情地：“你们到底找来了。”

几个人回到房间里。孟涛说：“老江，他们来得正好。这样，倒反而像个正式的家了。”

陶珍似懂非懂。梅清笑了。

孟涛：“就这样，你今天别出去了，让你们团聚一下。我明天再来。”他含有深意地走了。

江梅清在逗正纹：“你还哭吗？”正纹摇头。

## 二三

(溶入)

三个孩子横卧在一张床上。梅清抽着烟，对陶珍低声说：“这儿是机关。懂吗？进出都得当心。有时候，有些同志来开会，(陶点头)你怕不怕？”

陶珍觉得这句话把她看低了，有点抗议似的：“我，什么时候怕过？怕也不来了。”

梅清：“那再好没有。有事儿给你做。当家，帮我们看门……也许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陶珍看见桌上的一瓶丸药，临走时交给他的。看了一下，一次也没有吃过，有点生气，不等他讲完：“你这个人呀，叫你别忘记，你偏偏……”

梅清：“忙呀，我的病，吃药没有用……”但是他立刻打开，取了一丸，吞下。做了一个难吃的怪样子。陶珍又爱又恼，连忙给他倒茶。这时，正纹一脚把被子踢开了，陶珍回头去给她盖好。(淡出)

## 第二章

### 二四

(淡入)(很低的音乐衬底)

汉阳县委机关，楼上一室。

陶珍在小桌旁梳假髻；(摇过)正纹在书桌上把着小鹤的手，写红模子字。

旁白：“我们又在汉阳成了家。这个家，就是党的县委机关。梅清的身体一直不好，他，都是整日整夜地起草文件、开会，和同志们布置工作。(梅清拿了一包东西从里面的屋子出来，下楼去了)我现在的工作是给他们放哨，望风。(她走到阳台上去望风，放好晒台上的一个作为“警号”的花盆。俯瞰，长江远景)理安懂事了，他也要求做些工作，梅清缠他不过，让他当了交通。”(从俯瞰可以看到，理安手里拎了一包糖果之类的东西，匆匆出门去了。理安进工人住宅区，机警而从容，他回头看看，然后有节奏地叩门)我真担心这个孩子太莽撞，可是梅清说：孩子当交通反而安全。(停了一下她用深沉的声音说)这一年冬天……”

### 二五

(溶入)

大雪天的傍晚。一个人在雪地里走来，这是孟涛。陶珍在大门里纳鞋底，孟涛闪进来，把她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从后门进来？”陶珍说。

孟涛：“雪快停了，把脚印留在山上，叫敌人知道我们来路？(笑)这个细心人，今天怎么粗心了。(进门，又回过头来)有好几个人要来，你得细心一点。”

陶珍点点头，看见正纹和小鹤在后面做雪人玩，招招手，两个孩子奔来了，陶珍自己拿了一把扫帚，对正纹：“来，帮我去扫雪。”

她们在扫雪，陆续有两三个人来开会，点点头，做个眼色，一个个地进去了。小鹤一不小心，滚在地下，成了一个雪人似的。

楼上。孟涛、梅清，还有三四个人在开会。为了掩护，每人手里拿着几张纸牌，也还有筹码，但是议论得很热烈。

甲：“工人过年拿不到工钱，农民被高利贷逼得要上吊，这种形势，对斗争有利……”

梅清：“你说，革命的形势是……还在高涨？……”

乙：“高涨呢还是退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甲：“显然是高涨，你看看……”

孟涛：“省委的意见怎么样？”

甲：“抓紧时机，组织年关斗争。”

梅清：“乡下先动，还是城里先动？”

甲：“同一天！来他一个乡下抗粮，城里罢工。”

孟涛不以为然，站起来发言。

## 二六

（溶入）

晚上，理安闪进一间屋子，里面灯光亮着，无人，他正有点怀疑。

“站住，干什么的？”

墙角里跑出几个警察，用枪对着他。理安在一刹那的慌张之后，立刻镇定地：“收豆腐钱！”

“什么？还胡说。”打了他一拳，“谁欠你豆腐钱？”

理安装孩子气，哭开了：“你怎么不讲理呀，我爹病了，叫我来收十八号（着重地）的豆腐钱，你还打人……呜呜……”

“妈的，你瞎了眼，这是十六号，（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不滚开，老子崩了你！”

理安趁势退了出来，嘴里嘀咕着，走到门口，回头一看，赶快挖了块墙上的石灰，在十六号门上画了一个叉叉，然后走开。

## 二七

（溶入）

陶珍在警戒，看见一个人影，连忙用扫雪的扫帚柄在门板上捅了三下。

楼上，开会的人警觉了，立刻装作打牌的样子，孟涛把正拿在手里的一张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的小纸条放在烟灰缸里，擦一根火柴烧了。

陶珍迎上一步，看明了是保甲长：“啊，徐甲长，大雪天还出门？屋里坐。”

“不，不，上面有命令，叫每户准备一口大缸，一盏油灯……”

“这，作什么用啊？”陶珍问。

“装水吧，装米吧。管他，这是上面吩咐的公事，反正用得着。”他又去通知别家了。

陶珍送他走了，叫正纹看门，自己奔入。

(溶入)

楼上，陶珍站在会议桌前面，已经讲完了方才的经过。

孟涛：“有问题。(停一停)要老百姓备水缸、油灯，这显然是为了防止水电工人罢工。(大家觉得对)我看，敌人已经嗅到了我们的计划。”

梅清暗示陶珍下去。然后说：“得赶快讨论一下……”

甲：“把计划提前，提前三天行动……”

乙：“时间来来得及吗？兵工厂那边……”

下面楼梯声，大家紧张。跑上楼来的是理安。他走到梅清前面，边喘息，边说：“十六号破坏了！”

梅清：“慢点说。你说……”

理安：“差点给抓住了，里面警察守着。”

孟涛：“快，立刻分散，分头去通知和十六号有联系的机关……”

大家站起来了。孟涛对甲在讲话，乙拿了一包东西要走，孟涛叫住他：“不，今晚上身上不要带东西。交给梅嫂子保管起来。”乙点头。

梅清忽然想起：“不行。”很快地叫：“理安！”理安跑回来了，梅清问他：“给《大江报》的信，送到了没有？”理安点头。梅清紧张，一把拉住孟涛：“不行，方才送给《大江报》老梁的通知，正是约他明天一早到十六号去开会！”

大家愣住了。理安立刻说：“那，我去要回来……”

梅清用手制止了他，回头从桌上拿起帽子：“我去。十六号出了问题，《大江报》就很危险，他们之间有直线联系。”他转身要走了。

乙：“梅清，你去不行……”

梅清：“一分钟都很宝贵，要争时间，把印刷所保护下来。”

他走了。理安跟出去，被打发回来了。

大家作准备。乙匆匆下。

(溶入)

深夜。《大江报》的地下印刷所。后门，两个人已经把一架圆盘机装在一辆板车上，用一件衣服盖上。里面一个人(赵侃)把很沉重的一个肥皂箱(铅字)搬出来，装在板车上，用手势要他们拉走。

里面，梅清对一个穿破旧西装的人(老梁)说：“老梁，你得掩蔽起来，绝对不要在外面行动；(加一句)不管外面闹成个什么样子。保护机器，等省委的指示。”老梁点头。

梅清：“你去看看，要他们快走。”

老梁：“你……”

梅清指指散乱的书信：“把这些销毁掉，……你们先走。”拣东西。

老梁出门口，板车才走，他放了心。正要回身，站住，听到汽车声音，觉得不妙。汽车停下了，脚步声。他立刻回身奔入，叫：“梅清！”

印刷所的前门，已被军警围住了，猛烈地敲门。

梅清听到老梁的呼声，把一迭文件撕碎，放在燃烧着的火盆上，正要走，

老梁奔入，拉了他就走。

### 三

后门口，梅清和老梁出来，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们，老梁冲了出去。梅清上去，拦住警察。

警察猛烈地对梅清胸口打了一拳，梅清撞在墙角上倒下。警察正要抓住梅清，老梁回身象猛虎似的扑过来，二人滚在地上，老梁拣起路上的一块石头，往警察头上一击，警察晕过去了。老梁拉梅清，梅清已经晕过去了。他立刻背了梅清就走。

### 三一

远远的路灯光下，方才拉走的板车还在前面，老梁奋勇背了梅清追上去。板车停下来了，两个人过来，看了一下，急忙把梅清放在板车上，老梁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住梅清，指挥拉着走。板车立刻转进一条小巷。

老梁喘息着，站在巷口把风。

板车在黑暗中消失。

老梁精疲力尽，透了一口气。

### 三二

（溶入）

医院侧门外，陶珍带着正纹，匆匆奔入。

陶珍经过甬道，到病房门口，看了一下，奔入。护士同情地看了她一眼，低声：“别高声！”

陶珍伏在病床上，正纹先哭了。

梅清用纱布包住了头，气息奄奄，两眼无力，看见陶珍和正纹，睁开眼来，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一只手握住了陶珍的手，振作了一下，还是用那种玩笑的口吻：“什么，怕我会死？不，不会。（喘息了一下）不会。可是，革命嘛，总免不了牺牲。……要是我，……真的死，……你，你们，也不要悲哀。不要哭，（放开握住陶珍的手，摸了摸正纹的头发）你们，好好地活下去。我……”正要下去，一阵气喘，停住了。护士进来按脉。然后，拉了一下陶珍的衣服，叫他们出去，低声：“让他休息。”

陶珍和正纹出来，茫然地站着。

护士出来了。把一张纸条交给她：“去办理后事吧。”（音乐起，民族音乐的送葬曲）

陶珍如五雷击顶，几乎晕了过去，一只手撑在墙上。正纹抱住了她。

### 三三

（缓缓地溶入）

一张报纸的特写：“共党暴动未逞”等等。（拉开）老梁在看报，把报收起。（推进）

孟涛坐在陶珍床前。理安、正纹、小鹤，围绕着他们的母亲。

陶珍望着张浩。（音乐渐隐）

孟涛慢慢地、有力地说：“坚强一点，梅嫂子。光悲痛没有用，把孩子带大，把孩子交给革命，这是你的责任。”

理安、正纹、小鹤的特写。

孟涛：“你的家庭，也就是我们的家庭，党会照顾你们……”

陶珍制住了悲哀，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梁到孟涛前面，低声地讲了几句，然后，孟涛说：“梅嫂子，汉口，破坏得厉害，你们，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党组织决定送你们到上海去。……”

陶珍低声：“上海……”

孟涛点头：“明天，济难会的同志会来照顾你们，送你们上船。……到了上海，你会找到我们的人。”握着她的手……

### 三四

（溶入）

音乐。夹杂着轮船汽笛的声音。

长江轮船在黑暗的长江里下驶。

船上。人象沙丁鱼似的挤着。大部分旅客有了地位了，陶珍一家被挤在走道上。小鹤已经睡着了，陶珍抱着他；正纹被人踩了一脚，叫了起来，理安保护着妹妹。

卖零食的小贩挤过去。

一阵江风。陶珍冷得发抖。

茶房领着一个老年人（王先生）挤过来，嘴里说：

“您先到帐房间坐一下，过一会儿给你弄个铺位。”老人表示感谢。挤过陶珍身边的时候，正纹叫：“妈地，冷呐……站到天亮？……”

王先生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过去了。

船鸣汽笛。对面一条船经过。

下雨了。

陶珍把围巾遮住了孩子们的头。

雨斜扫着。

正纹挤在妈妈身边。

忽然，王先生从里面向他们招手。理安看见了，拉拉妈妈的衣服。

陶珍回头。

王先生招手：“进来，外面雨大。（指指里面）这儿挤一挤吧。……”

陶珍胆怯地迟疑了一下，正纹已经向里挤了，陶珍也就跟着进去；理安在后面，提了一个箱子。

王先生帮陶珍把小鹤放下来，指指一张帆布床。陶珍迟疑，说了一声：“多谢。”

王先生：“不要紧，都是出门人……（对孩子）来，坐下。（然后感慨似的）不容易呀，带了三个孩子。你是……湘潭？”

正纹：“长沙。”

王先生笑了：“同乡人。好，这里挤一挤。到上海去？”

陶珍点了点头。

王先生：“我也到上海。（对陶）家在上海？”

陶珍：“不，找一个亲戚。”

王先生在摇晃的马灯下看到了陶珍假髻上白绒线结子，同情的口吻：“上海这地方，得小心。（停了一停）有人接码头吗？”

陶珍正要讲话，理安拉了她一下，她警惕了，摇摇头。

### 三五

（溶入）

风雨长江。船在雨夜里慢慢地前进。

### 三六

（溶入）

汽笛声，江上黎明。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上海了。

船上，骚动了，人们挤着准备上岸，人声嘈杂。理安和正纹在收拾衣服、包裹……

陶珍向王先生道谢。但是在人声中听不清楚。

王先生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她：“你拿着。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内地人到上海，不容易。……”

陶珍道谢，收下了名片，理安看了一下。问：“王老先生，你开纱厂？”

王先生笑了：“不，我不是老板，在纱厂里做事。”

汽笛叫。

上海码头快到了。茶房来给王先生收拾行李。王先生摸出几张钞票给茶房。

## 第三章

### 三七

（溶入）

音乐、气笛声迭印。

一九二八年初春。

上海，十六铺码头。一条长江轮船已经靠岸。统舱客人下船的跳板上，各色人拥挤而下。

陶珍带着三个孩子，被挤着，推着。（这时候陶珍三十四岁，理安十七岁、正纹十六岁、小鹤七岁。）理安提着箱子；陶珍手提包袱；正纹背着一个包，照顾着小鹤。

码头上，接客的人、旅馆的招待员、黄包车夫、脚夫、黑袍子的包打听……挤作一团，互相冲撞。旅馆接客者喊：

“泰安客栈”、“振华旅馆”、“大东、大东……”

这一家人被挤着下了船。

### 三八

(溶入)

上海的马路，大世界后面，杀牛公司附近，一家人走着。理安睁大了眼睛，东张西望街景。

一辆汽车大叫。他们赶快避开，理安怒目而视。一个瘪三跟上来，缠住陶珍哀求：

“太太，小姐，可怜可怜吧，买个大饼吃……”

正纹吓坏了，躲到妈妈身边，一只手拖着妈妈的膀子，低声地：

“妈也……”

陶珍带着孩子们在一家小客栈门口站住，下了决心进去。

### 三九

(溶入)

夜景。

小客栈的房间里，陶珍把已经睡着了的的小鹤放在床上，然后回头来对正纹：

“你照顾着小弟，我和你大哥去找人……”

正纹撒娇：“唔，我也去。”理安要发话了，陶珍拦住他：“你这么大了，还不懂事，你说怎么办？把弟弟一个人撇在这里，你不管？”

正纹：“我怕……”

陶珍：“怕什么？把门关上，不要关灯。”

正纹：“屋里有老鼠。”

理安：“老鼠出来，你就打它。”

陶珍：“好了，乖孩子，别歪缠了，我们去去就来。”

二人出房门。

### 四

(溶入)

夜。刮着春天的冷风。陶珍把围脖绕紧一点，理安在前面，已经找到了接头的那条弄堂了，回头向妈妈招手。二人进弄堂，理安机灵地看着门牌，站住。

陶珍摸出小纸条来，低声问理安：“三十二号？”理安点头，便去敲门。

弄堂里有人进出，卖汤团的担子，卖橄榄者等等。

门开，走出一个涂脂抹粉的中年女人，从门缝里漏出打麻将的声音。

“找哪个？”

“找一位金先生，教书的……”

那女人大声地：“找金家里（沪语）。”回头叫，“有人来找姓金的……”

里面跑出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将陶珍和理安上上下下地看了一下，用手暗示女的不要叫，低声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陶珍觉得不对了，想了想：“亲戚。”

老年人又将他们看了一眼，有点同情的样子，摆摆手：“快走，快走，（放低声音）姓金的出了事，两个礼拜前，巡捕房抓去了。快走……”

陶珍还想问，理安拉拉她的衣服，她懂得了，只说了一声：“啊哟，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年人摆摆手，一面把女的推进门去，把门关了。

陶珍、理安赶快走开。理安回头看了一眼，跟上母亲。边走出弄堂口，边低声地问：“这，怎么办呀！妈？”

陶珍也想不出主意，停了一停：“写信回去试试看……”她自己也没有把握。

“这怎么行啊？一家人住在客栈里。”

陶珍心里烦，理安紧紧地追问，更烦了，没有好气地：

“那，你说，怎么办？”

一辆黄包车来兜生意：“黄包车要？”

理安大声地：“不要。”然后放低声音，自语似的，“一家子人，得活下去啊……”

陶珍差不多要哭了，正要转弯的时候，理安看见一块路牌，忽然高兴起来，叫道：“妈，你看，船上的那位老乡，不是说住在戈登路吗？”

陶珍好像绝处逢生，望着他。理安打定了主意：“明天去找他，请他介绍我去做工，安定下来。对，就这么办。妈，回去。”

陶珍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

#### 四一

（溶入）

上午，阳光灿烂。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同乡人王先生家里。这位好心人看样子是个工厂里的职员，家里收拾得很干净，种着几盆花。已经听完了陶珍的陈述，同情地说：“唔，投亲不遇。……上海这个地方。是啊。（看了看他们母子俩）纱厂里做粗工，可辛苦啊；加上，这个厂里的工人，都是苏北人。你（对陶）怕顶不住。”

理安忽然插进来：“你看，我怎么样？”

“你多大了？”他整了整眼镜，看着这个小家伙。

“十七岁啦，我力气大。”

“读过书吗？读了几年？”

“五年。”

他点点头：“我去讲讲看，明天你再来一趟。”拍拍他的肩膀，“按理说，你还是该读书的年纪……”

理安又插一句：“还有，我还有一个妹妹，十六岁了，也可以做工，厂里不是女工多……”

王先生给他的劲头感动了。

“唔，×师母，你的孩子有志气。好吧，我去想办法。（对理安）你明天再来；妈妈不用来了，省得她跑路。”

二人千恩万谢地出来。走出门，一排弄堂房子，陶珍有安堵之色。脚步也走得快了。忽然，理安拉了她一把，她吃惊地站住，理安用手指着墙壁，低声地：“妈，你看！”

墙上一条柏油写的标语：

“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

陶珍有点怕，拉着他走，理安低声地：

“妈，你放心，一定找得到。”摩拳擦掌，“一定找得到。”

二人后影。

## 四二

（溶入）

一间弄堂房子的亭子间，挤着两张床，一张小桌子，正纹躺在床上。

旁白：“想不到事情会这样顺利，理安和正纹都去做工了。我们又有了家。理安起初在厂里的办公间当茶房，后来调到铜匠间当学徒了。只是正纹还是那样娇，一回到家里就躺在床上‘妈也妈也’喊个不停，那也很难怪，她只有十六岁……”

正纹瘦了，两手揉着腿，嘟起了嘴巴：

“妈，我受不了啦，”扭着身体，要哭了。

陶珍用开水绞了一把手巾给她揉着：“你这个冤家，还这么娇嫩，将来怎么生活啊？”

理安一边穿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洗过脸的手巾，从后边进来，俨然是一个工人了，看见这模样，笑着：

“你连日班都顶不住，将来做夜班，不给拿摩温揍死，唷，还哭呐。”逗她，“你看，小弟在笑你啦。”

正纹回头来。小鹤听了哥哥的话，用手指划着自己的脸，羞她。正纹又羞又恼，举起手威胁小鹤；小鹤笑，理安也笑了，拿起工具包，走了。

陶珍喊：“饭盒子带了没有？”

理安应了一声，走了。

## 四三

（溶入）

音乐，机器声隐约地迭印在上面。

铜匠间。（大热天）理安用力工作。旁边的一个工人在使劲地上一个皮带盘，满头大汗，理安去帮助，心灵手快，一下子就上好了，那个工人笑着对他表示感谢。

## 四四

（溶入）

又是春天了。

休息时间，理安在教人唱歌。窗口拿摩温走过，其他的工人看见了，陆续溜走。理安背着窗在指挥，未发现，看见大家走了，回头一看，见了工头，伸伸舌头。工头凝视着他，想。窗外在下雨。

## 四五

(溶入)

冬天的夜间，理安与几个工人在马路上写标语，一个人写了一个字就走开了，另一个人补上去写下一个字。

## 四六

(溶入)

(至此音乐渐隐) 远远的机器声音。

中午。工厂的铜匠间。一群工人三三五五地在吃饭、烤火，理安正在吃饭，工头走过摸出香烟，已经空了，拿出一只八开，对理安：

“去，买包小联珠。”

理安：“等一会吧，吃着饭哪。”

工头恼了：“走，老子等着用。”

理安反驳：“肚子饿了，还不吃饭。”

一个中年人老李看了理安一眼，想着，站在旁边。

工头觉得这小子意外的倔强，走近一步：“你听不听话？”

“我又不是你的听差。”

“小猪猡，你敢顶嘴，罚你四毛钱。”

“罚工钱？四毛太少了；我一天还赚不到四毛！”

“好，一句话罚四毛。少废话，去买烟。”

理安站起来：“不去。”

工头一把扭住他的衣服，理安一下就挣脱了，准备打架。其他工人围拢来劝解，方才看他那个中年工人分开众人进来，对工头：“哎哎，您别生气，我给你去买（接过他手里的两毛钱）。他新来乍到，不懂得规矩，好好，算了……”

旁人也劝解，工头乘机下场，狠狠地：“嘴凶，叫你好看！”老李去买烟了。工人围拢来，有人竖起大拇指：“好，有种。”

理安得意地：“他不该欺侮人……”

工人们吃完饭，打算重新工作了。老李回来，仔细地看了一下理安，很欣赏他的勇气和稚气，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小弟弟，几岁了？年轻人，有劲。”

理安对他有点反感，反驳似的：“年轻，就得受压迫？”

老李笑了，拉他坐下来，随手把一支烟递给他，理安拒绝了：

“不会。”

老李问：“你是四川人？”

“你又不是包打听。”

老李越发喜欢他了：“小弟弟，你搞错了，方才，为的是怕你吃眼前亏，这批流氓不好惹。（低声地）跟这批人斗，硬拚不行，懂吗？”

理安有所悟，不语，望着他想。

“大伙儿得团结起来……你，加入了工会没有？”

理安：“工会，红的，还是黄的？”

老李警惕地制止了他，低声：“下了班，找你谈谈。”站起来，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凑近他的耳朵，“当然是红的。”眨眨眼睛。

理安跳起来：“当真？你……”

中年人又制止了他。

## 四七

（溶入）

一个晚上，老李和另一个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型的人，就是从前《大江报》的赵侃，坐在陶珍的家里。陶珍招呼着小鹤和正纹去睡。正纹扭了一下肩膀，要参加他们的谈话。

理安在讲故事：“那时，才痛快啊，土豪劣绅头也不敢抬，我当小纠察队……”

正纹插进来：“不，他想当兵，（笑）跑到刮国民党军队去了。”

理安拦住她：“别听她！”

老李制止了他们：“小声一点，给人家听见了……”

陶珍担心地望了望窗外。

赵侃也望了一下窗外，然后点了一支烟，对老李：“这就叫初生之犊不怕虎。老李，咱们的希望就在这儿。”停了一下，“在汉口的时候，我碰到过好比你（指理安）还要小的小革命。”

理安：“你到过汉口？”

他点头。

理安：“哪一年？”

“汪精卫叛变的那一年。”

理安抢着：“我们也在。”

正纹插进来：“你知道江梅清……”

陶珍有点紧张：“正纹！”

赵侃吃惊了：“你……他是你的……”

理安骄傲地：“他是我爸爸……汉阳总工会……”

这两个来客同时兴奋了。赵侃也禁不住放大了声音：“啊哟，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话未完，陶珍问：“你认识梅清？……”

赵侃双手握住陶珍：“你是梅嫂子吗？啊哟，组织上知道你们到了上海，可是，一直找你们不到。我叫赵侃。《大江报》的……”

理安也想起来了：“对，我给你送过信。……”

陶珍流下泪来，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时说不出来，断断续续地：

“这可好了……找到了你们，这一家子……有依靠了……梅清死的时候……”

理安拉拉正纹，正纹会意了，坐在窗口，警惕着外面。

老李：“梅嫂子，别伤心了……你的两个孩子都争气……”

赵侃补充一句：“大伙在一起就好了……”

老李：“哎，老赵，明天把这件事告诉老梁，他该多高兴啊……”

赵侃：“对了！（想起一件事）梅嫂子，有件事要你帮忙，不知道……”

陶珍：“给党办事就一定干。”

赵侃：“就是，管机关。不过……”

陶珍：“那有什么不可以。”

赵侃：“我怕你不高兴。（停了一下）在这个情况下，这件事，也不能没有危险；何况，表面上又是做娘姨……”

陶珍指着挂在墙上的湘绣绷子：“给革命当娘姨，不比给有钱人绣花好些？”

老李大大点头。

赵侃笑着：“好好，你讲的对，我讲错了。不过……管机关，可有一个条件。”

陶珍：“啥条件啊……”

赵侃：“按党里的规矩，你住了机关，……两个孩子，可不能来看你了……（停了一下，这也出乎陶珍意料之外）不过这个小的，（用嘴指指床上睡着的小鹤）你可以带去。”

小鹤假装睡着，听到此处，偷偷睁开眼来，偷偷地笑了。

陶珍想了一下，下定了决心：“革命需要，去就是了。我是革命的，孩子也是革命的……”

赵侃：“孩子们的事，你……放心。”

陶珍：“交给你们，我放心。（停了一下）只是，这个（指理安）太倔，这个（指正纹）太娇……年纪太小了……”

正纹回头来，嘟起嘴，不满意在别人面前暴露她的弱点。

赵侃：“好啦，一言为定，你们休息吧。约定了日子，就搬过去……”站了起来。

陶珍：“不再谈谈？我好象……还有许多话……”

老李：“孩子们该睡了，……下次……”

二人站起来，正纹很快地先出门去看看，陶珍、理安送客人出去。

小鹤忽然坐了起来。（淡出）

## 第四章

### 四八

（淡入）音乐。

一九三一年春。

党的省委机关，沪西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立德坊，两楼两底的房子，布置得象一个商人家庭。陶珍提了一个热水壶上楼，（镜头跟着到前楼）交通小钱迎面下来，点点头。靠窗口，一张写字台，老梁正在伏案写文件；陶珍不惊动他，悄悄地给他泡了一杯茶。

旁白：（从陶珍上楼时开始）“我住进了机关。白色恐怖很严重，可是大家还是工作得很积极。我的工作是收藏和分发文件，同志们来开会的时候，我担任警戒。平常，我就给他们做饭、放哨。”

老梁微笑地看了陶珍一眼：“梅嫂子，麻烦你了。”

陶珍：“自己的同志，说不上麻烦。（停了一下）我早想为党做点工作，虽然我的能力差，做不了什么，可是，这颗心，却是不羸假的。”

老梁放下了笔，喝了一口茶，对陶珍：“我早知道你们也来上海了。拖着几个孩子，始终跟着党走，真不易啊。”

陶珍：“你歇歇吧，太累了，你们这些人，都是……”

老梁：“我知道，你一定挂念你的孩子；可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他们不能到这儿来。”

陶珍：“按说，年纪也不算小了，就是正纹，有点不放心，粗纱间很辛苦，她人又那样娇嫩，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来。”

老梁：“你，方便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她；只是，要当心，别给人家盯了梢。”

这时候，小钱带着小鹤进来。小鹤手里拿了一包信件，交给老梁。小钱笑。

老梁：“喔，你也想当小交通？嗯，跟你大哥一样。”摸摸他的头。小鹤认真地点了点头。

老梁笑了。忽然想起，对小钱：“哎，小钱，你几时跟祝三妹约个时间，让梅嫂子去看看他们。……”

小钱：“我早给她说过了，梅嫂子不肯。”

陶珍：“可以去吗？”

小钱：“可以，只是要当心，你没有经验……”

陶珍不服气：“经验我倒有，在汉口……”

老梁：“不，不，这比前些时更厉害了，敌人利用了叛徒……（不讲下去了，对小钱）你陪她去，接他们回来；当心尾巴。”

小钱点头，陶珍高兴。

（溶入）

傍晚，小钱陪着陶珍和小鹤，在沪西工厂区的棚户区。小钱机灵地吹着口哨，眼睛望着棚户区的屋顶，然后故意蹲下来拔鞋子，从下面望了一下后面有没有人。

然后在一间破烂屋子前面站定，轻轻地把门上的一根绳子拉了三下。

小钱（低声）：“过一会我来接你，我回去代你看家。”

一个老妈妈（祝妈妈）开门出来，看见小钱，第一句就是：“三妹刚出去了。”

小钱：“（指指陶）干妹子在吧。（祝妈妈点头，钱指着陶）她妈妈来看她。”

祝妈妈欢迎陶珍、小鹤进去。关了门。对陶珍说：“三妹跟你家小姑娘可好呐，象亲姐妹。（接着边走边说）可是这年头，姑娘家，真野得不象话。（叹气）谁也管不住了。”让进屋子里：“你坐坐，我……”

陶珍：“你别客气，我去看看……”

床上，正纹蒙头睡着，听到熟悉的声音，跳了起来：“妈也，啊，小弟……”象喜鹊似的叫个不停。“妈妈，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陶珍：“来看看你啊！”把她搂过来，“又长高了。唔，也胖了一点。”祝妈妈倒了一杯茶。

正纹：“祝妈妈可好呐，这些日子，从来没吃过冷饭。”祝妈妈拿一把花生给小鹤：“吃吧，什么东西也没有。”说着到后面去了。

陶珍仔细地捧住正纹的脸看，忽然发现左眼下一块青。

“怎么搞的，打架？还那么孩子气？”

她摇摇头：“拿摩温打的。”把妈妈按下，坐在床上，然后，“小弟，怎么来了连姐姐也不叫？”

小鹤：“早叫过了，你没听见。”

陶珍：“你不怕？”

正纹：“怕什么。他打人，我们有办法。（似乎有意在母亲面前夸耀她的勇敢）打慢车，磨洋工，鬼子一来就做做样子，一走，马上关车。拿摩温也没办法，人多，抓这个，跑了那个。”她得意地笑了。

陶珍：“可是，要当心啊，你还小……”

正纹：“妈，你不知道，哥哥还让我去大马路撒过传单。”赶忙又把声音放低了。

陶珍：“当真？他……”

小鹤一本正经：“姐姐，小声点。”

正纹：“啊哟，你看，小弟也懂得这一套啦。（对弟弟）好，听你的话。”

然后对妈妈：“不信，你问哥哥。有一次，有趣极了，一个包打听要抓哥哥，哥哥对他点点头，把一迭东西塞在他口袋里说：‘喝碗酒吧，帮帮忙。’包打听当做钞票，放了他。（陶珍听得很紧张）可是，拿出来一看，一迭传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下连小鹤也哈哈大笑。

陶珍：“这是他爸爸的脾气传给了他：爱逗人，开玩笑。”

忽然，门推开，有人说：“你又在讲我的故事。”进来的是理安，正纹跳起来：“哥哥，妈妈和弟弟来了。”

只听得他啊哟一声，上来就抱脖子。看了又看，亲亲热热地：“妈，你胖一点了。”

陶珍（点点头）：“有了工作，心里踏实了。”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下，怜惜地，“你还是瘦，还咳嗽吗？（不等他回答）这儿，你常来？”

理安：“来。就是要抬扛。妈，小妹好凶，动不动就批评我。”

正纹：“什么呀，恶人先告状。你不对嘛。妈也，他寻包打听的开心，我拦也拦不住，还跟我吵架。”

理安：“寻寻包打听的开心，不可以吗？”

正纹：“小钱说过，不能冒险……”

陶珍又高兴又着急：“好啦好啦，没讲三句话，又吵架了……”

小鹤对哥哥作个姿势：“我给你们放哨……”跑出去了。陶珍喊：“别乱跑……”然后把带来的一个包包打开，把一件衬衣给理安：

“瞧，你的领子又烂了。”

正纹嘟嘟嘴：“我呢？”

陶珍给她一块毛巾，一块手帕，打趣地：“这给你揩眼泪。”

正纹：“不，我好久不哭了。”把手帕塞进口袋里，忽然摸出一张传单。“妈也，我们这几天可忙呐，要庆祝三八节，（炫耀似的）我们工厂的女工都到大世界去示威。妈，你是女人，你也去！”

这回理安懂事了，拦住她的话：“不行，管机关的人，不能参加。（接着，自己就讲下去了）妈，今年的三八节，一定热闹。（似乎更正正纹的话）女工去，男工也去……（又问正纹）你们那边怎么样？”

正纹：“一定比你们那边多！”

祝三妹牵着小鹤的手进来，和陶珍握手，看了看：“你真是个好妈妈，（指正纹）你们家的事，她全跟我讲了。”

陶珍：“谢谢你，你要好好管教她……”然后感慨地说，“看到他们，我放心了，有什么事，叫小钱带个信……”

正纹又撒娇了，一头挤到妈妈的怀里。（淡出）

#### 四九

（淡入）机关后门，天刚亮的时候，（短短的一个镜头）陶珍把一包包好的东西交给两个来领取传单的人，又匆匆忙忙地上楼去。

#### 五

前楼，老梁和几个人似乎一夜未睡，还在商量，满屋子烟气，陶珍给他们拉开窗帷。

旁白：（从陶珍上楼的时候开始）“三八节到了。外面谣言很厉害，说共产党要暴动……。”

陶珍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对老梁等说：“天亮了，歇歇吧！东西全发出去了。”

老梁：“谢谢你。”打了一个哈欠。

陶珍到厢房间，拉开窗帷，看马路上，这一天似乎人特别少。一队警察匆匆忙忙地走过。

陶珍惊虑之色。（音乐）

#### 五一

马路上，工人群众聚集在一起，人愈来愈多。

警戒着的外国巡捕、中国巡捕。

在人丛中钻来钻去的包打听。

一大群女工往前闯；其中有正纹、祝三妹。

巡捕断绝交通，与工人冲突。

一个外国巡捕在搜查一个女工，一个女学生上去交涉。

忽然，从三四层的高楼上撒下一批小传单，大人、小孩在拾传单，巡捕来抢，起哄。

一个穿长衫的男子很快地爬上一张从店家借来的条凳，举手高呼：“全上海工人联合起来，纪念三八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

巡捕、包打听涌上去。纠察队拦阻、冲突。巡捕用警棍打人，有人受伤、有人被捕。群众从巡捕手里抢回被捕的人。其中理安很勇敢，被巡捕撕破了他妈妈给他的那件新衬衫。额上挨了一棍。

一队印度巡捕的骑兵冲上来。

有人喊：“反对巡捕打人！”

“妇女解放万岁！”

一群女工正和巡捕冲突，祝三妹在演说：

“姐妹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准我们纪念三八节……”

被巡捕抓住了胸口的衣服，另外几个女工冲上去打巡捕，巡捕一松手，祝三妹挤入人群中。正纹要挤上去，被大个子的巡捕拦住了，挨了一个耳光。

在不远的地方，有枪声，人惊散了一些。巡捕把被捕的人押上警车。继续有人散传单。

满天的传单。

## 五二

(溶入)

机关。老梁等三五人十分紧张，一个人在汇报：

“老蔡在胸口挨了一枪，群众把他从巡捕手里抢回来，已经牺牲了。(停一停)被捕的大约有二三十个，可是群众没有散，还抬了老蔡的尸体，冲上了大街。”

其中一个人，沉痛地：“我们的牺牲太大了。”

陶珍在听，忧虑之色。

小钱气急败坏地跑进来：“不行，老彭他们的机关破坏了。”

大家一怔。

小钱：“老彭和他的一家被抓去了。现在还有包打听等在他家里。”

老梁：“立刻去通知，有些人今天就转移。”

有人问：“这儿怎么办？”

有人说：“谁说得定，这几天人来往得多了。”

老梁对小钱：“尽快通知沪东区委，立即撤退。”

小钱走了。

陶珍跟着出去，到门口，正要开口问，小钱说了：“小姑娘和祝三妹都没有事，我看见她挨了一记耳光。”

陶珍：“理安……”

小钱：“后来没有看见。”停了一下，“他机灵，不要紧。可是，(严重忧虑)他们的机关有危险……”说完就走了。

陶珍一阵头晕，用手扶住门框子，镇定下来。老梁和另一个同志出来，送走了这个人，老梁回来，看见陶珍失神的样子，站住，想了一想：

“梅嫂子。(停了一下)你在想什么？”

“没有……”

“情况很坏，这个机关，今晚上就要搬开。(观察她的脸色)你……”

陶珍坚决地：“跟着你们走……”

“这没有问题。可是，这些时来，认识你的人多了，为了适应工作，你可不可以去照管另一个机关？”

“只要你讲，什么都可以。”

“那好，你赶快收拾一下。”要走了，又回头来，“还有，正纹这孩子，看来厂里也耽不住了。现在决定让她跟你一起住机关。(笑笑)梅嫂子，你们这一家啊，真倔，小钱说正纹今天打了工头一个嘴巴。好，你别急，小钱会给你安排的。”

陶珍有点茫然，凝视着老梁上楼，摸出手帕来揩了一下眼睛。(淡出)

## 五三

(淡入)音乐衬底。

张家花园(现南京西路)一幢花园洋房。家具很富丽，是老式商人的派头。

旁白：“这之后不久，组织上调我去住另外一个机关。我的身份变了：我是一家大商行老板的太太，正纹是小姐，小鹤成了小少爷。这一年，破坏得很厉害，牺牲了不少好同志。而理安却一直没有消息。”

陶珍他们住在楼下厢房间。她烫了头发，穿得朴素但很光洁，她正在替正纹梳头。正纹把一双绣花鞋子望地上一摔：“真难看，又不舒服。”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的样子，掩着嘴格格地笑了，“妈也，要是哥哥回来，看见我这个样子，一定会说……”

陶珍不等她说完：“谁知道他在哪儿呀！”

正纹：“哎，妈，前天，济难会的那位律师说，都问过了，说监牢里没有理安这个人，可能他到外地去了。”

陶珍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这就很难说，也许他改了名字，查不到。”正纹一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妈也，这样子不好，长旗袍难看死了。”

陶珍又笑又生气：“你真是个冤家，从前叫你不要娇，你偏娇得要命；现在要你打扮成一个小姐，你偏又不会娇了……”

正纹站起来，装了一个娇小姐的样子，又扑在妈妈怀里格格地笑了。

门铃响，陶珍推窗望。

小鹤小学生打扮，踮起脚跟，从门上的方孔往外望，然后回头问妈妈：“自己人，上回来过的，能开门吗？”

陶珍：“我来。”她走到天井里，从门洞里望了一下，轻轻地开门。一个交通小王向她点了点头，但是站在门口不进来。对外面做了一个手势。陶珍紧张起来。小王对外面：“进来。”

进来一个穿西装、呢帽压得很低的人，小王把他带进门，对陶珍：“交给你了。”那人便到厢房去了。

陶珍紧张，那人已走进了厢房。小鹤警惕地跟在后面。他进厢房的时候，正纹吃惊地站了起来。那人除下帽子，又除下一副眼镜，原来是理安。

陶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瞬间的发呆。正纹走近一步。理安使劲地将妈妈抱住，把头依在她怀里亲：“妈妈！”

正纹才叫出来：“哥哥！”

理安放开母亲，做了一个叫他们别大声的手势，然后抱起小鹤来，另一只手搂住了正纹。

陶珍：“理安，你……”

理安：“哎，这一家呀，全变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

正纹：“妈，你看，我早猜中了，他会……”

理安：“好好，我不说。你看，我也是……”给他们看看自己的西服。

陶珍：“你说呀，这些时，你哪里去了？”

理安来不及回答母亲的话，一把将小鹤抱了起来：“啊，好沉啊，简直抱不动了。”亲了他一下，放下来，小鹤嘟起嘴：“妈，他长了胡子！”然后拉过一把椅子，让哥哥坐了。理安把小鹤夹在两腿之间，摸着他的头发：“远得很哪！”

正纹：“又卖关子。中央苏区？”

“不是，还要远些。”

陶珍：“别猜哑谜了。快说。”

理安低声地：“苏联！”

正纹大声：“啊！……”

陶珍：“跑到外国去了……”想了一想，“就是你爸爸常说起的苏联……”

理安：“对了，到苏联去开了国际青年工人代表大会。”

陶珍：“那，去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一声啊？这几个月急得我们……”

理安：“想来，可是走得太仓促，决定了就走。”又很得意地，“妈，我已经入党了。”

陶珍和正纹高兴起来。正纹：“我，早知道……”

陶珍：“那要按照你爸爸说的，就得象个党员的样子，别太孩子气了。”

理安：“你说我爱开玩笑？想改，可是改不过来；老梁说，这也不算坏，青工部长嘛，跳跳蹦蹦也好。”自己笑了。

陶珍：“苏联，（感慨似的）你爸爸没去成，你倒去了。……”

理安：“妈，苏联哪，真好。工人当家，没有剥削，更没有外国巡捕。现在他们还很艰苦，可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妈，我们也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样子，好吗？”

陶珍：“好，可是，到什么时候呢？”

理安：“反正总有这一天，顶多十年八年。”

陶珍：“到那时候，妈妈也该爬不动了。”

正纹：“不，算他十年，你还只有……”

理安抢着说：“在社会主义，老了有人养啊，有养老院！……”

小鹤扯住哥哥的领带，急着问：“你还走吗？”

理安逗他：“你说呢？”

小鹤：“我不让你走。”

理安：“好啊，整天跟你玩，对吗？（回头来）妈，我正要告诉你，我还要走。”

陶珍：“上哪儿？”

理安调皮的笑着说：“这可不能说……”

正纹：“别卖关子，告诉你，妈也入了党了。”

理安：“我早知道。‘小姐’，这在党内也得守秘密。”

陶珍：“去多久？”

理安：“那就很难说了。”

小鹤撒赖了：“不让走，不……”

陶珍制止了小鹤：“别闹了。正纹，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问理安）你饿了？”

理安：“你听，肚子在叫……”笑了。

正纹奔到后面去了。陶珍陷入沉思。

理安：“妈！”

陶珍：“嗯。”

理安：“妈妈！”

陶珍：“说啊，我在听。”

理安：“没什么，我就是欢喜这样叫。”

陶珍被他逗笑了：“真是，孩子气。”温柔地摸了摸他那不驯服的头发。

正纹拿了一盒饼干之类的东西进来。

小鹤跑过来。（淡出）

## 五四

(淡入)陶珍坐在被窝里,给理安缝好了一件棉背心,挣起身来,取过床边小桌子上的一个包包,里面有布鞋、袜子、牙刷等等,把背心叠好包在一起。

旁白:“理安后来告诉我,他就要到中央苏区去。我给他准备了一点衣服。这一年,一九三一年,城市里党的组织破坏得很厉害,可是,苏区红军却得到了很大的胜利。”

(这个时候画面溶入苏区的一、二场面:激战,一队红军乘胜行进。报纸特写,张辉瓒被俘。)

## 五五

(溶入)

旁白:“国民党老羞成怒了,用尽一切卑鄙残酷的办法,破坏我们的地下组织。”

陶珍正把这包东西包好,门铃声。“铃……铃铃……铃”,她起来,去开门。

上次带理安回来的小王仓皇地跑进来,拉住陶珍,可是一时讲不出话来。

陶珍看他的脸色,急了:“里面坐吧!”

小王:“别惊醒了小妹妹。”喘息。

陶珍:“什么事啊?”

小王(欲言又止,然后打定主意):“理安同志……出事了。他……到省委去拿介绍信,出门来,到弄堂口就被捕了。”

陶珍啊哟一声,有点晕眩,小王扶住了她。

“你,镇静一下,得赶快想办法,机关破了,这地方也不保险……”

陶珍好不容易清醒过来。说:“那么,理安,现在……”小王匆匆忙忙地:“你最好先收拾一下,免得措手不及。”他说完,急忙上楼去了。(此处音乐渐起)

陶珍沉思了一下,打定主意,进厢房去,拿起那个包袱;又看看熟睡着的两个孩子,呆住了。

楼上,小王帮着三个地下工作者在收拾东西。一个把文件丢在壁炉里,点火烧掉,一个人从壁上挂的镜框后面取出一份文件。(此处音乐淡出)这个机关的负责人老刘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来人:“那么,你看,苏区来的交通几时可以到?”

小王:“按理说,快到了。”

老刘:“咱们转移了,要是接不上头,或者撞到这里来,不是……(想)不行,会出大毛病。”

小王:“反正,你们得赶快离开,各地的组织关系……我,我在这里顶两天……”

另一人:“不行。你出了毛病,不是什么线都断了?”

门口,陶珍站着,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话,毅然进来:“老刘同志,你们快走,我……我在这里顶住。”

大家一愣,但是一秒钟之后镇定下来,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

老刘：“梅嫂子，……你，拖儿带女的……”

陶珍抢着说：“不，你们比我重要得多。……一个女人，反而容易对付……”

另一个人：“你在上海没有犯过案子？”

陶珍：“没有。”

另一个人：“那倒……”

老刘：“你再想一想，你能对付吗？”

陶珍：“能，你放心……”

小王：“哪，老刘，你立刻走。我们整理好东西，马上就搬。”

天色暗了，小王开了电灯。

老刘下了决心，点头，对陶珍：“梅嫂子，这责任不轻，为了中央与苏区的联系……”

陶珍：“你快走，不要紧。要是出了事，打死我也不说，你放心。”

老刘和她紧紧握手，然后对小王：“你和梅嫂子保持联系。”

老刘戴上帽子，收拾好一个小皮包，打算走了。小王拉了陶珍一把，指着厢房楼上的窗口：“万一有事，不要忘了警号。”

陶珍点头：“你们快收拾吧，有什么事叫我……。”

陶珍正要下楼，老刘回来，把一封信沉重地交给她：“梅嫂子，中央苏区的人来，（对小王）你把暗号告诉她，（然后对陶）把这交给他，三天后不来，就把这烧掉，你立刻搬家。”

陶珍接过这文件，点头。老刘走了。陶珍跟着下楼，回到厢房。正纹把棉被踢开了，上半身露着，她给她轻轻地盖好。又把那个打算送给理安的包袱打开，陷入沉思中。

忽然，门铃响了，“铃……铃铃……铃……”这是预定的信号，陶珍去开门。哪知，进门来的是一个外国巡捕，两个穿黑大褂的包打听，一个穿西装的便探。陶珍冲上去，拦住了路。

“干什么？”她故意把声音提得很高。

黑大褂的包打听把手枪对着她：“不许动！”

陶珍一面后退，一面大声喊：“强盗，强盗！”

“不许嚷！”一个包打听喊。外国巡捕指挥一个包打听把陶珍押到厢房间，把门关上，那个包打听站在门口，洋人和另一个包打听、一个特务奔上楼去。

陶珍用力撞门，一边叫：

“强盗！快来人啊……”

巡捕上楼去。

小王和另一人发觉了，立刻把电灯关了。黑暗，但是偏偏这一天有月亮。

楼下，正纹和小鹤爬了起来，小鹤很快地帮着她去撞门。包打听喊：“不准动！”

楼上，发出用铁器打门的声音。

包打听在前，外国人在后面，破门而入。迎面来的是一个花瓶，接着一张椅子丢过来，格斗。小王拿起壁炉拨火用的铁叉子，对来抓他的包打听迎头一击。包打听大叫：“啊……共产党杀人啦！”又是格斗之声。

楼下的包打听听到楼上呼救的声音，丢了他们，往楼上奔。

小鹤扭住了妈妈的衣服：“妈妈，逃吧，逃吧。”

这句话提醒了她，对正纹和小鹤：“你们一个走前门，一个走后门，逃走一个是一个。”

正纹不听：“不，死也死在一起！”

陶珍发怒了：“快点走，冤家！要不，一个也逃不掉。”

楼上，另一个工作人员已经被按在地上了，小王在屋角上拿了椅子，作困兽之斗。三个人猛扑过去。小王已经头破血流，忽然一个箭步，窜出来，爬上窗口，三人围住他。

小鹤从前门跑走了，陶珍推着正纹往后门走，低声而有力地说：“先去找那位同乡王老先生，几天之后，再去找祝三妹。”

正纹还有一点留恋。楼上的小王从楼窗口跳了下来。巡捕们的脚步声。

陶珍赶快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一个巡捕已到她面前了，她很快地塞进嘴里。巡捕去抢，陶珍咬了他一口，他一松手，陶珍不顾死活地把文件咽下去了。两个巡捕捉住了负伤的小王。外国人下楼来，立刻用枪对准了陶珍，对特务说：“不是好人，带走。”

陶珍被戴上了手铐。但是她很镇定，口角上露出冷笑。（徐徐地淡出）

## 第五章

### 五六

（淡入）音乐。

监牢的审问室。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翻译，旁边是一个国民党特务，在审问她。陶珍只是摇头。

### 五七

（溶入）

另一个监狱，这已经是中国地界的监狱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在审问，陶珍还是摇头。

一个特务（穿长袍，戴眼镜）到特务头子耳边讲了几句，特务头子从档案中抽出一张照片，照片特写：理安。下面有指纹等等。

特务头子点了点头。（音乐淡出）

特务头子把照片交给穿长衫的小特务。小特务把照片给陶珍看：“这个人，你认识？”

陶珍吃了一惊，但立刻保持了镇静，摇头。

特务头子对小特务努努嘴。小特务又对法警作了个手势，法警押着陶珍走。

### 五八

（溶入）

监狱会客室。陶珍坐着，背后站着一个法警。

被折磨得很惨的理安被押了进来，陶珍差一点要叫出来，忍住了，脸上的肌肉在抽缩。理安看到了母亲。

小特务：“你认识他？”

陶珍面无表情。

小特务：“你们要说话，我们可以走开。哎？”

理安用眼色对妈妈表示，要她坚强些。

陶珍的眼光接触到儿子，立刻避开了，断然地：“我不认识。”

小特务：“不认识？”边说，边仔仔细细地看着她的表情。

陶珍的特写。

小特务：“好硬，哎，你们这些共产党啊，没有人性。”

理安很快地：“你啊，有的是狗性！”他脸上又显出了爱开玩笑的那种表情。

小特务狠狠地：“带走！枪毙！”

法警正欲押理安走，小特务忽然用手势制止了他，指着理安对陶珍：

“他，已经是死定了。（停一下）可是，要救他，也很容易，只要你把你们和江西匪区的关系讲出来。”

陶珍紧张了一下，终于镇定，无言。

小特务：“怎么？还要想一想？（抽烟）这是最后关头，救他，还是让他去死？嗯？（奸笑）他是你的什么人？”

理安望着母亲，暗示她坚定。

陶珍咬紧牙根：“不认识！”她又停了一下，“不知道，知道也不说！”

小特务恼了，狠狠地对法警吼道：“带走！”

理安安心地看了母亲一眼，脸上带着微笑转身走了。陶珍手一动，差不多想叫他停一下，再看他一眼，可是，她克制住了，另一个法警一把拉起陶珍，叫她走，她慢慢地回身，母子两人一步一步地分开了。

陶珍特写，一颗眼泪淌了下来。

## 五九

（溶入）

（音乐）监狱独房，陶珍坐着，沉思着。号子里发饭了。一个牢子把一碗饭隔着铁栅递给陶珍。牢子在陶珍手里塞了些什么。陶珍机警地点点头。

放下饭碗，挨近角上，原来是一张纸条。理安的信。

特写：“亲爱的妈妈，看来，我们要永别了。你不要伤心，保重身体。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是悲痛，但是，你只要想一想，这不过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妈妈和孩子的幸福……”

陶珍禁不住掩面而哭。

号子里一阵声音：铁链声、皮鞋声。许多犯人伸出头来看。有个犯人在墙壁上打信号。有人问：“什么事？”

狱官虎虎地在弄堂里走过。

远远的，几个人唱着不很整齐的《国际歌》的歌声。

一个老犯人闭上眼睛，和了一句：“……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

牢里这个号子，那个号子，国际歌的声音渐大：“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

狱官怒吼：“不许唱！”“揍你们……”

远远的枪声。（音乐）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犯人们的眼睛：怒目、浮着泪水的眼睛。  
有人低下了头。（音乐渐转强有力）

## 六

卷筒印刷机上的报纸，一份份地印出来。

特写：

“ 一·二八上海抗战 ”

（溶入）

“ 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 ” 的传单。

（溶入）

“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 的苏区报纸。

（溶入）

“ 一二·九学生运动 ” 的报纸特写。

“ 芦沟桥事变 ” 的报纸头条。

旁白：“ 最大的考验我经受了。我不相信敌人能够决定我的命运；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一定会胜利。……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

## 六一

（溶入）

老刘带着正纹、小鹤，迎接陶珍出狱。

看到阳光，陶珍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来。正纹手里已经抱了一个孩子，但是她照旧一头撞到妈妈怀里：“ 妈也，你受苦了。”

小鹤：“ 妈，这是你的小外孙。”

老刘：“ 陶珍同志，很感谢你，你…… ” 讲不下去了，“ 孩子们都大了，都有了工作。现在，党决定送你和这个小的（拍拍小鹤的头）到延安去。”

陶珍：“ 延安！”

老刘：“ 对啊，休息几天就走。”

陶珍笑开了。

## 六二

（溶入）

还是影片的第一个画面。镜头从孩子们的笑声中拉出，孩子们听完了故事，激动地抱着、亲着奶奶。大一些的女孩子眼睛里还是湿润润的，说：“ 奶奶，奶奶！你真好！你真是个好奶奶。” 亲着她。

窗纱飘动。大孩子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照片挂在墙上，抱着奶奶、妈妈……奶奶抱着小孙女亲了又亲……

欢乐的一家。

春风拂煦，窗纱飞扬，枝头鸟语，暮霭飘荡。只见万家灯火，陶家的灯光似乎稍亮一些。

幕霭缓缓飘进画面，慢慢地盖满了画面。

## 憩园

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

时间：一九四三年冬

地点：成都

—

（俯瞰）和平宁静的成都远景，蓝天上浮着一朵朵白云。

（溶入）成都街道，带着浓厚的战时气氛。坐着军官的吉普车疾驰而过。

（溶入）典型的成都街道。（推）渐近一所大房子。灰砖的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门楣上有两个红色篆体的“憩园”二字。大门开着，白色的照壁上也有四个土红色的篆体字：“长宜子孙”镶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推）前面是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大天井，正面是大厅。大厅檐下的一角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车。

这座房子的主人之一——四十七、八岁的杨家二少爷陪着打算买这座房子的姚国栋（三十四、五岁）和他的后妻万昭华（二十七、八岁）等看过了大厅，正从里面出来。

姚国栋高身材、宽肩膀、浓眉、宽额，鹰鼻，脸大而长，似乎正在中年发胖，有钱人的子弟，念过大学，留过洋，当过教授，也做过几年官，现在是在家里靠祖遗的上千亩田地过安闲日子。

万昭华有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修颀，她站在丈夫身边，她的头刚达他的眉峰，脸上常常带着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

跟在国栋后面的是他前妻的儿子小虎，十三、四岁，一股调皮而又傲慢的神气。

杨二（对姚国栋）：“这后边就是花园，去看看。”（示意远远地跟在后面的老管家李老汉，李手里拿着一串钥匙，面色忧郁，这时候赶上几步，去开门）

二

通向花园的走廊，杨二陪着姚国栋等进园，这个园子虽则不大，但颇有一点苏州园林的特色，树木、假山都很有风致，只是可以看出，很久没有修葺了，所以有一点荒凉衰败之感。

昭华被一阵浓香吸引住了，原来是一树老桂花正在盛开，小虎很快地跳过去折了一支。昭华要拦阻他，已经来不及了，看了姚国栋一眼，姚若无其事，摸出一盒烟来，敬了杨二一支，然后慢慢地说。

姚国栋：“房子不坏，地段也好，闹中取静，只是大了一点。我们一家只有三口人，……”

杨二：“说实话，要不是兵荒马乱，我又在外省做事，……实在舍不得卖。（苦笑）也许姚先生知道，这是当年家父亲自监工造的。……”

姚国栋（望着昭华）：“怎么样？你看……”

昭华（温文地笑着）：“只要你欢喜，我”

杨二：“姚太太，我不讲假话，要是现在盖，出三倍、五倍价钱，也办不到咯。”

姚国栋（很大方地）：“不讲这个，你讲的数目，我一分钱也不还价，只是……”

杨二（望着他）……

姚国栋：“您家，不是有三房吗，将来，契约上，得请你们三兄弟一起签字……”

杨二（似有为难之色，迟疑了一下）：“好，就这么办。（向姚）哪天……办手续？”

姚国栋：“那，随你的便吧，明天也可以。”

小虎拾起一块石头，打树上的鸟，李老汉吃惊。

杨二（看见李老汉儿，想起了似的）：“喔，姚先生，还有，这，李老汉，在我们家做了几十年了，屋里屋外，什么都熟悉，人很巴结、老实，你姚先生假如……留下他吧，脚不方便，看看门，还是可以的。”

姚国栋（立刻答应了）：“好呀，留下吧，一生不如一熟……”

李老汉（恭恭敬敬地）：“谢谢，老爷，太太。”（小虎瞪了他一眼）（淡出）

### 三

憩园大厅。秋日下午。

正厅，两排红木几椅中间，一张嵌大理石桌面的八仙桌上，放着文房四宝，用铜尺压着一张卖契。

杨氏一家齐集在这里，杨二，四十七、八岁，在外码头做买卖的生意人；杨四，四十岁左右，穿西服，在本地一家大公司当副经理，面团团地已经开始发福了。和他们两个比起来，杨三（梦痴）就显得格外寒伧，瘦长的身材，穿着一件旧夹袍子，蓄得很长而又不加梳理的头发，但是，他有一副清秀的面容，憔悴之中依然有一点书卷气，这也和杨二、杨四的商人气质有着容易看得出的区别。杨三的妻子约三十五、六岁，倒颇有一点福态，身上也穿得比较整齐。杨三的女儿寒儿，十二岁，样子很象她父亲。

场面似乎已经僵持得很久了，杨二反着手走来走去，杨三坐着低头抽烟，杨四却一点也不紧张，口角带着笑，似乎在观察这场斗争。

姚国栋和万昭华坐在一旁，姚很潇洒，因为这一场斗争早在他意料之中，而昭华的心情却非常复杂，又害怕，又象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终于，杨二走到八仙桌前面，站定，下了决心，盯了杨三一眼，大声大气地

杨二：“主意打定了没有？老三！”（指着卖契）

杨三（反射地抬起头来）：“我不签。你们逼死我，我也不签字。”

杨二（火了）：“谁逼你……”

杨三：“我没有脸出脱爹留下来的一个公馆，……我是不肖子弟，我丢过爹的脸，我卖光了爹留给我的田，可是我决不愿意卖掉这个公馆。”

杨四（冷冷地）：“卖与不卖，你，一个人能作主？”

杨三：“我有一份，我就是不签字。”

三太（似劝似逼）：“梦痴，你再看看，为了大家的方便……”

杨三（坚决地）：“你别管。”

杨四走到杨三妻身边，示意要她走开一点，然后在她耳朵边讲了几句，杨三妻边听边看着杨三，下了决心，很快地望后面跑出。

杨三（凄惨的哑嗓子）：“二哥，你，你想想，这个公馆是照爹亲笔出的图样盖的，他特别在遗嘱上说过，不准卖公馆……”

杨二（冷笑）：“嘿，说这些，你倒象个孝子！”

杨三面有惭色，欲言又止。

这时候，杨三妻带了她的大儿子和生从后面快步上场，他年纪不过二十几岁，穿中山装，一脸机灵相，上来之后一句话也不讲，对什么人也不招呼，直奔八仙桌前，拿起笔来，很快地签上了字。杨三始而吃惊，接着，绝望着两手抱头，似乎在哭了。

和生（故意大声地）：“字是我签的，房子是我赞成卖的。我是三房长子，三房的事由我作主。我不怕哪个反对。”

杨二（看到这个情景，如释重负，连忙把卖契收起来）：“对，你可以作主，应该作主。”（把契约交给了姚国栋）姚先生，你收下，手续办完了。”

姚国栋看了一下，收起了。

和生（大声，象有意说给姚国栋听似的）：“我负责，三房的事，得经过我。”

杨二：“好好，（对杨四、杨三妻）大家抓紧一点，收拾，收拾，姚先生他们后天就要来收拾屋子。”

姚国栋示意昭华，告辞了，杨二陪着他们走。经过杨三面前的时候，昭华又看了他一眼，很快地低下了头。

杨四、杨三妻及其子都走了，剩下的只有杨三和他的女儿。

寒儿（低声）：“爸爸……”

杨三望着他唯一的亲人——女儿，端详了好一阵。大天井里爽朗的秋阳照着，越显得客厅里的阴暗。

杨三（慢慢地拉着他女儿的手，站起来，走出大厅，阳光使他不能抬头，忽然想起似的，低哑的声音）：“去到花园里去看看，他们终于把它卖掉了。”

#### 四

（溶入）杨三右手牵着他的女儿，在花园里走。女儿无心看花，只是偷偷地瞅着她父亲哭红的眼睛。

杨三（低沉的声音）：“寒儿，多看看吧，再过几天，花园就不是我们的了。”

寒儿：“我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卖？”

杨三（低头看了她一眼）：“咳，都是为了钱呀！”

寒儿：“卖了之后，我们还能来吧？”

杨三（凄然摇头）：“不能了，所以叫你多看看。（走到两棵山茶树下，拉了寒儿一把）看，两棵山茶花，现在还不开花，可是你来看……（指着树干上刻着的字）这是我小时候刻的。”

字迹刻得很深，笔划已经歪斜了，三个拇指大的字：杨梦痴。杨三用手摸着，下面还有六个刻痕较浅的字：壬子正月初七。

杨三：“那时候我还小，十几岁，和你差不多。（一阵风，残桂纷纷落在寒儿的身上，头发上，杨三拾起地上的一些桂花，边走边说）等你长大之后，你会骂我、恨我的，我不学好，……”

寒儿：“不，爸爸，我不……”

杨三：“骂我是应该的，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妈妈……和你哥哥。（穿过假山，回头走）再过几天，这些都是别人的了，（叹息）你爷爷说得对，不留德行，留财产给子孙，是保不住的。……”（淡出）

## 五

憩园门口，姚家搬进来了。天井里堆满了家具、橱柜之类，李老汉儿和赵家的男佣人赵青云正在指挥着工人搬东西，女佣人周嫂从里面跑出来，指着一叠书箱、衣柜……

周嫂：“这些搬到下花厅去（指衣柜）这，搬到太太房里。”（自己拿了一些轻巧的家具，望里面走）

内房，昭华已经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布置得差不多了，姚国栋西装服，白衬衫上套着一件毛背心，正在帮他太太张罗，看见周嫂拿东西进来，看了一眼，吩咐……

姚国栋：“这放到后面套房里去。（又交代）把虎少爷的床搬进来，（对昭华）让小虎睡在后面，照顾方便一点。”

昭华：“好。（笑着）可是，你不怕他闹吗？”

姚国栋：“不怕。（摸出手帕来揩了一下额上的汗）等你自己有了娃娃，再叫他搬到前面去。”

周嫂从套房出来，闻言而笑。

昭华（羞态）：“别胡说……”

姚国栋：“这，怎么是胡说啊，大家都在……”

忽然，小虎旋风似的跳了进来。

小虎（直着脖子对他父亲）：“不要，我不住这一间……”

昭华（笑着走过去，劝他）：“小虎，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好了你再……”

小虎（一手把昭华挡开）：“不要嘛，就是不要……”

姚国栋：“小虎，妈妈喜欢你……别……”

小虎（怒目而视）：“什么妈妈，妈妈……”

昭华敛起笑容，眉间掠过一阵阴影。

赵青云进来，恭恭敬敬地。

赵青云：“老爷，赵家外婆老太太派人来接虎少爷，说，这里搬家，乱烘烘地，让他到外婆家去住几天……”

姚国栋（依然从容不迫的态度）：“好吧。”

昭华：“周嫂，你去把虎少爷的换替衣服，书包……”

小虎（昂头而出）：“不要，外婆家有。”（出去了）

姚国栋（看出了昭华的心事，走上一步，靠近她，凝视着）：“怎么，累了？”

昭华（振作一下，勉强地笑着）：“不，您，帮我把这个……（指桌上的一轴画）挂一下……”

## 六

杨三太和她大儿子的新居，

深秋了，傍晚。

小院子里晒着衣服，忽然刮起风来，开始下雨了。

杨三太匆忙地收拾晒着的衣服。

杨三的儿子匆匆地回来，脱下已经湿了的秋大衣，杨三太指着一叠衣服。

三太：“天变冷了，我想叫寒儿给他送去。……和生，听说他住在土庙里，这总不是办法，你，能去叫他回来吧。”

和生（一听就恼火）：“我去请，哼，他不回来，再好也没有。”

三太：“可是……”

和生：“可是什么，我一丝一毫没有亏待他。卖房子的钱，三一三十一，分给了他，这里还给他留了一间舒舒服服的书房，他不回来，怪我？”

三太：“可是，（哭了）和生，他是你的爹呀！……”

和生：“爹！做爹的应该有个做爹的样子，他什么时候把我当成儿子看待过？你，你吃他的苦还不够？”（站起来）

雨下大了。寒儿冒着雨拿了书包回来，女佣人跟着进来，给她揩干了身上的雨水。寒儿跑到妈妈身边，低声讲了几句。

三太（吃惊）：“真的？在哪里……”

寒儿：“快……”（三太和寒儿奔出去）

和生又吃惊，又生气，点上了一支烟，走着。

寒儿搀着梦痴和三太进来。和生望了他一眼，背转身不理。三太拿起一件方才晒过的袍子，递给他。

梦痴更显得苍老憔悴了，灰布袍子完全湿了，头发很长，淌着水。寒儿帮着他换衣服。

和生（冷冷的）：“我早说过，用不着请，钱花光了，还不会自己回来……”

三太：“和生，你……”

梦痴：“我路过这儿，看见她（指着寒儿），跟了一段……”

和生：“扯谎，你全是扯谎，你以为我不晓得，什么在城外庙里养病，还不是陪着两个下江妓女住在旅馆里。我以为你真的不要家了，真的不回来了，天有眼睛，你那个宝贝女人丢掉你跟人家跑了……”

梦痴（要申说，又说不出话来，两手抱头）

三太：“和生，你不要再说了……（对寒儿）叫罗嫂开饭吧。”

寒儿出去。

和生：“妈，你让我说完，我有好多话闷在心里，不说完不痛快。（对三太）你太老实了，你就不怕他再象以前那样欺侮你？……（对杨三）你倒很方便，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你阔过，耍过，嫖过，赌过，你花钱象倒水一样，你想起过老婆、儿子……”

杨三（摇摇手）：“别……别说这些了，过去的事情……”

和生：“你不觉得丢脸，我可受不了……”

罗嫂端晚饭进来。杨三太给他盛了饭。

三太：“梦痴，你，吃饭吧。”（杨三正端起碗）

和生（大声）：“我这里可不是旅馆……”

杨三（放下碗，站起来）：“那，我走就是了。”

和生（也站起来，把手上的香烟用力地往地上一丢）：“那你马上就给我走！永远不要回来。”

寒儿：“爸爸……”（又回头向哥哥……）

杨三一声不响地走出堂屋，跑下天井，淋着雨望外走。

三太（跟出）：“梦痴……”

寒儿（也跟着，叫）：“爸爸……”

和生拦住他妈妈。

和生：“不要喊他，怕他不回来……”

三太和寒儿挣开和生的拦阻，奔出去。

门外，杨三弯着背在街上走，离开他们已有两三丈路，寒儿快快追上了，脚一滑，倒在地上，一脸一身都是水。她爬起来又跑，但路又黑又滑，杨三终于在黑暗中消失了。

## 七

冬天，街道上。天色阴暗，开始飘雪了。街边小茶馆，杨三从里面出来，上次回家换上的那件袍子已经不穿在他身上了，他穿着一件薄布旧长衫，低着头，出神似的望街上走。

迎面来了一辆包车，叮 的响声惊觉了他，可是已经来不及走避了，他被包车撞倒在路上，车夫停下来，扶他，坐在车上的原来是他的四弟杨老四，车夫认得他，失声地：“啊哟，三老爷……”

杨四发现了他，似乎撞着了瘟神似的，对车夫怒喝一声：“走！”车夫无奈何拉着车走了，有两、三个过路人来看。

杨三站起来，出神地望着他弟弟的背影。

这时，我们可以在鹅毛般的雪片中看到杨三的形象，须发很长，瘦得不成样子，嘴唇在发抖。

## 八

憩园的客厅。天井里，赵青云指挥李老汉儿在扫除还未溶完的残雪。客厅中已经是岁末景象了，昭华穿着薄羊羔皮旗袍，上身照着一件浅蓝毛衫，正在张罗过年的陈设。供桌前面已经挂上了红色缎披，又高大又厚重的锡蜡台、香炉、供盘等等都已经放在大供桌上。昭华正在自己动手，一件件地摆好，周嫂在旁边帮忙。

赵青云在檐下用草纸仔细擦亮一对锡制蜡烛台。小虎突然从东花厅出来，蹑手蹑脚地从李老汉儿扫成一堆的残雪中抓了一把，走到赵青云后面，恶作剧地把雪撒在赵的脖子上。赵吃惊地跳起来，大声地：

赵青云：“你，干啥哩……”

小虎得意了，又去抓一把雪，望赵青云脸上一掷。

赵青云（忍不住了，站起来，把膀子晃了两晃，回骂）：“你再……再动一动，老子不比你才怪……”

小虎胆怯地后退了一步。这时二门外包车的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小虎连忙把两手插在西装袋里，得意地

小虎：“好，你打，老爷回来了，看你敢碰我一碰……”

赵青云无奈地吐了口沫，回身去工作。

姚国栋回来了。看见小虎……

姚国栋：“小虎，进去，外面冷。（小虎走近他身边，姚把手里的一包东西一举）来，爸给你买了奶油蛋糕。”

父子二人进厅屋，小虎已经从他父亲手里把盒子抢过来，边走边拆。

昭华（迎上一步，笑着，体贴地）：“外面冷吧，房里给烧了炭火……”（帮他脱去大衣）

姚国栋（看了一下厅堂的布置）：“唷，又在忙这个了。（一边搓搓手）买了房子，过第一个新年，摆几桌酒请请客吧。”

老听差老文陪了一个赵家的佣人，分提着许多礼物 衣料、食物、火腿等等进来。

老文：“老爷，赵家老太太，给您送节礼来了。”

昭华大方地招呼着赵家佣人。赵家佣人把礼品点交，从其中特别取出一包。

佣人：“这是老太太特别给虎少爷送来的，一套西装料，还有，这是他欢喜的甩炮。”

小虎一把抢了过来。

昭华：“给我们回去谢谢老太太，外婆太操心了。”

佣人（接着说）：“老太太说，大年夜晚上，请姚老爷和小少爷去吃团年饭，……”

姚国栋：“一定，一定。”

小虎（笑着对昭华）：“请我，请爸爸，不请你”

姚国栋（微微震动）：“小虎！”（看昭华）

昭华（一抹暗影掠过她的眉间，可是为了解脱这种窘迫情况，很快地又出现了笑容，拿起那块料子看了一下）：“老文，叫范裁缝来，给小少爷做了去吃团年饭。”

老文：“是。”

小虎已经拆开甩炮，出其不意地把一个甩炮掷在赵家佣人的脚下，砰的一声，佣人跳了起来。

姚国栋一点也不制止，反而愉快地大笑。昭华看了国栋一眼。在她脸上暂时的出现了一种忧虑和为难纠结在一起的表情。

## 九

市上已经是新年景象了，卖儿童玩具的摊子，带着孩子去拜年的少妇，见面拱手连称“恭喜发财”的生意人等等，远远的爆竹声音（溶入）

赵家的花厅上，从陈设就可以看出是地主阶级而又颇为崇尚欧化的家庭，封建的祖先神像、供品、纸作的元宝串等等和墙壁上挂着的老式风景油画相映成趣，首先看到的是围绕着一张圆桌的，以赵家老太太为首的赌局，正在掷“状元红”，骰子在大碗里朗朗作响，这一桌上大部分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女人，（摇过）另一桌上，围着一圈人在打牌九，这儿就是穿西装的中年人、衔着长象牙烟嘴的漂亮太太们了，其中唯一的一个小孩就是小虎，他坐在一张特制的高凳子上，似乎很熟练地把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压在上门，又在上面积了几块“袁头”。庄家掷骰子，大家取牌。姚国栋没有入局，站

在小虎身后看牌。

此起彼落的哄笑声。

丫头端了年糕之类的点心上来。

—

昭华的房间里，她的大哥带着七、八岁的女孩来拜年，似乎已经谈了好一阵了，昭华拿手帕包了一些糖果、广柑之类，塞给小孩。

昭华：“有空常来嘛，我这里……（小孩谦逊）拿着，（笑）这么讲规矩，大哥，你叫她拿了。”

她大哥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个清贫的读书人，穿着一套旧式的西装，显得很不合身，面貌清秀，年纪看来要比昭华大得多。这时候随便地对女孩说：“拿了，拿了。”然后灭了手里的香烟，站起来。

昭华的哥哥：“给我向国栋兄讲一句，隔天再来看他。（想起了似的）对了，（从怀中摸出一个红纸包）这个，给小虎，应个景。”（寂寞地笑）

昭华：“大哥，你还这么……”

昭华的哥哥（要走了，敛了笑容）：“昭华，凡事看开点儿，别太计较。（停了一下，昭华点头）你是明白人，有机会的时候，还得劝劝老姚，对孩子太宠爱会惯坏的……”（走了，昭华无言地送着他）

周嫂从后房出来，收拾果盘，看见果盘中的“利是”红包，很快地拿来塞在口袋里。这时，赵青云进来，看见周嫂，低声地

赵青云：“听见了没有？舅老爷讲的话。（周嫂点头）咳，老爷什么都明白，就是这一点上太糊涂。”

周嫂（打算走了）：“晚娘不好做呀，要是太太自己有了小少爷……”

赵青云：“这，你就不懂了，幸好没有，有了，她做后娘更难做了。”

昭华的脚步声，二人先后走开。

昭华寂寞地掠了一下鬓发，坐下来，想起似的摸出她哥哥给小虎的“利是”包，打开来，一张十元的钞票。她迟疑了一下，从小手提包里取出几张十元的补上。

—

街上，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新年的人群还是很拥挤，人丛中，寒儿买了一个彩纸做的风车，跳跳蹦蹦地走着。快到家门口了，看见门口有一个黑影子，她问……

寒儿：“哪个？”

声：“是我。”

寒儿：“你是哪个……”

声（慢慢地走近她，小声说）：“寒儿，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

寒儿（高兴地）：“爹，我找你，找了很久……干吗你……”

杨三（不直接回答她，摸摸她的头）：“你好象，长高了，妈妈跟哥哥他们好吗？”

寒儿（点点头）：“爹，回去吧，他们……（去拉他的手，这使她吓了一跳，他的手象冰一样冷，而且在发抖……）爹，你的手，好冷啊……生病了？”

杨三：“没有。”

寒儿拉杨三的时候，发觉他穿着一件很薄的夹衣……

寒儿：“怎么，你穿得这么少？会冻坏的……”

杨三：“我，不冷。”

寒儿（拉着他）：“回去吧，爹。（停了一下）妈妈和大哥都到四叔家里去了……”

杨三（摇头）：“不，我不能进去。（停了一下）对你们，对大家都不好……”

寒儿：“那么，你等等，我给你去拿点衣服……”（不等他回答，跑进门去了……）

杨三想了一想，留下来等她，街灯亮了，他退到街灯照不到的阴暗的墙角下。

笑语声从巷子里传来，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抱了一个三、四岁的女孩，他的妻子手里牵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边说边笑，男小孩手里拿了一个假面，跳跳蹦蹦，从杨三的前面走过。

又恢复到静寂。杨三木然。

寒儿从里面出来，拿了一件棉袍子，一件毛衣，很快地给她父亲披上。然后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塞在他手里

寒儿：“这是，二伯母给我的拜年钱，你拿着……”

杨三披上棉袍，把毛线衫拿在手里，接过红纸包，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三：“寒儿，你……”

寒儿：“爹，你，（睁大了眼睛）你住在哪里？告诉我，我不跟别人说……”

杨三（迟疑了一下）：“大仙祠。你认识吧，离我们的老家不远，朝西拐个弯就到了……”

寒儿（吃了一惊）：“大仙祠……”

杨三点头，听见街上有人声，很快地走开。

## 一二

（溶入）残破不堪的一所庙宇，门口上面有“大仙祠”三个字。

（溶入）庙里。这个庙很小，从前大概热闹过，现在却冷落了，大仙的牌位光秃地立在神龛里，帷幔只剩了一只角，墙壁上还有一些“有求必应”的破匾。供桌缺了一只脚，还有香炉等等。

（推）神龛旁边有一道小门，通到后面，一个小天井，一堵短墙，阶上靠着神龛的木壁下，有一堆干草，上面铺着席子，一条旧被，枕边有脸盆、热水瓶等。

杨三坐在草席上，寒儿蹲在他前面。

寒儿：“爹，还是回去吧，看你，瘦得多厉害……”

杨三（摇头）：“不。（停了一下）这里，离老家近，我常常去门口看一看。（忽然眼睛一亮）正月半了，花园里的山茶花，快开了吧？”

寒儿（引起了孩子的兴趣）：“我去看看，好不好？”

杨三：“不，不要去，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 一三

(溶入)憩园门口，悄悄的。寒儿轻轻地走进来，望门房的地方探望。李老汉儿伸出头来，吃了一惊。

李老汉：“大小姐，你……”

寒儿：“李老汉儿，你别响，我去看看……”(望里面走)

李老汉(追了两步):“喂，喂，大……”

寒儿熟门熟路地望花园直奔，大天井里没有人，可是一进园子，就给赵青云看见了。

赵青云(瞅了一眼，认识了):“你，你来做什么？”

寒儿：“看看，不能看呀，这是我们的家。”

赵青云(禁不住笑了):“还是你们的家？出去，出去，别瞎闹……”

寒儿：“我看看嘛。”(走向山茶花)

赵青云(追上):“快走，给老爷看到了……”

寒儿：“什么老爷，房子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卖……”

赵青云(又好笑，又好气):“你这娃儿，怎么不讲理。”(要去拦阻)

寒儿站在山茶花下，白的那一株已经不见了，红的那一株却开满了鲜艳的红花。

赵青云(拉住她的手，命令似的):“走！”

寒儿：“不走！”

这时，小虎闻声而至，看到这个情况，立刻猛扑过去，一把将寒儿的胸脯抓住，嘴里喊：“捉贼……”

两个小孩扭打起来，赵青云过来拉劝……小虎一拳打在寒儿的眼角上。

赵青云望望里面，连忙喊：“太太，快来……”

寒儿反扑，小虎也挨了两下……

昭华(从假山背后出来，吃了一惊):“为什么，这是……”

赵青云(好不容易拉开了寒儿，指着她):“从前房主人的女孩子，杨家三房的……”

昭华(一手拦住小虎，小虎用力的摔开。昭华看见寒儿眼角上流血了，摸出手帕来给她揩了，用同情的口吻……):“你说嘛，你要……(为了打发开小虎，对赵青云)快给虎少爷去洗洗脸。”

寒儿：“房子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来？这山茶花是我爹爹种的。”

昭华(照例浮着笑):“你欢喜花？”

寒儿(抬头看了一眼昭华，怒气被她和蔼的态度减弱了一些):“我爸爸喜欢。(指着刻在树干上的字)喏，这是他自己刻的字。”

她又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昭华一下，敌意渐渐减少了。

昭华(点了点头，然后象对小妹妹似的，给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你爸爸叫梦痴？”

寒儿(没有回答她，很快地):“给我一朵茶花好不好？”

昭华：“好，我给你采。”(折了一枝有三朵大红花的山茶给她)

寒儿(接过来，有点不懂似的望着她，然后，低声):“谢谢你。”

昭华(僵了一下):“小妹妹，你几岁……”

寒儿(自语似的低声):“十三岁。(看着花)我走了。”(马上转身跑了)

昭华跟了几步，望着她。寒儿看见赵青云在批评李老汉，头也不回地走了。

赵意识到昭华在看他，自语似的：“这个小娃儿，真是 ”

#### 一四

晚上。大仙庙，神龛前面，在一个打破了的玻璃瓶子里，插着寒儿要回的那枝山茶花，旁边一支小蜡烛。

梦痴站在山茶花前面。木然。

#### 一五

阴历元宵前后。姚家下花厅。姚国栋陪着三个友人在喝酒。大概外面天气还冷，房间里烧着一个火盆。大花瓶里插着一株蜡梅，桌上供着盛开的水仙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姚国栋兴致很好，面泛红光。

客甲：“差不多了，我量浅。”

客乙：“老姚啊，你的福气真不小，做官不如意，可是娶了这么一位又贤慧又能干的太太……”

客甲（补一句）：“错了，要说又贤慧、又漂亮，又能干……”

客乙：“对，可是，漂亮是不用说的，有眼睛就能看得出来，典型的美人儿……”（对正在上菜的周嫂）周嫂，请太太出来一起吃饭。”（周嫂称是）

姚国栋（喜悦使他的脸更加红润了）：“这一点，我同意，说真话，我对她比对我头一个太太满意得多……”（大声的笑了）

这时候，昭华出来了，周嫂打个灯笼跟在后面。客人们站了起来。

昭华：“请坐请坐。菜做得不好。”（她笑着说，她的笑容会使人感到愉快）

客甲：“好极了，真正的成都味，今天太麻烦你了。”

昭华：“别客气，一些家常菜。”（坐在她丈夫身边）

姚国栋（得意地看着她）：“再吃一点。”（用筷子给她拣菜）

昭华（摇摇头）：“我刚吃过。……酒够了没有？……那么，添饭吧，恐怕菜也要冷了。”

姚国栋：“好，不喝了，老文，周嫂装饭……”（正在周嫂给客人盛饭的时候，姚想起了似的）

姚国栋（问昭华）：“小虎还没有回来？”

昭华：“我打发赵青云去接他了。快来了吧。”

姚国栋：“给他留点吃的东西，还有辣子酱。”

昭华：“留了，他欢喜的，都留了。”

这时候，外面传来小虎的声音：“爹，爹。”小虎穿着西装，白衬衫，枣红领带。什么人也不招呼，大声地

小虎：“爹，干吗这么早来接我。”

姚国栋（爱怜地抚摩着他梳得光光的头发）在外婆家玩得好吗？”

小虎：“很好，我跟表哥他们又下棋又玩扑克，不是赵青云来催，我不回来了，明天礼拜。外婆喊我明天要去……”

姚国栋（笑着）：“好，下回你去，我不打发车子来接你，让你玩个痛快……”  
喏，你回来连妈妈也不喊一声，妈妈还在挂念着你！”

小虎回头看了他后母一眼，低声而勉强地喊了一声，又把脸旋开了。

昭华（温和地对他笑，应了一声，又柔声地说）：“小虎，你还没有招呼客人，叫叔叔伯伯……”

小虎（应付地叫了一声，回头叫）：“赵青云，把我的走马灯点起来……”

客丙（端详了小虎一下）：“老姚，真象，你这个宝贝，可真是你的翻版。”

姚国栋：“象吗？（笑着一手把儿子拉过来）小虎，过来，你妈妈给你留得有辣子酱，要不要吃东西？”

小虎：“我现在很饱。晚上宵夜吧。（拉着他父亲的手，撒娇地）爹，今天跟表哥他们打扑克，输了一百五十块，你还我！”

姚国栋：“好，等一会儿给你三百块。”

小虎（对昭华）：“听见没有，三百块，等一会儿给我。妈！”

昭华（笑着）：“好，等你温完了功课，给你。”（她脸上依旧浮着笑，可是，不让人注意地看了一眼客人们的表情，她眼里似乎含着一种难以表达的哀愁）

这时候周嫂给客人们送来了热腾腾的毛巾，客乙看了看手表。

## 一六

（溶入）同一天晚上，姚国栋的卧室。姚已换上了睡衣，正在束“帕甲马”的带子，昭华把一叠钞票给了小虎

昭华：“玩玩可以，可是最好不要真的赌钱，好吗？（小虎扭了一下头）好，不早了，去睡吧。”（周嫂领了小虎下）

昭华（松弛下来，坐在小沙发上，然后慢条斯理地）：“明天，赵家还要接他去”

姚国栋：“那，就让他去吧。”（他答应得很随便）

昭华（依旧用柔和的声音）：“我觉得小虎耍得太多了，也不大好。他近来很少温习功课，我担心今年又会……”（把“留级”这两个字咽下去了）

姚国栋：“没有关系。（他摇摇头）上一回是学校不公平，不怪他。而且明天是礼拜，赵家来接，不给他去，老太太又会有意见。（想了想）其实是赵家人都欢喜他，……”

昭华：“不过老是玩扑克，不读书，学阔少爷脾气，总是不好吧。”

姚国栋：“不会不会，他还小。我小的时候，家里什么都不管我……”

昭华（还是笑着）所以呀，就养成了你的任性，从来不听别人的话。……”

姚国栋（大概这是昭华对他讲的最有分量的话了，连忙笑着回答）：“好好，听你的话，听你的意见……”（显然，这句话是没有什么诚意的。接着是伸了懒腰，不打算谈下去了。）

（淡出）

## 一七

已经是春酣了，成都街头竖着“春季大减价”的旗子，商店橱窗上写着的“外国运到，高贵衣料”等广告。

忽然警报声，安详地走着的人们立即紧张起来，警察把“警报”的红旗插在岗位上。

“跑警报”的人群，拖儿带女，拿着衣箱、包袱的人流象潮水一般的涌过。

大仙庙里，还是静悄悄的，那支山茶花已经枯死了，但是还插在瓶里。梦痴躺在席子上，翻了一个身。侧耳听隆隆的飞机声。

## 一八

从一张用大字标题“敌机滥炸川东”的报纸特写拉出，憩园的下花厅，已经是初夏了，姚国栋西装服，不系领带的短袖衬衫，正和两个客人在聊天。一个是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另一个商人模样，穿绸长衫。天井里的荷花缸中，红莲初绽。

穿中山装的把报纸放下，指着一条消息问国栋

客丙：“国栋兄，你对时局怎么看？（停一下）香港、河内这条路一断，匹头、五金、汽车零件……都会大涨特涨……”

客丁（插上来）：“听说，盟军要在川西造飞机场……这儿会不会……”

姚国栋（摇摇头，悠然地）：“这有什么办法，打仗嘛，打国仗……”

客丙：“当然，成都是安全的。（喝了口茶）不过，国栋兄，在这儿天天跑警报，总不是个办法，我想合个伙，到昆明滇缅路去跑一趟……”

客丁：“对咯，姚先生，你来参加，做我们的后台，好不好？”

姚国栋（爽朗地笑）：“不，不，我这个人，你们知道，一不问政治，二不想发财，日子还过得下去……”

客丁：“对，你跟我们不一样，家有娇妻爱子……”

外面包车铃声，小虎的骂人声，国栋回头望。

天井里，小虎在和老文吵架。

老文：“吵啥子，是太太要我来接的，输了钱，发啥子脾气呵……”

小虎：“下次再说，老子饶了你才怪。”

老文（反驳）：“有本事就不要回家来……”

小虎（扑过去）：“入你先人板板……”（从袋子里摸出一把小刀子来……）

老文：“你敢，你”（抓住了他握刀的手，小虎双脚乱跳）

昭华闻声出来，喝住了老文

昭华：“老文，走开。（拉开了小虎，温柔地）小虎，别和他们闹，你是小东家……”

小虎（怒目相视）：“不用你管。”

国栋出来，依然是面带笑容

姚国栋：“来，来，小虎，这儿有巧克力……”

小虎摔开昭华的手，嘟起了嘴，走到国栋身边……然后跟着进下花厅去了。

昭华望着他们父子的背影，又伤心，又没趣，懒懒地回去。

老文还是一肚子气，走到二门外，赵青云正坐在黑漆长凳上抽叶子烟，看见老文

赵青云：“好。对他，就是要凶一点。”

老文（余怒未息）：“不象话，读了六年书，认字不过一箩筐。只晓得摆阔，赌钱，还要发脾气，打人。”

赵青云：“这样好嘛，现成的榜样有的是，（用嘴指着站在旁边的李老汉儿）他们杨家的三老爷……（李老汉儿痛苦地低头）当年也就是这个样子……”

老文：“祖上留下的钱太多了，造孽……”

## 一九

残夏。大仙祠附近的街道上，杂货店，小兰花便饭馆，锅魁店门口忽然起哄，人围拢来，“什么事？”有人在问。一个人回答：“偷锅魁的挨打。”一个粗壮的汉子抓住一个人的右膀，拿擀面棒在那人头上、背上乱打，那个人埋着头，用左膀保护自己，口里发出呻吟，却不说一句话。寒儿停步，看。

“你说，你住在哪里，叫啥名字，说真话就不打你。”打人的在喊。

被打的一句话也不说，衣服已经撕破了，从肩上落下一大片。

打人的威胁：“不开口，老子打死你！”被打的还是不讲，一棒打在脸上，血从鼻子里流出来，左手也是血。

寒儿看见了，原来挨打的就是她父亲梦痴。有人在喊：“打不得了，放了他吧。”

寒儿奔上去，推开打人的汉子的手，

寒儿：“他又没有犯死罪，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人们惊奇地望着这个孩子，打人的汉子也放开手不作声了，梦痴依旧低着头，不见人，也不讲话。

寒儿（亲切地）：“我们走吧。（从袋里掏出一块手巾，递给他）揩揩。（拉着他的左手）我们走吧。”

没有人干涉他们，两人慢慢地走了，人们让开一条路，等他们走开了之后，才低声谈论起来：“这个小娃儿……”，“小偷是她的……”也有人讲：“他倒不是偷，多拿了两个锅魁……”

## 二

（溶入）大仙祠里。梦痴躺在席子上，脸上肿了几块，颜色红黑，鼻孔里塞着两个纸团，出神似的望着天花板。寒儿用破面盆端了一盆水，绞了一把手巾，给他揩脸。等她给他揩好脸之后，他忽然伸出他干瘦的手，将寒儿的手紧紧抓住，低哑的声音：

梦痴：“我，对不住你，你对我太好了……”（眼泪流下来了）

寒儿：“爸爸，还是回去吧，我跟哥哥去说……不要怕他……”

梦痴（连连摇头…）：“不，不……”

寒儿：“那么我去叫妈妈来，送你到医院去……”

梦痴：“不，寒儿，你不懂……（停了一下）医院不管用，他们治不好我的病……”

寒儿：“不，我们……不能看着你吃苦。”

梦痴（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这，算不了什么，自作自受，我觉得，太轻了……我没有脸打扰你们……”

寒儿：“我去叫妈妈……”

梦痴（挣扎了一下，拦住她）：“我现在好多了，天晚了，快回去吧，不

要叫家里人担心……”

寒儿：“难道我们的家不是你的家，难道我……”

梦痴（用尽力量，嘶哑地说）：“你母亲他们是不会原谅我的，即使原谅了，也没有用，我把你们害得太苦了！（喘了一阵）你回去吧，我，死也不回去的……”（他说完话，无声地哭起来，又用手表示要她回去）

寒儿站了一回，下了决心，走了。

## 二一

憩园门口，老文拉着包车，从街上回来，昭华下了车，回头对老文  
昭华：“你去接老爷吧。”（老文应了声“是”，拉车走了。她正待敲门，一推，原来门开着，她关了门，走进去，忽然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哭泣的声音，这声音是从李老汉儿小屋里发出来的，她走近，房门也没有关，）

李老汉儿坐在床上，寒儿带哭地说，……

寒儿：“爹伤得很厉害，你，你看咋个办呐？……他又不肯回家……”

李老汉（惨然）：“大少爷和太太他们，恐怕不会……”

寒儿：“老李，你说，送他到医院去，要花多少钱？”

李老汉（望着她，答不上来）：“这个……”

寒儿（很快地）：“我回去拿点衣服，你去给我当……”

昭华听了，一阵心酸，毫不迟疑地把门推开，跨进去。叫

昭华：“我知道了，杨家大小姐，（亲切地拉住她的手）不要怕，我给你想办法。”

李老汉儿最初很怕，象做了什么错事似的，站起来，听见昭华的话，又放心，又感激……

寒儿（她起初也吃了一惊）：“姚太太……”

昭华（一边用手帕给她揩泪，一边说）：“明天给他送医院。你爹在哪里？钱，我可以……”

寒儿：“不，我们不能让你出钱……”

昭华：“别的以后再说，病人要紧，他……”

寒儿：“在大仙庙，就在……”（用手指了一下方向）

昭华：“那，就这么办吧，明天九点钟以前你到这里来，一块儿送他进医院。你，明天要上学？”

寒儿（感激地）：“那，那……我上午缺两堂课不要紧。……”

昭华：“好，你回去吧，明天九点……”

李老汉流着泪，用激动的眼光望着昭华。

## 二二

早晨的街道，火辣辣的太阳从东边斜射过来。

寒儿和昭华走得很快……

大仙祠。昭华望了一下这破烂的庙，寒儿拉着她，走进去。

她们两个走到杨三睡的地方，怔住了，因为杨三已经不在，不但人不在，连被褥、脸盆、热水瓶也没有了。干草凌乱地堆在地上，仔细一看，寒儿首先发现了一张用一块破砖压着的纸条

寒儿很快地捡起来，昭华茫然若失，简直不知所措。在她的一生中，这大概是第一次最果敢的行动，也许是第一次冒险了。可是，结果却使她太意外了。

正当她从混乱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寒儿已经看完了那张纸条了，她把纸条递给昭华，用带哭的声音说：

“他走了，这是他留的字……”

昭华看这张条子，上面的铅笔字写得很清秀：

忘记我，把我看作已死的人吧。你们永远找不到我。让我安静地吃自己种下的苦果。再没有话可说了。

寒儿

父字

寒儿：“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找他呢？（用两只手抓住昭华的左边膀子，激动的摇着）姚太太，你看，怎么办呢？”

昭华（用力地咬着嘴唇，压住内心的激动，尽力用平静的调子说）：“我看，再也找他不到了，你，听他的话，把他忘记吧。”

寒儿：“不，不能让他……一个人……”（她又抽噎起来）

昭华看了一下零乱的干草，正在想一些安慰她的话

寒儿（忽然）：“姚太太，他，他不会出什么事……么？你说，我怕……”

昭华（不自觉地避开她的眼光，还是用温和的调子）：“不要紧，不会出什么事的，你看，他把被子，脸盆都拿走了。”

这句话，似乎使她安了心，慢慢地点了点头。

昭华（拉着她的手）：“再去问问李老汉儿，说不定他会知道一些……”（拉着她往外走，可是寒儿还是回头望着那堆干草……）

走到神龛前面，寒儿忽然想起似的对供桌看了一眼；那个玻璃瓶子还在，枯干了的山茶花也已经不见了。

昭华（到庙门口）：“你别难过，大家再找找看，说不定会碰到……”

寒儿（跟着她，好象没有听到她的话，梦痴留下的那张纸条，还在她手里，忽然自语似的）：“可是，妈妈他们，还不知道……”

昭华（也象自语）：“也许，不知道还好些。……（门口，要分道了，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小妹妹，当我大姊姊，常到我这儿来！”

寒儿点点头。

## 二三

（溶入）悲怆的音乐，渐渐转到急躁的调子。寒儿一个人在街道上走，注意着路上的人，东张西望，给一个行人撞了一下。街上有“招募民工”的招贴。

（溶入）寒儿放学回来，依旧东张西望。

（溶入）姚国栋和昭华从电影院出来，警察抓住了一个人，有人围观，昭华站定一看，被抓的是一个青年。

（溶入）乱哄哄的街道，忽然人们象逃警报似的散开了，迎面而来的是押壮丁的队伍，十七、八个人用草绳缚着，象一串蟹，后面一个兵又抓来一个，用绳子望脖子上套，这个人想逃，挨了一枪托，这个人穿着一件破长衫，腋下还夹着一张草席子。

## 二四

憩园下花厅。一个穿西装的医生给昭华诊好了脉，在开药方，国栋眉开眼笑，盯着昭华看，昭华含羞地瞅了他一眼，侧身避开他的视线。医生把药方交给国栋

医生：“其实，不吃药也可以。只是，这一两个月之内，不要太劳累，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最好常常去散散步。（一边把听筒之类收拾起来，放进小药箱里面，站起来告辞了）过些日子，就是秋天了，到郊外去走走……嘿嘿”（昭华点头）

国栋送医生出去。

周嫂进来收拾茶怀，她满脸带笑。

周嫂：“太太，恭喜你了，听医生说了，我们做下人的真高兴呵，太太有了位少爷，小虎就不能再称王道霸了。”

昭华：“不要说这些”（可是，对她的好心还是怀着好感的）

国栋兴冲冲地跑回来了。

姚国栋：“好，以后，你就不能再说我只有小虎这一个儿子了，你”

昭华：“呸，（轻轻地啐了他一口）大声讲，我看你，还要去‘鸣锣通知’呢……”

姚国栋：“对，对，我得去通知你的大哥，让他高兴，……（踱了几步，显然有点兴奋）唔，天气不错，明天去武侯祠耍耍，好不好？这几天倒没有警报。”

昭华（低声）：“随你。”

## 二五

初秋天气，一碧无云。两辆车子在到武侯祠去的路上走着。前面是姚国栋的包车，昭华在后，坐的一辆外面叫的车子。老文跑得快，后面的车子落后了一大段。在快出城的时候，两辆车子离开两三丈路了。昭华的车子刚跑到十字路口，就被一群穿粗布短衫的苦力拦住了路。他们两个人一组抬着大石块，继续经过，人数共有二十多个，还有四、五个穿军衣，背枪拿鞭子的人押着。这些苦力全剃光了头，只在顶上留了一小撮头发，衣服破烂肮脏，脚上连草鞋也没有。这群人有老有小，但同样的瘦得不成人样，驼着背，额上冒着汗，忽然昭华睁大了眼睛，差一点要叫出来，她在苦力群中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正抬着扁担的前一头，现在站住了，稍稍抬起头来看了昭华一眼，很快地又避开了，他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话，这就是杨梦痴。正当他停了一步的一瞬间，一个声音叱骂了。

士兵：“走，想做啥子！”

接着，一皮鞭打在他脸上，他哎呀一声，脸上立刻出现了一条斜斜的红印，他的嘴、脸在抽搐，低下头，一步一步地走了。

昭华（不自禁地叫了出来）：“杨先生，杨……”

没有人注意她，只是拉她的车夫轻轻地回头来望了一下。人走完了，车夫拚命地赶前面的车子。昭华回头望着这一群人，痛苦的表情。

昭华的车子到武侯祠，国栋已经下了车在等待了，迎上一步

姚国栋：“车夫跑不快？……”

昭华（脱口而出）：“我碰见了一个人。（望着他）一个熟人。”

姚国栋：“谁呀？”

昭华：“这个人你也认识。（镇定一下自己）回去跟你讲吧。”

二人进了武侯祠。转进了一条幽静的长廊，它一面临荷花池，一面靠壁，游人不多，梦痴的事一直压在昭华心上，走了一段，望着池子里的荷花，她走得更慢了。

姚国栋（一直兴致很好。正想和昭华讲话，发觉她痴痴地望着池子，便说）“这儿喝杯茶吧，（不等昭华回答，就叫了）么厮！泡两杯茶，瓜片！（拉开一把椅子，让昭华坐）累了？”

昭华（还是装着笑）：“没有。”（么厮泡了两杯茶，还放上两碟瓜子之类）

卖报的小孩子来推销报纸：“《扫荡报》、《华西日报》、《新华日报》……”国栋摇摇手。

昭华（竭力想不让国栋看出她的心事，自语似的）：“荷花开得真好。”

姚国栋：“暖，（拉了一下昭华的手）要不要到大殿上去求张签？问问……”

昭华：“我才不去！”（不好意思地推托）

姚国栋：“难得嘛，去，去，逢场作戏嘛……”

昭华（笑着）：“你啊，连对菩萨也逢场作戏……你去吧，我在这儿守桌子……”

姚国栋站起来了，昭华心不在焉地抓了一把瓜子；可是不吃，又放下了。

游人来往，隔着两张桌子，两个学生模样的，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看报。昭华忽然注意到对面的走廊，立刻紧张起来，她首先看到的是寒儿，其次是她哥哥，后来才看见她的母亲和一位年轻的小姐。那个小姐正在和杨三太太讲话，她们两个都把脸向着池子，忽然杨三太太笑了，那个小姐也笑了。寒儿和她哥哥也停了步，掉转身子和那个小姐讲话，他们也笑了。

昭华听到他们愉快的笑声。她一怔，很自然地想到了方才看到的梦痴情景。

寒儿的哥哥陪着母亲和那位小姐从小门到外面去了，寒儿好象也看到了昭华，一转身，很快地跑了过来。

寒儿（高高兴兴地）：“姚太太，你也在这儿……”

昭华（排除了心上的阴影，陪着笑）：“你们一家（停了一下）都来了！”

寒儿：“还有一个是我的表姊！”

这时候，国栋又匆忙又高兴地跑回来了，大声地

姚国栋：“好得很，上上签……”（看见她身边的寒儿，可是他记不起来是谁了）

昭华（拉着寒儿的手）：“这位是杨家的大小姐……”

姚国栋（不置可否地）：“哦哦，来玩玩？……”（坐下来）

寒儿（对姚鞠了一躬，然后对昭华）：“过会儿，我再来。”

（走了）

姚国栋（把签经摊开，指着其中的一句）：“你看，……”

昭华（看了一眼，羞恼地把签经团掉了）：“你这个人……”

姚国栋（笑了笑）：“这娃儿是……”

昭华：“杨家三房的……”

姚国栋：“哦，难怪有点象杨老三……”

杨家的四个人又回转来了。

昭华（望着他们，自语似的，又象讲给国栋听）：“两兄妹一个模样，真象。……你看她哥哥，长得很端正，可是，怎么会对他父亲那样厉害。”

姚国栋：“人不可以貌相啊，况且，他们的那位父亲也真是……”

昭华（忍不住了）：“你，知道杨老三的下落吗？”

姚国栋（摇头）：“想象得到的，还不是……照旧，吃喝嫖赌……”

昭华：“不，……”

姚国栋：“怎么？”

正要讲下去的时候，寒儿又悄悄地跑过来了，拉了一下昭华的手，似乎只让她一个人知道似的，避开姚国栋。

寒儿：“姚太太，告诉你一件喜事，我那位表姊，其实就是我未来的嫂嫂，上个月才订婚的……（停了一下）可是，我爹，一直没有消息……”

她最初在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很快又消失了，不等昭华回话就转身跑开了。

昭华：“哦！”（忍不住要讲了，又竭力压制住，低下了头）

姚国栋：“她方才说，杨老三怎么了？”

昭华（敛了笑容）：“不，他儿子订婚了，……他自己……的……事嘛，晚上告诉你。”

姚国栋（有点意外，用探索的眼光望着她）：“晚上？”

## 二七

昭华的睡房，灯下。

姚国栋躺在沙发上，在听昭华讲日间所遇到的故事，昭华带着忧戚的表情，正在讲……

昭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脚步停了一下，旁边那个兵，就在他脸上打了一皮鞭……我看得很清楚，准是他，一点也不错，可是，和从前完全变了。啊哟，可怕得很……”

姚国栋：“你没有叫他？”

昭华：“叫了，闹哄哄的，谁也听不见，就给兵押起走了……我看，准是抓壮丁给抓……”

姚国栋：“那也不一定，剃光头留一撮头发的，都是犯人，说不定他犯了什么案……”

昭华：“方才那个小姑娘和我讲话的时候，我差一点讲出口了……咳，好好的一家人，落得个这般地步……”

姚国栋：“假如他是犯了法，罚做苦工，那倒有办法，民政厅和警察局我都有熟人，去讲讲，保他出来就是了……”

昭华：“那，顶好了，诵诗，你就做桩好事，……那个小姑娘太可怜了……（外面有人讲话声音，她听了一下，接着说）可是，我看，放了出来，恐怕也（停了一下）那样子一定病得很厉害……”

姚国栋（还是很有把握的样子）：“那不怕，好人做到底，保他出来，把他的病治好，可能，他还有嗜好，索性逼他戒了，只要他肯改，我可以给他弄个小事情做……”

昭华：“那就太好了，那时候，我去劝劝杨三太太，……”

这时候，外面老文和周嫂讲话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了，周嫂推门进来，站着不讲话。昭华迎上一步，周嫂低声和她讲了几句，昭华迟疑了一下对她说了句：“那，明天再说吧。”她慢慢地坐到原来的坐位上，不讲话。

姚国栋（望了她一眼）：“出什么事？”

昭华：“又是（停了一下）老文去接小虎，给赵家骂回来了，……老文气得要命，说不干了。”

姚国栋不语。

昭华（觉得这是劝说的机会了）：“诵诗！（把头偏了一点，避开他的眼光）我，本来不想说，……你欢喜小虎，这我知道，可是这两年，他变得多了，再让赵家把他纵容下去，我看以后就难管了。我是后娘，赵家又不高兴我，我不好多管，……”

姚国栋：“你的意思我懂。不过小虎年纪还小，脾气容易改……”

昭华：“说实话，也不算小了；别的都可不说，赵家只教他看戏，赌钱……这……”

姚国栋：“好。等我办了杨老三这件事，自己去接他回来。不过小虎外婆的脾气你也晓得，跟她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只有跟她讲好话……”

昭华：“你什么事情都说有把握，没有问题，就是对小虎，对赵老太太……”

姚国栋（笑了）：“好好，不抬杠了，你看嘛，我保险，我自己去接他回来。”（说着，打了一个呵欠……）

昭华（催问一句）：“杨老三那件事……”

姚国栋：“记得，一定查得到。”

## 二八

外面下着夏天的骤雨。

在一间机关办公室内。偶有公务员模样的人出出入入。

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在查一本本的名册，国栋站在旁边，偶然也看看翻着的名册。从玻璃窗外可以看到雨很大，还有雷声。穿制服的口中低声地念着：“姓杨，叫……梦，痴”，翻完了一本，摇摇头，回头对姚，“没有啊，这个名字。”

姚国栋随手拿起这本名册看了一下，上面写着的栏目是“劫匪”，他笑了，依然以他特有的有信心的口吻说。

姚国栋：“这个人我知道，他一不会搞政治，二不会做强盗，……还有别的什么……”

穿制服的又拿起另一本名册，嘴里低声说：“这一本查过了”……再查，还是念着，“姓杨，叫梦痴……”

姚国栋瞟了一眼，那栏目是“惯窃”。穿制服的突然停止了，嘴里：“这个，不姓杨，可是，梦，痴……”指着给国栋看，一边说，“音同，字不同。”国栋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的是“孟迟”“惯窃”。

姚国栋（念着）：“五尺三寸，脸瘦长，特征：鼻向左偏。（大声地）对了，准是他，请你办个手续，我保他出去。”

穿制服的（睁大了眼睛，用手一指这个名字上的一个朱笔记号×）：“保他？他，死了！”

姚国栋（一惊）：“死了？怎么死的？”

穿制服的（拿起电话）：“喂，我张科长，查一查，窃字七百六十八号的死因，对，叫孟迟的，（等着，对姚）名册上画了红杠子，就是……喂，喂，唔，病死的。对，拒绝出工，挨了打，唔，诊断是急性霍乱。……”（挂上电话）

姚国栋：“死了，拒绝出工……”（在他永远愉快的脸上也显出了意外和感伤的神色，木然，慢慢地拿起帽子……）

雨还在下，远雷之声。

## 二九

憩园的下花厅门口，才下过雨，赵青云在收拾花草，小虎伸着手向昭华要钱。

小虎：“给，给嘛……”

昭华：“你爹说了，赌钱不可以。”

小虎：“谁说赌钱，外婆他们一家，都到青城山去了……”

昭华：“那，要钱什么用？”

小虎（嘟起了嘴）：“要开学了，买书，买自来水笔，买别的东西……”

赵青云听见了，向昭华做眼色。

昭华（摸口袋）：“小孩子，可不能讲假话呵……”

小虎：“真的”

昭华（给了一点钱）：“记住爹的话，不要赌钱了……”

小虎（接了钱，回头就走）：“就是。”

昭华望着他的后影，黯然，赵青云摇摇头，向昭华

赵青云：“太太，不要信他，全是扯谎。你们都是厚道人……他的把戏，我们都知道……”

包车的铃声，青云跑去。昭华低头沉思。

姚国栋进来，脸色很不好，昭华迎上一步。

姚国栋（一边往里走，一边简单地说）：“杨老三的下落，找到了。”（昭华有点紧张，跟着进去）

昭华（跟着他，边走边问）：“在哪里，可以保出来吗？”

姚国栋（停了一下）：“他，已经出来了。”

昭华：“保出来了？还是……现在在哪里？”

姚国栋：“到里面去讲吧。”（他皱了皱眉，快步走进他们的卧房，用力地把帽子在桌上一丢，象泄了气似的坐在沙发上）

昭华牢牢地望着他紧闭着的嘴唇，等他。

姚国栋：“他死了。”（说了这一句，又闭口了）

昭华（一怔）：“真的？我……不信。”

姚国栋：“一点也不错，我问得很清楚，他用了个化名，姓孟名叫迟，相貌特征和他完全一样。（昭华痛苦地望着他）我打听了他的罪名，是惯窃，

关了不久，染霍乱死了……”

昭华：“那，他的……（她住口了，好象打了个寒噤，低着头，慢慢地坐下来，叹息似的）唉，真想不到，……这是这间公馆的旧主人的下场……（微微地抬起眼来）在我们那棵山茶花上，还刻得有他的名字……”（姚似乎有点烦躁，站起来，打开窗子，倒了一杯水）

### 三

炎热的下午，在路边，一家公馆门口，对面有一棵大黄桢树，树荫下，围着一张石凳，小虎正和五、六个街头上的孩子在赌牌九，显然他在做庄，很熟练地掷骰子……

树上的蝉声不断。

一个女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快步走过，对这群小赌徒瞟了一眼。她是寒儿。走到憩园门口，进去。

### 三一

姚国栋他们的卧室。姚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昭华呆坐着，门外周嫂声：

“太太，杨家的……”

昭华：“谁？”（站起来）

寒儿（进来）：“姚太太，”（看见国栋，有礼地鞠了一个躬）

昭华（站起来招呼她，一时想不出话来说）：“你，好久没有来了。近来好吗？”

寒儿：“我来过，就在前天，没有碰到你。”

姚国栋好象要和她讲话似的站起来，走近她。昭华很快地示意要他不讲。姚望着她。

寒儿（兴冲冲地）：“姚太太，我来告诉你，我哥哥后天要结婚了。”

昭华（竭力压住自己的感情，怕说出这时候不该讲的话，露出不该流露的感情）：“你，高兴吗？”

寒儿：“嗯，我高兴。妈妈可高兴呢，她说，是亲上加亲……（低声附耳）后天，你能来吗？”

昭华（忍住痛苦，站起来拉着寒儿的手）：“嗯。可以。今天天气很好，去花园里看看……”（走出房间）

国栋目送着她们。

### 三二

黄桢树下。小虎和孩子们争吵起来。

小虎：“这不算，重来过。”

孩一：“怎么能不算，给钱，我赢了。”

小虎：“不算嘛，你”

孩二：“输了就赖，赖皮精……”

小虎：“谁赖，你说。”（扭住他）

孩子们起哄，有的笑，有的骂，小虎大怒，扭打起来，孩子们人多，看看小虎要输了，他往后一退，从口袋里摸出那把小刀，威胁，小孩们逃了，他举着刀边骂边追：“龟儿子，有种的过来，老子……”等等。追到一条小河边，河里还有几个小孩在浮水，看见这场战斗，跟着起哄，被追的有两个跑到河边，用水往小虎身上泼，喊：“下来，你下来……”望河里一跳。

小虎从来不肯让人，脱了鞋子，追下水去，水中，混战了一下，其中一个水性很好，很快地浮到对岸去了，站在浅滩上，指着小虎叫。

“有种的，浮过来。”

小虎骂了一句，不管一切地浮过去。

水打着漩涡，小虎挣扎着。

### 三三

昭华（送寒儿出来）：“好，我一定来。”

寒儿：“后天，一定很热闹，只是，少了一个爹，要是他在，我们一家人，就齐了。（忽然停了步）姚太太，你猜，我爹……”

昭华（愣了一下，毅然回答）：“他，好象不在省城里了……”

寒儿：“我也是这样想……我问李老汉儿，也说没有看到他……”

她们两个走到二门口了，姚国栋手里端了一杯茶，站在天井里，目送着她们。

忽然，赵青云奔进来，满头大汗，声音有点发抖

赵青云：“老爷，街坊的，保甲长来报告，虎少爷在河里游水，给大水冲走了！”

姚国栋（正在喝茶，一声惊叫，把手里的杯子一丢）：“什么？”

赵青云：“和虎少爷一起浮水的孩子们说，今天水涨，虎少爷不当心，出了事……水很急，人不知冲到哪儿去了。”

姚急得满脸通红，额上冒汗，伸起手机械地搔着头发，停了一下。

姚国栋（嘶哑的声音）：“我立刻去……”

昭华听见了什么，急忙地奔进来，李老汉儿跟在后面。

昭华：“小虎，什么事？赵青云。”

赵青云看看国栋的脸，不敢说。

姚国栋（对昭华）：“别着急，我去看看。（匆匆地出去了，老文跟着走，忽然回头来）叫周嫂照顾太太……”（下）

昭华茫然，禁不住哭出声来，低着头望内室急走，周嫂赶上来扶着她。

剩下赵青云和李老汉儿，沉默了一下。

赵青云（对李老汉儿）：“这叫天老爷有眼睛，做得公道。”

李老汉儿望着他，想说，又说不出话来。

赵青云：“赵家天天想害我们太太，结果倒害了自己的外孙。（牢骚）有钱有势，不把人当人看，这才是眼前报！老李，比你家三老爷还报得快！”

李老汉儿一阵难受，低下头，一拐一拐地出去了。

### 三四

太阳西下了。在那条小河下流，岸边，保甲长陪了姚国栋走着，老文和

两三个当地的老百姓跟在后面，隔不了半天，姚国栋完全变了样，面形憔悴，整个人象出了气的皮球似的再没有平常那股劲道了。

有一座小木桥，岸旁一株杨柳，低垂的柳枝几乎挨到水面上。水流得很急。

保甲长：“一下雨，这条河就涨水，……水流得这么急……”

人声：“再下去，水流得更快”

人声：“找不到咯……”

姚国栋站了一下，下意识地伸手抓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一言不发地回头就走。老文跟着，人们窃窃私语。

### 三五

晚间，下花厅，姚国栋无目的地踱着，昭华坐在沙发上，掩面啜泣。国栋又拿起桌上的一瓶白兰地，倒了一杯，……

昭华：“诵诗，你……”

姚国栋（一饮而尽，对她摆摆手）：“我，心里不好过。（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我知道，我自己应该负责。……”

老文胆怯地进来，迟疑了一下

老文：“老爷，赵老太太派人来，打听大少爷的消息……”

姚国栋（有几分酒意了，爆发似的）：“没有！连尸首也找不到。跟他们说，完了，不用来打听了……”

昭华站起来，想讲话，姚摆摆手叫老文下去。老文下。

姚国栋继续踱着，看见昭华悲痛的样子，站定，对昭华

姚国栋：“好。后天，陪你到杨家去吃喜酒。”（然后，又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拿起酒瓶来……）

昭华（拦住他）：“诵诗，你……”（突然，感慨万端，不禁哽咽地哭出声来。）

### 后记

这个本子改编于六十年代初，一直没有发表过，这中间有一段经过。

五十年代中叶，香港几家进步电影公司闹剧本荒，国内剧作家又怕“海外关系”而不愿意给他们写剧本，于是廖承志同志就逼着我“带头”给夏梦写一个适合于她扮演的剧本，我当时是“侨委”委员，但是工作太忙，拖着没有交卷，大约过了一年，夏梦一再催促，才于六一年冬或六二年春改编了这个剧本。夏梦很喜欢巴金的作品，我也认为让她演万韶华这个角色是适合的。

改编前征求过巴金同志的意见，我也力求忠实于原著，但动笔时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我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如把原著的男小孩寒儿改为女孩子等等，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场的黎先生，也删掉了，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要在八九千呎和篇幅内尽可能地刻画出万韶华、姚国栋、杨老三、寒儿这几个主要人物在四十年代这个特定时期的形象、性格，尽可能地再现这几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常见的人物的欢乐和苦痛。

这个本子由朱石麟先生导演拍成了电影，可能也是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

定环境，他们把片名改为《故园春梦》。片子拍完后送到北京，廖承志同志看了很高兴，但我没有看，因为那时正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刻，文化部的整风正在酝酿之中，好在片头上没有我的名字，不看，不公映，就这样“混”过去了。

但是，我不想讳言我欢喜这部小说，我同情这部小说中的那几个平凡而又善良的人物，我同意原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话，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这个改编本我没有留底，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也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前年在杭州，香港的中国电影研究家林年同先生和我谈“名著改编”问题，忽然提到了《故园春梦》，并承他给我复印了一份，重读一遍，正象找到了一个被我遗弃了多年的孤儿。适值四川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就同意让它和读者见面了。现在有不少人在谈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我认为“民族化”不应该单从形式上去花工夫，最主要的还是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而《憩园》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万韶华，不可能有寒儿，也不可能有姚国栋这样的人物的。这就是民族性，这就是《憩园》动人心弦的力量。

夏衍

一九八三年八月

## 烈火中永生

根据罗广斌 杨益言 《红岩》改编

—

高处俯瞰的重庆市区，从嘉陵江边慢慢地摇到市中心区。（化）

市声，“精神堡垒”附近的闹市。

街道。

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三月下旬。暮色渐浓，街道上行人拥挤，各色人等匆忙地来来往往。

街边，国泰电影院前面街口，一个赤着脚、戴着一顶又破又大的鸭舌帽的报童大声喊着。

报童：“卖报，卖报，《新民晚报》，《陪都晚报》……呃，看杜鲁门总统发表演说的消息，共军威胁西安……”

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人摸出钞票买了一张报。

报纸特写：“残共集结五个纵队，企图南下威胁西安”（用实物，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新民报》）

报童看了一下收下来的票子，喊：“涨价了，先生，一份五千块。”

青年人无言，又给了一张票子。

青年人看着报走入人丛中。

报童喊：“呃，看关金券大钞出笼的消息。看……大学教授请愿的消息。……”

报童叫喊场面的后景，是国泰电影院，霓虹灯广告：《天亮前后》。跟着买报青年人的走动，可以看到其他的电影广告：《蝙蝠怪人 下集》、《八年离乱》等等。

忽然，尖厉的警车吼声，行人从马路中间仓皇避开，一辆警车疾驰而过，向“精神堡垒”驰去。

“精神堡垒”。在它的周围，挤着二、三十个看热闹的人，警察在赶人。警车急煞车停下。几个警察和便衣跳下车，跑上台阶。原来在赶人的警察匆匆地行了个礼，指着贴在“精神堡垒”壁上的一张报纸。

特写：一张刚贴上的、浆糊未干的油印传单。

便衣对警察大声吼：“看见人没有？……”

警察摇头：“没得。”便衣怒目而视。一个警察上去小心地揭下传单，其余的警察在隔离行人。

人丛外围，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穿旧西装的男人看了警车一眼。

女人：“啥子噢？”边走边说。

男人轻声地：“又是共产党贴传单嘛！”匆匆离去。（溶入）

二

徐鹏飞办公桌上的传单特写：“反对内战，美国人滚回去！”

另一行的标题是：“曙光就在前面”。

镜头从烟雾中拉开。徐鹏飞，落腮胡子剃得很干净，才喷了一口烟，一

段很长的烟灰落在传单上，他用手拂了一下，随手拿起那只他欢喜玩弄的新式打火机，站起来，面色阴沉。

达达的警车声音。

全景。背后正中墙上挂的蒋介石照片，“鹏飞同志，蒋中正”。桌上摆着三、四部电话机，一大迭文件、报纸之类。

徐鹏飞身穿美军便服，在办公桌前走了一转，忽然回到桌边，拿起一迭文件，这是一份重要的会议记录，上面有一个丙字橡皮图章。他翻开，边走边看，在一旁的一张十分漂亮的沙发上坐下。

特写：打字的会议记录。

为统一调集力量，迅速破获不断组织罢工、破坏军工生产、阻滞兵源粮源、煽动民变、威胁陪都安全之共匪领导机关，西南长官公署特设立侦防处。由徐鹏飞兼任处长，严醉、沈养斋兼任副处长，指挥所有军、警、宪、特工人员严加缉捕。

有以下几段，用红铅笔划了杠子：

责令邮检组严密查报《挺进报》寄发情况，并派特工人员……

配合清剿部队在华蓥山区严密搜捕……

轻轻的叩门声，一个穿美式军便服的秘书进来，手里拿了一迭文件。徐鹏飞把正在看的会议记录合上，沉思，头也不抬。秘书把文件放在桌上，正要退出，徐鹏飞：“有什么重要情况？”

秘书：“朱长官刚才送来了一封亲启信。”迟疑了一下，压低声音，“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醉 严副处长吃饭，谈到十一点钟。”

徐鹏飞眼睛一亮，立刻又沉着下来：“继续侦察。”

秘书离去。

徐鹏飞走到桌边，拿起朱绍良送来的大信封，信封上红色大字印着“西南长官公署缄”，“缄”字上面的空白里签了一个醒目的“朱”字。徐鹏飞的手指突然变得不大灵活了，他坐下，拆开信，念着，又点了一支烟。

“……破获中共领导机关一事，上峰业已一再限期，侦防处成立迄今，一无进展，而共产党活动则日益加剧。重庆军工生产迄未好转，纵火事件余波，尚在滋蔓，军火爆炸案件更连续发生。蓉、筑、昆、渝学潮、米潮此起彼伏。滇、黔、川、康地下武装复乘我后方兵力空虚之际，四出奔袭，如入无人之境。最近川北华蓥山一带，抗丁抗粮，竟成燎原之势，致使兵源、粮源濒于断绝，消息传来，惊心动魄！长此以往，西南前途殊堪焦虑。此等情况业已函告人凤兄知悉。近复得总裁手谕，令兄立即破案……”

远处警车声，汽车前灯的闪光从窗幔缝中掠过。

徐鹏飞放下手里的打火机，拿起红铅笔，在信上划了几道红杠……

“确保西南，吾人责任重大，关于侦破中共在川领导机关一事，上峰已一再限期催办，但……”

秘书进来。“报告处长，请接渝站电话。”

徐鹏飞拿起听筒，嗯了两声，大声吼了起来：“找到了人没有？甚么，查不出来！”

电话中在解释，徐鹏飞忍耐不住了，“你，难道不知道，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破案，抓不到人，哼，你们休想……活命……”狠狠地放下听筒，又在室内走着，感到烦躁，推开一点窗户。

从窗外可以听到报务室传来嗒嗒的声音，还有报话员的呼号：

“二百一拾肆号回答，二百一拾肆号，我是江克难……”

“李克明，李克明……”

徐鹏飞跑回来，拿起手摇电话，摇着……壁上的电钟，指着时间十点半。徐鹏飞：“我，徐鹏飞，听清楚，今晚零时开始，全市特别戒严，突击检查。”（徐徐划过）

### 三

晚间街道，路灯被夜雾蒙着。一个人转进小什子口，在一家门口站住，这时可以看到这个人抱着一个睡着了的孩子，他回头看了一下，按了电铃，然后又轻轻叩门三下。

门内有人声。这个人说：“找杨师傅……我……”

门开了，一个身体壮健，穿着工人服装的人开门，见了来人，亲热地：“来了！”

抱孩子的人：“老许，老李来了没有？”

许云峰点头：“在等你。”往门外瞟了一眼，然后关上门，进去。

许家小客厅。李敬源身穿公务员服装站着在抽烟。刚进来的那个人把睡着的小孩放在墙边的一张长沙发上，回过头来。

许云峰给他倒了一杯茶：“老彭，我看，你还是再等一天吧。”

彭松涛：“不，已经等了三天……”

李敬源：“按预定，江姐昨天就该到了，这几天水浅，可能船走得慢。……”

许云峰边喝茶：“要是旁人，说实话，我会不放心；是江姐，她有经验，保险不出毛病。我看，明天准到。留一天吧。”

彭松涛：“不，”笑了笑，“我何尝不想见到她，这倒不是私情，我很想下乡之前知道一些上海的消息。”他收敛了笑容，“可是，不能等。老许，华蓥山那边的事，……我有点不放心。”

李敬源：“对。”

彭松涛：“我就怕那些年轻人沉不住气，时机不成熟，就动起来。象这次云阳的事……”

李敬源：“这期的《挺进报》送到山上去了没有？”

许云峰：“大概可以送到了。”

彭松涛：“那，你前天答应的事，就那么定了？”

许云峰：“没有问题，等江姐回来，把沙坪区的工作交代一下，就让她

带一批人来帮助你。”

李敬源：“我看这样好，你们两口子在一起，可以有商量。不过，老彭，这次给你带去的人，不少是大学生……”

彭松涛：“不怕，对年轻人‘老太婆’有办法。”

云儿动了一下，翻了个身，老许过去轻轻地拍了几下。

彭松涛：“这娃儿交给你，会增加你妈妈不少麻烦……”

许云峰：“放心，准给你看得白白胖胖。对了，江姐去的时候，给你带一张云儿的照片。”

彭松涛：“那太好了。”这时壁上那个老式挂钟敲了十一点。“我得走了，街上警察加了岗，也许要戒严了……”他伸出手来，一一热烈握手。

许云峰：“要大家好好研究那个文件。信任和依靠群众……”彭松涛点了点头。

李敬源：“再见。替我问候‘老太婆’。……”(短短的淡出)

#### 四

黎明。薄雾中，一艘长江轮船在码头靠岸。

码头上是一片混乱，警察、乞丐、拿着扁担等生意的挑夫、旅馆的接客者、也有打扮得很入时的“下江”女人等等。旅客们挤着想上岸。在人丛中，江姐身穿淡蓝色布旗袍，上着深蓝色毛衫，提了一只箱子，镇定而安详，嘴角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她后面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背了一个大包袱，挤上来，撞了她一下，她让了一步，轻声地：“小弟弟，等船停稳了，再……”

江上，插着小红旗的差船驶过。船上，军官拿着鞭子，骨瘦如柴的伙子在撑船。

江姐挤到船舷边，忽然看到了熟人，笑着，举手招呼。

岸上，人丛中可以看到许云峰。他穿着长袍，西装裤，皮鞋，愉快地和江姐打招呼。

船梯放下了，江姐扶着扶手从人丛中下船。许云峰迎上去。

江姐对许云峰：“杨科长，真对不起，劳驾您来……”

许云峰：“哪里，哪里。”他有意放大一点声音，让站在船梯边的警察和便衣听见。“张太太，张处长天天在等你……”

说着接过她手里的箱子，“滑杆儿叫好了，……上去吧……”两个人的态度都十分自然、随便。

警察以恭敬的眼光望了他们一眼。(溶入)

#### 五

上午，天气阴沉。许云峰家。江姐洗好了脸，整了整头发。

许云峰：“真是，太不巧了，老彭，他等了你三天，昨天才走。”

江姐：“我也急呀，水浅，船走得慢……”

门内传出喊声：“云儿，你看，谁来了？”许母抱了云儿出来。云儿见了母亲扑过去。江姐接过来，亲亲他的脸，然后笑着对许母：“胖了，多沉啊！”

许云峰：“妈妈，给江小姐搞点儿早点……”许母点了点头，急忙走去。

“来，摆一摆，上海方面……”

江姐嫣然一笑：“你不是说，等老李来了一起摆么？对了，你先说，这里……”

许云峰坐下：“唔，……这儿是一个大风暴的中心。朱绍良和王陵基都在喊‘保卫大西南’……这几天，就在昨天晚上，突然来了个紧急特别戒严……”

江姐有点性急地：“那份……《挺进报》……”

许云峰：“一直在出，”他笑了笑，“你走了以后，换了新手，蜡版字居然写得不错。”

江姐：“那，好。”一边哄着云儿，“可是……”

许云峰：“不放心的是川北方面。国民党方面说，”他走到桌前取出一份报纸，“共军要从陕西南下，……我们怕的是华蓥山方面的人沉不住气，所以……老彭就先走了……”

这时候李敬源穿着很整洁的西装，从后面进来，热情地招呼、握手。

许母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和一碟泡菜出来，许云峰乘机从江姐手里接过去云儿，交给妈妈，边说：“妈，你抱他到前面去耍。咱们聊吧。”给妈妈作了一个眼色。

许母哄着云儿，把一个“笑头和尚”的玩具塞给他，嘴里说：“别忙，让江小姐吃了再说……”便走开了。

李敬源性急地问：“怎么样？”

江姐：“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都有了明确的指示。”

许云峰：“对川北山区工作的……”

江姐：“不，先讲总的，上海局再三嘱咐，既要防止信心不足，麻痹右倾，又要防止‘左’倾急躁的盲动主义。”

李敬源：“对！”

江姐很快地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支金光闪闪的口红膏，打开套子，一按，从口红下面取出一卷小小的纸，一边说一边展开，“就是为了等这个文件，迟了三天。”念道：“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许云峰对江姐：“你吃面吧，我来念。”许云峰看着那些小字，很吃力地，“一、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江姐慢慢地吃面，李敬源凝神听。

许云峰停了一下，望着二人，插了一句，“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是如此”

李敬源：“念下去。”

许云峰：“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慢慢划过）

## 六

徐鹏飞办公室。徐鹏飞站在办公桌前面，侧面向着壁上的蒋介石照片，一口口地喷着烟圈。

他前面，一个穿军服的部下拿着本子在报告，一个美军装束的女秘书在记录。

穿军服的部下：“突击检查，……一共逮捕了嫌疑分子二百一十四人，其中青年学生……”

徐鹏飞回过头来，一扬手，制止了他：“报纸，《挺进报》的线索，找到了没有？”

穿军服的部下：“又查到三份，都是邮检处查到的……”

徐鹏飞：“收件人是什么人？”

穿军服的部下迟疑了一下：“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连朱长官也收到了一份……”

徐鹏飞：“混帐！下去！”穿军服的部下向后转，出去。徐鹏飞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徐徐划过）

## 七

许宅。文件已经念完，似乎已经讨论过了……窗外太阳西下。

许云峰：“得赶快布置一下，我看……”

江姐：“老许，我看，我们这里工作中的漏洞还不少……”

李敬源：“是啊，把《挺进报》寄到西南长官公署去，这件事本身就不策略嘛……”

江姐：“是谁寄的？”

许云峰：“我看，应该查清楚。对了，江姐，那你哪一天走？”

江姐：“你说呐？三、五天怎么样，把沙坪区的工作安排一下。”想起了什么似的，“噢，还有二十四兵工厂的一个关系……”

许云峰：“这，我已经给你接上关系了。”他走近江姐，“你得休息几天，作一个礼拜的打算吧，当然，太迟了，也不好，别让老彭等急了。”

江姐微笑着：“他才不会，工作一忙，他就……”

李敬源：“我看，你还是先到重庆大学去一下，把小孙稳定下来。”

江姐：“孙明霞？”

李敬源：“对，她吵着要上山。嘿，小姑娘太天真，把华蓥山看成了解放区……”

江姐眼睛一亮：“让她去不好吗？”

许云峰：“不，在学校里她人缘好，她竞选自治会干事有把握……”

李敬源：“老许说服不了她，哭了鼻子，……她听你的话……”

江姐：“好吧，明天去找她。”

许云峰叮嘱：“你，得先找华为‘老太婆’的儿子。认得吗？”江姐点了点头。（短短的淡出）

## 八

下午。重庆大学。男女学生进进出出。江姐态度从容地走进校区。校区的路上，招贴板上和电线杆上贴着不少学生出售衣物、书籍的广告。

“廉售小提琴……”

“八成德文版《解剖学》廉让……”

“救救饥寒交迫的工友……”等等。

很远很远地传来人声：“开会了……”

华为从里面跑出来，看到江姐，奔上来，叫：“姐姐！”

江姐用手按住他的肩膀，仔细地看了一下，以大姐姐的姿态：“华为，看你还不错，没有把你饿瘦。……”

华为稚气地拉着江姐的手，一边走，一边象告诉什么秘密似的说：“昨天，我们还打了牙祭……”

江姐：“噢，谁请客？”

华为：“给我钱行嘛，明霞姐姐……”

江姐警告似的：“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呀！”

华为一本正经地点头。

江姐：“你高兴吗？”

华为笑着：“当然咯，可是，明霞她气死了，没有让她去。”

这时，一男二女迎面而过，他们议论着，只听到一两句话，一个说：“这号人，每一个班里都有。”另一个说：“他们带得有手枪。”

江姐拉了华为一把，要他别讲话，停了一下步，背后是布告牌，可以看到一张布告：

重大自治会特请  
长江兵工厂代表  
报告惨案经过

以下是地点、时间等等……

他们两人走进学生宿舍。江姐回头对华为：“你在校门口等我。”

## 九

学生寝室。有几张床空着。

孙明霞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心事重重。看见江姐进来，吃惊地跳了起来：“你，……”

江姐：“躺下，别起来，不舒服？”

孙明霞：“不，只是头痛，昨天还是好好的。”

江姐笑着坐在床上：“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孙明霞把头一扭，孩子气地翻了一个身，背对着江姐：“要工作，算闹情绪？”忽然回过头几乎要哭出来，“江姐，你们不公道。”

江姐警惕地用眼往四周看了一转，用手势暗示要她低声，然后，调皮地羞她：“哟，二十岁的大姑娘啦，还哭！”说着把自己的小手帕递给她，“明霞，一样都是工作，这儿的工作很重要……”

孙明霞依旧负气地：“为什么不叫华为留下来？”

江姐：“你比他适合。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她低声而郑重地，“是党。你想过吗？”

孙明霞不语，拧着江姐给她的手帕。

江姐低声地：“明霞，好妹妹，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可是他一定还要挣扎、反抗。在前线，解放军狠狠地打他，在后方……我们也要动员群众，狠狠地打他……你知道吗，现在，四川、重庆……是老蒋最后的根据地了……”

孙明霞明朗起来：“那，给我什么工作？”

江姐：“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孙明霞：“具体一点……”

江姐：“除了自治会的工作之外，你不是在刻钢版吗？”

孙明霞提高了声音，脱口而出：“《挺进报》？”

江姐点头，制止她高声：“也许要改一个形式，老许会具体告诉你的。”

孙明霞从床上一跃而起：“好，我干……”

江姐愉快地笑了，紧紧握住她的手。

外面远远的嘈杂声渐近，学生们在争吵。江姐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向外望。

远远地一群学生在喧嚷。（推进）

一个职业学生被抓住了，围着一群人。

一个女学生在喊：“说，壁报，谁叫你撕的？”

另一个男学生：“说，是中统还是军统？”

有人把被撕下的壁报重新贴上去。

江姐回过头对孙明霞低声地：“那篇文章念过了没有？最后两句话‘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可是，千万不要暴露……”

孙明霞严肃地：“我记住。”

二人回到床边，江姐忽然从她枕边看到一本杂志，拿起来。

（特写）：《群众》。

江姐：“这，哪里来的？”

孙明霞：“甫志高给我的？”

江姐：“甫志高，你认识他？”

孙明霞：“他是我从前的老师。”又偷偷地告诉江姐，“他，最近开了一间书店。”

江姐：“小孙，今后，除指定的人之外，你别和没有工作关系的人来往，懂了吗？”

孙明霞点了点头。（淡出）

—

西南长官公署会议室。壁上挂着插着许多小三角旗的地图，蒋介石的放大照片等等。

一边的窗子被深色的丝绒窗帷密闭着，另一边，从玻璃窗外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建筑，天正下着绵绵的春雨。

徐鹏飞深深陷在沙发里，抽着烟，严醉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雨，沈养斋背着手踱着，秘书长坐在徐鹏飞对面。一片沉默。

秘书长打破了沉默，他把手里的一卷电报纸晃了一下，对徐鹏飞说：“共军的战报，看来不会假。……要是西北战场，真的……垮下来……那，川北就很紧咯。鹏飞兄……”

徐鹏飞微哂：“我，倒并不那样悲观。”

这时，严醉回过头来，慢慢地走近他们：“不能否认，西北和华北战场都打得不好，”他停了一下，“可是，这西南大后方，还是可以守得住的。……”

沈养斋：“你看，川北一带的土共……”

徐鹏飞：“胡宗南最少也有二十几个旅，连土共都对付不了？老兄，我看，问题在后方的治安。这几天……”

秘书长：“对啊，总裁对这个问题……”

严醉：“鹏飞，你的高见呢？卡尔逊中校——新到的那位美国顾问，特别关心中共的地下组织……”

徐鹏飞：“只要不分散力量，不互相牵制，我就不相信中共的地下党能保存下去。”

严醉：“军警宪统一指挥，谁也不反对，可是做法上，我看，也可以……”

徐鹏飞奸笑着：“八仙过海？哈哈……问题就在这里，老兄，今天的重庆，不是二十年前的上海，共产党有了经验，他们会利用矛盾……”

严醉一愣：“矛盾？”

秘书长以和事佬的姿态：“这方面，我看你们两位都是高手。……”

严醉忙插道：“鹏飞，先突破《挺进报》，怎么样？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

徐鹏飞：“只要不分散力量，我保证……”

严醉、沈养斋几乎是同时地说道：“好极了！”

徐鹏飞将半截香烟往痰盂里一扔，站了起来。

——

江姐的小楼上。夜间。街上隐隐有小贩卖夜点心的叫声。

江姐已经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云儿趴在床上玩那个“笑头和尚”，许云峰和他妈妈推门进来。

江姐：“怎么，你，……妈妈，您也来了……”许母招呼着，把云儿抱起来。

许云峰：“想了一下，还是今晚上把云儿带回去的好，明天早上船开得很早。……”

江姐：“你就是这个脾气，明明讲好了，明天早上我把云儿送来。”

许云峰：“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总觉得得来看看你，明天早上，我就不上码头送你了。”抑制住离情别绪，转换话题，“还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办？”

江姐摇了摇头。

许云峰：“昨天谈的那些事，就照约定的那么办。东西，明天码头上有人交给你。”

江姐：“好。”

许云峰：“华为和你一起走，你会在船上遇到他。”停了一下，“万一关系联系不上，他知道另外一条线的联络站。”江姐点了点头。“见了老彭替我问候他。对了，云儿的照片带了没有？”江姐点了点头。“时候不早了……”

江姐怀着和战友离别的激情，伸出手：“再见，胜利的那天再见。……代我问候老李。”两人紧紧握住手。

许母把云儿递过去：“你再抱抱他。”

江姐凑近身去和云儿亲了亲，脸贴着云儿的脸：“好，跟婆婆去吧，乖，别闹。”看见“笑头和尚”还在床上，捡起来交给云儿。

许云峰推开门，让妈妈先走，然后回过头来，再一次和江姐握手：“再见，路上当心。……你别下来了！”

江姐握着他的手，想讲些什么，又止住了。

许云峰：“还有什么事吗？”

江姐笑了笑：“好象还有话似的，可是……”

许云峰：“讲吧。”

江姐：“老许，你社会关系多，特别要……警惕，我怕那些中上层分子，形势一好，就会……乱搞一气。……”

许云峰点头：“对，我再跟老李研究研究。”（化）

## 一二

黎明之前，在小什子转向水巷子的路口。四周是靠近码头路上习见的匆忙杂乱的情景。浓雾弥漫，电灯很暗淡。

江姐手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走着。

她的面容是平静的，而且经过化妆，更显出一种雅致、高贵的妇女形象。快近朝天门码头了。路边摆摊的碱：“雾大得很，开船还早咯，来碗炒米糖开水吧。”……

江姐轻轻地摇了摇头，走下陡斜的石级。路边，叫卖声，乞丐哀告声……迎面而来的，是被押着的一长列穿破烂军衣的壮丁……

江姐平静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痛的神色，可是一霎那间，她皱了皱眉头，又恢复了平静。

“小江！……”后面有一个人叫。

江姐回过头来。只见穿着藏青色西装的甫志高提着一口大箱子，满头大汗地追了上来。

甫志高站定，放下箱子，一边用手巾揩汗，一边说：“开船还早，到那边坐一会儿。”

两人离开人丛，走向无人的江岸。甫志高放下箱子，让江姐坐下，然后望了一下周围，低声说：“小余这家伙，到半夜里才把东西送来。我还耽心他出了什么事咧。里面是报纸、特刊，还有……”他用三个手指做了一下数目，再用食指作了一下扳手枪的手势。

江姐：“是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甫志高：“不会错。你的证件放在上面。”他摸着口袋，“这是钥匙。”

江姐：“老甫，箱子你为什么不找个脚夫？”

甫志高：“不算重，自己拿也保险。”

江姐：“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会自己扛行李吗？”

甫志高一下被问倒了，抓抓头皮：“这倒忽略了。”

江姐委婉地：“老甫，这里……很快就会有暴风暴雨，你要特别当心。”

甫志高：“这，你放心。不长也不短，干地下……”

江姐用手势制止了他：“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的工作是规定了的，今后，你再也不要叫陈松林到重庆大学去了。”

甫志高有点吃惊，辩解道：“重庆……大学？没有啊。”

江姐：“孙明霞的《群众》杂志不是你叫陈松林送去的？”

甫志高：“噢。”

江姐：“回去找老许谈谈吧。你说，敌人会睡大觉吗？”

甫志高：“对对，今后我一定注意。”

汽笛声。他们谈话时，雾渐渐散了。旅客们纷纷走向码头。

江姐站起来，甫志高提了箱子走去。

上船的梯子边，旅客挤着上船。

江姐和甫志高在人丛中。江姐抬头一望，看见华为正靠在船上的铁栏杆上。

江姐上船梯，甫志高挤上去，对检票员似乎很熟悉地点点头，用左手大拇指指了指西装襟上的铜牌，上去了。忽然，一声枪响。

从船上通过薄雾，可以看见一艘登陆艇停在附近，长列的壮丁正被押上船。旅客们被枪声吓了一跳。有人在说：“上差船的壮丁跳水了！”

登陆艇上的国民党军又对江水打了两枪。

人声：“打中了没有？”

“跑了。”

江姐对甫志高：“你回去吧，再见。”

甫志高：“向姐夫问好，再见。”

江姐望着甫志高在人丛中消失。沉思。（化）

### 一三

江上。“民运轮”逆江而上，太阳反射在波涛上发出闪光。

远远的岸边，有几只插着小红旗的差船，几只民船，拉纤的辛苦地挣扎前进，江风吹来时，可以听到隐隐的川江号子的声音。

靠着头等舱的船舷上，江姐和华为在眺望江景。

奇峰突起，一片片的树林移动着。

江姐低声地：“这一带，你很熟？”

华为点了点头：“再过一个湾，那边就是华蓥山。”他靠近江姐耳边，“川陕苏维埃时期，我妈妈就在这一带打过游击。”

江姐：“听说过。她身体还好吗？今年五十……”

华为：“快六十了。哎，江姐，姐夫跟妈妈他们在一起？”

江姐：“这……我就知道了，也可能……”

汽笛声。从船上望去，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市镇了。

华为附在江姐耳边：“过一会儿上了汽车，有熟人在等，我认识他……”

江姐点头，很欣赏他的机灵。

船向岸边靠拢。不大的码头。（化）

### 一四

江姐、华为，和十来个旅客上了公路边的公共汽车。

司机台上，一个中年司机，嘴上叼着一支烟，对江姐仔细地看了一眼。

华为拣了一个座位，让江姐坐下，把箱子放在旁边。（化）

### 一五

汽车在公路上急驶。

公路路面飞速地后退，逝去。

汽车上，江姐已经换了装束，华为坐在她的身边。华为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

江姐的兴奋，华为却察觉不出来。

汽车从高坡上往下滑行。前面可以看到车站。（化）

雨中，汽车开进了站。旅客刚下车，车站上就有人叫喊：“请旅客排队，检查行李出站。”

江姐不自觉地愣了一下，“我上一趟来没有检查！”

中年司机溜到江姐身边，从华为手里接过箱子，低声地：“在城边小茶馆等我！”

显然，这里被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

出口处，江姐在旅客行列里。江姐轻轻地扯了扯衣服，镇定地拿出一封有大印的证件，一个宪兵接过来看了一下，客气地：“对不起，李太太，我们是例行公事。”他示意警察看看她的小箱子。（化）

雨中，江姐和华为提着行李在进城的公路上走着。

不时有从城里出来的农民，交谈着什么，脸上露着紧张、又害怕又气愤的神情。

雨下得更大了，透过雨丝，隐约看见靠近城门的街上，站着一堆一堆的人，城门口拥挤着人群。显然是发生了事情！

江姐领着华为走到了路边的一座茶馆，低声地：“你在这里等司机，我去看看。”很快地又提高了声音：“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买把伞来。”匆匆地向前走去。

路上，三三两两的农民匆忙地赶路，有的低声叹息，有的在议论：“真造孽……”

“二天人家不杀他们的脑壳，把他们也挂在城楼上！……”

江姐的心在抽缩。

## 一六

雨雾蒙蒙，笼罩着街道和远处的城楼。

江姐脚步沉重地向前走，她抬起头来向城楼望去。

雨雾蒙蒙中的城楼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隐约好象有绳索在风雨中飘摇。

江姐在寻找。

远处城墙边围了一群人，对着城墙在看什么。

江姐向前走着，看清楚人们在观看一张布告。

一张大幅的布告，贴在城墙上。布告被雨水淋透了，字迹有些模糊，几行名字，被红笔粗暴地勾划着。还贴有照片……

江姐靠近了布告，她定神着力地望去。

“什么？！……”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几个墨写的大字，还有红笔……

顿时，她觉得头晕目眩，布告浮动，她用力站稳了脚跟。……

她要证实……她恍惚觉得还贴着照片，“他好象没有！”……她抬起眼帘。

一阵急风苦雨扑来，残缺不全的布告被猛然掀起。露出来的正是彭松涛的照片，显然是就义前照的，头发很乱，胡子发黑，但是昂然不屈，两眼藐

视敌人。

江姐痛苦得透不过气来。尽力忍着，用力地闭着眼睛。

雨雾弥漫，豆大的雨点打在江姐脸上，雨水混着眼泪，眼泪却象雨水一般地流着。

远处传来了脚步的声音。

江姐震惊，用眼睛向身后边扫视了一下。

江姐咬着嘴唇，转过了身，往回走。

华为迎面走来，叫：“姐姐，怎么了？”

江姐勉强理了一下湿淋淋的头巾，她茫然的视线，忽然碰到了华为提着的箱子，她低声地但却是有力地对华为说：

“走吧！不进城了。”

江姐踏上泥泞的道路，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好象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她的脚步愈走愈急，提着箱子伴随着她的华为，渐渐地跟不上了……忽然，她放慢了脚步，等华为走到她身边，低声地：“你，知道另一条线的联络站？”华为有点吃惊，重重地点了点头。

## 一七

山岗上。

江姐和华为沿一条曲折的石板路爬上山去。一个背背兜的农民，遥遥走在前面。

江姐在山岗上走着。……江姐转过山坳。……

一片竹林，掩映着一片大院落。领路的农民，在一株巨伞般的黄桷树下站住了。他向四下望，然后回头暗示地看了他们一眼，背着背兜穿过竹荫，进了院坝。

他们刚走进后院，便看见一个头发斑白腰杆硬朗的老太婆快步迎出来。

“妈妈！”华为低叫了一声，扑上去抓住老太婆的双手。“妈妈，这是江姐，江雪琴同志。”

老太婆的眼角，朝江姐一扫，走近一步，眯起满是皱纹的眼睛，细心地端详了一下，忽然用力地抱着江姐的肩头：“早就听说你要来了！”

江姐平静地露出一丝笑容，敬爱地望着老太婆。

“走，里边休息。”老太婆牵住江姐的手，领着江姐进入一间陈设简单的寝室。

老太婆：“华为，给江姐倒杯茶。”转向江姐，“你来得不巧，前天老彭刚好出去检查工作，过几天才回来。”

老太婆一边说着一边从华为手上接过热茶，亲自递给江姐：“先喝口茶吧！”江姐竭力忍着心里的酸楚，把茶杯接了过来。不等江姐说话，老太婆又忙着低声解释：“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喜特意要我赶下山来接你。”

江姐端着茶，打量着这位当年威武的指挥员，下意识地感到她的举止似乎过于急促，对她一再地提起老彭不能不引起怀疑。江姐慢慢放下茶杯，神情开朗地：“我先把情况汇报一下吧。”

“不用急！”老太婆打断江姐的话，“吃了饭再说。”

已经有人摆好热腾腾的菜饭。

“吃饭吧！”老太婆又急忙招呼江姐，等江姐刚刚坐定，她就把菜不断地夹到江姐碗里。

老太婆好似有意地不让江姐开口，紧接着说道：“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时，一有空，就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有拿来？”一不小心，衣袖一拂，一只空酒杯被打翻了。她看了华为一眼，“你去拿酒来！”华为惶惑地放下筷子，跑了出去。

江姐听着，不禁心里一动：是她还不知道老彭的牺牲？还是有意隐瞒这不幸的消息？……莫非老彭没有牺牲？……但又无法否定城门前残酷的现实，相信这样的幻想……

江姐抬头仔细地端详着老太婆……老太婆的目光有意躲闪。

华为拿着酒进来。老太婆斟了一个满杯，递给江姐，自己也举起了一杯：“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冷不防对方又提到老彭，江姐心里顿时涌上一阵难忍的悲痛，举着杯子的手，情不自禁地有些抖动起来，实在无力送到嘴边，她默默地放下酒杯。

老太婆惊问：“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

江姐：“没有什么。”

老太婆锐利的目光，立即凝视在江姐脸上。

江姐：“妈妈，我应该先敬您……”

老太婆的眼睛转向华为。

华为：“妈，城门口大家都在说……”

老太婆：“嗯？”

华为：“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

老太婆脸色霍然一变，直视着江姐，半天说不出话来。

“妈妈，我全知道了！”江姐声音哽咽，眼泪象流水一样地往外涌着。

一行热泪，从老太婆痛楚的脸颊上，沿着一条条皱纹无声地流下来。

江姐抽泣的声音增大。

老太婆紧紧地抱着江姐的肩头，梗塞着，什么话也说不出。

华为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老太婆：“江姐，在亲人面前，你要哭，就放声地哭一场！……”

江姐哭出声音来。

老太婆喉头梗塞，纵横的老泪滑过皱纹：“我懂得你的心！我懂得，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事情，苦痛憋在心里不好，你哭吧！”

江姐紧紧地抱住慈母般的老太婆。

老太婆也象对女儿一样地把江姐紧紧地搂在怀里。

但不久，江姐收住眼泪，打定了主意似的抬起头来：“妈妈，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去！”

老太婆更加用力地拥抱着江姐，她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象独白，又象在激励江姐和她的儿子：

“要革命的人，是杀不完的。革命发展的速度，来得更快，更猛！”（淡出）

威。

有人拿着“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旗子，一幅横额大标语：“反对王陵基逮捕学生”。

一个长头发的学生站在板凳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似乎在宣读，声音听不清楚。他手上的报纸特写：“川省府一度骚扰”（用实物，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新民报》）。

有人大声地在喊：“要读书，要吃饭……”

有人在散传单。

有人喊：“立即释放成大、重大学生……”

一队警察拦住去路，学生冲过去。

一个特务模样的人在附近店里打电话。

学生与警察冲突，行人拥挤进来……警车急驶而过。

一条马路口，警察拦起了有铁丝的木架子在突击检查。

一个小职员模样的人 郑克昌被检查。

警察和便衣从郑克昌口袋里搜出了《挺进报》，如获至宝，一把抓住郑克昌。

郑克昌傲然地：“别动手！”

警察：“什么？这是……”

郑克昌：“你不用问。”

警察不由分说，将郑克昌推上警车。

## 一九

老街三十二号“慈居”的楼上过道。

徐鹏飞走在前面，一个秘书夹着皮包跟着，往他办公室走。

经过报务室的时候，可以隐约听到连续而单调的电键声，报话声。

徐鹏飞走进办公室，在办公桌后的旋转皮椅上坐下，向堆在桌上的报纸、签报等等掠了一眼，轻轻推开，取出一支烟来，秘书正要给他点火，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来，点上了。

电话响。

秘书接过来：“喂！……”对徐鹏飞，“川北地区清剿指挥部报告。”

徐鹏飞：“你听吧！”

秘书一边听，一边在拍纸簿上记录。徐鹏飞走到地图前面，凝视。

秘书听完电话，报告：“华蓥山共匪政委彭松涛服诛后，残匪向深山流窜，估计……”

徐鹏飞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知道。”

此时有人叩门，朱介仓皇奔入：“处长！《挺进报》！”立正双手奉上。

徐鹏飞睁大眼睛，旋又变得毫无表情，他没有接《挺进报》，淡淡地问：“哪儿来的？”

朱介：“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徐鹏飞：“是什么人？”

朱介：“书店的店员。”停了一下，上前两步，低声地说，“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区长的秘密任务。”

徐鹏飞：“什么名字？”

朱介：“郑克昌。”

徐鹏飞：“现在哪里？”

“铃铃铃”，电话铃响，朱介接电话：“哦哦！玛丽小姐……”把电话筒递给徐鹏飞，“处长电话。”

徐鹏飞接电话：“哈罗！玛丽小姐呀……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梅园，美国特别顾问办事处。

玛丽跷着腿坐在办公桌上打电话：“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儿，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逊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这是严区长放的暗线。”

徐鹏飞：“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哪。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徐鹏飞缓缓放下电话筒，只放了一半，却又犹豫地停住了。

朱介在旁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这事儿不好办哪。”

徐鹏飞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猛力地把电话筒向下一砸：“整！”

朱介点头会意。电话铃又响，朱介接电话：“喂，喂，哦，是严区长啊！……对不起，徐处长刚刚出去啦，这件事，我们正在查，正在查。”

审讯室里，火红的电烙铁，被拿起来。上身赤裸的郑克昌被捆在刑具上。突然他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一大桶冷水泼在他头上，一只手抓住他水淋淋的头发向后一拉：“说！”

郑克昌慢慢清醒过来。

朱介：“严区长给了你什么秘密任务？说！”

郑克昌不语，电烙铁移近。

朱介：“什么任务？说不说？”

走廊里，徐鹏飞听着从半开门的刑讯室传来严刑拷打的声音。因为郑克昌迟迟不肯吐实，他正要大发脾气，屋里传来郑克昌衰竭的声音：

“我说！我说！……命令我寻找重庆地下共产党……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书店经理甫志高和店员陈松林是共产党。”

徐鹏飞一下松弛了，长久以来抓不到的共产党，想不到这样侥幸地解决了问题。他猛地把窗帘拉开，用力推开了一扇关得很严实的窗户，雨水打在他的脸上，他感到分外清新，他威严地看着窗外山城，……突然他猛地转身，向一边挥了挥手，意思是“把屋里的人带来”，匆匆走去。窗帘飘动。窗外春雨仍然如丝地飘着。（化）

## 二

霏霏春雨，一个穿着半湿蓝布长袍的中年人夹着个棕色的皮包，从沙坪坝街上走来，在沙坪书店门口停下。书店门已关，门是虚掩着的，来人机警地看了看两边，推开了门。

陈松林没有发觉。

中年人身材高大，从容地拂去蒙在额上的雨珠，打量了一下书店的陈设。

“小陈，你好！”伸出被雨淋湿的手，抓着小陈肩头。

“呵！老许！”陈松林猛回头，惊喜地叫了一声，象见到了多日不见的，而又时刻想念的亲人一样，紧抓着许云峰的湿手。

许云峰：“怎么样，作店员习惯了吧？”

陈松林：“习惯啦！……老许，厂里情况怎样？”

许云峰：“我早知道你要问这个。今晚上雨大，我住在这里。好久不见

了，谈谈吧！”说完他端详着书店。目光慢慢移向一排崭新的书架，架上还未摆上图书。

许云峰：“小陈，听说你们书店要扩大？”

陈松林：“你不知道？”

许云峰一面听陈松林说着，一面看着一排书架上新书的书名。

陈松林：“老许，上楼换换衣服吧！”

楼梯边安了部电话。

“还新装了电话？”许云峰一边说着一边上楼。

陈松林要搬凳子给许云峰坐，许云峰已坐在床上，他不似来时那么高兴。陈松林又从箱子里找出了衣服。

许云峰：“这里住了几个人？怎么有两张床？”

陈松林：“新来了一个店员。”

许云峰：“谁介绍的？”许云峰的声音充满了怀疑与不满，停了几秒钟，又略微缓和下来，“是谁？”

陈松林：“叫郑克昌。是个失业青年，天天来看书，甫志高同志吸收的！”

许云峰在桌上翻到一大本诗抄看着。

陈松林：“这是他写的诗。”

许云峰边看边说：“人怎么样？”

陈松林：“挺老实的。”

许云峰翻着诗，手停了下来，“这首诗也是他写的？”

陈松林：“是他写的。”

许云峰：“发表过吗？”

陈松林：“没有，他说他写诗从来不发表，只是为了发泄个人的愤慨。”

许云峰：“这，是从人家的诗歌上抄来的！”

陈松林：“呵！”

许云峰注视着陈松林，慢慢地：“小陈，你们想过没有？在这种环境下，可以随便吸收人吗？”

街上行人很少，雨落大了。屋檐上直泄着水。许云峰把窗关上，玻璃上雨水直流。

## 二一

二处，徐鹏飞的办公室。窗外雨点很大。空气很严肃、紧张。

郑克昌象刚刚把情况讲完的样子：“……甫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住在银行的宿舍里。”

徐鹏飞猛地站起来向特务：“十一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齐破案！”问郑克昌，“你出来的时候，约定过回去的时间吗？”

郑克昌：“约定了天黑以前回去！”

徐鹏飞在思索。

## 二二

书店。

陈松林：“……我太糊涂，可是，老甫是个老同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昨天他还给了郑克昌《挺进报》……”

电话铃响。

郑克昌：“我十一点钟回来，我给你带老四川的牛肉。你叫我办的事情都办妥了！”

陈松林：“好，好，……你早点回来！”

许云峰沉思了一下，自语：“十一点钟回来。”然后立即对陈松林，“小陈，看来今晚上要出事！你必须在十点半以前离开，先到磁器口钢厂去住几天。”

陈松林：“书店呢？”

许云峰：“没有用了，即便不出事，这样的书店也不能做联络站！”

陈松林：“甫志高同志呢？”

许云峰：“我通知他。快，立刻行动。”

### 二三

一间西式小餐厅。时针指着十点一刻。人很少。靠墙的角上，许云峰和甫志高在谈话。桌上有咖啡杯、点心、刀叉之类。

谈话已告一段落，刚刚停歇了一下。

甫志高：“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许云峰：“联络站的有关原则，你是完全知道的。书店宜小，要灰色，为什么你要扩大，要卖进步书籍，吸收来历不明的人？”他注视着对方低下去的头，继续问，“郑克昌的历史你仔细了解过吗？”

甫志高：“还没有。我让他寄过《挺进报》，都收到了。”

许云峰：“这能说明什么？为什么不通过组织来了解他？”

甫志高：“是不是一定要转移？”

许云峰：“立刻。”

甫志高：“这会牵扯到刘思扬，他是开业保证人……”

许云峰：“早就告诉过你，不要用他的名义！”许云峰摇了摇头，“区委有人来过吗？”

甫志高：“没有。我今晚回去再想想看。”

许云峰：“你不能回家！你认为自己没有暴露？你也要立刻撤退。”

许云峰虽看出了他有各种不满、抗拒，料到他心里有更复杂的东西，但是现在应该赶快抢救组织。“你赶快打个电话给刘思扬，约他出来，今晚要他到朋友家去住。明天上午十点，你到新生市场去，在商场门口碰面，许多问题再进一步研究。”

甫志高：“好！”

许云峰看了看表：“十点半以前，一定要把刘思扬找出来。”

甫志高：“那我走了。”

许云峰把神情恍惚的甫志高忘掉的雨伞递给了他：“一路上，你要小心！”

甫志高：“老许，你放心，对付敌人的警惕我有的！”

静静的街头上，许云峰望着甫志高的背影，一直看着他按照约定的路线愈走愈远，看见没有特务跟踪，才放了心。但是他心里却有另外一种不平静！甫志高根本不相信当前有什么危险，这使他不能不感到忧虑！

雾很大，许云峰的身影潇洒地慢慢地隐没在浓雾里。

## 二四

二处。每一间屋子都灯火通明，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都等待着什么严重的大事爆发，楼上楼下一派紧张。

徐鹏飞等待着这胜利的瞬间，伟大的瞬间。这一瞬间出现以后，对前方的军事失利，足以打气；对于重庆，确保西南，巩固后方；对于特工历史来说，徐鹏飞将添上新的一页！徐鹏飞这一下可以成为中流砥柱，英雄伟人！

电话铃响了，他飞快地摘下听筒：“什么！”

郑克昌在沙坪书店向徐鹏飞报告，“陈松林脱勾！”

徐鹏飞大发脾气。秘书在接另一个电话，向徐鹏飞：“甫志高没有抓到。”瞬息之间，唾手可得的胜利局面，突然变成一败涂地！他疯狂似的下命令：“守住。先把他老婆抓来。”

一副绝望、哭丧又有些滑稽的面孔。

## 二五

夜很深了。街上没有人。甫志高出现在街口，走过大川银行宿舍，望了一下自己的家，看见没有动静。走过了，慢慢地站住，又观察了一下，回头来，看了看表，觉得没有事了，走向家门去。

路灯下阴暗处，等待着的特务熄灭了手上的香烟，轻轻尾随。

甫志高伸手理了一下领带，脸上露出笑意，上前，伸手去按门铃……

一支冰冷的枪管，抵住了甫志高的脊背。

特务：“不准动！”

一块蒙帕，突然捂住甫志高刚刚张开的嘴巴。闪光的手铐“锵”的一声铐住了他的双手。雨伞和点心，跌落到阶沿下面泥泞里去了。

远处，沉重的钟声，在风雨中迟缓地敲响，正是小城的午夜时分。（淡出）

## 二六

茶园里。上午十时前，茶客还不多，但已很热闹了，叫卖声、谈笑声、乞丐求乞声和叱骂声，混成一片。

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茶园。客人之中有穿西装的，也有穿长袍的和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等等。墙上贴的那张“莫谈国事”的招贴，已经褪了色，不很醒目了。

此刻，在正面左角上，一个可以看到茶室进出口的地方，有两个人对坐在一张精巧茶桌旁边，一个是戴黑框眼镜、穿咖啡色西装的李敬源，另一个是穿蓝布长衫的许云峰。桌上的五香瓜子，已经嗑了不少。

李敬源：“今天一早到区里去，他们还在转移，是你通知的？”

许云峰看见茶房走近，点了点头，用茶碗盖子轻轻地敲了一下茶碗，外貌颇为悠闲地叫茶房来冲开水。

茶房来了，许云峰放下手里的《商务日报》说：“我看，金钞还是要涨。”

老兄你那一批西药，什么时候可以到呀？”

李敬源漫应着：“大约五月中吧！”

茶房冲了茶，走开了。

李敬源习惯地把眼镜往上一托，放低声音讲：“你估计书店……”

许云峰：“有问题，但是，陈松林大概脱离危险了。”

李敬源：“刘思扬没出事吧？”

许云峰：“还不知道，过一会我设法联系……”

一个书贩晃着手上的画报，走过，喊着：“嗨，新到的《明星画报》，刚运到的外国杂志……”他手里拿的是“LiFe”、“Time”之类。

李敬源摸出打火机来点了一支烟，神色安详地：“从全国来看，我强敌弱，已经肯定了；可是在西南……特别是四川，还是敌强我弱……为此，老蒋也好，美国也好，是绝不会放手……”

许云峰：“最近中美合作所来了一个美国中校，是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眼前就会有一场紧张的战斗……”他端了一下茶碗又放下了……看了看表，“我约了甫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割断联系。”

李敬源：“你和他约在什么地方？”

许云峰：“新生市场门口。”

李敬源想了一下：“离这儿太近了……”

远处另一报童在喊：“嗨，《上海新闻报》、《联合报》，看副总统竞选的消息啦！……”这时茶客多起来了，茶房忙碌着。

许云峰：“对，马上换个地方。”他看了看李敬源赞成的目光，即刻举手喊，“么厮儿，收茶钱。”

李敬源拉了许云峰一把，低声地：“老许，形势很紧急，也许，”他停了一下，“咱们会……碰不到面。你记住，磁器口××路××号，有一家叫××的杂货店，有一位……”李敬源压低了声音，几乎听不见。

许云峰仔细听着，说：“记住了，××。”

李敬源：“对，这是省委的特别联络站。”他着重地，“非至万不得已，绝对不用这个地方。”

许云峰：“好。”

李敬源站起来，对许云峰：“你等等，我去买包烟……”走到前面去。许云峰付了茶钱，从容地收拾桌上的报纸，正要起身，李敬源突然回来，低声：“老许，外面有便衣。”

许云峰站起来举首一望，从人丛里看出几个可疑的人，一个人正在和甫志高附耳讲话。他一切都明白了，两手按着桌沿低声说：“老李，你马上走，甫志高叛变了！”

李敬源对许云峰说：“我们走。”

几个人已经进来了，有人守在门口。

许云峰：“来不及了，”他把茶碗一推，“甫志高不认识你，你快走。通知区委，成岗、刘思扬他们，和甫志高有关的人，一律隐蔽……”

特务带着甫志高走进茶园，在找人。

许云峰对李敬源说：“请不要替我担心，你走，从旁门出去。”

李敬源后退一步，下了决心：“我们一定设法和你联系。……”

许云峰从人丛中出去，仿佛一点也没有发现危险似的。

甫志高望见了，特务紧张起来。

许云峰大步走，直到甫志高的眼光对准他的时候，他才从容地和他打招呼。

许云峰：“甫志高，你来了，坐吧！”

特务的眼光集注在许云峰身上，甫志高狼狈之极。

李敬源离开茶桌，从旁门的几个全神注视着许云峰的的特务身边擦过，出去。

许云峰：“甫志高，你过来！”甫志高不敢动。

这时几个特务冲向许云峰，一个头子喊：“不许动！”

一个大个儿的特务上前一把抓住了许云峰的手。

许云峰坦然地：“走！”昂然地走去。

所有的茶客都惊动了，一齐望着他。（淡出）

## 二七

深夜。香国寺附近，二十一兵工厂的工人宿舍。

中景推近，在黑暗中，一间工人宿舍门口的一株黄桷树下，一个强壮的工人站在门口放哨。（溶入）

小小的工人房间里，李敬源改换了职员服装，也不戴那副黑边眼镜了，正和陈松林讲话，声音压得很低。

陈松林：“我就是担心刘思扬和孙明霞，他们活动的范围宽，甫志高又认识他们。”

李敬源：“明天你立刻告诉孙明霞，你自己不能去，叫人告诉她，出了这一期之后，《挺进报》暂时停止出版。”

陈松林深深地点头。

李敬源：“出这一期也有好处，可以迷惑他们一下，减轻他们对老许的重视。现在顶顶重要的是保存组织……。”

陈松林：“明天我再去检查一下，该转移的立刻转移。”

李敬源：“学生运动，工人斗争，还要抓紧，让第二线、第三线的人来领导。”停了一下，“小陈，这是包围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好，你现在就走。”陈松林站起来。

## 二八

二处。

徐鹏飞坐在沙发上。

严醉坐在他对面，沈养斋吸着烟斗，踱着。

这时朱介已经报告完毕。

朱介：“……情况就是这样。这个许云峰，经证明，是中共重庆市委，搞过工运、学运……”他呈上一束记录，“这是甫志高的供词。”

徐鹏飞接过来，无言，掩不住内心的高兴。

严醉：“老徐，你，出奇制胜，真了不起。”语气之间，既有羡慕的恭维，又有醋意。

徐鹏飞皮笑肉不笑，冷冷地：“这是碰巧。老兄，咱们老搭档了，别挖苦好不好？”

沈养斋凑趣地：“这哪儿是碰巧，徐处长这一次，雷厉风行，一举破案……总裁十分高兴，昨天就来了嘉奖电报，来，拿香槟。”朱介出去吩咐。“这一下直捣匪巢，拔掉了共产党在重庆的根子。”

严醉：“养斋兄，这无异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可是，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不是甫志高说有一个叫江……”徐鹏飞反应很快地翻了翻供词。此时，朱介和女秘书拿了香槟酒进来，沈养斋首先拿了一杯……“有一个叫江……”朱介接上：“叫江雪琴。”“对了，叫江雪琴的女匪，已经到川北去了……”

沈养斋：“哎，跑个把女匪，算得什么。鹏飞兄，这次破案，是咱们大家庭的共同胜利，来，干一杯。”

徐鹏飞拿起酒杯，含有深意地瞟了严醉一眼，正要干杯时……

电话铃响了，女秘书接过电话，听了一下，立即对徐鹏飞：“朱长官电话。”

徐鹏飞放下酒杯接电话：“是，我是鹏飞。什 么……”脸色变了，但强自镇静，“好，我立刻……一定。”放下电话，回过头来。

门外一声“报告”，勤务兵进来，双手呈上一个信封。徐鹏飞接过来。

勤务兵：“邮检处今天中午查到的。”说完退出。

严醉还不知道他又收到了《挺进报》，兴冲冲地举杯走近徐鹏飞：“来来，喝酒，喝酒……”

徐鹏飞怒火暴发了，把手中的酒杯一摔：“还喝什么酒！”

严醉、沈养斋吃了一惊。正要问明原故，徐鹏飞把邮检处交来的一份《挺进报》往桌上一扔。严醉拣起来看……

沈养斋：“这，这就怪了。重庆的中共组织全破了，为什么又出了……”

严醉冷晒：“这不奇怪，办这种报，一两个人就可以搞。”

沈养斋：“可是，留下这一两个……”回过头来，十分认真地走向徐鹏飞，“可是，鹏飞，这件事给老先生（蒋）知道了，可不好啊……”

徐鹏飞沉默了一下，忽然站起来，走到严醉面前，故作镇静地拍了一拍他的肩膀：“看来，咱们还有几个晚上不能睡觉！”很快地转对朱介说，“走！”

朱介恭敬地：“是！”

严醉独自喝干了杯中的酒。（淡出）

## 二九

已经是初夏时节了。

徐鹏飞办公室外面的会客室。

徐鹏飞靠近窗口，对着山城的夜景。他手里习惯地玩着打火机，正在尽力集中思路，准备应付即将出现的决战，突然下了决心。按电铃，勤务兵进来，他做了一个“把人带上来”的手势。

徐鹏飞整了整衣服，平静一下，自己倒了杯茶。这时候，许云峰步履从容地出现了。正直的目光，沉毅地扫过全室。

徐鹏飞转身，凝视着许云峰。

许云峰视若不见，目光缓缓移向窗外。

徐鹏飞缓步走到沙发旁边，伸手向许云峰：“请坐。”

许云峰打量了徐鹏飞一下，坐下。徐鹏飞坐在许云峰的对面，端起一杯茶：“请喝吧！”

徐鹏飞：“能把你请来，我们十分高兴。前几天，我疏忽了，下面的人对许先生招待不周。”

许云峰不语。

徐鹏飞：“对贵党的政策、作风，兄弟倒并不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想和许先生单独谈谈……”

许云峰微哂，看了他一眼。

徐鹏飞：“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事情很清楚，一年来，你们在军事上逐渐占了优势，尤其最近西北之战。……但是不管怎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还有一个很巩固的后方。”

许云峰只淡淡地笑了一下，仍一言未发。

徐鹏飞停了一下：“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合作的局面。”

许云峰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身子向沙发背上一靠，依旧无言。

徐鹏飞拿出烟来，递到许云峰面前，许云峰摇头。徐鹏飞自己抽烟，然后又摆出一种推心置腹的姿态，进一步说：“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地想了一想，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上、中、下三策，刚才谈的合作是上策。其次，中策是：许先生如果能够交出部分的组织关系，我们可以保证，丝毫不会损害许先生的政治声誉。如果许先生今后不愿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我们乐意送许先生去香港、澳门这样的安全地带……”

许云峰：“我倒愿意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徐鹏飞：“下策？那，我想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获。”

许云峰：“那只是你们的梦想。”

徐鹏飞站起来：“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总得有一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对你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一个估计。”

许云峰毅然地：“请你把我送回监狱，我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徐鹏飞：“不，不一定。也许会出你的意外，明天报上，也许你会看到一条出乎意料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工运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对坐喝茶的照片，和一条许云峰告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许云峰：“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怕你这样做了下不了台，你能骗得过张岳军、蒋介石吗？你能瞒得过你们的主子美国顾问吗？”

徐鹏飞一愣，然后结结巴巴地：“那，我把你放走。”

许云峰：“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许云峰冷笑了一下，“你打算钓鱼？嘿！老一套，不中用了。”转过身去，缓步走到金鱼缸边，看着。

徐鹏飞气得发抖，按了一下电铃，不自觉地抓了一下头发。勤务兵上，徐鹏飞一挥手。勤务兵开门，门外两个刑警等着。许云峰大步走出。徐鹏飞望着他走远了，大声地：“带甫志高！”

徐鹏飞走进办公室，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下。解开上衣的扣子，似乎感到烦热，把桌上东西清理了一下，拿起那张新出的《挺进报》。甫志高低着头进来，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徐鹏飞怒目而视，把拿在手里的《挺进报》用力地摔打着：“这是什么东西？”掷给甫志高，甫志高胆怯地拣起来。“你搞的好事情！在我这里还打埋伏？这是你的忠诚老实吗？……”

甫志高神色沮丧：“这，这……我不……”几乎要哭出来了。

徐鹏飞：“讲！那个……姓江的女人，到哪去了？”

甫志高：“老许……许云峰说，送她到合川去……可能上山了……”

徐鹏飞：“你认识她？”

甫志高：“认识……认识……不过……”

徐鹏飞：“来人！”勤务兵推门进来。“把他带到华蓥山下指定的地点。限一个星期破案。甫志高，这是你赎罪的机会。你的老婆、儿子，一家大小都在我手里。……”（淡出）

### 三

川北的农村。前面是一片远山，田亩中间有一条小路，已经是早稻扬花的时节了。农村妇女打扮的江姐，提了一个蓝布口袋，从小路出来，跨上公路，这里已经靠近小镇了。（溶入）

小镇上。江姐走进邮政代办所。

江姐：“蓝大爷，有信吗？”

六十多岁的蓝大爷出来，看见江姐，有点吃惊，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走到门口去望了一下，回过头，嘴巴往后一，江姐跟着他进去。

蓝大爷低声地：“重庆出了事了。”

江姐一愣，很快地恢复镇定：“谁说？”

蓝大爷向里面叫：“华为！”华为走出来。“你告诉她，我到前面去看看……”

江姐很快地对蓝大爷说：“你到门口去看住，今天的会不开了，要他们隐蔽起来。”

华为低声地对江姐说：“重庆出了问题，听说有不少同志被捕，内线还说可能有便衣特务跟下来，妈妈要我赶来接你回去。”

江姐点头，很快地将身上文件交给华为：“你先走。”

华为：“同走吧！”

江姐：“不，你先把文件带走。”

华为将文件包好，捆在鲜菜里。

江姐出门看了一眼，暗示华为可以走了，华为出门迅速走去。

江姐目送华为远去，又转身进屋，以她特有的谨慎，最后检查了一下房间，才提起自己的布包，走了出来，正要出门，蓝大爷拦住了一个人在问：“你找谁？”

“江姐！”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蓝大爷放了手。

进来的是甫志高。

甫志高：“江姐，我找了你好久。”甫志高已跑到江姐跟前，“我有事情找你。”

江姐犹豫了一下，已感到有点意外了。

甫志高：“农委派我送一批家伙给你，马上派人去下货，最好你去检查一下。”他讲话的神色很不自然。

江姐沉默地听着，看看甫志高，没有答话。

甫志高被江姐望着，怕被识破，态度更紧张了，结巴地：“走吧，江……”

江姐：“在哪里？”

甫志高：“就在，就在前面不远。”

江姐问着，思索着，联系到重庆出事和可能有便衣特务跟下来，特别是甫志高的张惶失措使她怀疑。她想华为已经走远，开会的同志不会再来，要找个机会自己脱身才好。

江姐：“你吃饭了吗？”

“不，工作要紧。”甫志高急切地提出要求。

“好。”江姐应声道，“不过这里没有人手，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人来。”

甫志高看见江姐要从后门走，十分狼狈：“不，江姐……”声音很大，要去拦她。

这一下，江姐完全肯定甫志高是叛徒了。她上前一步，两眼直视着他。

江姐厉声问：“甫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你——”甫志高猛然后退一步，眼珠转了转，迎上前来，“我给你们送军火！”

江姐：“你想骗谁？”

甫志高：“老许叫我来的。”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址！”江姐挺身昂然走向甫志高，“你叛变了！”

甫志高在正气面前举止失措，但立刻横了心，大声地叫：“江姐！”有意通知门外的特务。

沈养斋带着两个便衣闯进来。

沈养斋两手一拦，不让特务动手，然后上前一步，端详了一下江姐镇定的表情。点点头客气地：“久仰得很，江小姐，请！”（淡出）

### 三一

黄昏。一片乌云，荒野里，一部中吉普急驶而来。中吉普前面出现了一座石砌的大门，两旁有碉堡城堞。门前一根拦车的木杠上面有个显著的圆牌写着：“STOP！”

车停，警卫上前检验通行证后放行。车里押着江姐。

汽车驶进了狭窄的歌乐山。荒无人烟的山谷，山坡上尽是地堡，山头上碉堡林立。陡斜的危崖，阴森的密林，树杆上都涂成了白色。电网岗亭和牵着军犬的巡逻队。

车停了，一座监狱匍伏在一座高山的脚下，笔陡笔陡的山峰除了暴雨冲击成的沟豁，再没有道路。山峦象压在牢房的脊背上，黑压压一层层通着电流的铁丝网和碉堡守望着整个山谷。

周围突然响起了“梆梆梆梆”的竹梆声，久久地在山谷里回响。

江姐端详了一眼迎面的高峰和这面前孤零零的牢房，心里揣摸，大概是有名的渣滓洞。

大门上一扇小门开了，江姐被押了进去。

昏暗的走廊上，看守们警戒着。特务们簇拥着江姐前进。

牢房里人影晃动，风门口许多脸在探望。看守们在野蛮地干涉。

“看见了吗？”

“看不清楚。”

“好象是个女的。”

沉重的皮鞋践踏着楼梯的声音。

特务们簇拥着江姐上楼。

楼下。牢房的同志们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凭着他们特有的敏锐的感觉，可以听出来江姐被押到哪里去了。

“楼五室……楼六室……”

昏暗的走廊上。江姐被押着走到走廊的尽头。昏暗里，远远的一间单人牢房哗啦打开了，江姐被吞噬了进去，哗啦又关上了。牢房门口还留下了一个看守在警戒。（化）

## 三二

翌晨。歌乐山谷。公路上，徐鹏飞的吉普车急驰。坐在他旁边的是沈养斋。徐鹏飞满意地看着歌乐山麓，完全是一种统治者的自我感觉。他脸上泛着一层得意又有点自我嘲讽的笑容。

徐鹏飞象对沈养斋说，又象是自语：“我就不相信对付不了一个女人。”

沈养斋笑着：“好，那你试试，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哪！”

狱中。两个持枪的特务带江姐下楼，各牢房同志们第一次看到江姐。孙明霞似乎已经挨过刑罚，瘦了，两眼特别大，看见了江姐，大吃一惊，用手臂碰了一下旁边的难友。江姐一边走一边端详着，想看一看那些同志，脸上还是带着微笑。可是，当她看见孙明霞的时候，她的口角痉挛了一下。

## 三三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审讯室。

徐鹏飞桌上堆满了许多档案、卷宗之类，他拿着红铅笔，轻轻地敲着档案。

对面站着朱介和一个看守。

徐鹏飞：“进来之后，有什么表现？”

看守：“没有。”

徐鹏飞：“给她送了饭没有？”

看守：“送了，普通的囚饭。”

徐鹏飞：“怎么样？”

看守：“吃了。”

徐鹏飞想了一下：“为什么不送好的？”

看守：“这……”

徐鹏飞：“我一再讲过，一进来就要仔细观察，你们就是不会做工作。”

看守：“是。”

徐鹏飞举手，示意带人。

看守向后转，出去。

徐鹏飞走到躺椅边，坐下，故作镇定，用一把精致的指甲刀修指甲。

江姐出现在审讯室门口。她走了进来。徐鹏飞正在观赏自己的手指。江姐站住了。

徐鹏飞仍然观赏自己的手指。江姐自动在椅子上坐下了。

徐鹏飞缓缓转头，用轻蔑的目光望了一眼江姐，对她安闲的态度有点意外，但又回到他的手指上去了，用随便的腔调：“彭松涛是你的丈夫？”

江姐不语。

徐鹏飞：“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一个小孩，谁来带养？三年五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苦走你丈夫那条死路？”

江姐微微地扬起眉头盯了徐鹏飞一眼。

徐鹏飞的特写，落腮胡子很长，眼有红丝。

徐鹏飞：“你们华蓥山上那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孤儿寡妇闹什么革命？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见江姐不语，他把指甲刀放进了衣袋，“大家不伤和气好不好，我把你们放了，让你们去养儿育女。”

江姐坚决地：“你，看错了人。”

徐鹏飞点点头，还是用很缓慢的调子：“共产党，我见过不少，张国焘和我的交情还不错，你比他如何？”

江姐愤怒地：“我是顶天立地的人，不是叭儿狗。”

徐鹏飞：“小姐，别太任性好不好？你是一个女人。”忽然脸色一变，“来，把她的衣服剥下来！”

江姐一怔，但立即镇定下来，反攻：“女人，你有母亲没有，有姐妹没有？你们这批野兽！”

徐鹏飞意外，换一套手法：“那也好，人是血肉做的，这中美合作所有几十种新式刑具，你经得起？”

江姐：“随你的便。”

这个特务头子在浩然正气下显得既渺小而又束手无策了。暴发似的“带走！”

看守押着江姐慢步出去。

徐鹏飞暴怒，在房间里很快地走了一转，大声对着朱介：“整！”

### 三四

外面的刑讯室。

朱介按了按桌上的电钮。

强烈的聚光灯直射着江姐的脸。江姐身后的一道铁门哗哗地敞开了，看得见里边的各种刑具。

朱介：“阶级斗争是血淋淋的！再想想吧，你这细皮嫩肉的……”

江姐一动也不动。

徐鹏飞：“我再给你一分钟。”

“一秒钟我也不需要。”江姐的双脚向后移动，脚尖一踮，坚定而从容地看也不看敌人，转身向着敞开铁门的刑讯室走去。

### 三五

已经是重庆的夏天了。放风时，同志们关心地注视着江姐的房间。孙明霞想唱歌和江姐联系……

放风时的情景。

许云峰瘦削多了，但是还很硬朗，舒动一下手脚。另一个犯人从他身边经过，低声：“江姐顶住了……他们得不到一点东西。……”他走开了。许

云峰用眼色表示了一下，继续向前走，自语似的：“真好啊，……天气真好啊。”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

### 三六

牢房里。听到楼下“收风”的哨声。

江姐刚刚经过酷刑，戴着重镣在昏迷中。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孩子，走近她的牢门边。这孩子的身子特别细弱，手脚都很小，却长着一个圆圆的大脑袋。穿得破破烂烂，长着一双聪明诱人的眼睛。江姐从昏迷中睁开眼来端详着他。孩子大胆地把圆脑袋伸进了风门。

“江阿姨！”

江姐惊奇地望着这个奇异的客人：“你是谁？”

“我是小萝卜头！”

江姐没料到会听见这样一个回答。“可真象个萝卜头！”江姐心里忍不住要笑了。但是，江姐立刻就沉默了，沉默地注视着这个营养不良、畸形的孩子。

小萝卜头：“你痛吗？”

江姐摇摇头。

小萝卜头：“你骗人！我知道！他们常常打你！”他眨着机灵的眼睛，好象很有经验，一眼就能辨别似的，肯定地叫着。然后命令一样地用认真的声音说道：“把手伸出来，我看！……你站起来……”

小萝卜头用一种在他这样的年纪还不应该有的，充满着悲哀和痛苦的眼光，同情地望着江姐。

小萝卜头：“你没有说吗？”

江姐：“没有。”

小萝卜头：“你真是个好入！”

江姐吃力地爬到门边，肩靠着牢门坐起来。小萝卜头在门外也坐了下来，两人面对面闲谈起来。

江姐：“你是？……”

小萝卜头：“我是老政治犯，我和杨虎城伯伯同案。”

江姐更加沉默了，脸色也分外严肃。

“咣啷”，楼底下一声响声，江姐和小萝卜头都往楼下观看。

坝子里牢门都锁着。原来是华子良一个人在坝子里跑步，碰倒了什么东西。刚下过雨，坝子里凹地里全是积水，华子良踩着积水奔跑着。

江姐：“他是谁？”

小萝卜头：“疯老头。疯了好多年了，天天都这么跑。”接着他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唉呀！”立刻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纸条说，“给你的！我来过好几次，你都没有醒！”

江姐接过纸条，警惕地退后一步，打开来看：“你是这场斗争中的焦点，也是组织和同志们安全线，我们信任你能战胜敌人的一切阴谋和迫害。致革命的敬礼！附告：云儿无恙，可释念。”

江姐激动地：“谁叫你送来的？……他在哪里？”

小萝卜头指点着：“他住在那一边。”

随着小萝卜头的手，江姐看见远远的一间牢房里，许云峰在向她点头致意。

江姐再往别处看，很多的牢房里都有人在向她点头致意。

一列车队在歌乐山谷里奔驰。

黄昏，狱中正在开饭。

突然听到车队的声音，大家都凝神地倾听着，计算着车辆的数目……有人看到徐鹏飞、朱介，大批二处的特务。大家知道又有严重的夜间审讯。许多人怕是江姐，心情都很紧张。

女牢里有人出来了，虽然昏暗里看不清楚是谁，但一听到铁镣的声音，整个监狱顿时寂静。

### 三七

去审讯室的铁门上边，时钟滴哒地响，在寂静中分外分明。镣声渐渐清晰了，衰弱的江姐带着两副重镣从同志们的门前走过。同志们都向她投以十分耽心的眼光，都预感到今天将是一场决战，都耽心她今天会无畏地牺牲在刑具上。

江姐向大家微笑，安慰着大家。

由于两个月来对共产党的战斗千变万化，忽起忽落，眼看着唾手可得的胜利，就是无法抓到。现在面临着这最后的一个希望又毫无进展。徐鹏飞心急如焚，胡子好几天都没有刮。他准备今天作最后决战。

徐鹏飞在决战以前的心理是既残忍又惶恐。他知道今晚这是背水一仗。所有的特务都红了眼睛。刑讯室里蜷伏着一群野兽。

江姐一进来，对于形势就表现出颇为“理解”的神情。她对于这间刑讯室的刑具看来已经很熟悉和习惯了，对于今天晚上的形势，对于将要出现的一切过程、关键、结果，似乎也已经完全熟知并且很有把握。她立在房子中央，以一种极为平静、从容的姿态等待着……

徐鹏习在这种“习惯”和“平静”的面前完全失去了信心。打手们也显得有些紧张。

徐鹏飞不知所措，半天才突然地拖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你仔细想过了没有？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说！”

江姐极为平静地：“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知道，但是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江姐的宁静整得徐鹏飞手足无措，但又束手无策！他直盯着江姐喘着气……

沉默。

### 三八

牢房里一片寂静。针掉在地下都可以听见。

许多人伏在牢门上倾听。这里可以看到许云峰、龙光华、刘思扬、孙明霞等人的表情。

楼上有一些可以看得见刑讯室和院子一角的牢房，许多人伏在牢门上屏着呼吸，看着动静。

不安的沉默！

不祥的沉默！

### 三九

突然听见徐鹏飞咆哮起来了：“你不讲，好嘛，我们帮你打开嘴巴，来人！”

脚步纷沓的声音。刑具动弹的声音。

打手们抓住江姐。

院子里特务们也蠢动了起来。

风箱煽着，墙上映着一闪一闪的火光。

### 四

孙明霞知道江姐不仅是为党，为着大家，也是为着自己在受苦。她痛苦、愤怒，又感激，随着声音，刑具好象就落在她自己的身上，辗转难耐。

龙光华这位纯真的新四军战士，阶级仇恨撞击得他坐卧不安，他拼命地摇撼着门上的栏杆，他想把敌人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让自己代替江姐。老大哥知道在今天的形势下这样作不可能，只会引起敌人对龙光华的报复。他阻拦了龙光华。龙光华满腔仇恨无处发泄，只有和门外的看守相互仇视地长久地对峙着目光。

孙明霞无法忍受，痛苦梗塞着她的呼吸，她紧握着拳头，眼睛里迸出大颗大颗眼泪。

突然刑具声和咆哮声都停了。

寂静。

孙明霞暴发地哭起来了！她预感到江姐牺牲了。李青竹安慰着她。

泼水的声音，……又一次……

最后打手们从房里到院子里来了，一个个象斗败的公鸡似的，四散地找地方坐着喘息。看来还不肯罢手。

同志们知道江姐还在昏厥中，都非常痛苦，但都没有出声，好象江姐就在身边，都在守候着江姐苏醒。

昏暗的监狱非常寂静。

黑沉沉的歌乐山谷，依稀可辨的渣滓洞。

荒野上的黑夜。

深夜的歌乐山峦。墨黑的云彩似乎在缓缓移动。

昏暗里，只见一对小小闪亮的眼睛，小萝卜头还没有睡，坐在门边的一张小凳上翘望着江阿姨。

### 四一

江姐渐渐苏醒，开始很困难，一着力，又昏迷过去。江姐挣扎着。

在江姐苏醒的过程里，打手们又想有所蠢动，徐鹏飞以眼示意：“让她再缓一缓！”

模糊的徐鹏飞的形象，渐渐清晰了。

“嗨！这家伙的胡子好长！”江姐看见徐鹏飞满嘴胡子，一脸油光光，狼狽不堪的面孔，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但是在酷刑以后，只见她嘴角动了一动。

徐鹏飞：“再不说，还有更厉害的！”他用嘶哑的声音叫喊，“来呀！”  
院子里的特务哄的一声都站起来了，跑动开了。

## 四二

牢房里。同志们的心弦一下子就绷紧了。

一些同志要用唱歌来支持江姐，老大哥觉得并不合适，要唱歌的同志只有低声唱着。

一阵又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声音……

已经听不见徐鹏飞的咆哮，可是也听不到江姐一丝丝呻吟，人们紧偎在  
签子门边，一动也不动……

孙明霞顿足痛哭失声，谁也拦阻不住……

老大哥要大家安静，他相信江姐的生命是不容易被夺去的！

寂静。

晓风吹着，一声两声鸟鸣，鸟儿醒了。

薄雾轻轻地从地上升起。

晨曦显现。

太阳升起。

……

## 四三

……

高墙边的铁门打开了。有人喊道：“回来了！江姐！”牢房的人们一起拥  
到门边。

“猫头鹰”从铁门外窜了进来，瞪着眼睛大声吼叫着：“不准看！不准  
看！”

谁也没有去理睬这只凶暴的野兽，都踮着脚尖看着门外。

特务抬进来一副担架。一床破旧的毯子盖在担架上，毯子底下，躺着一  
个毫无知觉的躯体。

担架从牢门口抬过，看不见被破毯子蒙着的面孔，只看到一副铁镣拖在  
地上，链环拖得当啷当啷地响。

人们屏着呼吸，仇恨的烈火在心中燃烧，眼里噙着的泪水和江姐的鲜血  
一起在往下滴……

担架抬上楼去……

“呵 江姐！”同志们的心都禁不住要爆炸了。

龙光华恨不得冲出去，老大哥拦住他，他痛苦得以拳击门。

同志们都担心江姐会在牢房里停止呼吸。

## 四四

江姐的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

声音：“第六室放风啦。”

声音：“第七室放风啦。”

声音是冷冷的。

第七室。一只手把碗里的几滴水倒进罐头铁盒，另一只手倒水。铁盒里只有很少的水。

龙光华提着铁盒走过一间间牢房，每一个风洞口都有人把水倒进他的盒里。

龙光华象箭一样飞奔上楼，奔向江姐的牢门。江姐牢门口，站岗的特务，大声问龙光华：“干什么？”

龙光华：“送水。”

特务起脚踢翻龙光华的铁盒，铁盒在地上滚动，水撒在地上。

龙光华忍无可忍！但是他忽地掉转了身子向楼下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扑去，他要去找“所长”讲道理！

同志们喊叫着阻止他到所长室去，结果毫无效力。

所长室传来争吵声音。

同志们呐喊着：“不准特务行凶！”有的同志拥向所长室。

忽地一声枪声。更多的同志拥向所长室。

龙光华正冲着“猩猩”和“猫头鹰”骂着：“你们这班野兽！……”

“猫头鹰”又放了一枪。

龙光华：“野兽！你们的日子快完了！”轰地向前倒下。

难友们的吼声。牢房里喧嚷起来。老大哥和另一个难友耳语。

在怒吼声中，难友们相互传着耳语。

## 四五

一排排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饭桶。

牢房里大家整整齐齐地躺着。

华子良把一碗饭递给许云峰，许云峰不接。

小萝卜头噙着眼泪，把华子良递给他的一碗饭连饭带碗扔在地下。

“狗熊”在牢门前恶狠狠地喊着：“最后三分钟，过时不取，今天决不供饭了。”

一群特务跟着附和，吹着开饭的哨子。

“猫头鹰”也领着特务来叫嚣了。

“注意，敢于不听命令，敢于领头肇事者，一律加戴大号铁镣！”

哗哗地一间间牢房的门都打开了。

“三千一百四十八号领饭，为什么不出来？”

“二千九百号出来领饭！”边吹着哨子。

“三千二百号领饭！”夹着哨音。

监狱里异样的寂静。沉默显然比怒吼具有更大的威力。

“猫头鹰”：“你们想造反？看清楚点儿，共产党还没有打到沙坪坝，这还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地方，这里还得我们说了算！”

但是饭桶还是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早上的阳光沐浴着它们，间或有几声鸟语陪伴着。（化）

昏黄的灯光下整齐行列的饭桶。远远有两声梆子响声。（化）

中午，阳光照耀下的整齐饭桶行列静悄悄的。（化）

仍然是整齐的饭桶行列，所不同的，今天满盛着雪白的大米饭，上面还

搁着油渍渍的回锅肉，热气腾腾。

中断了几天的开饭哨声，吹得特别响亮。

“猩猩”不胜惋惜似的走到许云峰牢房前面：“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大家何苦糟踏自己……”

许云峰笑了笑，正要说什么，话尚未说出，只听见四周一阵吼声，虽然低沉，但是震撼着整个监牢。

“不准虐待江雪琴！”

“追悼烈士龙光华！”

“绝食抗议，坚持到底！”

江姐被吼声从昏迷中惊醒，她恍惚地听到叫喊的内容，她的心里能理解，能够感受，她似乎要表示什么，但又晕眩过去了。

“猩猩”正在打电话，声音有些颤抖：“……情况没有变化，……已……已……经四天了，我怕再……就来不及了……渣滓洞一共几百个人……职下……不敢不报……。”

#### 四六

徐鹏飞暴怒，对着电话大骂：“没有我的命令，谁叫你们开枪？你打算怎么办？”停了一下，似在听对方的意见，“老实告诉你，这批共产党，是人质，懂吗！是咱们手里的本钱，饿死一个你就负不起这个责任。”徐鹏飞现在是进退两难，既不能接受条件，那无异于宣布同共产党几个月来的斗争以自己的惨败结束，又无法对付共产党人的绝食……

“猩猩”拿着话筒，听听没有声音，轻轻地喊了两声，仍无回音，又不敢放下。

徐鹏飞满头大汗，色厉内荏地说：“你知道外面的情况吗？前线打得不好，后方学生、工人在闹事，你要绝对负责，夜里要多巡查，出了事砍你的脑袋！”他决定冒一次大风险，这一注赌得他心慌意乱，放下电话，半天手仍在发抖。

#### 四七

深夜，监狱里黑沉沉。

“猩猩”、“猫头鹰”等偷偷地在阴暗里四处窥测动静。

牢房里，刘思扬看着大家，静静地躺着，他希望黑夜赶快过去，过去。

老大哥：“老刘，你过去尝过绝食的滋味吗？”

刘思扬苦笑：“别说绝食了，连饿肚子的经验都没有。可是，老大哥，过了两天，倒反而好了，特别是想到江姐……真了不起呀，江姐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黑夜在慢慢过去。

孙明霞也在瞪着大眼睛。

黑夜即将消失。

刘思扬等待着黎明。一声两声鸟叫了，黎明的阳光在期待中渐渐露出来。忽然，他恍惚听到什么响声，仔细地听，是一阵金属转动磨擦的尖细的声音。接着，当啷当啷……渐渐地节奏明朗，声音也响亮起来了。

“这是江姐的方向来的！”当 啷，当 啷向近处移过来了，“这是江姐！”

刘思扬一下坐了起来，他看见大家也都起来了。

谁能想到刚刚受过那样严重酷刑的江姐，在没有任何护理的情况下竟能这样快地站了起来！谁能想到大家天天在关心着的奄奄一息的江姐竟在这样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重新欢聚！大家狂喜地冲向门口，一个一个伏在签子门上，有谁大声喊着：

“江姐！”

当 啷，当 啷，声音更加响亮，铁的链环重甸甸地敲击在粗糙的楼板上，随着那刚强的移动，不断地碰撞出战鼓般的鸣响。

“江姐！……江姐！……”更多的人大声叫喊着。

这声音把敌人也惊动了，“猫头鹰”从办公室里冲出来，他也为这惊人的奇迹吓慌了。

“猩猩”也出来，他们害怕这战鼓把大家的斗志擂得更高，害怕这火炬把大家的斗志燃得更旺，特务们要加以阻止。

听！铁镣叮 中，出现了轻微的歌声，雄壮的歌声立刻充满了院坝！

歌声里，江姐站在窗前，激动地望着大家。

“不许唱歌！”“猩猩”喊。

歌声象战鼓，象冲锋号角，唤起人们的战斗激情。

江姐立在窗前，看来她有些瘦弱、单薄。但是就是她，一个女共产党员，好象在向敌人宣布：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春雷一般，万众一心的声浪，变得更加高昂豪迈，震撼着附近的山岗！

“猫头鹰”的声音：“奉上级批准，在遵守秩序的条件下，准许你们……”以下被难友们的呼声淹没了。

雨雾消退，天空仍然很阴沉。

监狱院子里空荡，寂静。墙头上刺刀寒光闪闪，一排排机枪的枪口瞄准着院子里，敌人临时增加了警戒，也显然看得出来，敌人很惶恐。

一间间牢门都敞开了，静悄悄没人出来，连在风门口张望一下的人影也没有。

稍歇，看见房间里人影浮动。枯瘦如柴的老大哥，庄严地跨出了门，缓缓地移动着衰弱的身子。

一个个地出来了。

行列经过哪间牢房门口，哪间牢房的战友就接在行列的后面。

许云峰出来了！江姐也出来了！

一列长长的沉重的、每个人都低头默哀的队伍在缓缓地移动着，除了短促的脚步声，什么声音也没有。可以看见队伍里有人捧着灵牌，上面写着“烈士龙光华之灵位”。紧跟在他后面的两位同志高举着墨迹未干的挽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江姐沉重地低着头，她今天的服装、仪容完全恢复了素有的整洁、宁静，在她的头发上多了一朵白色的花朵，铁镣已经摘掉。她走进院坝，经过特务们面前的时候，一瞬间，大概是无限往事在心里浮起来了，她的脸上变得那

样凝重，那样深沉的愤怒、仇恨、庄严而且有力量，……她抬起头，走过去了。

这种很细微的变化，很快地感染了后面的同志，当他们经过特务身边的时候，沉痛默哀的面孔立刻泛起了无限的仇恨、悲愤。一张张无限悲愤、仇恨的面孔经过特务面前，走进院坝。

敌人气馁畏缩。

院坝里，牵起了一根根粗实的绳索，上面挂满了挽联，迎着风愤怒地飞舞着，好象在奏着愤怒的哀乐。

几百个战友整齐排列在警戒重重的院子里，几百颗期待战斗复仇的心，剧烈地跳动着。男同志手臂上都缠着用黑衣服撕成的黑纱，女同志头上都戴着用白衬衣作成的花朵。

有人喊：“把那个孤儿也抱来。”

孙明霞：“对了，我去抱‘监狱之花’。”

人们在走着。

孙明霞抱着“监狱之花”，她胸口也戴了一朵白花。

同志们放好了自己用野草野花做成的花圈。

同志们感到第一次挨得这样近，心也靠得这样近，尤其是和许云峰、江姐。江姐也是第一次和同志们聚首。这里面包括着那么多病弱的，拄着拐杖的，留着各种酷刑痕迹，戴着重镣，但都是那样坚毅、刚强的同志。

就是这些同志战败了敌人，赢得了今天的胜利。她感到巨大无比的、无穷尽的党的力量！

有谁领头唱起了歌。

人们把最近以来的压抑、仇恨和胜利都变成了歌声。

太阳穿过云雾，透射下一股一股强烈的辐光。

歌声震荡着中美合作所。

歌声震荡着歌乐山谷。（淡出）

## 四八

渣滓洞。

犯人在放风。已经是新秋了，一阵风吹过，落叶在飞。孙明霞扶着江姐在慢慢地走。江姐举头望天。（化）

犯人带着镣的脚步。

（迭印）报纸特写：“济南解放”（化）

戴脚镣的人们的脚，走着。

老大哥和许云峰点头招呼。华子良在跑步。已经是初冬了。

（迭印）报纸特写：“沈阳解放”

牢房内，刘思扬用手指敲着墙壁“打电报”。

几个犯人凝神等着消息。

（迭印）报纸特写：“上海物价暴涨，饿殍载道”（推进）

（迭印）报纸特写：“淮海战役接近尾声，黄维兵团覆灭”

（以上短镜头，配以沉重的进行曲音乐。）

爆竹一声。

（化）愁云惨雾中，重庆在过一九四九年的新年。

重庆市中心。抗战胜利纪功碑上的扩音喇叭里播送着蒋介石的“求和文告”。

街道杂乱得很。乞丐、擦皮鞋小孩等等。

“号外、号外，看蒋总统引退的号外！”报童在大声喊叫。人们买号外，浓雾弥漫的街头，顿时显得很热闹。今天刚好是腊月二十三，许多人抱着送灶的黄表、纸钱。

## 四九

长官公署门外，会议刚散，汽车纷纷开出。

徐鹏飞、沈养斋共乘一车。大街上叫卖号外的声音一阵阵传到汽车里来。

沈养斋：“鹏飞兄，这一次老头子下野，你看局面将会……”

徐鹏飞绷着脸，说：“下野是形式，我看还是欲擒故纵之策。”

沈养斋：“下一步棋怎么走？”

徐鹏飞：“怎么走？”他生气地，“美国人把赌注压在李宗仁身上，真他妈的见鬼。”

二处。徐鹏飞刚坐下，朱介就送来由解放区寄来的一封家信。

朱介：“检查到一封从匪区寄来的信，是看守温正钦的家里来的。”

徐鹏飞要接过来又停止：“说些什么？”

朱介念：“正钦儿：多年不通信息，不知吾儿现下如何？家中自解放以后，变化很大，土改时被评为贫农，分得土地五亩零八分；另有浮财若干。汝妻盼汝早归，汝子现入冬学读书。母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徐鹏飞一下站了起来，对沈养斋说：“怎么样？马上就出现这种形势！”看来这封信对徐鹏飞的震动很大，引起了她很多的思索，使他激动得坐立不安。

朱介：“处座！近来打报告、请长假的人多了。我看拿温正钦开刀，杀一儆百！”

徐鹏飞一挥手，但走了一转，又叫住朱介：“慢点！把信交给他本人，单线监视，只准你一个人知道，有情况随时报告。”

沈养斋：“对，信来得正合时机，这里面大有油水。”

徐鹏飞：“把美国顾问的指示告诉看守所长，要他改变管理办法。外松内紧，加强监视！懂了没有？”

## 五

“猩猩”来到地坝，对着牢里牢外，特别谦恭地：“各位，各位，请安静一下，有重要事情宣布。刚才接到徐处长手谕，政府准备停止戡乱，弃战言和，所有政治犯自应优待。为此：第一、新年期间优待，每人四两肉，半盒香烟……”

“谁稀罕！”有人说。

“第二、新年期间，全天放风，一律不关门上锁……”

大家议论开了。

“各位……过去，本所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兄弟十分抱歉……嘿嘿……这些已经奉告了许云峰先生了！”“猩猩”急忙溜走了。

接着一个看守在院坝里贴了一张《中央日报》，几个同志围过去看。

“蒋总统引退……啥子引退啊，有鬼！”

整个监牢在纷纷议论。

女牢也在议论着，孙时霞特别兴奋。

温正钦来到女牢门口，低声叫着：“江小姐……江小姐，请你帮我看一看这封信，从你们的地方……解放区来的！”

江姐注视了他一下，接过信来看。

温正钦：“这是真的吗？”江姐点头。温正钦困惑不解，“江小姐，贫农是什么意思？”

在一边放哨的孙明霞大声吵吵起来，原来有特务经过，温正钦连忙藏好信，走开了。

稍息，孙明霞抱住江姐：“这家伙动摇了？”

江姐：“你看呢？”

孙明霞：“我拿不稳。”

江姐：“再多看一看吧！”

这时男牢里有人喊孙明霞：“小孙，全天放风了，开个欢会好不好？”有人喊：“好！大家痛快一天。”

孙明霞对江姐：“怎么样？行吗？”江姐思索了一下，得可以将计就计，点了点头。孙明霞高兴地向各室连说带比地示意着：“开联欢会，好不好？”一阵应声：“好！”“庆祝淮海战役大胜利！”“庆祝反动派垮台！”（化）

翌晨，这是重庆的冬天。

孙明霞扎了一头小辫，化妆成个年画里的小女孩，拿着一节霸王鞭，连蹦带跳地跑到院子中央。

对面男牢房里一个胖子化妆成一个小男孩，吹着自制的管子，跳着秧歌出来了，脚上还戴着铁镣。从贴着春联的牢房里，一队乐队出来了，打着鼓敲着锣。鼓是用一个箩筐翻过来代替的，锣是用竹篾扎了个圆圈，中间糊了层黄纸，也有提着破铜盆、破罐子、瓶子，也有几支自制的真“管子”，“乐器”能出声的就拼命地吹打，不能出声的，各人嘴里念着锣鼓点子，居然吹打得很热闹中听，不仅能打击出节奏，而且和着几支管子，也确实演奏出美妙欢腾的音乐。音乐里还出现一种伴奏的声音，那便是他们当中一些人脚上的铁镣！

很多人鼓着掌，掌声中带着铁镣的、拄着拐杖的、年纪大的、男的、女的、会跳的、不会跳的都出来参加了跳秧歌。很多人手里还拿了一个道具。有的年纪很大的，拿着半截破酒瓶频频向同伴举杯祝贺……

院坝里欢声雷动。

这种猝然出现的群众场面把特务们吓慌了。“猩猩”提心吊胆，忙打电话向徐鹏飞请示。

## 五一

二处。朱介在接电话：“……不是刚给你们调去一批看守，用他们加强警戒！……徐处长不在家，有紧急公事出去了！”

徐鹏飞坐在一辆急驶的黑色轿车越过前面停着的车辆向前行驶，军警为它开路。

学生的洪流，阻止了这辆轿车。车旁的街上是“美国新闻处”。门口长长的宣传橱窗内，贴着大量的美国画片等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还有许多印刷品和铅印的新闻稿，但是这些橱窗的玻璃已被打破，宣传品被撕掉。铁门紧紧地锁着，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美国新闻处”的牌子上贴满了“美国佬滚出中国去！”“不要美援！”“停止内战！”等标语。

街头上。学生的游行队伍。一个骷髅，手上摇晃着一个大碗，肋骨上贴着标语：“我也要吃饭！”

许多标语口号、漫画，如：“向炮口要饭吃！”“反对假和平，真备战！”“释放政治犯！”

啦啦队的喊声：“看看看！惨惨惨！政府耍的啥手段！拖拖拖！骗骗骗！靠着洋人打内战！”

学生们挽着手，特务们想混到游行的队伍里去，被轰了出来。

轿车后退，转头向另一条路驶去。里面坐的是徐鹏飞和沈养斋，脸上木然没有表情。

一大群工人队伍拥过来，他们肩并着肩，手挽着手，轿车又被阻住。工人队伍的标语口号是：“我们不造内战军火！”“反对通货膨胀！”“释放全国政治犯！”工人纠察队高举着镢头，戴着臂章，声势浩大。轿车开走。

陈松林也在工人队伍里。啦啦队非常有趣地唱着、表演着：“耗子过街，打打打！背时政府，垮垮垮！冬冬冬冬冬冬冬，美国爸爸哟 快帮忙！”

徐鹏飞回到二处。朱介正在接电话，急忙递给徐鹏飞。从电话里可以听到“猩猩”办公室里的扩音器里收听到的地坝里联欢会唱歌的声音，同时群众正在亲热地喊着老许，给老许拜年。徐鹏飞啪的一下把听筒扔在电话机上。

## 五二

孙明霞抱着“监狱之花”和另外几个同志正往楼上跑，许云峰随手接过小孩逗弄着，他身旁有一个特务在监视；一会儿，他把小孩递了回去。

场子里，同志们正在欢舞。

老大哥警惕地注视着特务们的行动。

女牢里。孙明霞在放哨，江姐从“监狱之花”的尿布里，摸出一张纸条。

场子里，同志们正在欢舞。

江姐读着纸条：

“求和的阴谋，挽救不了敌人的灭亡，新中国要提前诞生了。我们要尽快完成一切准备，和党取得密切联系，大胆，沉着，冲过这最后的、也是最艰巨、最残酷的战斗，把红旗插在歌乐山顶，迎接祖国的黎明！”

秧歌还在热烈地跳着。华子良站在人们后面傻笑着。

江姐抱着“监狱之花”和着大家的节奏扭摆着，并不时地把小孩微微举向许云峰。

她看着许云峰，用监狱里特有的无声的语言在倾诉对许云峰的尊敬、感激和自己誓死完成党的委托的心情。

许云峰深深地懂得江姐的无声的语言，他也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去回答江姐。

高墙电网上，伸出几挺机枪，枪口慢慢地向下瞄准着。

有人笑道：“瞄准有什么用？蒋介石忙着喊停战，哪有工夫下令开枪。”

又一个人说：“蒋管区也有自由的地方——就在这儿，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开联欢会，还有人架上机枪保卫我们的安全哪！”

温正钦心事重重地走来，在江姐身边低声说：

“委员长下台了，你们就要得天下了，你看，我……怎么办？”

江姐：“你说呢？”

温正钦：“我打算请长假，可是……批不准啊！……”

江姐注视着，观察他。

### 五三

二处。

房间里很昏暗，气候很冷，壁炉里烧着火。徐鹏飞正在房间里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他不时地咬着嘴唇，磨动着牙齿。穿着美军便服的女秘书拿了一迭文件进来，正要开口，徐鹏飞忽然回转身来，大声地：“出去！”女秘书吓了一跳，把文件放在桌上，正要出去，徐鹏飞大声，“把门关上，电话不要接过来！”女秘书点头走了出去。

徐鹏飞继续走着，抬起头看了一眼蒋介石的相片，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看表，走到一架落地收音机前面，拨动开关，一阵杂音之后，一个沉着的声音：“……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注意，”他凝神听，“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邯郸广播电台……”徐鹏飞关上。（溶入）

### 五四

女牢。晚饭开过了，大家正在收拾。孙明霞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纸团，打开一看：“警惕阴谋。”

她急速送给江姐，江姐看纸条。

孙明霞：“刚才只有疯子来拿过饭桶。”

大家很自然地向外面看去。

华子良在那里用水洗饭桶。孙明霞等一看到他疯疯癫癫的动作都摇着头，表示根本不可能是他。有人说：“可能是家里来人了。”

江姐沉思，仍然注视着华子良。

孙明霞突然抓住江姐的手，低声地问：“会不会是温正钦？”

江姐停了一下：“沉着点，事情总会露头的。”

灯亮了，江姐和孙明霞仍然靠在牢门旁沉思。

外面的灯亮了，接着传来：“江小姐！”的低声。

温正钦在昏暗里出现了：“江小姐！不好了，这几天会有大行动、大逮捕，你们要受到大破坏，要赶紧想办法……”他的话说得既机械又无感情，声音隐约地还有些颤抖。“我不讲假话，我老家在你们解放区。”

江姐立即敏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犀利的目光，迅速地扫了他一下。

温正钦：“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

江姐：“谢谢你，你算做了一件好事。”江姐停了一下，“可是，你要当

心！”

温正钦点点头，很快地走了。

## 五五

看守办公室里。

温正钦满头大汗站在那里，徐鹏飞一脸怒容。半晌才开口：“过去江雪琴跟你说过些什么？”

温正钦：“她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可是，要当心！”

“啪！”一个耳光打在温正钦的脸上。一挥手，两个特务立刻把温正钦拉了出去。徐鹏飞的满腹怒火无法消除，伸手又给了“猩猩”两个耳光，朱介等惊惶失色。徐鹏飞站在房中间，下命令：“今晚上就行动！送走那个姓许的！”

## 五六

牢房里。深夜。

“嗒嗒，嗒嗒嗒，”楼板在响，刘思扬惊醒了。

声音：“你们……看见……”

刘思扬：“他们说什么？”旁边另一个人把耳朵凑过来。

声音：“听不清楚，……听说有人被押走了……”

另一人：“楼下大声点，听不清楚。”

刘思扬吃惊地：“什么，再说一遍！什么，老许……”

另一个房间里，孙明霞在敲墙壁，气急败坏地：“听见了没有？一点钟光景，把老许押走了！”

许多人从地上坐了起来。

顿时，牢房里紧张了起来。大家拥到门边，从风洞口向外面探望着许云峰的房间。

巡夜的看守在外面吼叫。

孙明霞难过地：“江姐，是不是我们在联欢会上对老许闹得太厉害了，引起了敌人对老许的报复？”

江姐安慰着大家：“小孙，沉着点，赶快准备，会有更尖锐的斗争！”

李青竹：“同志们，睡吧！”

江姐和李青竹躺在一起，两人都在思考着。

李青竹：“你在想什么？明天应该开个支委会，讨论一下具体的准备工作。”

江姐：“唔！我在想，今天那个向我们报警的纸团是谁丢的？你想是谁？”

## 五七

清晨。

“猩猩”刚刚大声叫喊过，气势汹汹地站在女牢门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人出来。江姐从容地跨出了牢门，“猩猩”咔地一声把牢门锁上。同志们

关怀、担心地看着江姐被“猩猩”押走。江姐向大家微笑，从容地走着。

监狱里空气很紧张，地坝里增加了佩枪的特务在巡视。

地坝的尽头，江姐轻松地在舂米，从容地观看周围。

高墙上好几个特务在加固着电网。院坝里，一队新调防来的警卫走过。

江姐觉察到敌人在加强防卫，形势严重，一边舂米，一边偷偷地望了一下墙外的山岗。

华子良挑着担子从外面回来了。江姐的目光一直盯着他，“他是唯一能够出进的人！……纸团是他丢的吗？”但她一看到华子良在疯疯癫癫地和特务周旋的时候，又放弃了自己刚才的想法。

小萝卜头从一边跑来，给她报告消息：“江阿姨，许先生不见了！”

江姐：“会回来的！……”在旁边监视的特务把小萝卜头轰走了。

小萝卜头远远地蹲在地上玩着，看着江姐。

华子良拿了饭碗从江姐身边走过。

江姐打量着他。“他给谁送饭呢？……”

## 五八

华子良走进漆黑的地牢，打开电灯，走进深长的甬道，启锁打开几道铁门。最后的一道铁门打开，一股霉臭。阴森森的地窖，四周岩石，活象一口石棺材，堵绝了空气，阳光，一切人间的声音，唯有石缝中渗出的浸水滴答着。一堆稻草上，坐着一个刚受过酷刑戴着重镣但是目光炯炯的人，他正是失踪了的许云峰。不知道华子良为什么愣了一下，旋即又机械地放下饭碗，一言不发地走出地窖。

他锁上了门，但忘了关闭门上的电灯。

许云峰一直注视着他，想着：“灯为什么没关？是忘了吗？……他是疯子……”

## 五九

女牢。

夜里。江姐一个人在思考着华子良，回忆着华子良一系列的情况。

华子良在风雨里跑步。

华子良在烈日下一动不动地曝晒。

华子良在联欢会时，在一边拼命地劈柴。

发现纸团的那天，华子良在洗饭桶。

江姐又把纸团从墙洞里取出来看着。

## 六

男牢里。大家都睡了。老大哥、丁长发在观察着华子良。

华子良离开大伙远远地独自可怜地蜷伏在一个角落里，发出均匀的鼾声。

老大哥：“多年来没有看见他做过对党有害的事情。……”

老大哥、丁长发正交换着意见，猛然间华子良从地铺上坐了起来，痴呆

呆地发了一下愣又躺下去了。

外面射进来一道手电筒的亮光。“猩猩”和一个特务巡夜走过。老大哥和丁长发对了对目光，向华子良瞥了一眼，又相对着会心地笑了。

## 六一

夜。四月下旬。中远景，一座小洋楼，从窗帷缝中，可以看到里面的灯火。（化）

一间陈设不俗的小房间中，三个人挤在一起听解放区广播，广播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广播声）……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战争的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

在广播时，可以看到李敬源，这一天他没穿上衣，雪白的衬衫上戴着一条格子领带；还有一个女同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

当听到“我们已命令……”时，大家兴奋起来，李敬源笑着无言地和战友们握手。

这时候，外面脚步声。李敬源很快地压低了广播声，对其余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开门出来，立即把门带上。

门外，迎面走来的是一个女学生打扮的人，看见李敬源，上前握手。

女学生打扮的人：“老李……”

李敬源：“来得正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解放军立刻就要渡江了……”

女学生打扮的人差一点要跳起来：“好啊！”李敬源忙制止她。

李敬源：“有事吗？”

女学生打扮的人：“兵工厂周围的特务，这几天活动得很厉害，怕会有……”

李敬源：“进来谈。”把她拉进室内。（化）

## 六二

渣滓洞后面的一块空地上。

特务们从一间间房子里搬出了一批批档案：本子、卜片、唱片、影片……投入院坝一角的火堆里。浓密的黑烟，随风飘到女牢。江姐和大家在签字门前静静地观察。有人说：“敌人在给自己烧纸钱。办理后事了！”

“江阿姨，孙姐姐！”小萝卜头忽然跑到牢门边，他神必地眨着眼睛，悄声说：“我要走啦。”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比过去出现的时候显得整洁得多。

江姐：“什么时候走？”

小萝卜头：“马上。”

孙明霞：“你到哪儿去？”

小萝卜头：“贵州。杨虎城伯伯早就走了，我们今天走。坐飞机去。”

江姐望着小萝卜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小萝卜头想起了什么似的：“还有，告诉你，南京、上海都解放了！”

江姐高兴地：“哦？！”

小萝卜头忽然发现栏杆上歇着一只好看的小虫，他伸手捉住了小虫，孙明霞拣起一个放药的小盒向小萝卜头递了过去，小萝卜头忙把小虫放进盒里，高兴地叫着：“好看，江阿姨，好看。”忽然他把盒子放在耳边听了听，又打开盒子，发现小虫大盒子里挣扎着。小萝卜头象被针刺了一下，急忙把盒子打开，用简直象是哭一样的声音说着：“好！你走吧！我不关你。”小虫渐渐飞起，小萝卜头的眼睛跟着转动，小虫从电网丛中飞了出去。小萝卜头回过头来激动地抓住了江姐的手：“解放那天，我会来看你们的，也从贵州坐飞机！”

江姐紧紧地握住小萝卜头的手说：“好，我再给你讲故事。”

小萝卜头连连点头。江姐还想说点愉快的话，可是，小萝卜头叫了起来：“啊！时间没有了，多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向江姐告别。

“再见，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走了。江姐愤怒地长时间地站在那里。

华子良这时端着簸箕从江姐面前走过，走到远处。江姐从他的背影上看见他伸手按了按眼角，顿时触动了江姐的心弦。“这是谁？什么人才会有这样的举动？”“他到底是什么人？”老大哥的话在她的耳旁又出现了：

“多少年来，他没有做过危害党的事情！”

“他是谁？”

江姐在牢房里来回地走动，走动。（化）

### 六三

江姐端了一个盒子在男牢前过道里走着，华子良正在扫地。江姐用力把一个纸团抛向一间男牢房，偏偏丢在栏杆上，弹了回来，落在地上。“猫头鹰”刚巧正从后面走来，房里屋外的同志都急坏了。正在最危急的瞬间，晃悠悠的华子良把纸团扫进了簸箕。

男牢房里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江姐跨进女牢，孙明霞高兴地一把抓住她的手：“疯子扫走了，疯子……”

“他不是疯子，他不是疯子！”江姐意味深长地、无限激动地说着。

厨房灶火角落里，华子良把纸团拣了出来。

### 六四

重庆六月之夜，又湿又热。

华子良端着饭碗在地牢甬道里走着。

许云峰在地窖里顽强地挖掘着石条上的石灰接缝。微光下，他的手指已经磨破了，流着血。铁门外传来了华子良的脚步声和开锁的声音，许云峰停止了挖掘，忙用稻草遮掩着挖过的石缝。铁门打开，华子良慢慢地走了进来，一对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许云峰对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有些愕然，华子良激动得简直站立不住的样子，对着许云峰慢慢地坐了下来。他从走进来到坐下的过程中，疯子的形体、动作、姿态慢慢地消失，一个深沉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显现了。

华子良半天没有说话。

稍停。

许云峰：“你是什么人？”

华子良：“十五年前，我是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

许云峰：“你来干什么？”

华子良：“党需要我现在起作用。”

许云峰：“为什么现在才来联系？”

华子良：“省委书记罗世文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准和任何人发生关系。”

许云峰：“你的任务是……”

华子良：“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西南局撤退时，我们和地下党的关系断了。为了让党了解我，我一直在创造条件。”说毕，从内衣里拿出江姐写的小条交给许云峰。

许云峰看完江姐亲笔纸条以后，站了起来，用双手紧握华子良。

华子良激动得瘫软了，站不起来，许云峰用手去扶他。稍歇，华子良霍地站了起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华子良流着眼泪，十几年来第一次的眼泪。

许云峰也热泪盈眶：“同志，你来得太好了。”

华子良：“你们打算越狱，我知道。我能给你们做些什么？”

许云峰想了一下：“你经常出去给他们买菜？”

华子良点头：“日子久了，……有时候，还让我一个人回来。”

许云峰：“能带信吗？”

华子良：“可以。”他停了一下，“不过要等机会。”

许云峰目光一亮：“好，明天，我给你一件东西。”

华子良激动得有点颤抖，他拼命地想控制自己，嘴唇直哆嗦，好半天才用力地说出几个字来：“保证送到，告诉我地址！”

许云峰低声，一个字一个字地：“磁器口××号，××杂货店，”停了一下，“×老板。”

## 六五

磁器口街上。墙壁上写着大幅标语：“舍家保家，舍命保命，参加反共救国，保卫大重庆！”

盛夏天气。

满街行人，匆忙地走来走去，主要是伤兵，逃难的军官太太，马车、黄包车上堆压着行李。

广播声：“川边大捷，国军正乘胜追击前进！”

一群伤兵走过，其中一个独腿的，把拐棍一戳：“他妈的，前进？向后转，前进！”

乞丐成群，在人群中行乞，小偷在人群中活动，测字摊、看相的也特别多。

报贩大叫：“要看政府正在商讨安川新方案，全川组织反共救国军！”

“要看政府开办反共训练班，全部市属人员三个月训练完毕！”

“要看政府发行救国公债的新闻！”

华子良挑着担子，跟着看守特务走来。

迎面有个妇女背着背篓咚咚咚没命地跑来，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向路旁的熟人叫着：“你还不去买，又要涨价了！”立刻引得一群人争先恐后地跟着跑去。

华子良一颠一跛地跟着特务走着。在别人不注意中，他仔细望着街边的店面。他眼睛一亮。

街边，一间洋式铺面，招牌是：“××华洋杂货”。

华子良向前一撞，一交跌倒在这家店门口的街上，白菜、地瓜、菜瓜脑壳之类满地乱滚。

特务气了，狠狠地将倒在地上的华子良踢了一脚，“快走，拣起来！”

街上的人围拢来看。杂货店里也有一两个职员出来看热闹。华子良挣扎着起来，一个个地拣起地上的瓜菜。一辆吉普车按着喇叭经过，把菜压扁了。职员之一好象是同情这个疯子，帮他拣东西。特务又急又气，催着。

职员看华子良，他衣襟上有明显的蓝色三角形的标志。

闲人和小孩围拢来看，特务赶闲人：“有什么好看，走！”

职员把拣起的一扎白菜，交给华子良，对他做了一个眼色。

华子良不动声色地接过来，把它放在菜筐里。他正要挑起担子来的时候，很吃力的样子，动作慢了一点，特务又一拳打在他背上，他差一点跌倒。

路人不平了，叫：“啥子能格凶噢，他是跛子……”

职员同情地扶了他一下，这时，华子良迅速地将身子往他身上一靠。职员扶起他，两只手碰在一起。

华子良挑着担子一颠一跛地走了。闲人散开，职员凝视着他，手往口袋里一塞。

## 六六

华子良把夹在白菜里的一个纸包拿出来，放在碗底里，上面盛了饭。

许云峰接过饭碗，低声：“送到了？”

华子良点头，指指饭碗：“给你带得有东西。”

许云峰从饭碗里取出纸包，打开。

一个特写，几片特殊钢的锯子。

许云峰在挖墙洞。（化入）

许云峰用钢锯锯脚镣。（化入）

## 六七

秋天。

轿车在成渝公路上飞驰。李敬源穿着西装，咬着象牙烟嘴，随便地倚在靠垫上，翻着几页信纸，看不出是富商大贾还是高级官员。

轿车在林园路旁驶过。附近警卫森严。

“昨天昆明出了事，捕了不少人。”司机悄悄地说。

轿车急驶着，沿路许多民夫被武装的兵士看押着在那里修筑碉堡、工事。一辆辆沉重的军用卡车，不时地仓皇而过。天空里飞机不断发出嗡嗡的声响。一派兵临城下的慌乱景象。

郊外，秋色宜人。

轿车停在温泉公园“数帆楼”前。李敬源下了汽车。司机走出汽车向周围看了一眼。

一间典雅的房间里，老太婆已先在了。她这次打扮成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主妇，神态自然。

老太婆迎上去，握手：“好极了，你……”

李敬源仔细地端详了她一下，笑着：“一点也没有变，更年轻了。”

二人走近靠窗的地方，远望。

李敬源低低的声音充满了欣喜：“知道了吗？二野已经到了×××。”

老太婆点了点头：“华蓥山支队已经调出一部分力量，向重庆方面移动！”

李敬源：“这样很好。可是，现在有个紧急的任务交给你！等解放军入了川，立即把队伍拉到歌乐山附近，准备配合入川大军的先遣部队，接应集中营同志们的越狱。”

老太婆欣喜地注视着李敬源：“里面……准备得怎么样？”

李敬源：“好容易总算和老许、江姐他们联系上了。这些同志，真是了不起，坚持斗争且不说，还把们得到的重要消息及时告诉了组织。”

一提起江姐，老太婆的心里就感到一阵疼痛，可是她抑制住悲痛：“什么消息？”

李敬源：“蒋介石决定要炸毁重庆的一切。”

老太婆：“那，作了应变准备？”

李敬源点头：“人心变了。几个大厂的工人都已经组织护厂纠察队。”

老太婆宽慰地嘘了一口气：“江姐他们准备得怎么样？我来的时候，同志们一再说，一定要抢救江姐。”

李敬源：“我担心敌人会提前屠杀，目前最困难的是如何掌握时机，过早了会造成越狱的失败，迟了又可能遭到屠杀！”

老太婆：“对了，江姐和老彭的孩子……？”

李敬源：“很好，很安全，会说会笑了。”

李敬源拿出一张地图交给老太婆：“这是老许送出来的，渣滓洞附近的地图。”

老太婆：“这太好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李敬源和老太婆握别，语重心长地：“特别要小心，反动派决不会乖乖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最后一战，一定是十分残酷的。”

## 六八

云层中，一架飞机直冲着跑道飞了下来。

机舱门被打开，全副美式装备的特别纵队走下飞机，一箱箱军火运下，其中，有美国军官和穿便衣的美国人。

特别纵队乘车驶出机场。

刮着风，重庆已经是深秋了。

## 六九

深夜。二处的灯光通明。

近景，可以看到徐鹏飞桌子上的一张上海的报纸，有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大照片。徐鹏飞抓着耳机，大声地：“对，对，……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电网全部经过检修，增高了电压，……集中营看守全部换了新的。……局座还有什么指示？……是！我做了应变准备。……对，苦撑待变，唯有苦撑才能待变！局座放心！要是共产党真的来了，重庆是一个稀烂的废墟！……”徐鹏飞撂下耳机，冷笑。又看了一下上海报纸十月一日的报导。

他烦闷不快地扭开了收音机，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女人的矫揉造作声音：“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获捷……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徐鹏飞愤愤地关上收音机：“连牛皮也吹不好！”

朱介轻轻进来。送上照片和一迭文件。

朱介：“这是杨虎城和宋绮云六口的照片。”

徐鹏飞拿着照片，脸上露出一丝阴笑，随即扔在桌上。

朱介：“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两千吨T.N.T。按原计划五百处重大目标，物资、器材、技术力量都有困难……”

徐鹏飞：“混蛋，为什么只给两千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和代表团共同确定的，目标不能擅自核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穿着美式军装的郑克昌仓皇而来。“报告，我们到工厂检查工作，工人组织了纠察队，炸药运不进厂！”

“报告！”机要秘书持一个密封的大信封交给徐鹏飞。徐鹏飞拆开，眉头皱成一个疙瘩，半天不响，然后拿起电话：“喂！局座吗？对，密裁计划批准了，是，立即执行！……局座，为什么上边不签字？……什么？总裁口头批准的？……那么局座签个字吧！……什么？万一文件落在共党手中？……”

徐鹏飞放下耳机，慢慢地从牙缝里迸出：“提前分批密裁！”

## 七

细雨飘零的云雾中，间或透出点点红色、绿色的灯光。那是高空夜航的运输机。

冬天。寒风细雨中，守望在女牢门边的人们，仰头看天，仔细分辨着高空中的飞机，屈指计算着。

“还在向台湾运物资！今晚又飞走了五十多架……”

牢房深处，被狱灯照亮了的角落。

院坝里，华子良刚做完一天的杂役，从厨房里颠颠跛跛地走来。

经过女牢门前，他一边胡乱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摇摇摆摆走回自己的牢房。

“江姐！”孙明霞跑了回来，惊喜地叫了声：“又有信来了。”

江姐低头亲了一下睡梦中的“监狱之花”，便迎着孙明霞，站了起来。

孙明霞晶亮的眼睛凝视着那张纸片，许多战友早已翻身起来，挤到孙明霞身边。还有几个人，已悄悄守住了牢门和窗口，监视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这时，孙明霞一把抓住江姐的手，急切地用耳语般的声音念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激动的人们，低声欢呼着。

一片欢乐的低呼，打断了孙明霞的朗读。“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巨大的热流，激荡着牢房，黑暗中，闪烁着一片晶亮的眼光。

“明霞！”江姐声音激动，招着手，让大家安静，以免惊动敌人。“快点念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

“一定是北京！”有人抢先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孙明霞的声音，象使人共鸣的琴弦。“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她们仿佛看见天安门前红旗招展，焰火冲天。

“江姐，我们行动的时候，也要有一面国旗呀！”

“把红旗拿出来，马上做成五星红旗。”

火热的目光都转向江姐，等待她的意见。

“江姐，把我们珍藏着的红旗拿出来。”孙明霞急切地恳求着。

“我这里有针线。”

江姐的心一阵比一阵激动……

珍贵的红旗拿出来了。一个人说：“这是‘监狱之花’的母亲留下来的。”残留着弹孔，染透斑斑血迹的红旗。

几只拿着针线的手，团团围了上来。

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织绣出闪亮的金星。

江姐一边缓缓地搓着线，一边凝望着刺绣中的红旗。（化入）

江姐拿着绣完了的红旗站起来，只把旗上的五颗星展露出来。

人们严肃地站了起来。

“监狱之花”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圆圆的眼睛，正望着欢乐的姑娘们。

江姐轻轻抱起“监狱之花”，把深切的爱意尽情灌注在幼小的花朵上：“娃娃，你看，这是你爸爸妈妈留下来的……”

江姐连连亲着“监狱之花”的脸，又爱怜地凝视着孩子。

江姐让孩子的嫩手把红旗抱在胸脯上，江姐温存的脸又靠近了“监狱之花”。

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时刻里。（淡出）

## 七一

汽车急驶，泥浆飞溅，闯进中美合作所的大门。

徐鹏飞坐在汽车上，狰狞的脸。汽车在弯曲的公路上飞奔。后面紧跟着

一辆十轮卡车。

“梆梆梆……”

连续不绝的梆声，惊扰着魔窟中的黎明。

徐鹏飞快步跨进特务办公室。

特务所长慌忙迎上前来：“处长，主任法官从飞机场来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徐鹏飞抢步上前，拿起话筒：“我，徐鹏飞，……什么？严醉跟着特别顾问跑了？啊！还有玛丽？这个破鞋！严醉的爆破任务谁在执行？啊！”

徐鹏飞把电话一挂，又拿起来，“接二处，找沈养斋！……啊？沈养斋下落不明，失踪啦？给我接爆破指挥部！接不通？马上派人前去联系，五百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这一群废物！”

徐鹏飞转回头来问所长：“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所长：“没有。”

徐鹏飞：“什么？”恶狠狠地盯着所长。

所长：“没有得到处长的命令。”

徐鹏飞疯狂地走向所长：“为什么不提前准备？你      也动摇了？你还想……”徐鹏飞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快，立刻下手。”

## 七二

幽深的隧道，徐鹏飞摸出手巾，捂住鼻子，弯着腰，沿着潮湿的石阶向地底深入。

地窖深处，许云峰半倚半坐地侧身靠着墙角一动不动。徐鹏飞上前两步，用十分平和的声音：“许先生！”

许云峰没有回答。

徐鹏飞停了一下，又殷勤地喊道：“许云峰先生！”

许云峰回转着瘦弱的身体，用炯炯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几个特务。

“我特地来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徐鹏飞说。

许云峰坐直了身子，沉重的脚镣碰在岩石上，当啷地响了。久不说话的嘴巴紧紧闭着。

“也许，”徐鹏飞笑了笑，“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成都失守，重庆危在旦夕……”徐鹏飞摸出烟盒，送到许云峰的面前，许云峰毫无接受的表现，徐鹏飞缩回了手，满不在乎地点上一支烟，又说，“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当然高兴。”许云峰毫不掩饰内心的高兴，脸上浮出肯定的笑容。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大局已经决定了，但是，”他着重地：“重庆还在我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

许云峰忽然朗声笑了，“城市可以炸掉，人可以杀掉，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局面，是永远也不能改变了。”

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许云峰慢慢地站起来，缓步走到徐鹏飞的面前，直视对方，微微露出笑容：“我倒想问问你，你此时此地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听到这意外的话，徐鹏飞茫然不知所措。

“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许云峰不屑再讲下去，径直跨上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朗声命令道，“不用多说了，走！带路！”

## 七三

皮鞋声，踏过三合土阶沿，来到女牢门边，粗暴地狂喊着。

“开门！开门！”

特务颤抖着手，心慌意乱地提着钥匙，不去开锁，却抓牢门硬推。

孙明霞迎着特务的声音，走向牢门，轻蔑地说了一声：

“推什么？钥匙在你手上。”

特务愣了一下，慌忙开了锁，探进身子，喊道：“江雪琴！收拾行李，马上进城。”

“进城？”孙明霞追问着特务。

“共军到了，欢迎江先生先进城去……”特务支吾着。

孙明霞暗暗怔了一下，向室内走了两步，回头又厉声制止特务：

“不准进来，人家要换衣服。”

孙明霞急切地走向地铺，一下子抽出早已准备好的匕首：“江姐，我们的队伍到了！”

江姐平静地把孙明霞手中的匕首夺下：“越是关键的时刻，越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还没有听到炮声！”

孙明霞并没有被说服，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她在等待江姐的命令。

江姐走到墙边，拿起梳子，在微光中，对着墙上的破镜，象平时一样从容地梳理她的头发。她低声对孙明霞：“同志，他们要下手了！”此刻，她心里全明白了。她异常平静，没有激动，更没有恐惧和悲伤。黎明就在眼前，已经看见晨曦了。

孙明霞激动地：“江姐，我们不能没有你！”

江姐梳着头，那么镇静，脸上充满永恒的笑容。

江姐回过头来：“明霞，你要对全体同志负责，不能这样脆弱。记住老许的话，时机在解放的前夕！”

李青竹：“江姐！”她一时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江姐！”大家都和孙明霞一样期待着江姐向大家发布行动的命令。

“为了全体同志，为了党的需要，一定要听到炮声……”江姐肯定地说着。

李青竹和孙明霞迷惘地望着江姐。

江姐微笑着，有意把她们从痛苦与迷惘中解脱出来。“明霞，你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

孙明霞久久凝望着江姐刚梳好的头发，心里涌出无尽的话语，嘴里却简单地回答着：“没有，一丝乱发也没有……”

“男室也在提人！”有谁轻轻报告着，声音里蕴藏着痛苦与激动。

江姐放下梳子，穿上了被捕时的那套衣服。她习惯地用手抚平了衣服上的一些褶皱。

孙明霞立刻蹲在江姐脚边，轻轻拽平她衣襟上的褶皱，禁不住滴下了眼泪。

江姐似乎没有看到这些，再次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回头在室内试着走了几步，象准备出席隆重的典礼似的。

孙明霞擦着泪水，转过头去。

江姐轻轻走到“监狱之花”旁边。孩子静静地熟睡着。江姐凝望了她一阵，终于情不自禁地俯身在她的脸蛋上吻了一下。

胜利的欢乐和永诀的悲哀一下同时挤压在孙明霞的心头，她哭出声来。

这时候，看到“监狱之花”，江姐才想起了云儿，低声地对孙明霞：“请

你照看一下我的孩子，叫他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不要娇纵他，当普通老百姓，粗茶淡饭过日子。”

这时，从男牢房的走廊上传来了一阵阵脚步声。十来个男同志从容地走了过来，一路上高呼口号，和每间牢房里伸出的手紧握着告别。敌人的屠杀提前了，他们来不及参加越狱斗争。

看见这么多同甘共苦的战友从窗前走过，女室里一个年轻的同志，抑制不住，倒在铺位上痛哭起来。

“不要用眼泪告别……”江姐转身轻轻扶起哭泣的战友，让她迎向路过门边的男室战友们告别的目光。“你看他们，多么坚强。”

江姐：“同志们，再见！”

“江姐……”

几个战友猛地清醒过来，向江姐扑了过去。

酣睡中的“监狱之花”被人声、脚步声惊醒，“哇”地一声哭了，刚要跨出牢门的江姐，不由得停住脚步，回头看了她一眼，招招手。

走廊上，许云峰站在那里。

江姐走上两步，扶着倔强地移动脚步的战友。他们在走廊上迈步向前……

#### 七四

所长拿着话筒狂喊：“快！快！行刑队快点集合！……不行！半小时内必须赶来！”

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所长惊慌失措。

#### 七五

江姐、许云峰站在刑车上，迎风而立，十轮卡车飞快驶去。炮声传来。

许云峰：“听！解放军的炮声！”

江姐微笑，侧耳听着：“春天的雷响了！”

他们向集中营关切地注视着。

隐约听到“冲出去！”的喊声。

江姐和许云峰微笑。

#### 七六

集中营内。

一群人影在弹雨中扑向铁门。

华子良特别勇敢，他领着人群冲进地道。他们搬开条石。

#### 七七

许云峰、江姐挥手高呼：“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孙明霞在外面从地洞里接出“监狱之花”，转身投入冲出魔窟的人流。前面红旗迎风招展。

## 七八

朝霞透过云雾。

许云峰、江姐微笑的脸。

旧重庆市政府。一面五星红旗从旗杆上升起来。

绚丽的朝霞，放出万道光芒。

## 附记

一九六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把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剧本，先由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同志写了第一稿，后来又由水华同志写了第二稿，最后，又应水华同志要求，我改写了第三稿——即现在的《烈火中永生》。这个文学剧本沿用了不少原作和一、二稿的章节并带有摄制台本的形式，现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刊印此书，特志数语，向原作者及水华同志致谢。

夏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